

冷劍鐵心（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方英．著

劍冷如霜，心硬如鐵，這兩句話看來是一點情意也沒有，可是故事中的發展，它會出人意表。是個感人腑肺，動人心弦的惕世倫理事跡一表無遺。本文能令您得到無數為人處事寶貴的經驗和智慧，並能給您帶來終身幸福和快樂！

$3.50

1119

編者話

黃鷹的御用殺手故事之一已完結，今期刊出故事之二〔雁血飄香〕，情節啣接上篇，有關龍飛痛失愛子，皇陵遇刺，怒施報復，與天地會的一場龍爭虎鬥也由此而展開了。還有，常護花在本集故事中再展雄風，喋血龍門石窟精彩情形亦不容忽略，連場搏鬥，盡在其中。

**　　**　　**

東方英的巨型故事〔冷劍鐵心〕今期刊出，這是一部集俠情、倫理於一爐金牌小說，須云：〔劍冷如霜，心硬如鐵〕，但故事內容對這兩句話是大相逕庭，它不但充滿父子親情之熱愛，也具有惕世倫理之眞諦，閱讀之下，當能令你對爲人處世得到寶貴的經驗和智慧，並給你帶來幸福與快樂。

**　　**　　**

描寫細膩，哀艷纏綿的俠情中篇〔一指紅〕今期開始連載，高阜的作品素以保留一般寫作水準見稱，是篇爲他繼〔風雷鬼王〕後新作，幸勿錯過。

雪刀浪子故事下期又刊出了。〔伏擊〕一文，佈局奇詭，場面壯烈，且看雪刀浪子，殺手之王如何對付頑敵，怎樣突破重重殺機如履平地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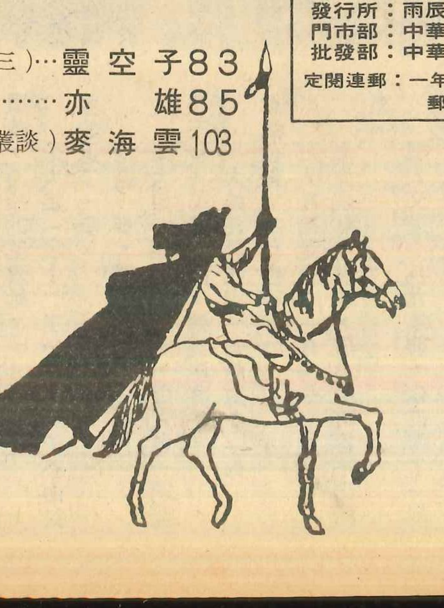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1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冷劍鐵心

東方英・文
黃白石・圖

孿生兄弟

朱大戶在城裏人眼中看來，他這「大戶」兩字，實在教人笑掉大牙。

哼！什麼大戶！全部家當只有五畝地，一片茶山，一所三開間的磚牆瓦屋。

嘿！可是你也不要大瞧不起他這大戶了，在這松桃縣湘黔交界的山坳裏，四五十里之內，還祇有朱大戶一間瓦屋。

別人住的都是茅屋。

就憑他這間瓦屋，在這地方，也够資格稱爲大戶了。

朱大戶很滿意他這輩子能擁有一間瓦屋的成就，他和他老伴朱大娘都是樂天安命的人，非常感謝老爺天的眷顧。

他們自己沒有兒子，但身前却有一雙眉清目秀的小靈童，他們兩人今年都是九

身世如謎

足歲。

他們是一對雙胞胎，老大叫史如松，老二叫史如柏。

朱大戶就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兒子，他們也叫朱大戶夫婦爸爸，媽媽，却是各姓各的，他們還是姓他們的史。

朱大戶就是這樣一個人，他雖然在史氏兄弟不到二個月大小時就檢回這對孩子，却從來就沒有把這對孩子佔爲己有的念頭。

當他發現每個孩子頭頂上有一塊小玉玦，刻上了他們自己的名字時，他就決心用他們自己的名字稱呼這對小靈童了。

他們夫婦更未因這對小靈童是棄嬰而作賤他們，反之，愛得比自己親生兒子更深更切。

是了，他們有過一個親生兒子，算來和史如松史如柏同年，而且還大了四五個月。

只是他們自己的親生兒子，沒有活到二歲就死了，在她兒子沒死前，三個孩子都吃她的奶，那時候，她就把史如松史如柏視同己出，從來沒有讓他們兄弟少吃一口奶水。

史氏兄弟年紀雖然只有九歲多，但身子骨可發育得非常健壯，早就可以帮助朱氏夫婦做些事情了。

史氏夫婦讀過百家姓，千字文，於是史氏兄弟也讀完了百家姓，千字文，這裏沒有教書先生，史氏兄弟的學問也就止於百家姓千字文了。

不管怎樣說，這裏充滿了寧靜與和平，是一片安和樂利的樂土。

這天，史氏兄弟一早就出去了，中午也沒有回來吃飯，這是常事，朱氏夫婦也沒放在心上。

他們自己吃過中午飯，替小兄弟留了一份飯菜，熱在鍋裏，朱大戶扛上鋤頭，就去幹自己的活去了。

朱大娘忽然想起一事，一面向門外追去，一面叫道：「孩子爹……。」

她叫不下去了，門口堵住了一個人，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穿了一身從來沒有見過的衣服，寡白着一張臉，瞪着一雙眼睛，冷冷的望着她。

朱大娘「哦！」了一聲，身子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她退一步，那人就進了一步。

朱大娘一連退了三步，那人也一連進了三步，跨過大門，進到屋裏了。

朱大娘終於吐出一句話道：「你……你這位爺，有什麼事？」

那人冷冷地道：「你叫朱大娘？」

朱大娘點了點頭，但口中可答不出話來。

那人又道：「九年前，你們得了一對孩子？」

這件事誰都知道，朱家從來沒有存心瞞人，朱大娘也只有點頭。

那人忽然道了一聲：「多謝你們！」在一張櫈子上坐了下去。

他這一落座，朱大娘才緩緩吁了一口氣。可是，她不知道說什麼話，只有望着那人發楞。

那人皮笑肉不笑的掀了一掀嘴角，道：「孩子身上各有一塊玉玦，你們可見到了？」

朱大娘這次點頭之後，說了話：「您……您貴姓？」

那人道：「我姓史！」

朱大娘道：「你是……」

那人道：「孩子的爹。」

朱大娘顫聲道：「史爺，你總算找來了。」話聲中又是傷感，又是喜悅。

她雖然是一個鄉婦，由於朱大戶經常開導她，她也知道這對孩子不是他們這種人家保留得住的，爲了孩子的幸福，她自己傷感，替孩子却是高興的。

那位史爺說道：「你們把孩子帶得很好。」

朱大娘道：「孩子太可愛了，誰也不會對他們不好。」

那位史爺道：「你們的感情很好？」

朱大娘道：「好極了，我們沒瞞他們，他們對我們比親生父母還孝順。」

「唉！這也是你們的緣份。」那位史爺居然嘆惜起來。

下面還有更令人難以相信的話哩！「你們感情既然這樣好，在下眞不忍把你們拆開……」

朱大娘的眼淚一傾而下，道：「你……你……不要孩子？……」

那史爺淒然一笑道：「自己的孩子爲甚麼不要……只是……只是爲孩子着想，我把他帶走，並不比留在大娘你這裏好，雖然我們的家財很多，有大把的金錢供他們享用，但我們也有很多仇家，也許一個照顧不週，中了仇人計算，那就會害了他們一生……大娘，你懂在下的意思吧！」

朱大娘懂嗎？她還眞不懂，她只懂得這位史大爺不準備把小孩子帶走，便趕忙點頭道：「懂！懂！小婦人懂！我們會全心全意的照顧他們。」

那位史大爺道：「你大娘眞是一個善心的大好人，我們夫婦會感激你們一輩子，小孩子有你們這樣善心的人照料，我們也放了心了，在下這次回去之後，馬上就帶他們娘來看他們。」

朱大娘道：「好極了，孩子們一定非常高興。」

那位史大爺微微一笑道：「不過暫時不要讓孩子們知道，讓他們母子見面時，孩子們有一個出奇的驚喜。」

朱大娘可不明白什麼叫出奇的驚喜，楞了一楞，道：「現在不讓他們知道？」

那位史大爺點頭道：「現在讓他們知道了，又不能馬上母子相會，孩子們心裏豈不難過。」

朱大娘眞的明白了，點頭道：「大爺說得也是。」

那位史大爺忽然道：「孩子們的玉玦沒有弄丟吧？」

朱大娘道：「沒有！沒有！那可丟不得。」

那位史大爺訕訕的道：「在下可不可以看看那玉玦？這雖然有點不大禮貌，但却不能不先弄清楚，以免……以免……」

朱大娘道：「應該！應該！平時我們也不敢讓孩子把玉玦佩在身上，小婦人這就去把玉玦取來，請大爺過目。」

朱大娘很快的取來一塊玉玦，抱歉地道：「眞對不起，現在只有一塊，另外一塊也許孩子帶在身上了，請大爺先看看這塊。」

那位史大爺目中掠過一道冷芒，他却忍住沒有說出心裏的話來，只接過那塊玉玦，看了一陣，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我們的玉玦！大娘，在下有一不情之請，尙望大娘答應。」

朱大娘道：「大爺請說。」

那位史大爺道：「大娘，孩子的娘想兩個孩子可想得發了瘋，我們也找過不少地方，都是傳言失實，大失所望，這次眞的找到了孩子，在下想借用這塊玉玦一下，先給孩子的娘看一下，也好告訴她，這次一定是眞的，絕不會再教她失望了……大娘……。」

朱大娘微微猶疑一下：「這……」

那史大爺伸手取出一隻十兩重的小金元寶，放在桌子上，截口道：「大娘，這是十兩黃金，折合白銀總在兩百兩以上，請大娘相信，在下絕不是信口雌黃，前來騙取你們的玉玦吧！」

那位史大爺一口氣把朱大娘心中的疑慮都說出來了，朱大娘也曾進過城，在城裏這種玉玦一兩銀子可以買到十幾二十枚，現在，他取出了十兩金子作抵押，教誰也不會再往壞處去想。

朱大娘的疑慮是消除了，可是，那史大爺不等她點頭，便把玉玦向懷中一揣，站起身來，點了一點頭道：「大娘，快則十天，遲則半月，孩子的娘就會來看孩子們，在下告辭了。」

朱大娘來不及說任何話，那位史大爺已經跨步走到門外去了。

待朱大娘叫得一聲：「大爺……」走到門外時，那還有位史大爺的影子。

朱大戶雖然是大戶，可是沒有見過十兩一錠的金元寶，他這個大戶，只怕也值不上這錠金元寶。

金元寶很能平息朱大娘的雜念。她雖然沒有追上那位史大爺，心裏却是踏實得很，只搖了一搖頭，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去了。

孩子回來了，朱大戶也回來了，吃過晚飯，撇開孩子，朱大娘把日間的事，悄悄的告訴了朱大戶。

朱大戶當然比朱大娘見識多，但鄉下人的見識，很難超越金子銀子的範圍，在金花耀眼之下，朱大戶也沒有過人的看法，只有一笑而罷。

朱大娘忽然問道：「史如柏的玉玦，你見到沒有？」

朱大戶道：「見到，昨天如柏取出來玩，我向他要過來了，現在還在我的袋中哩！」

朱大娘接過朱大戶取出來的玉玦，說道：「孩子們的娘就要來了，可不能失落了。」

「媽！誰的娘就要來了？」史如松、史如柏兩人一頭鑽了出來。

朱大戶和朱大娘的擧止，總有點不正常，孩子們可就看出來了！

孩子本來就知道自己謎樣的身世，朱大娘只有照實告訴了他們。

朱大戶含笑道：「我本來準備等你們長大之後，帶你們進城去找你們親娘，現在你們的娘可先找來了，也了了爲父的一番心願。」

兩個孩子，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直眨着眼睛，臉上淡淡的，沒有半點欣喜之色。

朱大娘一皺眉頭道：「怎樣？你們一點也不高興？」

史如松道：「媽：我們不願離開你和爹。」

朱大娘心裏說不出的寬慰，笑道：「你們親娘只是來看看你們，她不會帶你們走的。」

「那來這麼多親娘，他們親娘早就死了。」

朱大娘伸手圍住兩個孩子，問道：「誰？」

這時已是傍晚時分，山高林密，夜色顯然比平地來得早，視綫茫茫中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陌生人。

看他的打扮，是一個遊方郎中，他右手握着一隻虎撐，左手提着一隻藥箱，背上還有一隻小包袱。

那遊方郎中走近前來，點頭道：「敝姓車，草字啓亮。」

鄉下人對郎中有一種出乎自然的尊敬，朱大戶欠身行禮道：「原來是車先生，在下失敬了。」

朱大娘接着問道：「車先生知道孩子們的親娘？」

車啓亮道：「老夫替他們娘看過病，所以很淸楚他們的事。」說話時眼睛看着孩子，語氣說的也是孩子。

朱大戶揖客道：「車先生，請屋內說話。」

屋內燃起了一盞桐油燈，朱大娘特爲車啓亮炒了兩個鷄蛋，擺了幾樣小菜，請車先生用餐。

朱氏夫婦和史氏兄弟，一面陪着車先生用飯，一面傾聽車先生道說史氏兄弟的身世。

原來，史氏兄弟是從母姓，母親史香蘭是一個很有名氣的武林人物，號稱天香妃子，九年前爲仇人所乘，逃命途中，產下史氏兄弟，起初還帶着史氏兄弟避仇，後來迫不得已，只有捨棄史氏兄弟二人獨自逃命，她捨棄史氏兄弟後，雖然逃得命在，却身受仇人掌傷和毒傷，終於支持到三年前一命嗚呼，抱恨而亡。

朱大娘聽完後，含着淚水道：「這就怪不得她一直不來找尋松兒和柏兒了。」

車啓亮道：「天香妃子担心他們小兄弟的安危，怕爲仇人所乘，一直不敢洩漏他們兄弟的事，老夫也是從她所留遺言中才找來此地的。」

忽然，史如柏小腦袋一搖，道：「你的話兒不可盡信，誰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一個九歲的孩子居然說出這種話來，先是聽得車啓亮一怔，接着，他便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好！好！好！有其母，必有其子，老夫眞爲故人高興。」

眉峯一揚，向着史如柏反問道：「老夫的話，有何不當？」

史如柏道：「家母已然去世三年，三年的時間不算短吧。」

車啓亮道：「的確不算短。」

史如柏道：「家母遺言一定有相當明確的交待，我們兄弟又沒改名換姓，就算老丈一家一家的查問，大約也要不了三年時光吧。」

車啓亮長嘆一聲，道：「孩子，你說得一點不錯，老夫找尋你們並沒有花費多少時間，只是，老夫是在半年前才看到令堂的遺言。」

史如松接口道：「你老人家更是前言不對後語了……」

車啓亮截口道：「其中自有原因，老夫可加說明。」

史如柏道：「請。」

車啓亮道：「令堂掌傷好治，毒傷難醫，老夫苦研三年，總算找到了醫令堂毒傷的藥物，於是在三年前，遠走滇邊野人山，替令堂找尋治毒奇藥，老夫花了二年時光才找全應用藥物，煉成了十二粒百毒金丹，那知回到令堂隱居之處時，才知道令堂早已棄世而去。」

兩小兄弟一皺眉，對望了一眼，同時一笑，道：「還是語病百出，很難令人相信。」

車啓亮有點不服氣的一指史如柏道：「還有什麼可疑之處，你說。」

史如柏一笑道：「首先晚輩請問老丈醫術如何？」

車啓亮道：「令堂一直相信老夫，以令堂之能當知老夫不是普通走方郎中。」

史如松接着道：「如此說來，老丈的醫術是相當高明的了。」

車啓亮哈哈一笑道：「三指金只當得『高明』二字麼。」

「三指金」的醫術，在江湖上却是大大的有名，絕非「高明」二字所能蓋涵。

可惜，史氏兄弟雖然都是靈慧無比的天才兒童，却不知道「三指金」在江湖上的身份，只有委屈「三指金」了。

史如柏道：「照老丈所言時間上算來，老丈離開家母不久之後，家母就毒發而逝了。」

車啓亮點頭道：「令堂先逝，約在老夫走後第三個月。」

史如柏帶着嘲諷的意味，微笑道：「老丈花費三年時光，找出了解毒之藥，却看不出家母壽限已到，老丈的話，可是欺晚輩等年幼無知麼？」

車啓亮老臉一紅，連聲「啊！啊！…」道：「這！…這！…老夫不是沒有計較，而且也作了適當的安排，應保令堂三年之內不會發生意外……。」

史如松說道：「可是，還是發生了意外。」

史如松接着又道：「可見老先生的話，未盡未實。」

史如松一笑又道：「老先生來意爲何，何不明白見告。」

車啓亮搖着頭道：「令堂之死，確實大有疑問，可是老夫一時也無法澄清，但老夫對二位確是一片眞心，兩位如此精明，應該看得出來。」

史如松兄弟相視一笑道：「看得出來沒有用，除非老丈有令人信服的證物。」

車啓亮眼睛一亮，點頭道：「老夫當然有證物，兩位請看。」

伸手懷中，取出一條女人所用的香巾，絲織的香巾，四邊鑲了一圍金綫，襯出了這條香巾高貴非凡的身份。

香巾中間，有一圈圓成血印，血印雖然排成圓形，明顯得可以看出來，那是兩個半圓形合成的，兩個半圓形之上，一個有着史如松的字樣，另一個便是史如柏。

史氏兄弟眼睛利，一看就看出那血印是用他們的玉玦印上去的。

這時兩兄弟眼中已是含滿了熱淚，只是忍着沒有哭出聲來。

血印一邊，寫了一些話：

車大哥：「如松如柏兩兒就重托您了，他們所在位置約在松桃縣西北一帶，找到他們之後，請兄作主，繼承妹之一切權益，妹香蘭絕筆百拜。」

血印另一邊，又有一行字：

「如松如柏我兒：見車伯伯如見爲娘，事車伯伯如事爲娘此囑。　娘遺字。」

這是金鐵一樣的證明，證明了金鐵一樣的事實。

「娘啊……」如松如柏兩兄弟已是一聲悲呼，淚如雨下地向那香巾拜了下去。

拜過娘的遺言後，兩兄弟又向車啓亮拜下去：「車伯伯，松兒柏兒叩見你老人家。」

車啓亮流着眼淚拉起如松如柏，咽嗚着道：「孩子，眼看你們如此聰穎過人，伯伯好高興啊！」

朱大戶朱大娘眞是好心腸人，一點也不想將來要失去如松如柏的事，只替如松如柏高興得笑盈盈地道：「謝謝天！孩子，恭喜你們有了自己的前途，預祝你們鵬程萬里，展翅冲天。」

史氏兄弟反身抱住朱大娘，齊聲喊道

：「娘，我們始終都是娘的孩子，娘也始終是孩兒們的娘，我們始終是一體的！」

朱大娘只感動得再也笑不出來，雙淚直流的把史氏兄弟抱在懷裏，滿口的叫着：「兒啊！兒啊！……」

車啓亮陪着流了一陣眼淚，輕咳一聲，道：「好了，大娘，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談哩！」

朱大娘一笑放下史氏兄弟，擦着眼淚道：「是！是！是！你們好好談，我再給你們弄些酒菜去。」

大家的情緒由激動回復平靜，由平靜再進而達到冷靜。

史如松笑道：「車伯伯，娘這樣相信您，除了您的醫術高明之外，總還有點別的原因吧？」

小孩子够聰明，可是缺乏後天的修養，心中想到，口中就說出來了。

車啓亮點了一點頭道：「此外，車伯伯還是你娘的大師兄，車伯伯是你外公一手帶大，當你娘情同手足。」

史如柏笑道：「好呀！我們還有外公，那我們該去看看外公去。」

車啓亮搖頭一嘆道：「你們外公全家沒有人了，要是你們外公還在人世，你們娘也不會落得這般下場了。」

史如柏道：「車伯伯，那就請你多說點我們娘的事吧。」

車啓亮一嘆道：「你們娘在江湖上名氣很大，闖得了『天香妃子』的名號，爲人又好管閑事，因此，也結交了許多朋友，相反的也樹立了不少仇人，所以你們娘的一生過得並不盡如人意。」

史氏兄弟默默的相對了一陣，史如柏忽然道：「還有，我們的父親是誰呢？」

車啓亮被問得一愣，道：「這……」

少兄弟雙雙一皺眉頭，史如松道：「我們不會沒有父親吧。」

車啓亮嘆惜一聲，道：「當然有，只是他和你們娘鬧翻了，你娘不想再提起他了。」

小兄弟倆喪然說道：「爲甚麼不能够提？」

車啓亮道：「這是你們娘的意思，車伯伯不想違反你們娘的意思。」

史如松道：「車伯伯，你這樣想法眞怪，叫人想不通。」

車啓亮道：「你們聰明，但沒有人生經驗，將來你們就會明白你們娘和車伯伯的意思。」

史如松一笑道：「車伯伯，您不說，我們難道不會去查訪麼？我相信紙總是包不住火的。」

車啓亮點頭道：「是的，你們將來一定可以查出來，不過那將是若干年後之事了。」

史如柏道：「早知晚知難道還有甚麼重大的關係麼？」

車啓亮道：「關係大哩！」

史如松道：「請言之。」

車啓亮道：「因爲你們年紀還小，先要充實自己，有了保護自己的能力之後，才能向外發展，現在你們如果知道了你們父親是誰，你們還能安心充實自己麼？」

史如松點頭道：「說得也是。」

史如松道：「只怕在我們已經沒安定的環境了。」

車啓亮一怔道：「如柏……。」

史如柏一笑道：「車伯伯，你難道不知道在您來之前，有人冒充家父騙去了如松的玉玦，其人此時現身而來，只怕不會簡單。」

車啓亮嘆惜一聲道：「你們的玉玦被騙去了一隻，那可痲煩了，到底是怎樣一回事，老夫還不大明白哩！」

朱大娘於是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車啓亮神色一變道：「不好，你們大家都有危險，要趕快離開這裏。」

朱大娘道：「我們就是這間房子，能到那裏去呢？」

史如柏道：「娘，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史如松說道：「我看要走，現在就得走。」

外面忽然有人冷笑一聲，接口道：「現在已經走不了。」

車啓亮揮袖熄了燈火，輕聲道：「別出聲……」

屋外的人哈哈一笑道：「車啓亮，不出聲，你們也變不出甚麼花樣來，你還是乖乖的挺身出來吧。」

「你是誰？」車啓亮忍不住，還是說了話。

那面那人哈哈一笑，道：「老朋友了，你難道連老夫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麼？」

車啓亮「哦！」了一聲，道：「是你，大名鼎鼎的松風劍客張豐源，想不到呀！眞想不到，鼎鼎大名的松風劍客居然也是趁火打刧之輩。」

松風劍客張豐源陰森森的笑道：「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哩！你還是快些滾出來吧。」

車啓亮輕輕向如松如柏道：「松風劍客張豐源此人，最是虛情假意，死要面子，他這次不惜明目張胆而來，分明存了殺人滅口的兇心，你們四個人都不會武功，老夫雖然不怕他，却無法在二三十招之內戰勝他，而你們可就成了他手下人的爼上魚肉，你們兩人能不能有辦法偸偸逃出去呢？」

小孩子聰明伶俐，所以他才問出這種話來。

史如柏道：「能！可是我們的爹和娘呢？」

車啓亮道：「他殺人的目的，皆在滅口，如果達不到滅口的目的，他就不會傷害令堂令尊了。」

朱大娘說道：「孩子，你們有辦法偸出去，就快偸出去罷，娘和你爹什麼都不怕。」

車啓亮道：「只要你們能偸出去，老夫沒有了後顧之憂，再抖手一走，他更不敢對令堂令尊下毒手了。」

史如松點頭道：「好，就這樣辦，車伯伯，你出去吧。」別看他年紀小，說出來的話，比大人更有決斷，更有魄力。

車啓亮看得失了片刻神，也有力的一點頭道：「好，我出去了。」挺胸向門外走去。

如松如柏不會武功，却有一樣絕活，他們會爬樹，又會用彈弓打鳥，打鳥的手法不怎麼樣，打鳥的準頭，眞說得上百發

百中，萬無一失。

一個有天份的孩子，做什麼事情，總是高人一等，他們就是這樣的孩子，一手彈弓有着高人一等的成就。

如松如柏帶好了自己的彈弓，悄悄的從後面狗洞爬了出去，他們一露頭，便看見遠遠的立着一個人，左一個人，右一個人，足足有三人之多，把整個房子的後方都圍住了。

如松一皺眉頭道：「走不了哩。」

如柏說道：「咱們不走，先躲到樹上去。」

房子旁邊，本來就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栗子樹，擋住了半個屋角。

如松道：「當然，我們還要教他們想不到我們會躲到樹上。」

如柏道：「大哥說得是，你打左邊那人的眼睛，我打右邊那人的眼睛，然後，要小黑衝了出去，你看如何？」

如松笑道：「我們的想法一樣。」

如柏輕輕的叫了一聲：「小黑。」

小黑並不小，其實是一隻大黑狗，人狗一塊兒長大，聰明的孩子，帶得小黑也有了靈性，他們兩人鑽出狗洞之後，小黑就在屋內動也沒動，直到史如柏叫了一聲，小黑就悄悄的到了他們身旁。

史如松史如柏心意相通，同時一揚手打出了彈丸，接着只聽到二聲慘號同時發了出來。

他們取準的是眼睛，眼睛裏面打進了一粒小石子，誰能受得了，而不慘叫了起來。

就在慘叫聲方起之際，史如柏已是一拍小黑，道：「快跑出去，不要回來。」

小黑箭也似的射了出去……

史如松史如柏也不怠慢，同時縱身，就上了那棵又高又大的栗子樹。

他們不會武功，當然不會輕功身法，可是他們平時爲採栗子上下方便，本在樹上安置了一根繩索，有繩索帮忙，可就不要一步一步爬，而身子一盪就上了樹。

兩兄弟輕輕的爬到最高處，忽然兩人同時吃了一驚，張口就叫出聲來，可是他們張口之後，却發不出聲來。

原來，樹上早巳藏有一個人，人家是張網以待，他們兄弟却成了自投羅網的不幸者。

史氏兄弟打人放狗的時候，車啓亮也剛和松風劍客張豐源對上面，松風劍客張豐源方笑得一聲，威風也沒有使出來之前，屋後的慘叫之聲巳經傳了過來。

松風劍客張豐源一震，喝道：「車啓亮，你在搗什麼鬼？」

車啓亮何嘗不心驚，他更怕史氏兄弟遭遇不測，臉色變得更難看，話也不說，便向屋後撲去。

只見兩個受傷的人撫着眼睛直叫，另一個沒有受傷的人，指着一片樹木，神態失常的叫道：「跑了！跑了！」

松風劍客張豐源大喝一聲道：「跑了，你爲甚麼不追？」

那漢子原是二人同伴，眼見倒了二人，當時又嚇軟了腿，他還來不及追，松風劍客張豐源巳聞聲而到，松風劍客張豐源這一聲方喝，他不敢追也非追不可了，口中應了一聲：「追！」就追下去了。

松風劍客張豐源原也追了二步，忽然，身形一折而回，問道：「剛才那位逃去的人，可是姓史？」

車啓亮冷笑一聲，道：「誰知道！」

兩兄弟明明不會武功，可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不會武功的人，是絕對做不到的，車啓亮自己都迷惑了。

松風劍客張豐源道：「要不是那姓史的騙子，這誤會可就大了。」

車啓亮道：「什麼誤會？」

松風劍客張豐源道：「你道兄弟圍在屋外是做什麼？」

車啓亮道：「日月玉玦人人愛，兄台想亦不例外吧。」

松風劍客張豐源哈哈一笑道：「車兄，可不眞的造成了誤會，兄弟對日月玉玦可沒有興趣。」

車啓亮說道：「這倒眞叫兄弟想不通了。」

松風劍客張豐源道：「車兄想不通，在下就老實告訴了你吧。」

這個人，眞是有本事，不但張着眼睛說瞎話，而且忘性也其大無比，剛才自己說了些什麼話，他是一概不記得，一概不認賬了。

松風劍客張豐源毫無自愧之感，臉色也不紅一下的正色道：「兄弟前些日子被一位姓史的大騙子，騙去了一件重寶，近日打聽得他想來打史兄弟的日月雙玦的主意，兄弟是次帶人來向他問罪，却不料又被他兔脫了，車兄，你說，這豈不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他的話並不能自圓其說，他也沒有自圓其說的本事，但是，他有死不認賬的本事，所以，他還是說得振振有詞。

車啓亮暗暗吁了一口氣，忖道：「這人倒也有他的一套，一擊不中，便知懸岩勒馬，看來，他是要打退堂鼓了。」

車啓亮心念轉動之下，也不願不給他台階，微微一笑道：「這樣說來，那眞是誤會了，那姓史的確曾來過，而且巳經得手，騙去一塊玉玦了，可是，現在朱大戶家中除了在下之外，別無其他之人。」

別無其他的人，那是暗示他，剛才逃去的是史氏兄弟了，日月雙玦巳失其一，另外一枚，定然也被帶走了，這種毫無收獲的惡名，松風劍客張豐源可不願承担。

哈哈一笑，松風劍客張豐源一抱雙拳說道：「誤會巳明，小弟得罪之處，容當後報，現在小弟可要追趕那姓史的騙子去了。」

口中發出一聲輕嘯，回身一躍而去，接着，只見暗影中又射起五六條人影，隨着他身後，消失於夜幕之中。

車啓亮轉身回到屋內，只見朱氏夫婦巳是嚇得各自牙齒正在作對兒厮打。

車啓亮叫聲道：「兩位不用怕，巳經沒有事了。請燃起燈火吧。」

朱氏夫婦兩人齊聲吁了一口氣，由朱大娘燃起了桌上桐油燈。

朱大戶關切地問道：「剛才好像有二聲慘號之聲，可是來人被你打跑了？」

車啓亮說道：「老夫還沒有這份能耐打跑他們，不知是誰用石子打瞎了他們兩個人的眼睛……他們兩兄弟眞的不會武功麼？」

朱大娘道：「他們眞是不會武功，不過他們用彈弓打石子的手法很準，他們能用石子把空中的飛鳥打下來。」

車啓亮點點頭道：「打瞎他們二人眼睛的人，可能就是他們小兄弟二人了，可是，聽說他們逃走的身法快得不得了，一道黑影掠飛地就衝出去了。」

忽然，朱大戶莫明其妙的叫了起來：「小黑！小黑！……。」

叫聲過後，沒有任何反應，車啓亮怔了一怔，方待發問時，朱大戶已是一笑道：「我知道了，那一定是小黑幫了他們的忙。」

「什麼小黑？」

朱大娘也笑了起來道：「小黑，就是一隻大黑狗，從小他們一同長大，小黑最聽他們的擺佈。」

車啓亮也明白了，一笑道：「那是說，他們並沒有逃走。」

朱大戶道：「他們一定躲到後面栗子樹上去了。」眞是知子莫若父，朱大戶雖然不是絕頂聰明人，對孩子們的花樣可一口就道破了。

打開門後，三人站在栗子樹下，這時樹上却沒有一點動靜。

車啓亮暗暗一震，忖道：「難道他們不在樹上？」

這時，朱大娘已發話叫道：「沒事了，你們下來吧！」

朱大戶皺起雙眉道：「不對……。」

車啓亮接口道：「老夫上去看看！」一式旱地拔葱，射入了濃密的枝葉之中。樹很大，車啓亮仔細搜查了一遍，那有史如松史如柏兄弟的影子。

當他正要飄身下樹時，他在樹椏間發現了一件東西，那是一把二寸左右的小劍，車啓亮心中一動，收起了小劍，飄身落回地上，道：「不錯，他們是藏在這樹上過，可是，他們又被別人帶走了。」

朱大娘焦急地問道：「被什麼人帶走了？」

車啓亮道：「這個，老夫就說不上來了。」他當然不是說不上來，只是江湖中事，向他們夫婦說來不但無益，說不定反而招起無端橫禍，所以，他隱而未言。

果眞，史氏兄弟這一失踪，便杳無聲息，朱氏夫婦苦苦等了半年，也只有死了這條心。

車啓亮也足足陪了朱氏夫婦半年，臨別的時候，向朱氏夫婦要走了史如柏那塊玉玦，不過車啓亮也未遠去，他就在松桃縣城內落了戶，懸壺濟世，成了松桃一帶遠近知名的名醫。

只要史氏兄弟不死，他們相信，總有一天，史氏兄弟一定會回來的。

皇天果然不負苦心人，十年之後，史氏兄弟果然回來了，他們兄弟見到朱大戶夫婦，然後，車啓亮在朱大戶處見到了史氏兄弟。

這時的史氏兄弟都已長大成人，長得英俊非凡，如同臨風玉樹。

相見之下，只寒喧了幾句話，史如松便向車啓亮道：「車伯伯，我們兄弟的去處，想必你老人家已經知道了。」

車啓亮道：「是，老夫知道。」

史如松微微一笑道：「我們兄弟師門之密，尙不宜外洩，仍要請車伯伯守口如瓶。」

車啓亮點頭道：「這個老夫知道。」

史如松又道：「家師的信物，不知車伯伯可曾帶來，請交給小侄吧。」

車啓亮把小劍交還了史如松，又把那條香巾和史如柏的玉玦一併取出，交給史如松和史如柏道：「令堂寄望兩位賢侄繼承她的遺志至殷，希望二位賢侄盡快把另一塊玉玦找回來……」

史如松吶吶問道：「那塊玉玦這樣重要麼？」

車啓亮道：「那塊玉玦重要極了，賢侄有所不知，你們兄弟這二塊玉玦，合稱日月雙玦，練功時將此雙玦納入口中，有合日月、和陰陽、調龍虎、益精氣的奇功，這且不說，這雙玦對賢侄另有更大的作用，就是憑此雙玦，賢侄們才能得到令堂爲你們安排的全部遺物。」

史如柏道：「此話怎講？」

車啓亮道：「因爲令堂已將她所有重要遺物沉入天池寒潭潭底，那寒潭奇寒蝕骨，非恃仗這日月雙玦護體，則無法入潭取寶。」

史如松道：「這些年來，可有人再來找麻煩？」

車啓亮道：「沒有。」

史如柏道：「想必是他們以爲我們把另一塊玉玦帶走了，沒有了希望，所以放過了你們。」

車啓亮道：「賢侄說得一點不錯，不過他們也很有耐心，像老夫一樣，一直守在附近，等你們回來。」

史如松一震道：「有這種事，他們在那裏？」

車啓亮笑了一笑道：「他們也一直照顧了你們爹和你們娘八九年了。」

朱大娘一怔道：「你說的是誰呀，我們自己怎樣不知道呢？」

車啓亮道：「你不是江湖人，當然不知道呀。」

朱大戶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車啓亮道：「前面東關，有位杜姑娘，帶了二個外孫女兒……」

一言未了，朱大娘已是不悅地道：「胡說，杜姥姥可是個大好人，二個外孫女從小就死了父母，祖孫三人可憐極了。」

車啓亮含笑道：「人家兩個外孫女也是雙胞胎，而且還比如松如柏小了一些，現在又出落得如花似玉，大娘你不是還和杜姥姥商量過，想娶她們做兒媳婦麼？」

朱大戶道：「她們實在不錯呀！」

車啓亮道：「錯是不錯，只是沒有安什麼好心。」

朱大娘搖首道：「我不相信。」

朱大戶也認眞的道：「我也不相信，尤其素蘭素梅兩個孩子，從小到大，就在我們眼皮子底下長成，她們可是個勤勤快快，誠誠實實的好姑娘。」

車啓亮笑了一笑道：「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瞭解，江湖中事，到底如何，原作不得準，我只是給如松如柏提個醒兒，到時候心裏有數就成了。」

史如松道：「車伯伯可知到那杜姥姥的出身來歷？」

車啓亮道：「正好老夫認識她本來面

目，所以，才敢說出這種話來。」

史如柏道：「她到底是誰？」

車啓亮道：「她從前叫榴花娘子，現在想必該稱她一聲榴花婆婆了。」

史如松接着話題一轉道：「車伯伯這些年來，想必也沒有忘記小侄那塊被騙去的玉玦，不知車伯伯有沒有什麼綫索？是不是和杜姥姥也有關係？」

車啓亮點了一點頭，但又迷惑地道：「說起來，實在叫人難以理解，他們好像彼此之間並無關連……」

朱大娘插嘴道：「杜姥姥不是壞人，當然不會有關連。」

車啓亮自顧自話的接着道：「那騙去如松玉玦的人，本姓吳，只是江湖上的五流人物，事後半個月，他的屍體被人在辰谿發現，三年之後，你那塊玉玦聽說進了雲夢鐵星山莊的寶庫。」

史如柏道：「此話當眞？」

車啓亮道：「吳化的屍體老夫見過，錯不了，至於玉玦的落處鐵星山莊，眞實程度如何，那就有待進一步的證實了。」

史如松一笑道：「以後，就是本侄自己的事了。」

車啓亮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你們總算回來了，老夫也鬆了一口氣了，他日寒潭取寶日，請別忘了告訴老夫一聲……」說話之間，人已離開了坐椅，站了起來。

史如松史如柏兄弟臉色一變，齊聲道：「車伯伯你……你……你……要離開我們了。」

車啓亮點頭道：「老夫欣見你們兄弟都已長大成人，又已身懷絕學，以後的事，老夫也出不上力了，老夫尙有許多未了之事，也該去料理一番了……。」

朱大娘叫道：「車伯伯，你不能就此撒手不管，你要就此撒手不管，就……就叫『爲德……』……。什麼來着？你們接話呀……」

朱大戶搖搖頭道：「娘子，你把話說太嚴重了，這還說不上『爲德不卒』。」

朱大娘一個勁的道：「對！你這就叫『爲德不卒』。」她心中只有兒子，可就口不擇言了。

車啓亮哈哈一笑道：「大娘，令郎已非吳下阿蒙，兩老拭目以待吧！」說着人已走出了大門。

史氏兄弟沒有阻攔他，但却都躬身行禮道：「小侄恭送大伯。」

車啓亮回頭望史氏兄弟一眼道：「好自爲之，有事信付衡山痴道士轉即可。」

車啓亮飄然走了。

朱大娘頓足道：「孩子，你們爲什麼不留住他呢？」

史如松道：「娘，車伯伯有車伯伯的事，我們不能再躭擱他了。」

朱大娘搖頭道：「車伯伯見多識廣，有他在身邊，你們就不會吃虧上當了。」

史如柏一笑道：「娘，那你也相信杜姥姥不是好人了？」

朱大娘怔了一下道：「娘只有這點不同意他的看法。」

史如松一笑道：「娘一定是死心眼的看中了她的二個外孫女。」

朱大娘一聽史如松提起杜姥姥的外孫女，當然一雙老眼一時一亮，笑盈盈的說道：「那眞是二個好姑娘，娘敢包你們滿意。」

史如柏故意逗她道：「娘，那也不見得。」

朱大娘笑道：「你不相信，娘現在就帶你們去看一看。」

史如松耳朵一豎，笑道：「不用去了，她們已經來了。」

朱大娘張目道：「在那裏？」她當然見不到人，人家還沒到門口哩！

朱如柏拉着朱大娘走到門口，過了片刻，才見杜姥姥領着兩個如花似玉般的大姑娘從來路上現身出來。

朱大娘回頭望着史如松愕然道：「你怎麼知道他們來了，難道你是神仙？」

當然，史如松不會回答她什麼，其實，朱大娘也沒等他回答，就一聲歡呼，迎了上去。

那實在是兩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大姑娘了，史如松史如柏兄弟也算是在外面見過世面的人，這還是第一次見過這樣美的美人。

她們二人不但美，而且，沒有半點鄉下人的土氣，她們不但沒有土氣，還有着一種叫人只能感受，而無法言傳的氣質，使人如沐春風，陶然自醉。

史氏兄弟也不知她們兩老說了些什麼話，他們只瞧得先自出了神。

她們兩姊妹可沒敢正眼兒和他們兄弟相對，但那表情的神態，已使史氏兄弟知道，她們姊妹已經同樣有了心心相映的感覺。

朱大娘哈哈大笑道：「姥姥，您現在可用不着担心了吧。」

杜姥姥也是笑道：「看來他們倒眞是有緣。」

朱大娘笑道：「那麼你老人家是答應這門婚事了。」

杜姥姥笑道：「你看，老身不答應能行麼！哈！哈！哈哈！」

她們可樂極了。

朱大娘大喝一聲道：「如松，如柏！還不快快拜見杜姥姥。」

大家還站在路上哩！實在不是行禮拜見的時間地點，可是朱大娘高興，史氏兄弟也只有向杜姥姥拜了下去。

杜姥姥老實不客氣的受了他們一禮，笑着吩咐外孫女金素蘭金素梅道：「快快見過二位史家哥哥。」

朱大戶又在一旁告訴了她們誰是史如松誰是史如柏。

當他們四人行禮相見的時候，杜姥姥和朱大娘又樂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只笑得他們四人不敢多說一句話，就紅着臉退過一旁去了。

金素蘭和金素梅雖然是雙胞胎姊妹，但長得並不完全一樣，最大的區別是：金素蘭略爲清瘦，飄逸；而金素梅則較爲豐滿，艷麗。

總之，清瘦也好，豐滿也好，都長得恰到好處，有着不能增減的完美。

第一次見面，大家都有點面嫩胆怯，不敢言所欲言，金氏姊妹回家之後，史氏兄弟的心境，却再也平靜不下來了。

挨到夜闌人靜，哥哥史如松弟弟史如

柏兩人悄悄的推門走出屋外。

史如松先問史如柏道：「柏弟，你對車伯伯的話，有何感想？」

史如柏道：「薑到底是老的辣，車伯伯的話沒錯。」

史如松道：「可疑之點何在？」

史如柏道：「一個人的容貌美醜，那是與生俱來，非後天力量所可以左右，但是一個人的氣質修養，正好相反，非後天培植之力，難望完美，大哥，你看我們這鄉下地方，她們家那種環境，是造就那種人才的地方麼？」

史如松一笑道：「柏弟，別忘了我們也就是這裏人。」

史如柏道：「不錯，我們也是這裏人，如果沒有恩師的十載教化之恩，我們如果一直在這裏長大，也許比普通人强勝幾分，可是你我今天的這份氣質，是絕不會有的。」

史如松點點頭道：「柏弟所見甚是，不過我心中還有一個想法。」

史如柏道：「什麼想法？」

史如松道：「她們雖然在計劃目標之下，長大成人，但由於她們的接觸面不廣，也許本性尙未完全迷失……。」

史如柏一笑道：「大哥好會替她們設想，難道大哥眞的喜歡她們了？」

史如松哈哈一笑道：「柏弟，難道你不？」

史如柏愕然苦笑道：「大哥……」他確有此念，如何否認得了。

史如松長聲一嘆，自言自語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忽然，面色一正，又道：「柏弟，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攷驗，但願你能安然渡過。」

史如柏一怔道：「大哥，你爲什麼單指我？」

史如松道：「他們兩姊妹，由你來對付。」

史如柏道：「你呢？」

史如松道：「我去鐵星山莊找回我那失去的玉玦。」

史如柏道：「大哥怎可隻身涉險，兄弟陪你一同去吧。」

史如松道：「不必，你要保護爹娘的安全。」

「兩位有事，盡可去辦，令尊令堂的安全，有小妹二人代勞。」金素蘭、金素梅突然現身，走了出來。

他們剛才還在談論她們哩！想不到她們居然胆大得毫不掩飾，就這樣現身出來了。

簡直是欺人太甚，全沒把他們兄弟放在眼中。

史如柏冷「哼！」一聲，道：「想不到兩位姑娘還是不露相的眞人，倒叫愚兄弟失敬了。」

金素梅謙遜地笑着道：「我們是班門弄斧，見笑大方了。」她似乎毫無機心，連史如柏這種不大友善的態度都沒有看出來。

金素蘭却表現了不同的反應，秀眉一顰，玉面微紅的低下了螓首。

史如松睹狀一笑道：「眞想不到兩位姑娘有這樣高妙的輕功，眞把我們兄弟嚇了一跳，舍弟出言無狀，兩位姑娘可不要見怪。」

金素梅笑道：「如松哥，你眞多心，誰見什麼怪來着……。」

金素蘭輕叫一聲道：「梅姊，別自美了吧，我們走吧！」她可說完話，就轉身幽幽的走了。

金素梅叫了一聲：「大姊！」沒有得到金素蘭的反應，她却立在原地未動，搖頭輕嘆一聲，道：「二位哥哥可不要生氣，小妹大姊只是多愁善感，有點不大合羣，其實人却是好得不得了。」

史如柏抬頭望着天上飄過的一片浮雲，冷淡得沒有答腔。

史如松隨和地道：「你知不知道，你姊姊爲什麼生氣？」

金素梅道：「她就是愛生氣，不一定有理由，也不一定要理由。」

史如松道：「這次却是有理由。」

金素梅愕然道：「你知道？」

史如松道：「因爲小兄言語疏忽，沒有稱得二位妹妹。」

金素梅「啊！」了一聲道：「小妹倒沒有注意，這就是松哥哥你的不是了。」

史如松點頭道：「是是是！是小兄的不是。」

金素梅望了一眼史如柏，道：「如柏哥哥好像也在生氣啦。」

她的聲音說得不小，聽在史如柏耳中，等於說他和女孩子一樣沒有氣量，史如柏暗暗一震，怒氣全消，回頭一笑道：「你在胡說。」

金素梅道：「你沒生氣，爲什麼不理人？」

史如柏道：「我在觸景生情，想起了一件事。」

金素梅冷冷地道：「想什麼？能不能說來聽聽？」

史如柏道：「現在不能說。」

金素梅接口道：「那是不是絕不可以說啦！小妹會記着這句話。」

表面上看起來，金素梅很是隨和，仔細想想，那也不盡然，她也有她黠慧的地方。

史如松說道：「梅妹，你們剛才可已聽到了我們的談話，明天，小兄就想上路了……。」

金素梅伸手打住史如松的話聲，道：「且慢，你們剛才的話，小妹只聽到一點點，最好重說一遍。」

史如松料想她們沒有聽到談論她們的話，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小兄打算明天要去一個地方，你們柏哥哥可要請你們好好照顧他……。」

一言未了，金素梅已是嬌笑一聲，道：「松哥哥，你放心去吧，包你回來時，突然會不認識柏哥哥了。」

史如松一怔道：「爲什麼？」

金素梅道：「小妹一定把柏哥哥養得又白又胖，準教你認不出來。」

史如柏一瞪雙目道：「你說什麼？把我養得……。」

金素梅哈哈笑道：「別胡思亂想，小妹可沒損你……告辭了。」

此地無銀三百兩，金素梅不加說明還好，一加說明，可就眞有那個意思了。

史如柏氣得跺脚罵道：「死丫頭，該打……」

史如松輕聲道：「小心，最難對付的就是她。」

史如柏心神一震，點頭道：「是，小弟知道。」

沉思了一下，史如松道：「我還是現在就走的好，免得爹娘面前多費唇舌。」

史如柏點了一點頭，史如松就在夜景中消失了。

雲夢鐵星山莊不算太遠，以史如松的脚程計算，有十天工夫，也就差不多了。

他取道沅陵，奔澧縣，準備走江陵，而達雲夢。

這是一條康莊大道，沿途有吃有住，旅途輕鬆而舒暢，這天，到了澧縣，全程已經走了一半，正好澧縣這地方不算小，各行各業都有，史如松心中一動，舉步走進了一家玉器店。

他想仿製一塊玉玦，準備到雲夢之後用作釣餌。

圖樣早就畫好了帶在身上，他選了一塊玉玦請店主照圖製作一塊，言明工料銀子十兩，第二天趕工交貨。

這樣等於說，史如松要在澧縣多躭擱一天了。

十年都過去了，急也不急在這一天，史如松倒是很能安下心來多等一天。

轉過街口，前面正有一家「杏花樓」，大招牌下面，寫着有：「旨酒佳餚，平安客寓。」有吃有喝帶有住，這是在外遊子最高興見到的地方。

史如松急行兩步，正要跨步而入之際，身後忽然有一隻手，搭在他肩頭上，喝道：「尊駕可是史如柏？」

史如松心驚之下回頭望去，原來是一個比他高了一個頭的大漢，這大漢頭大如斗，全身肌肉發達，站在身旁，就像是一座小山。

他搭在肩上的手掌，正有一股大力，向下壓來。

史如松兄弟從小就多知，有頭腦的人，絕不會魯莽，他暗中提起一口眞元內力，抗住那大漢的强大壓力，然後，冷靜的一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史某，不知台端……」

那大漢道：「我家大哥叫你去。」右手一抬，硬把史如松提得雙脚離地，回身就走。

這人也太不禮貌了，史如松可不能這樣被他拖着在街上走，劍眉微微一軒，右手已是反切而上，併指如戟，向那大漢腕脉上一攬，口中却道：「在下遵命，朋友帶路就是。」

那大漢覺得腕脈一麻，勁力盡失，那還提得住史如松，手臂一收，大嚷道：「你這人好生無禮，如何出手傷人！」

憑他這句話，這人不是個蠻人定是個渾人，和這種人計較，讓大家看笑話，史如松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陪着笑臉道：「台兄貴姓？」

那大漢說道：「我姓李，外號叫天王李。」

史如松抱拳道：「原來是天王李，在下久仰！久仰！」

天王李李大偉確是個渾人，史如松只隨便一句話，就轉移了他的脾氣，大嘴一裂，笑道：「你也知道我天王李，那就好極了。」

史如松道：「天王李名聞四海，在下如何不知，還沒問李兄大哥貴姓？」

李大偉道：「我們大哥姓卓，名字叫一凡，就在城外天雄莊。」

史如松道：「有請李兄引路。」

李大偉道：「你敢去？不會跑？」

史如松道：「有酒喝沒有？」

李大偉道：「酒肉多的是。」

史如松道：「有酒有肉的地方，你會不會不敢去？」

李大偉一怔道：「誰不敢去，我一定會去大喝他一頓。」史如松沒有看錯他，他就是一個愛喝愛吃的人。

史如松一笑道：「那就快走吧，咱們喝酒去。」

李大偉再不担心史如松會跑，大步如飛，走在前面出了城門。

史如松三言兩語打發了李大偉，心裏却興起了一片疑雲，從李大偉的話中，不難想像他們對自己勢在必得，所以李大偉才怕自己逃跑，這卓一凡又是什麼人呢？與自己有什麼過節呢？……

轉念間，天雄莊已然在望。

李大偉領着史如松直趨莊內大廳，只見廳中坐了四個人，那四個人見他走進廳來，都已站起身來相迎。

史如松打量那四個人，年紀都不算大，都在三十左右，每個人的太陽穴都隆起老高，雙目精光閃閃，分明都有很好的功力。

史如松向廳中一站，抱拳道：「在下史如松，辱蒙寵邀，不知有何見教？」

靠左第二人，微微一怔道：「尊駕不是史如柏？」

史如松道：「如柏是在下二弟。」

那人目光微斜，向着下首一人望去，那人叫了一聲：「莊主！……」

那人雙目一瞪，喝聲道：「無用的東西，給我滾出去。」接着大袖一揮，甩向那人，把那人拋出大廳之外。

這位莊主好大的脾氣，史如松看得皺了一下眉頭。

那莊主訕訕一笑道：「屬下之人無能，誤把史兄當作令弟，讓史兄見笑了。」

史如松暗自思量，忖道：「是了，他們一定是在我定製玉玦時發現我的身份的，我定製的玉玦可不就是用了『如柏』的名字，不過他們能這樣快就採取行動，倒不能不教人另眼相看了。」微微一笑，笑得有點令人莫測高深。

那莊主接着一抱拳說道：「在下卓一凡。」

史如松拱手道：「卓莊主威震一方，在下久仰之至。」

卓一凡隨即接着把身邊的人逐一向史如松介紹道：「王戒，胡子清，萬劍超，李大偉都是在下的兄弟手足。」

史如松也拱了一拱手道：「久仰！久仰！」

卓一凡揖客道：「史兄請上座。」

史如松微微一笑，就了客位。

卓一凡欠了一欠身道：「史兄，你我雖然素昧平生，但却是一見如故，小弟有

二句話奉勸史兄，尙望史兄不要見笑。」

史如松道：「莊主太客氣了，有話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卓一凡道：「史兄此行目的可是雲夢鐵星山莊？」

人家好像什麼都知道了，史如松自不會搖頭否認，爽然一笑道：「卓莊主對在下瞭如指掌，在下佩服之至。」

卓一凡道：「史兄如此坦誠，足見史兄甚是看得起在下，在下更厚起面皮，請史兄給個人情如何？」

史如松說道：「莊主有話，請明白指敎。」

卓一凡道：「在下聽得江湖傳言，史兄前往鐵星山莊，曾誓言要血洗鐵星山莊，殺得鐵星山莊鷄犬不留……」

史如松一愣，說道：「此話莊主從何聽來？」

卓一凡道：「史兄請莫問此話來源，但問史兄是否有此意圖。」

史如松搖了一搖頭道：「傳言失實，在下不是那種窮凶極惡之人。」

卓一凡道：「在下就因看史兄不是窮凶極惡之人，所以請求史兄，放過鐵星山莊。」

史如松道：「在下與鐵星山莊是敵是友尙在未定之數，放過鐵星山莊之言從何說起。」

卓一凡似乎認定史如松對鐵星山莊不懷好意，因此，也認爲史如松是言不由衷，乾笑了一聲，道：「如此說來，那是在下多心了，史兄如對鐵星山莊眞無敵意，但不知史兄有何事情待辦？由兄弟代勞如何？」

史如松暗自思量，認爲不管自己與鐵星山莊有無深仇大恨，這天雄莊與自己既不沾親，又不帶故，如此冒味出頭，已是隱隱含着以力服人的企圖，他們既然有此存心，除非自己一切聽他的，否則，其結果難免要在手底下見功夫。

史如松從小就聰明，又經明師十年敎導，略一分析，便已了然天雄莊的用心，心理上有了準備，史如松表現得更是泰然，微微一笑道：「卓兄如此熱心仗義，在下感激不盡。」

卓一凡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區區小事，何足言道，史兄，什麼事？但請吩咐。」

人家能把自己摸得清清楚楚，自己的行爲顯然已經失去守密的價值，史如松點頭道：「如此，在下就直言相托了……」頓了一頓，目光一掠在座衆人，接着道：「在下有一塊『日月玉玦』落在鐵星山莊，在下此行便是向鐵星山莊討回『日月玉玦』，莊主如能替在下討回來，在下必有一謝。」

卓一凡微微一怔道：「『日月玉玦』在下倒是聽說過，乃是武林奇寶之一，眞是史兄的麼？」

史如松說道：「不錯，正是老弟在下的。」

卓一凡道：「就在下所知，『日月玉玦』乃是五十年前即爲鐵星山莊所有，什麼時候成了史兄之物？」

史如松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這倒好，我倒成了被追究的目標了。」心中微微升起了一股惱怒之氣，但仍保持住了自己的風度，緩緩道：「物換星移，山河常變，在下乃家母所遺。」

卓一凡輕輕「啊」了一聲道：「令堂是那位前輩？」

史如松道：「家母曾以『天香妃子』名號行道江湖，……。」

一言未了，王戒已是「噗哧」一聲，輕笑道：「原來你是那個女人的兒子呀……。」是輕蔑，更是一個侮辱，太不應該了。

史如松再好的氣性，也不由得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王某人，你敢侮辱先母。」

王戒哈哈大笑道：「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笑聲突然而止，他滿口是血，大牙掉了四顆，那還笑得出來，他不僅笑不出來，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沒有人看見史如松出手，但都相信是他出的手。

卓一凡臉色一正道：「史兄，怎可出手傷人。」

史如松冷笑一聲，道：「莊主可曾想到他所說之話，何以如此苛於責人。」

萬劍超大喝一聲，道：「大哥，你已仁至義盡，不要再和他客氣了，生來的壞胚子，你說乾了嘴唇，他也不會點頭。」

史如松星目一厲，道：「在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們安的是什麼心，你道在下不知道麼，哼！在下告辭了。」霍然起座，便向廳外走去。

卓一凡大喝一聲，說道：「史兄，站住。」

史如松止步轉身，凜然道：「莊主，在下不願出手傷人，但一經出手，在下即不再容情，希望莊主不要逼人太甚！」

卓一凡哈哈大笑道：「史兄，這是你在逼人，你要這樣一走，老弟這天雄莊還能在江湖上立足麼。」

史如松點頭道：「好，老虎不發威，被人當作病貓，在下就拿貴莊，給好事之徒做個模樣。」

王戒大吼一聲，道：「大哥，咱們是爲江湖除害，用不着和他單打獨鬪，大家一齊上。」

大家一齊上，便知有沒有，剛才史如松出手就打落王戒四顆牙齒，已發生了極大的震撼覺。

卓一凡點點頭道：「好，大家抄兵刄上！」

史如松口中忽然發出一聲驚天長嘯，長嘯聲中，他已雙肩一幌，先發制人，搶先出了手！

打架不能客氣，要講客氣，就不要打架，人家五個打一個，史如松更應搶制先機，也只有先機在手，才能控制全局，減少殺傷。

史如松一動上手便如猛獅搏兎，使出了全力，但見他身形如電，出手如風，打了他們三個人一個措手不及，只見他一圈遊走下來，自卓一凡以下五個人，都被制住了穴道，動彈不得。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天雄五虎這才知道，憑他們五個人，那能管得了史如松的事，眞是太自不量力了。

史如松走下身來，歉然一笑道：「得

罪之處，容後致歉，在下告辭了。」

舉步向廳外走去，當他走到大廳門口時，忽然回身揮袖，袖風中只見六道白光飛向卓一凡等五人……

卓一凡等五人看得眞切，臉色大變，齊聲怒喝道：「惡賊，你好狠的心腸。」

其實，史如松的心腸一點不狠，那五道白光並沒有要他們的命，只是替他們解開了被制穴道。

穴道一開，五個人都楞住了。

王戒大喝一聲：「惡賊，王某人和你拚了。」他衝出廳外，史如松的人影早已不知去向。

王戒還待追出莊去，卓一凡攔住他，長嘆一聲，道：「老二，人貴自知，人家已經手下留情了，再要逞匹夫之勇，那是愚不可及。」

王戒一頓脚道：「我就是嚥不下這口氣。」

李大偉儍呼呼的道：「說良心話，我李大偉是心服口服。」

萬劍超陰森森的笑道：「大家不要難過，他也討不了好去。」

卓一凡怔道：「老四，此話怎樣？」

萬劍超道：「小弟在他茶中下了一點軟骨散……。」

卓一凡一震道：「那來的軟骨散？」

萬劍超道：「一個朋友送的。」

卓一凡頓脚道：「老四，你好糊塗，史如松只要死不了，史如柏會放過我們麼，史如松如此了得，史如柏能差得了麼！老四，你太欠攷慮了。」

胡子靖道：「大哥，看來，我們只有追下去滅口了。」

卓一凡長嘆一聲，道：「事倒如今，也只有走這一步了，走！」五人一路追出了山莊。

追查玉玦　直趨雲夢

史如松眞沒把天雄莊放在眼裏，以雷霆萬鈞之力施以警告之後，便一路向城中走去，走了一程，忽然眼中一黑，一股昏旋的感覺襲上腦門，接着心中一惡，雙腿一軟，幾乎翻倒地上。

史如松心中吃驚，知道已經中了天雄莊的暗算，立時取出了一粒解毒靈丹投入口中，目光一掠，看出路旁不遠有一叢矮樹林，展開身形，奔到矮樹林下面，運功調息起來。

三指金車啓亮爲他們母親煉製了十二粒解毒金丹，臨走的時候，都給了他們兄弟，每人六粒留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

三指金車啓亮費盡心血煉製的金丹，果然不同凡响，服用之後，一經用功調息，其效如神，片刻之間，逼出一身汗水，體內之毒，便隨着汗水排出體外。

史如松緩緩睜開雙目，只覺丈遠開外站着一位青衫文士，搖着雪白的摺扇，看天上飄盪的浮雲。

史如松輕咳一聲，把那青衫文士的眼光吸引過來，微微一笑道：「朋友，你爲什麼不乘機下手。」

那青衫文士含笑道：「小弟沒有暗算別人的習慣。」

史如松哈哈一笑，長身而起抱拳道：「請教兄台貴姓高名？」

青衫文士道：「小弟燕青。」

史如松道：「小弟史……」

燕青截口一笑道：「史兄大名小弟已經知道了。」

史如松一怔道：「燕兄你……」

燕青一搖手道：「小弟閑來無事，見有熱鬧可看，於是隨在兄台身後，走了一趟天雄莊，看了兄台的表演至爲心折，刻下天雄莊巳大舉搜索兄台，小弟一時興起，就把他們引開了。」

史如松連忙抱拳道：「多謝兄台助拳之德。」

燕青道：「不必謝，這也不算是帮忙，就算小弟不出手，天雄莊那五塊料，又豈能奈何得了你。」

史如松一笑道：「燕兄好說，在下只是幸運，正好身上有點長輩相送的靈丹，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燕青一震道：「史兄不是客氣吧？」

史如松道：「軟骨散可不是普通的藥物！」

燕青雙目稜芒陡然一射，道：「小醜可惡……」

外面大路上傳來一陣奔行之聲……

燕青冷笑一聲，又道：「如此可惡之徒，豈可無罰。」話聲落後，一聲清嘯之聲又從他口中發了出來！他是分明在暴露自己，引誘天雄莊的人前來領罰。

史如松搖頭道：「算了吧，天雄莊只是跳梁小醜，何必與他們計較。」

燕青冷笑一聲，道：「史兄好寬宏的氣量，小弟却不行。」

話聲中，只見卓一凡等五兄弟已飛射而到，落身在他們面前。

史如松只見這時燕青雙目之中殺機隱現，暗中吃了一驚忖道：「此人殺心好重，只怕要下重手。」

不忍之心，使史如松搶先說話，道：「人算不如天算……」

燕青大喝一聲，截口道：「史兄，現在巳不是你的事了，請站過一旁去吧。」

史如松只覺這人未免熱心過了度，搖頭笑道：「燕兄……」

燕青那能讓他說話，厲喝一聲道：「史兄，你要多管閑事，小弟馬上與你翻臉成仇。」

眞不知道是誰在管誰的閑事，燕青簡直在反客爲主，這種人倒是少見得很，史如松只有苦笑一聲，退向一旁。

這種事情，不但把史如松弄得一臉苦笑，也把卓一凡等五人弄糊塗了。

燕青怒叱一聲道：「卓一凡你站出來，回答本公子的話。」

史如松的身手，已經嚇破了他們的胆，這時只見史如松毫無異狀的，心中已是大爲震駭，頗有進退維谷之苦，燕青這一怒喝，更喝得他臉無人色，身不由己的向前走了一步。

燕青戟指着卓一凡的鼻子道：「說！『軟骨散』來自何人之手？」

卓一凡那能說得出來，微一猶豫：「這……」

「拍！」一個大嘴巴已經落在了卓一凡臉上，好快的手法，好快的身形，卓一凡掉了三顆牙齒，燕青就像沒有出手似的

，只是目光更淩厲了，話聲冷箭般的道：「說！『軟骨散』來自何人的手！」

卓一凡突然說不出來，可是他又不能出賣自己的兄弟，雖然掉了三顆牙齒，痛在心頭，却還是悶聲不响的不作答。

燕青氣得怒目雙赤，單掌一穿而出，大喝道：「不說，你就死！」

史如松想不到他出手就是重手，等他看出他掌吐眞力時，卓一凡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卓一凡在地上翻滾了一下，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

史如松心中不忍，身形一伏，出手點了他三處穴道。

還好，他只是身受重傷，沒有當場送命。

燕青臉色鐵青又指向王戒道：「你說，軟骨散是誰的？」

這種身手，這種氣勢，天雄莊人幾時見過，不是自己洩氣，簡直沒有抵擋的可能。

王戒臉色大變，退了一步。

燕青舉起了手掌，萬劍超閃身而出道：「不關他們的事，你不要亂殺無辜。」

天雄莊不是江湖上的名莊，兄弟們的義氣，却與江湖名家一樣，敢作敢爲，萬劍超挺身出來了。

燕青道：「好，說，這種『軟骨散』從何而來？」

萬劍超一搖頭道：「我不能說，你殺了我罷。」

燕青恨恨的一抬掌，這次史如松却適時出口叫住燕青道：「燕兄，看來這件事只有他一人知道，打死了他，就追不出根來了。」

史如松由主變客，冷眼旁觀，已看出燕青苦苦追問「軟骨散」的來源，必有他自己的原因，於是說出這番話來。

他可眞說中了燕青的心事，燕青手臂一垂，臉上換上了一副無可奈何之色。

史如松跨步走到萬劍超面前，搖了搖頭，嘆聲道：「你這種人眞是愚不可及，中了別人移禍江東之計，還糊裏糊塗的交英雄賣好漢，眞是可嘆亦可悲……。」

本事有高低，修爲有深淺，但是非只有兩面，他們五人能創下這天雄莊，當然不是白痴，何況，卓一凡早就看出苗頭不對，這時再經史如松明白點出，要再不恍然大悟，那眞是死得不足一嘆了！

萬劍超心中一動，還在猶豫間，身受重傷的卓一凡已嘶聲叫道：「老四，史大俠說得不錯，我們是上當了，把『軟骨散』的來源說出來吧。」

萬劍超道：「大哥，你的傷……」

卓一凡道：「我們惹出了一場滅門毀莊的大禍，幸虧史大俠神目如電，瞭然於胸，仇將恩報，莫說小兄的傷死不了，就是死了也是活該，你說吧。」

萬劍超道：「小弟的『軟骨散』來自『杏花樓』馬老板之手。」

「好惡賊！……」燕青身形一起，人已走出了丈遠。

史如松揚聲叫道：「燕兄，止步，打草驚蛇，三思而行。」

燕青一式巧燕穿雲，折身而回，滿面愧恨之色，道：「史兄，我……我……」

史如松一笑道：「燕兄可是有人也中了『軟骨散』之毒。」

燕青點頭一嘆道：「家慈。」

史如松取出一粒丸藥交給燕青道：「此藥頗具神效，先解去令堂之毒，咱們再從長計議吧。」

燕青的性情雖然有點暴烈，顯然受過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望着解毒靈丹，滿眼盡是感激之色，却退了一步，沒敢伸手相接。

史如松這時却大喝一聲，道：「別婆婆媽媽了，快回去照顧令堂去。」屈指一彈，手中靈丹，化作一道紅光直向燕青手中飛去。

燕青嗓子一嘿：「多謝大哥！」撲身在地上拜了一拜，轉身飛掠而逃。

史如松回頭望了天雄莊五人一眼，搖頭輕嘆一聲，轉身走了出去。

身後卓一凡一片嘶聲叫道：「史大俠，請留步。」

史如松不是善於敎訓別人的人，他對天雄莊五人雖然不記仇，也實在無話可說，既然無話可說，也只有不答理卓一凡的呼喚。

眼前人影一閃，李大偉橫身擋住了他去路，抱拳道：「史大俠，我們還欠你一頓酒沒有喝哩！」

李大偉眞誠可愛，天雄莊雖然微不足道，就叨擾他們一杯水酒，也好安安他們的心，免得他們提心吊胆，怕自己記他們的仇。

史如松心意一動，笑聲道：「好，在下就叨擾你們一杯佳釀。」

卓一凡樂得跳了起來，道：「史大俠人如玉樹臨風，心如皓月當空，兄弟們，還不快快謝過史大俠仇將恩報之德。」

史如松止住大家道：「大家要多禮，在下只有心領了。」

李大偉大嚷道：「走不得，我們不拜就是。」

卓一凡道：「大俠光風霽月，愧我兄弟愚行，我兄弟只有永誌不忘了！」

史如松看卓一凡也實在是條漢子，心中高興，沒有造成失誤，哈哈笑道：「別的不要多說了，還是喝酒吃飯要緊。」

李大偉揹起卓一凡，道：「對，咱們不能口惠而實不到，光叫客人喝西北風。」他可邁開大步，當先跑了出去。

席間史如松和大家喝酒，但絕口不談卓一凡他們爲什麼代人出頭之事，倒是卓一凡自己忍耐不住，停住酒杯道：「史大俠，在下兄弟這次的行爲，實在是受了別人的蠱惑，想不到史大俠對愚兄弟如此大仁大義，由此更顯得那陰謀使壞的人之可惡、可恨和可怕，他們如此陰狠惡毒，愚兄弟……」

史如松微微一笑，道：「卓兄，在下都已知道了。」

他眞的都已知道了嗎？其實並不盡然，他什麼也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覺得有些事情知道了，反而是一種困惑和負担，也可能正合了某些人的心意，所以，他寧可用自己的眼睛看和用自己的腦子多想，其他的話，能不聽最好不聽，因爲聽了之後多多少少心裏上總要受點影响。

他說知道了，正是最委婉的拒絕。

一頓酒飯下來，他消除了天雄莊兄弟們心裏的疙瘩，當然，他不是怕事的人，但他却不願結這種能夠避免的怨。

卓一凡不好再說什麼，舉起酒杯道：「請乾了這杯，在下還要說一句話。」

史如松一口乾了杯中酒。

卓一凡道：「今後愚兄弟但憑史大俠一句話，水火不辭！」

說得乾脆，正表示了他一顆赤裸裸的誠心。

史如松又乾了一杯酒道：「卓兄美意，在下敬領。」

尺有所長，寸有所短，誰能說絕對不需要他們的帮助，就是眞的不需他們帮助，今後，他們也絕對是朋友，而不會再是敵人。

李大偉哈哈大笑道：「史大俠，你這人既明理，又痛快，我李大偉要用大碗喝酒了。」

史如松一笑道：「只能你自己喝，在下可不能奉陪，告辭了……」

李大偉嚷道：「史大俠，你……。」

「你……」你什麼，史如松一閃不見了。

卓一凡一嘆道：「兄弟們，咱們戒酒三月，閉門思過。」

史如松在適當的時機，離開了天雄莊，他還得到城裏找住處去，剛離開莊門不遠，暗影中閃出燕青，叫了一聲，道：「大哥，我替你好担心啊！」這是他這二次叫大哥了，他也不知怎樣，就這樣把史如松當成了大哥。

史如松微微一笑，說道：「你叫我大哥？」

「難道不可以？」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當然可以。」這種赤誠的友情，史如松絕不會拒絕。

燕青嫣然一笑，道：「大哥，家母要見你啦！」

笑得好嫵媚，史如松看得一痴，忘了答話。

燕青跺脚說道：「大哥，你是去不去呀！」

史如松暗中一笑，忖道：「她準是個女孩子……」心中胡思亂想，又忘記了答話。

「你不去也不行，走！」燕青推了他一把，拖着他的袖子直拉。

拉袖子不拉手，這又是女孩子的顧忌，史如松一笑道：「好，我走就是。」

燕青的家還眞不近，足有二十多里路，當地有百十戶人家，是一處小市鎭，燕家的房子不算大，也不算小，除了老母親外，家中還有一個老蒼頭，二個小丫頭。

燕母還在運功調息，不能出來待客。

燕青進去之後，就沒有再出來，把史如松一個人留在客廳裏，史如松只有望着牆壁上的字畫發悶。

燕青這人也太不懂事了，自己不出來也吧了，爲什麼也不知奉上一杯清茶。

史如松不是生氣，只是覺得奇怪，奇怪燕青爲什麼這樣粗心大意……

終於，那老蒼頭褚甲一頭走了進來，冷冷的道：「老夫人今天不見客了，你請吧。」

史如松一楞，問道：「老丈，這是怎樣一回事？」誰能不莫明其妙的如入五里霧中？

老蒼頭褚甲一字一字地道：「老夫人今天不見客了，你可以回去了。」

話是說得够明白了，但也聽得史如松更是糊塗，糊塗中腦念連轉，作了好幾種推測，然後，搖了一搖頭道：「在下是府上公子請來的，請貴府公子出面說一句話吧。」

老蒼頭褚甲冷聲道：「他沒有工夫見你，老夫的話一樣算數。」

其中一定有什麼問題，否則，這老蒼頭褚甲不會這樣無禮，看那老蒼頭的樣子，豹頭環目，不像個好說話的人，史如松不便與他爭執，輕嘆一聲道：「老丈既然如此說，在下也不便厚顏强留了，就此告辭。」

出了燕家大門，背後還聽得那老蒼頭一連冷笑了好幾聲。

史如松越想越不對頭，其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如果不弄個明白，實是心有不甘，當下一咬鋼牙，展開身形，暗暗入了燕府。

老夫人房中燈火通明，人影映在窗紙上，幌來幌去，充分暴露了不安的氣氛。

一冒頭，史如松只有又縮了回去，敢情，那老蒼頭搬了一張櫈子，就坐在老夫人房門外面，一雙眼睛溜來溜去，彷得無人可以接近。

史如松要想瞭解房中情形，只有制住那老蒼頭一途，那老蒼頭分明也是武林健者，只怕很難在一招之下得手，如果不能一招得手，勢必驚動所有的人，最後所發生的後果是好是壞很難逆料……

史如松心中一動，忖道：「要是燕老夫人運功上發生了困難，無端受此驚擾，輕則走火入魔，重則一驚喪命，這可莽撞不得！」

想到可能發生的後果，史如松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那還敢輕率從事。

他本是事外之人，這時也不由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無所是從。

史如松急了一陣，忽然心中一動，暗忖道：「我怕驚擾房中之人，難道那老蒼頭就不怕驚動房中之人，他這顧忌，豈不是他的弱點，我引他出來不就是了。」

事情難易之別，原只在一綫之間，史如松智珠在握，一冒頭就在老蒼頭眼前現身出來。

他推測得一點不錯，老蒼頭見他現身出來，雖是又驚又怒，却只拉開架式，不敢吼出聲來。

史如松故意冷笑一聲道：「在下越想越氣，非和你一搏不可，你敢和我到外面空地上放手一搏？」

老蒼頭褚甲眞也沒有把史如松放在眼裏，一揮手，點手道：「好！」

史如松轉身越牆而出，老蒼頭果眞隨在他身後。

老蒼頭叫住他道：「就在這裏，不用再走了。」

史如松一笑道：「你怕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

老蒼頭褚甲道：「廢話少說，動手吧，老夫沒有時間和你磨牙。」

史如松道：「這是一場生死戰啊！你不怕傷及無辜？」

老蒼頭褚甲道：「憑你送假藥這份奸詐，會是什麼好東西，看打！」雙掌一掄，往史如松當胸遞到。

他一出手就是殺着，顯然對史如松痛恨至極。

史如松只見他掌力推出，勁道强勁之極，如果與他硬拚硬打，只怕眞非百十招難分勝負，當下吸氣轉身，隨着他擊來的掌風飄了出去。

老蒼頭褚甲只覺掌力一空，眼前人影巳失，心中一驚之下，但覺腦後的風生，一股勁力直射頸後「對口穴」。

老蒼頭猛吃一驚，一招「倒打金鐘」，以消帶打，身子却驟然間躍出了丈許開外。

史如松出手一招，便巳試出老蒼頭功力深淺，他是厚重有餘，輕靈不足，當下清嘯一聲，展開一輪指法，將他逼得連連後退。

老蒼頭褚甲起初見史如松年紀輕輕，眞還沒有把他放在眼裏，那知這年輕人的手法怪異得很，每當自己起招發式之際，對方便是一指點來，逼得自己非撤招換式不可，而每每如此，自己的苦頭可就大了，因爲他的攻擊力根本就發揮不出來，自己還有什麼勝算。

老蒼頭褚甲眞是越打越心驚，越打越胆寒，同時腦中却是靈光一閃，跳出圈外，搖手叫道：「且慢，且慢！老丈有話問你。」

史如松一笑道：「你不是沒有時間磨牙麼？」

老蒼頭褚甲道：「你這套指法可是叫『落英繽紛』？」

史如松見他一口叫出自己的指法，心下暗暗驚佩不巳，點點頭道：「老丈好眼力。」

蒼頭褚甲說道：「好，憑你這套指法，老夫相信你一次，來吧！」轉身飛入屋內。

史如松楞了一下，隨後飛入屋內，只見老蒼褚甲巳坐在椅子上，閉起了雙目。

史如松走進過去，老蒼頭褚甲如同未覺。

史如松試着向房內走去，老蒼頭褚甲亦不加阻止。

史如松輕輕撥開門簾，只見燕青席地坐在一個老婦人面前，兩人齊出雙掌，對掌相抵，燕青巳是汗水淋漓，全身都濕透了。

二個丫頭月兒雲兒幌身而到，擋住了史如松。

史如松道：「褚老同意我進來的。」

老蒼頭褚甲的話顯然非常有份量，月兒雲兒欠身一禮，退向一旁。

史如松不相信自己的藥是假藥，這藥用在自己身上有效，用在燕夫人身上就出毛病，其中必有原因，他圍着老夫人和燕青走了一圈，忽然雙手一翻而出，搭在老夫人和燕青兩人腕脈上，輕喝一聲，道：「青弟，快收手，這樣下去，你們都會力竭而亡。」

燕青雖然有所不願，但是他相助老母親的眞元內力巳被史如松隔斷，兩眼淚水一湧而出，垂下了雙手。

史如松更不多言，接着又出手如風，一連點了老夫人十七處穴道，然後雙掌一托，把老夫人送到床上。

他把老夫人放倒之後，忽然眼睛一亮，驚叫一聲，道：「這是什麼？」

只見老夫人原來打坐的蓆墊之中，有一根一寸長的金針，露了出來。

史如松並無未卜先知之能，發現這金針，完全是老夫人的幸運。

燕青愣然道：「原來娘是中了這金針的暗算。」

史如松道：「令堂盤膝而坐，此針位置正刺在『承扶穴』道之上。『承扶穴』只是手掌活穴，鮮有人知此穴有洩元氣的特殊作用，而設謀之人，竟然也知道『承扶穴』的神奇妙用，此人當得上是一位個中高手了。」

燕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娘服下大哥的靈丹之後，便神色有異，同時也不能言語了，小弟愚昧，幾乎錯怪了大哥，敢情是中了別人的暗算……」說話中，目光帶煞，轉向了月兒雲兒。

好可怕的目光，月兒雲兒驚得齊聲叫道：「小姐，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燕青冷笑一聲道：「房中就只有你們兩人，你們不知道誰知道？」

月兒雲兒嚇得花容失色，噗的跪在地上，話也說不出來，只磕頭。

燕青的脾氣，她們可清楚得很，就怕她火氣頭上，她氣一發可天都要塌下來。

自己母親生死大事，誰能不發火，何況，燕青一向就是剛烈性子。

史如松搖手道：「青弟，先別冒火，怪錯了人，又只有自己氣自己。」

燕青道：「錯不了，一定是這兩個丫頭吃裏扒外，暗算了娘。」

史如松道：「咱們還是仔細查看的好。」他一面說，一面動起手來，查看那金針。

那金針原是從蓆墊之下直刺而出，史如松用手拔了一下那金針，却是拔不出來，加上二成勁力，却把蓆墊都提起來了。

原來，這金針是安裝在一只鐵盒子之內，鐵盒子裏面有巧妙的機關，可以把金針彈出來。

房子是地板的，地板上有一個小洞，鐵盒就嵌在小洞之間，上面鋪上蓆墊一平如水，毫無異狀。

史如松再仔細研究，發現鐵盒子下面，有一個小鐵鈎，那鐵鈎可以控制金針的發射，鐵鈎上還有半寸長一根斷綫。

史如松再撬開地板，地板內果然有一根長綫，直達房外。

長綫盡頭還繫着一段樹枝，用一片瓦片蓋着。

不用多說，操縱的人是在房外，絕不是月兒雲兒兩個丫頭。

只是，那設計的人太可怕了，把燕夫人坐在蓆墊上的部份都計算得清清楚楚，所以才能一發中的。

燕青長嘆一聲，向月兒雲兒揮手道：「對不起，是我錯怪你們了，改天我敎你們三招劍法賠不是。」

月兒雲兒破涕爲笑道：「小姐的話可要算數啊！」

燕青緋紅着臉罵道：「死丫頭！」

燕青脾氣的火爆，顯然心地並不壞，有時也很隨便，所以月兒雲兒才敢說笑。

史如松點頭笑道：「青妹，用不着罵她們，其實我早就看出來了。」

燕青橫了史如松一眼，一噘嘴唇兒，道：「事後先見之明！」

床上，燕夫人忽然吐了一口氣，叫道：「青兒……」

燕青笑容綻開，叫道：「娘，你現在怎樣了？」

燕夫人道：「好多了，也能說話了……那……那位是誰？」她看到了史如松。

燕青道：「他……他……是史大哥。」莫明其由的，成了個笨咀鳥兒。

燕夫人望着史如松微微一笑，史如松長揖爲禮道：「史如松見過老前輩。」

燕青尷尬了一下，現在又忙着接口道：「娘，你中了別人暗算，要不是史大哥，我們還不知道哩！」

燕夫人道：「身中暗算之後，苦於不能言語，你們又糊塗得可笑，眞把爲娘急死了。……史少俠，多謝了。」

史如松輕嘆一聲道：「老夫人千萬不要說這個『謝』字，該表示歉意的實在是晚輩。」

這句話除了史如松自已外，誰也聽不懂，燕青的反應最快，想得最可怕，驚叫一聲，道：「什麼！你那丸藥難道眞是假的？」

燕夫人道：「青兒，爲娘所中『軟骨散』的毒巳經化解了。」

事實就是事實，燕青好輕快的吁了一口氣，紅着秀臉道：「史大哥，你的話眞叫人聽不懂。」

史如松道：「老夫人，晚輩心中有一種想法。」

燕老夫人道：「什麼想法呢？」

史如松道：「晚輩想先請敎老夫人二件事。」

燕老夫人道：「這與你的想法有關係麼？」

史如松說道：「有的。有決定性的關係。」

燕老夫人道：「兩件什麼事，只不知老身說不說得上來？」

史如松只笑了一笑，便道：「在這件事件中，老夫人如果不幸喪生，其後果不知將會如何？」

燕老夫人嘆息一聲，憂然道：「老身兄弟姊妹七人，平日甚是情重，他們對少俠只怕有很大的痲煩，好在事情巳經非常明白了，少俠不用再揹這黑鍋了……。」

史如松接着問道：「第二件事晚輩比較難以出口，但事關重大，晚輩却是非問不可，如有言詞不當之處，尙望老夫人海涵。」

燕老夫人一笑道：「你別看青兒的皮氣火爆，那她是傳了她爹的性子，老身不會隨便生氣的。」

史如松欠身道：「那麼晚輩就直言相問了。」

燕青一笑道：「史大哥，你好囉嗦啊，自己也不嫌煩。」

史如松望了燕青一眼，微微一笑道：「青妹，你不要笑小兄囉嗦，有話總該說得明明白白，才不會發生誤會，你看如今江湖上多少誤會，多少仇殺，其起因多是芝麻小事不值一笑，由於彼此當事人的高傲自大和自以爲是的主觀看法，既不屑於解釋，更不接受別人的解釋，於是小誤會變成大誤會，小仇恨變成大仇恨，尤其可怕的是更有一批卑鄙小人，從中興風作浪，以謀私利，於是江湖大亂，血腥遍地，生爲武林人物者幾乎沒有寧日，這眞是武林人物的大悲哀，身爲武林人者能不愼思愼行。」

燕青眼中泛起一道奇光轉向燕老夫人道：「娘，史大哥的話好像有點道理。」

燕老夫人長嘆一聲道：「娘要是早明白這個道理就好了。」

她顯然不願把話題轉到自己身上，接着話題一轉，又道：「史少俠，你的話還沒問哩！」

史如松凝思了片刻，道：「不知尊府與『天香妃子』之間有什麼誤會？」

燕老夫人臉色一變道：「別提那賤人了……」罵聲出口，猛的想起史如松的話，才說不過片刻，自己如何馬上就犯了他話中毛病，不好意思的刹住話聲，訕訕的笑了笑。

然後，點點頭，心平氣和的道：「我們有很大的仇恨。」

史如松搖頭道：「也許只是很大的誤會。」

燕老夫人沉默着沒有答話，可是，她蹙着雙眉，不住的喃喃自語，最後，只見她點了一點頭，道：「也許是一個大的誤會。」

史如松冷靜地說道：「天香妃子就是先母。」話聲平靜得像一池秋水，明澈見底。

燕老夫人的臉色激動了一下，又漸漸恢復到平靜，她是老輩人物，總不能這樣沒有修養，連個後生晚輩都比不上。

其實，這就是史如松自然力量所產生的影响力。

倒是，燕青却止不住自己的激動，大叫一聲，道：「史大哥，你怎會是那……」她總算及時刹住了話聲，沒有把最後不好聽的話說出來。

史如松輕嘆一聲，道：「先母在世時，江湖上聲譽不大好，這也許是一個大誤會。」

燕青道：「大家……。」她實在不願反對史如松的看法，可是她又不大心服，還是提了「大家」兩字。

史如松道：「常言有道『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又道『衆口鑠金』，大家的看法和說法，不一定眞實……」目光緩緩轉向燕老夫人，輕聲道：「如果晚輩猜得不錯的話，燕大俠當年與家母之間，定有什麼風風雨雨的謠言，固此影响了老夫人與燕大俠的感情，而燕大俠胸懷坦蕩，置之一笑，於是形成了誤會。」

燕老夫人雙目之中忽然流下兩行老淚，點頭道：「你說對了，青兒她爹對於老身的追問，只以『淸者自淸，濁者自濁』八個字搪塞，因此老身一氣之下和他分了手，如今想來，顯然，其中是一個誤會

了。」

史如松回頭向燕青微微一笑道：「令尊是一個可敬的老前輩，既自重，又能重人，有了老夫人的說明，我的信心又增加了幾分。」

燕青顯然還不能完全領悟史如松的話，張着一雙大眼睛，訕訕的道：「我爹……他……」

燕老夫人截口道：「你爹當然是個可尊可敬的好人。」

燕青道：「娘，你從前……」

燕老夫人道：「別提從前的話了。」

燕青似是一下子從無邊苦海中解脫出來，輕快的笑道：「這就好了，青兒再不提從前的話了。幾時，青兒要去找他老人家去。」

燕老夫人不好意思的向燕青一瞪目道：「只顧自己說話，也給史大哥搬張櫈子呀！」

可不是嗎，誰都忘了給史如松準備坐椅。

史如松笑道：「陪老夫人說話，還是站了方便。」

燕青親自搬過一張椅子，道：「那就坐在床前吧。」

燕夫人也吩咐月兒雲兒替他背後墊好，半倚半坐的靠在床上，笑道：「說來說去，又把話扯遠了，回到本題上去吧，怎麼說老身的被暗算與你有關？」

史如松道：「有前因，有後果，正是借刀殺人的最好口實。」

燕青道：「你怎會想得這樣遠？」

史如松道：「因為有天雄莊的例子在前，自是一眼就看出來了。」

燕青可看不起天雄莊，冷「哼！」一聲，道：「天雄莊是什麼東西！」

史如松道：「你別看不起天雄莊，卓一凡還是武當俗家的弟子哩！」

誰也不敢說看不起武當派，燕青只有連翻白眼。

史如松聳了一聳雙肩道：「武當大門大派，盛名得來不易，當然不是不明事理的門派，可是一但誤會造成之後，那要多大的力氣才能澄清，何況還有小人從中挑撥生事，只怕當誤會澄清之時，已是百年之身了。」

燕老夫人忽然替他担心起來，急急的問道：「發生了誤會沒有？」

史如松一笑道：「多謝老夫人錦注，我們沒有造成誤會，而且化敵為友了。」

燕青笑道：「娘，你不知道史大哥是個雷聲大雨點小的人，出起手來，驚天動地，可是結果呢？只是唬牌，就放過了他們，不加計較了。」

史如松笑道：「不唬人家，人家就聽不進你的話了，這也是不得已的手段。」

燕老夫人一笑道：「你小小年紀，那來這樣多怪論，眞也虧你想得出來；今年不會超過二十歲吧？」

史如松心想道：「你要問我年齡，直接問就行了，何必費這麼大的勁呢？」笑了一笑，道：「晚輩今年二十歲了。」

燕老夫人道：「你看青兒也十八歲了，和少俠你比起來，可就差得太遠了。」

燕青滿臉不服氣地翹着嘴唇道：「娘，我那裏不如人了。」

燕老夫人一笑道：「憑你這句話，就不如人家了，娘相信史少俠就絕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史如松道：「其實令嬡比誰都不差，只是……」

燕青截口道：「不差就是不差，還來什麼『只是』。」

史如松道：「可是……」

燕青一笑又截住他的話頭道：「又來『可是』了。」

史如松一笑道：「我說不過你。」

燕青大笑道：「娘，你看，他還不是不如我。」

燕老夫人嗤笑一聲道：「你只是會胡鬧。」

史如松忽然啊了一聲，道：「晚輩想起一事，想就此告辭了。」

燕老夫人一楞道：「怎麼，忽然要走了。」

史如松道：「老夫人覺得有點意外是不是？」

燕老夫人道：「眞是太意外了……」

史如松道：「老夫人既然覺得意外，別人當然覺得更意外，晚輩要利用這意外，減少這地面上可能遭遇到的麻煩，告辭了。」

他可說走就走，話聲未了，身形一閃，人已越過了燕青，燕青伸手一抓，抓了一個空，一眨眼，那還有史如松的影子。

一跺脚，燕青叫道：「娘，我去追他去。」

燕老夫人急急叫道：「追不得，你要一追就破壞了他的計劃了。」

燕青道：「娘，你聽他胡說。」

燕老夫人道：「他沒有胡說，他選時候上路，實是最好不過。」

燕青愕然道：「娘，你為什麼反而帮他說話了。」

燕老夫人笑道：「娘帮心目中的女婿說話，也錯了麼？」

燕青羞得滿面通紅道：「娘，你亂說，誰看中他了。」

燕老夫人點頭道：「好，是為娘亂說，你既然心裏另外有人，娘就不再提他是了。」

燕青急急的又道：「誰說我心裏另外有人！」

燕老夫人搖頭道：「你心裏既然沒有人，娘替你另外找一個好了，反正不要這臭小子就是。」

燕青氣得啼笑皆非，一跺蓮足跑出戶外：「不和您胡扯了，女兒要休息了。」

折騰了半夜，實在應該休息了。

這時，只有史如松正展開身形越過了湘鄂交界地，向雲夢奔去。

由澧縣前往雲夢，路上當然非止一日，由於史如松搶先一步，突破了對方構想，對方失去了他的踪跡，他却得了一路平安。

一直到了雲夢，而且到了鐵星山莊莊前門口，就沒有遭到半點麻煩。

鐵星山莊很有點氣派，高高的院牆，八字兩邊分的大門，向裏面望去好遠好遠才見到莊子正屋。

史如松穿得一身整整齊齊，手中多了一把白紙摺扇，眞是人有人才，貌有貌相

，他在莊門口一現身，莊中便走出來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很有禮儀的抱拳道：「公子有何見教？」

史如松伸手遞出一份拜帖，說道：「在下史如松，特來拜見貴莊齊老莊主。」

鐵星山莊齊老莊主鐵劍飛星齊大同，手中一把鐵劍，掌中七枚三稜鐵星，威震江湖，鮮有敵手，可不是普通人要見就見得到的人。

那中年人上下打量了史如松一眼，見他氣宇昂揚，不敢待慢，欠身道：「公子請賓館待茶，在下回稟家主人後，再來奉請。」

先把史如松請進門口一間客廳之內，奉上香茗，那中年人才告退而去。

史如松俊目連閃，看那中年人待客之道，倒是不虧禮數，顯得鐵星山莊名不虛傳。

不久，那中年人回來傳話道：「敝莊主有請史公子大廳相見。」

史如松隨着那中年人，穿過一片廣場，走進大廳方中，只見大廳上已坐了四個人。

那四人都是五十以上的老人，主位上一位老者，年約六十開外，豹頭環目，精神抖擻，說話的聲音，有如宏鐘，震耳欲聾。

想來，他就是老莊主鐵劍飛星齊大同了。

齊大同正在和一位身穿青色長衫的老人在談話，史如松進入大廳時，他如同未見，只顧說自己的話。

那中年人向前稟報了之後，齊大同才把眼光射向史如松，此時，他才像發現什麼似的，突然「啊！」了一聲，接着哈哈笑道：「老朽失禮，有失遠迎，史公子請見諒。」

佛為金裝，人要衣裝。史如松整整齊齊，堂堂正正而來，自有其令人不敢輕視的氣度，誰見了也不敢小覷於他。

史如松抱拳一禮道：「晚輩史如松，見過老前輩。」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史公子來得好，老夫替你引見幾位難得一見的武林前輩，這位是：青衫客君向平，赤手縛龍湯焜，禿首蒼鷹崔八公。」

這三個人確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高手，史如松長揖道：「後進史如松見過三位老前輩。」

那三人也欠身還了史如松的禮，賓客之間，各如其份，大家對史如松的眼色，並無特異之處。

史如松微微一怔之下，此時鐵劍飛星齊大同已是讓客道：「史公子請坐，來人上茶。」

然後，鐵劍飛星齊大同又抱拳道：「史公子駕臨寒舍，不知有何見教？」

史如松自進入廳中，已經把自己名字提過兩次，他們好像對自己的名字，並無特異的感受，照說，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心中不免迷惑起來。

史如松是開門見山的道：「晚輩特來懇請老前輩賜還『日月雙玦』。」

鐵劍飛星齊大同愕然大聲道：「什麼『日月雙玦』？老夫不知道呀！公子找錯了人吧！」

天機一綫　證據呈現

大哥史如松走了，留下史如柏獨自面對着金素蘭金素梅二位教人摸不清猜不透的姑娘。

昨晚一夕談話，史如柏仔細分析了一下她們二位姑娘的性格，覺得大哥史如松的話確有見地，他的看法一點不錯，金素蘭雖然有點小性子，却是個直腸子的姑娘，心裏有什麼，都不難從她臉上找出蛛絲馬跡來，而金素梅就完全不同了，表面上她是最隨和最好說話，其實和她談了半天話，事後思索起來，總是空空洞洞，等於什麼都沒有說，她不僅心智不弱，而且談話的技巧也高明之至。

「她，眞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姑娘，我該怎樣對付他呢？」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給了史如柏心理上很大的負荷。

「我該不該避强就弱，從金素蘭身上着手呢？不，我史如柏是什麼人，豈可欺弱怕强，要找就找金素梅！」他和他大哥史如松一樣的才智高絕，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性格比哥哥如松多了幾分傲揚之氣。

同樣的月亮，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但，人只有一個，史如柏獨自一個人低着頭，蹙着眉峯，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一陣香風飄了過來，史如柏心中一動，故作不知的保持着移神物外的姿態。

是金素蘭呢？還是金素梅，他不敢轉頭去看。人到了近身，也沒了動靜，雙方面沒有理由的僵持着，好像賭勝負似的。

「要是金素梅絕不會賭這種閑氣。」

史如柏腦中靈光一閃，笑聲道：「我知道你是誰？」

對方沒有答話，給他可乘之機。

史如柏道：「我知你是素蘭妹妹！」

金素蘭一笑道：「果然給你猜着了。」她的態度比昨晚和氣多了。

史如柏微笑道：「原來，你是存了心的。」

金素蘭道：「同時，我也許了一個心願。」

好孩子氣的口吻，史如柏不敢表示驚訝，平淡的道：「你許了什麼願？」

金素蘭俏皮地道：「你如果再猜對了，小妹就服了你了。」

史如柏一笑道：「我們相交以誠，誰要你服不服什麼的。」

金素蘭道：「這也是小妹的心願之一哩！」

史如柏望了一望她認眞的神情，點頭道：「好，我就猜你一猜，你……。」

「且慢，小妹還有話說。」

史如柏微笑道：「你是想把賞罰說在前頭。」別看他臉上帶着微笑，心頭上可一點也不輕鬆，他每一句話都是心智的結晶。

他從她的態度和神情上看得出來，她不是在開玩笑，而且是，自己和自己賭上了。

這對史如柏來說，可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了。

史如柏內心中微微緊張了起來。

金素蘭道：「柏哥哥果然才智過人，什麼都瞞不過你。」

史如柏可不敢樂昏頭，冷靜地道：「你請說吧。」

金素蘭道：「小妹的心願要是給你猜中了，你小妹就把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你。」

史如柏道：「要是猜不中呢？你罰什麼？」

金素蘭道：「沒有罰條，這是小妹自己的事。」

史如柏一笑道：「我知道了……」

金素蘭忽然秀臉一紅道：「不准說出口來。」

史如柏道：「心照不宣。」

金素蘭點頭道：「但你要把理由說出來。」

史如柏道：「其實小兄根本就不用猜，你自己早就告訴小兄了。」

話聲微微一頓，見金素蘭沒有制止他說下去的意思，接着又道：「你說你要把小兄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訴小兄，這不是說你已決定……」

有人嬌笑一聲，接口道：「蘭姊，恭喜賀喜，你們已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了。」金素梅從一旁走了出來，但她的眼光却是落在史如柏身上，看得史如柏好不自在。

金素蘭無睹與金素梅的出現，緊接着道：「現在，就等柏哥哥你一句話了。」

一句什麼話？史如柏要連這句都想不到，那還算什麼才智之士，當下一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金素蘭移步走到史如柏身旁，這才笑容一收，道：「梅妹，你想過沒有，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能做麼？」

金素梅望了史如柏一眼，欲言又止的，輕輕嘆了一口氣，久久之後，才道：「蘭姊，小妹一直就看錯你了。」

金素蘭道：「因爲我們不是眞的雙胞胎，所以不能心意相通。」

看來就不像，果然不是雙胞胎姊妹。

金素梅忽然冷笑一聲，道：「你現在倒說得輕鬆自在。」

金素蘭道：「你以爲我佔了先？」

金素梅道：「難道不是？」

金素蘭道：「其實，幸福仍然在你手中，只看你自己想不想掌握而巳。」

金素梅搖了一搖頭道：「遲了。」

金素蘭道：「只要你點頭，一點都不遲。」

金素梅愕然道：「只要我點頭，我向誰點頭？」

金素蘭一笑，說道：「你心裏喜歡的是誰？」

金素梅不能說她不喜歡史如柏，更不能說她喜歡史如柏，因爲金素蘭已經先一步把他搶走了：「這……」

金素蘭道：「有一件事，只怕你不知道。」

金素梅道：「什麼事？」

金素蘭道：「如松大哥要我們姊妹一同帮助如柏哥哥。」

「眞的？」這是金素梅的反應。

史如柏也是一怔道：「他什麼時候說過這種話？」

金素蘭道：「他離開時，暗中向我說了一句話『娥皇女英莫錯過了姻緣』。」

金素梅道：「你信不信這話？」

史如柏道：「我明白他的意思，不僅是信，還有更深入的了解。」

金素蘭道：「那你是點頭了？」

史如柏一笑道：「照說，梅妹本來就該是小兄的……」

金素梅一搖頭道：「誰是你的，臭美，哼……」想想心裏實在生氣，一跺脚轉身跑了出去。

可是，他沒跑出幾步，一聲乾笑聲中：「你不用使性子了！」飛身閃出一條人影，阻去了金素梅去路。

金素蘭臉色一變，顫聲說道：「是奶奶……」

杜姥姥帶着金素梅走了回來，先打量了金素蘭一陣，長嘆一聲，道：「蘭兒，你就不念我們祖孫一場，十幾年來的教育之情。」

金素蘭低聲道：「孫兒不敢有聽你老人家教養之恩，而孫女兒此擧，也還是替你老人家着想。」

杜姥姥道：「說得倒好聽。」

金素蘭道：「當然，孫兒也有一份私心，誰也想有一個好的歸宿。」

杜姥姥道：「老身從小把你們拉扯到現在這樣大，老身在你們身上費了多少心血，你們可曾替老身想一想？」

金素蘭道：「孫女早就替你老人家想好了。」

杜姥姥大感意外的「哦！」了一聲，道：「看你不出，你且說來老身聽聽。」

金素蘭道：「爲人一生的願望，大約可以分爲三個過程，當其幼年時，羽毛未豐，力弱無能，最希望有人培植保護，在這個時候的願望便是希望有一個仁慈的保護人。」

杜姥姥微微點頭道：「老身做到了沒有。」

金素蘭道：「你老人家萬分之萬的做到了。」

杜姥姥道：「算你還有點良心。」

金素蘭接着又道：「當其成年時，學養巳成，羽毛漸豐，志大比天，目空一切，爲名爲利，視同探囊取物，這時的願望，可就大得嚇人……」

杜姥姥一笑道：「你好像沒有這種大志。」

金素蘭微微一笑道：「人貴自知，孫女兒不是領袖羣倫的材料，所以，只有退而求其次，做一個攀龍鱗附鳳翼的人。」

杜姥姥目光如炬，瞧了史如柏一遍，面容數變，但沒有再說什麼。

金素蘭把話聲壓得和緩道：「當人到老年時，回顧前塵，時不我予，這時的願望就是祈盼後繼有人，晚輩成龍成鳳，自己安享天年。」

杜姥姥雙目一頓道：「廢話，你這樣一來，老身馬上就是殺身大禍，那還有什麼餘年可享。」

金素蘭搖頭道：「你老人家錯了，有孫女和史家哥哥在，誰也傷不了你，何況史家哥哥人中龍鳳，將來前途無量，你老人家也後福無窮哩！」

杜姥姥再次打量了史如柏一陣，結起了雙眉：顯然，他巳爲金素蘭言辭所動，心中甚是作難。

金素蘭却又轉向金素梅道：「梅妹，你是心甘情願的做人家的工具呢？還是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現在該作決定了。」

金素梅瞪着史如柏道：「人家還沒點頭呢？」

史如柏躬身一禮道：「梅妹，小兄如蒙垂愛，今生决不相負，你請過來吧。」

金素梅心中何嘗不愛極了史如柏，剛才的脾氣，原是鱉不下心中一口氣，這時聽了金素蘭的話，又見史如柏如此有禮多情，心中那口氣，早巳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心跳跳的，臉紅紅的，悄悄的走到史如柏一邊。

杜姥姥忽然大喝一聲，道：「梅丫頭，你也要出賣奶奶！」

金素梅返身跪落地上道：「奶奶，蘭姊姊的話說得不錯，如果孫女兩人將來有成，你老人家後福有望，你老人家又何不懸崖勒馬，成全孫兒姊妹哩！」

杜姥姥大吼一聲，道：「你們吃用了人家這些年，就這樣報答人家麼？」

金素蘭也雙膝一屈，跪落地上道：「奶奶，如果人家別無企圖，養育了我們姊妹這多年，這養育之恩，我們姊妹是殺身難報，可是人家用心不良，其養育我們的目的，只有在利用我們做他們的工具，其養育之恩，孫兒姊妹雖然也有一報，但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杜姥姥恨聲道：「利嘴丫頭，老身好悔。」

史如柏欠身一禮道：「老前輩把二位賢妹教育得明禮義，識是非，乃是人生一大樂事，何悔之有。」

杜姥姥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也來調侃老身，老身先劈了你，以消心頭之氣。」呼的一掌，眞的向史如柏當頭劈下。

金素蘭金素梅姊妹齊聲哀叫道：「奶奶……」

史如柏一面閃讓，一面向金氏姊妹道：「你們不要担心，都不會有事的。」

史如柏閃身避過一招，並不還手，誠摯的道：「老前輩請放手施爲，晚輩不會教你老人家失望的。」

杜姥姥只聽得心裏暗慮，大爲震撼，暗忖道：「這小子聰明過人，似已看穿了老身心事，好，老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氣候。」

幾十年的江湖生涯，就不信史如柏眞能强得過自己，杜姥姥使出了最拿手的看家本領「榴花萬金」掌。

此掌一出手，周圍立時捲起了一陣旋風，旋風捲起了飛沙，飛沙遮住了月色，天地一暗，頓時變得一片肅殺。

金氏姊妹也被逼得站起身來，遠遠的躱向一旁，她們知道杜姥姥功力深厚，「榴花萬金」掌威力無倫，但這還是她們第一次眞正領會到她的厲害。

倆人都關心箇郎安危，少不得整個的心都放在史如柏身上。

她們知道史如柏能，却不知道她到底有多能，現在她們可放心了，看來，杜姥姥的「榴花萬金」掌，縱然威力無倫，在史如柏身上好像使不上力，史如柏就是那麼從容瀟洒地在她掌力籠罩之中，進退自如，攻守有序。

這不像是在比鬥，倒好像是在過招。

「榴花萬金」掌共計六六三十六招，每招六式，全套掌法使下來共是二百一十六式，杜姥姥雖然功力深厚，把一套「榴花萬金」掌的威力發揮無餘，可是她畢竟年紀老邁，又是全力施爲，一套掌法使完，不但未能沾上史如柏半隻衣角，自己反倒累得面紅耳赤，氣喘吁吁，臭汗濕透了重衣。

杜姥姥洩氣的收掌一嘆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看來老身眞是只有等着抱重孫子了。」

史如柏沒有看錯她，她是在試驗自己有沒有承担這份担子的能力，看，她現在自己都這樣說了。

金素蘭金素梅姊妹自是有喜過望，衝向杜姥姥叫道：「奶奶，你原來也在使詐啊！」

杜姥姥點頭一嘆道：「蘭兒，妳說得是，我們就是害了史家小子，自己又能够得到什麼，至多十萬兩銀子而巳，但是現在情形可不同，這小子實在不止值十萬兩銀子，要不知道打這算盤，老奶奶這輩子豈不白活了麼。」

「可是你這算盤還是白打了。」話聲陰森森的，話聲後面出來的人影，穿着一身黑袍，也是陰森森的。

金素梅首先驚叫一聲，說道：「白爺！……」

杜姥姥却出乎意外的冷靜道：「黑心秀士白子山，你來了正好。」

黑心秀士白子山冷冷地道：「不巧得很，你們的話都給老夫聽到了。」

杜姥姥道：「聽到了更好，老身也不用多作說明了，老身也就乾脆告訴你，老身急流勇退，不再替你們做事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笑道：「就這句話麼？那人家不是白養你們十幾年了麼！」

杜姥姥道：「做生意總有蝕本的時候，這算你們看走了眼，選錯了人，失一次本吧。」

黑心秀士陰森森的一笑，道：「你倒說得好輕鬆啊！你這樣一來，把老夫置身何地。」

杜姥姥道：「白老，一生碌碌，你也該看破世情了。」

黑心秀士哈哈大笑道：「老婆子，你賣友求榮，加上這句話，就罪該萬死。」

杜姥姥冷笑一聲，道：「哼，憑你只怕還不配說這句話。」

「加上我們兄弟又如何？」暗中還有人哩！一出來又是二個。

這二個人一身白衣，和黑心秀士白子山的穿着完全相反，但年紀差不多，兵刄不是插在背上，而是握在手中，準備隨時都可以殺人。

杜姥姥臉色一變道：「無情雙煞許氏兄弟。」說話的語氣有點不大自然了，顯見這無情雙煞不大好惹。

史如柏微微一笑，迎了上去道：「有本人在，二位的話一樣作不了數。」

普通人這時便不會搶先出頭，但，史如柏不是普通人，既然看出杜姥姥不是來人敵手，他就絕不讓杜姥姥出手，他要保護她的安全，那就保護到底，絕不希望發生意外，避免發生意外的最好措施，就是

不讓她接近可能發生意外的邊緣。

史如柏挺身而出，表現了他勇於負責的態度。

金氏姊妹驚悸得呼叫道：「史二哥，無情雙煞出手無情，千萬大意不得。」

史如柏回首一笑道：「二位放心！」

他一回首，露出了空檔，無情雙煞抓住這個空檔，可就出了手，左鈎右枴，悄沒聲的就到了史如柏胸前。

眞是該死，大敵當前，怎可如此粗心大意，無情雙煞只高興得笑裂了嘴……

確然，他們眞是笑裂了嘴，嘴巳裂得僵在臉上，兩條身子却緩緩向地上倒去。

死了，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怎樣死的，就死了。

仔細看去，才知許老大的金鈎，鈎住了許老二的肚子，而許老二的銀枴，却插進了許老大的心口。

史如柏冷笑一聲，道：「暗算偸襲者死！」

黑心秀士白子山根本沒有看清楚史如柏是怎樣出的手，當堂臉色大變，身子不由的退了好幾步，顫聲道：「你……你！好狠的手段。」

史如柏冷然道：「這一鈎一拐要是暗算得手，那又當怎樣說！」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楞：「這……」他臉皮再厚也無法馬上改變說法。

史如柏面色一凜道：「晚輩輕易不出手，一出手絕不容情，能一招取勝者，絕不多走一招，前輩可是還想動手？」

黑心秀士白子山胆都嚇破了，那還敢再動手，搖手不及地道：「不！不！」

史如柏臉色一舒道：「現在你可以走了，但請記住一句話，誰要再來妄想逞凶，莫怪晚輩趕盡殺絕。」

黑心秀士白子山可大氣都不敢哼一聲，夾着尾巴隱於暗影中而去。

杜姥姥長嘆一口氣道：「如柏，你的出手也實在太辣了一點。」

史如柏道：「請問姥姥，這無情雙煞可有取死之道。」

杜姥姥道：「說起無情雙煞生平作爲，兩手血腥，百死莫贖，死有餘辜。」

史如柏道：「這就是了，如果再讓他們活下去，不但對你老人家纏夾不清，而且更不知還有多少無辜之人被他們所害，此類江湖惡賊，自是人人得而誅之，晚輩既有誅他之心，自應全力出手，一鼓竟功，以免日後自貽伊戚。」

杜姥姥長嘆一聲，點點頭道：「你這話說得也是，今日你招惹了他們，他們一日不除，你便一日不得安寧了。」

金素梅嘖嘖二聲，道：「你這人可眞惹不起，還好我們沒有眞的害你。」

史如柏一笑道：「你們就是眞的害了我，我也不會馬上向你們下辣手。」

金素梅一怔，說道：「爲什麼，你不是……」

杜姥姥截口笑喝道：「笨丫頭，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史如柏接着又攔住杜姥姥的話道：「姥姥，您也想左了。」

杜姥姥愕然道：「你……眞叫人想不透。」

史如柏道：「其實晚輩的原則簡單得很，晚輩對付積惡成性之人，是決不寬容，除之爲快，至於一步走錯，雖爲惡而未成性之人，晚輩倒是生門大開，希望他能改過自新，好好做人。」

金素蘭道：「這叫菩薩心腸，霹靂手段，也就是古人所說的以戈止武之意。」

史如柏點頭道：「蘭妹深知我心，我正是這個意思，至於，爲了表示自己的寬大仁義，縱惡不誅，讓他手下更添冤鬼之擧，晚輩不爲也。」

杜姥姥悚然道：「這樣說來，我老婆子……」

史如柏搖手笑道：「晚輩對你老人家知道很清楚，你老人家雖然惡名在外，但不是眞正的惡人，一生之中，只做過二件惡事，還不到晚輩不相容的標準。」

金素梅道：「你的標準是什麼呢？眞鮮。」

史如柏正色道：「事不過三，三項大惡行爲之後，定他一個惡性難改，應不爲過吧。」

杜姥姥暗中冒了一身冷汗，長嘆一聲，道：「老身也爲過去的作爲慚愧。」

史如柏道：「姥姥懸崖勒馬，知過能改，便是大仁，過去的事，就不要再去想他了。」

金素蘭接道：「奶奶，我們爲什麼要害柏哥哥他們呢？蘭兒也很想知道啦！」

杜姥姥長嘆一聲，道：「這話，說來可就長啦！」

金素梅道：「那你老人家就長話短說吧。」

杜姥姥整理了一下思維，擧目望着史如柏道：「如柏，你可知道你父親是什麼人？」

史如柏雙目精光暴長，道：「姥姥，你知道家父？」

杜姥姥點了一點頭道：「你父親姓齊，是鐵星山莊少莊主劍公子齊俊峯……」

史如柏聽得好不興奮，大叫一聲，道：「原來是鐵星山莊。」

杜姥姥道：「可是鐵星山莊齊老兒不承認有你這孫子。」

史如柏忍不住追問道：「爲什麼？」

杜姥姥道：「還不是爲了你……」話到口邊，她忽然覺得此話大是不妥，搖了一搖頭，沒有再說下去。

史如柏心中已是瞭然，他知道，他母親在外的名聲不好，齊家不認他們，一定是造因於此，不由反問一句道：「難道家父……。」

杜姥姥道：「你父親瘋了。」

史如柏道：「於是先母就成了不清不白的犧牲者。」

杜姥姥道：「其中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便是你父親還有一個先入了門的老婆呢。」

史如柏一蹙雙眉道：「她怎樣？」

杜姥姥道：「她當然不能讓你們進門，於是你父親瘋了，你母親死了。」

史如柏忽然問道：「家母到底是怎樣的人？」

杜姥姥道：「外面的傳言，你知不知道？」

史如柏點了一點頭，杜姥姥接着又問道：「你相不相信？」


鐵劍飛星齊大同聞報出迎史如松。

史如柏肅然道：「傳聞之言，晚輩沒有理由就此相信，但晚輩對家母並不瞭解，也沒有理由完全不信，晚輩請你老人家說句公平話。」

杜姥姥道：「我的話你就相信？」

史如柏道：「當然是參攷。」

杜姥姥道：「老身是女人，以老身女人的看法，令堂人美如花，性格豪爽，又不拘小節，再加愛慕她的人又多，於是蜚短流長，應景而生，至於，說令堂是如何如何的人，老身是不大相信。」

史如柏長長吁了一口大氣，道：「多謝老人家公論。」

杜姥姥意猶未盡的接着又道：「老身年輕時的名聲也不大好。其實那都是無中生有，吃不着葡萄的人就說葡萄酸一樣，說句不怕臉紅的話，你奶奶還是清清白白的身子哩！你們信不信？」

史如柏毫不猶豫地道：「晚輩完全相信。」

杜姥姥道：「至於令堂與令尊之間的事，老身一無所知，不便妄議。」

金素梅道：「那你爲什麼要害柏哥哥呢？」

杜姥姥道：「銀子。」

「眞是爲了十萬兩銀子？」兩姊妹都睜大了眼睛，表現了她們的不理解。

杜姥姥道：「你們可知十萬兩銀子的用處！老身就是再花，祇怕一輩子也花不完。」

金素蘭笑道：「一輩子都花不完，要那麼多做什麼？」

杜姥姥望了金素蘭笑道：「人要都能這樣想，那就好了……有人出了十萬兩銀子，送來你們姊妹，設了一套計謀，要把你們兄弟毀得萬刦不復。」

金素梅道：「那是一個怎樣萬惡的計謀？」

杜姥姥道：「老身只是奉命行事，走一步算一步，至於整個的計謀如何，老身並不知道。」

史如柏道：「那計劃到此可說巳經失敗了，不必多費精神去追查了，倒是那主謀人是誰？請姥姥說出來。」

杜姥姥道：「老身當然要說，那主謀人就是水月莊的季心杰。」

史如柏道：「季心杰又是什麼人？」

杜姥姥說道：「他就是你大娘的大哥了。」

史如柏若有所悟地道：「哦！我知道了。」

杜姥姥道：「黑心秀士白子山就是水月莊的總管外面一切安排都由他出面。」

史如柏道：「這樣看來，要找水月莊季心杰，最好先找黑心秀士白子山了。」

杜姥姥點頭道：「不錯，不找到黑心秀士白子山，季心杰可以一推了之，概不認帳。」

史如柏問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呢？」

杜姥姥道：「老身知道我陪你去。」

金氏姊妹齊聲道：「我們也去。」

史如柏望着她們，搖了搖頭，道：「兩位賢妹，請恕小兄直言，如果不是請姥姥引路，我只想自己一個人去。」

金素梅小鼻子一翹道：「你看不起我們。」

史如柏道：「賢妹萬萬不可這樣說，小兄絕無此意，而是覺得我娘這樣也要有人保護，如果……」

杜姥姥一震道：「對！如柏說得不錯，家中要沒有人保護，可是最大的弱點，黑心秀士白子山最愛來這一手。」

這可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金素蘭和金素梅雖然一萬個「不願意」，也說不出半個「不」字了。

她們兩人一楞之下，史如柏巳是長揖到地，說道：「家中兩老，就重托兩位賢妹了。」

史如柏接着一聲：「走！」身形反射而出，不讓金氏姊妹再有說話的機會，便遠出數丈之外。

起步時，史如柏立在前面，當杜姥姥追上後，史如柏却表示了晚輩的禮貌，側

身退到杜姥姥身後。

杜姥姥暗暗一點頭，心中甚是讚許史如柏。

兩人放腿追了一陣，杜姥姥忽然看到前面路旁坐着一人，身形猛一收，做了一個緩步的手式。

來人顯然也聽到他們的步履之聲，長身站了起來。

杜姥姥大感驚奇的「咦！」了一聲，道：「黑心秀士！是你！」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一笑，道：「小弟在此有候多時了。」

杜姥姥知黑心秀士白子山最是狡猾多智，他等在這裏，定然有了種安排，當下心中一震，道：「你待怎的？」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小弟想和你們談一談。」

杜姥姥悻悻地的道：「你就算準了我們要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你們如果不來，那就沒有談話的必要了。」

杜姥姥冷笑一聲，道：「和你這種人，有什麼話好談。」

黑心秀士白子山望了史如柏一眼，史如柏未加理會，黑心秀士白子山失望的一嘆，轉身走了出去。

杜姥姥冷喝一聲，道：「你還走得了麼！」伸手抓向黑心秀士白子山肩頭。

史如柏斜身跨步，伸手止住杜姥姥出手，同時叫道：「前輩有何賜教，晚輩洗耳恭聽。」

黑心秀士白子山身形一矮，向前射出一丈開外，回身望着史如柏道：「老夫可是個智計多端的人，最好的對策，就是學杜婆子的樣，什麼都不聽。」

史如柏一笑道：「晚輩自信還拿得定自己的主意。」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那你是誠心自投羅網了。」

史如柏微微一笑道：「也許是前輩作繭自縛哩！」

黑心秀士點點頭道：「你一個人敢不敢跟老夫來？」說着不待史如柏的答話，已自轉身向一條小徑走了出去。

史如柏舉步跟了上去，杜姥姥伸手攔住他道：「如柏……。」

史如柏一笑道：「姥姥放心，我自信還有自保之能。」大步隨在黑心秀士白子山轉入小徑中而去。

轉入小徑行不多遠，前面有一棵大樹，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咱們到樹上去談吧。」

兩人縱身上了大樹，黑心秀士白子山選了一處面向西方的位置，同時，又叫史如柏斜身向着南方。

史如柏心想：「此人小心謹愼，看來是有着幾分誠意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開門見山的道：「史少俠，老夫能告訴你所要知道的一切，你能回報老夫什麼？」

史如柏道：「先說你要什麼？其次晚輩再攷慮能不能滿足你的需要。」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只要你答應，老夫知道你定能辦到。」

史如柏道：「你就這樣有信心？」

黑心秀士白子山微微一笑，道：「我相信我的老眼還沒有昏花到這樣差勁。」

史如柏忖道：「他要的又是什麼呢？就算我能做到，我能不能做呢？其中得失差別可大得很哩！……」如果不用腦筋，這自然不是問，如果深入推敲，那問題可就大了：……史如柏不免猶豫起來。

史如柏抬起目光，剛和黑心秀士白子山一對，黑心秀士白子山便道：「點不點頭，要你自己判斷了。」話已經說在前頭，他不會這個時候說出來。

史如柏皺了一皺眉頭道：「晚輩有一句話，申明在先。」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什麼？」

史如柏道：「從不攷慮做你害人殺人的工具。」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笑道：「老夫要害人，有的是辦法，也用不上你這種幫手。用了你這種幫手，那是禍害無窮，自己給自己過不去。」

他這話說得眞還有點道理，不是同流那能合汚，史如松點點頭道：「有道理，你說吧。」他是完全接受他的條件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又加一句話道：「那你是答應了？」

史如柏道：「君子一言。」

黑心秀士白子山伸手與史如松擊掌道：「好！就此一言爲定。」

史如柏道：「前輩可以賜教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整個事情的背景，少俠可曾知道？」

史如柏道：「杜姥姥告訴過晚輩。」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內情正如杜姥姥所說，但空口說白話，事無佐證，其奈他何。」

史如柏道：「天下無難事……」

黑心秀士道：「天下無難事的話自然不錯，可是要時間呀！」

史如柏道：「前輩要告訴晚輩的可是『證據』？」

黑心秀士白子山點頭道：「少俠慧敏過人，一點就透，老夫正有此意。」

這是一種令人想不透的行爲，史如柏望着他，微微一笑。

黑心秀士白子山捋着嘴唇上幾根鬍鬚，緩緩地道：「季莊主有一間牢不可破的密室，密室之內，就有所要的證據。」

史如柏一怔道：「你說那間密室牢不可破？」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至少老夫守候了二十年，始終無法進入一步。」

史如柏疑訝地道：「你守候了二十五年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點頭道：「信不信由你，好在這是題外之話。」

史如柏道：「你能告訴晚輩的，就是這些。」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你也嫌少，這個秘密連他老婆都不知道，……當然，老夫還可以帮些小忙，不過老夫無法帮你進入那間密室。」

史如柏心想：「這個人很神秘，不能只看他的表面，」當下微微一笑道：「現在，前輩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在那密室之內，有一本黑色封面的小本子，老夫要那本小本子爲酬。」

史如柏一聽是這件小事，當下心神一鬆道：「好，那本子是你的。」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了一句：「你一個人來，不要拉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壞事，老夫回去了。」身形飄落地上，頭也不回的走了。

史如柏回轉杜姥姥相候之處，杜姥姥不見黑心秀士回來，冷冷的道：「那老子說了些什麼？」

史如柏攷慮了一下，照實告訴了杜姥姥，然後道：「姥姥，有黑心秀士暗中相助，你老就不要去了，以免令人起疑，橫生枝節。」

杜姥姥說道：「不行，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話最不能相信，還是老身陪在你身邊好。」

史如柏道：「姥姥，晚輩只是智取，並非力求，認識您的人多，你老人家去了反而容易露出破綻。」

杜姥姥能帶着金氏姊妹一守就是十多年，當然也不是簡單人物，不待史如柏把話說完，便點頭截口道：「老身理會得，好，老身回去，不過，你要特別小心，不可全信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話。」

史如柏點頭道：「晚輩知道，我這就跟下去了。」

史如柏別了杜姥姥，便暗中綴上了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直到了水月莊附近，也沒有發現黑心秀士白子山有何令人起疑的地方。

這一路上，史如柏一連換了好幾種身份，到得水月莊附近時，他已變成一個皮膚又黃又黑的落魄文士。

第二天，他就找上了水月莊。

水月莊的莊子很大，氣派更大，名氣比外表上的氣派又更大。

原來，水月莊對江湖人物，有一條特別的規矩，只要是落魄江湖，缺少盤纏的江湖人，找上了水月莊，水月莊都不會讓你空手而回，最少可以得到五兩銀子的盤纏。

眞有實力本事的，還有更好的收獲。

因此，水月莊的大門是常開而不關，水月莊的名氣也因此遠播四方。

水月莊接待的人也很客氣，沒有狗眼看人低的那股勢利眼。

他們倒是聰明得很，花了五兩銀子，一定要叫你打從心底感激他們。

史如柏踏進水月莊的時候，莊內已有五個先他而到了，那五個人都是江湖武士，只有史如柏像是一個落拓文人，可是，他和其他武士一樣，並未因爲身份不同，而被冷落。

接待他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姑娘，那姑娘長得不醜不美，但態度和藹可親，令人忘記自己乃是被接濟的可憐虫。

史如柏冷眼旁觀，只見其他接待的人，也多是女孩子，心中一笑，暗暗點頭，忖道：「用女孩子作接待，縱有小小的不是，也不會招致生惡感，這一招，的確高明。」

他想着之際，身前的女孩子已是含笑道：「公子，有何見教？」

史如柏訕訕的打着笑臉道：「小生……小生可是手無縛鷄之力，不會動刀弄槍，不知……不知……」

那姑娘笑吟吟的道：「文武兩途，敝莊一樣敬重，公子有話但請吩咐。」

史如柏訥訥地道：「小生……小生訪友不遇……」

那姑娘含笑接口道：「公子可是身上缺少了盤纏？」

史如柏點頭道：「正是……正是……不知……」

那姑娘道：「敝莊特別敬重讀書人，凡是看得起敝莊，前來敝莊的朋友，本莊一律奉贈程儀紋銀二十兩。」

史如柏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只要不攷武功，攷文墨之事，小生倒是……」

那姑娘笑道：「敝莊不敢輕侮讀書人，所以也沒有什麼攷試。」

話聲一落，忽然舉起一雙玉掌，輕輕拍了三下，喝道：「來人，送這位公子程儀紋銀二十兩。」

裏面一聲應諾，便有一個童子，用托盤托着二十兩紋銀送了過來。

這時，忽然，有一個漢子一揮手道：「且慢！」接着走過來，向史如柏抱拳爲禮，道：「公子請客廳待茶。」轉身請史如柏進了隔壁一間小客廳。

那人請史如柏坐定，隨着問道：「請問公子貴姓大名？」

史如柏隨便取了一個名字，道：「小生姓施草字百如，不知大爺如何稱呼？」

那人窮得文不文，武不武，看來是個管事身份，所以稱他一聲「大爺」。

那人連稱「不敢，不敢。」道：「在下姓金單名一個『九』字。」

金九報過自已姓名後，接着道：「在下請問先生一事，不知先生可願暫留本莊，代理幾天文案事務？」

史如松曉得這是黑心秀士暗中使了力量，當下故作爲難地沉吟了半天，道：「這……這……」

金九忙道：「公子放心，時間不會太久，最多不過一個月，我們的老文案先生就可以回來了，至於代勞之處，本莊定致重酬。」

史如柏當然要幹，而且還是求之不得，做完姿態，慨然點頭道：「季莊主仁義齊天，區區小事，學生理當效勞，只怕做不好，尙望金爺多多包涵。」

金九大喝一聲道：「秋兒，取二十兩銀子來。」

話聲方落，已有一個女子托進來二十兩銀子，金九接過銀子轉手交給史如柏，道：「先生，這二十兩銀子請先收用，添製幾套衣服，先休息一天，明天就請先生正式接事。」

接着又招來一個小廝，領着史如柏到鎭上去添製衣物，換上了體面衣服，史如柏雖然化裝得又黃又黑，但他那瀟洒的風貌却被襯托出來不少，看來就順眼多了。

第二天，金九帶着史如柏進了一間堆滿文書的房子，要他着手整理那些文書，至於，應該怎樣整理金九就說不出所以然來，丟下史如柏就自已走了。

史如柏要眞心整理這些文書，倒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過他沒有眞的做這些事，他的時間，却是被那些文書的內容所佔去了。

裏面眞有些好書和難得一見的奇書，

只是在這裏都被忽視了。

一天都不見黑心秀士白子山出見，聽說他這總管權力很大，高高在上，連金九都不容易見到他。

工作了一天，用過晚飯，回到自己房中，却見黑心秀士白子山已經等在他房中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劈頭便道：「你看了一天書，有什麼發現？」

史如柏道：「這些文書都有問題，要慢慢深入探討。」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可惜你不會有那樣多時間，如今季莊主不在家，他一回來就失去了大好的機會。」

史如柏說道：「那我們先去看看密室吧。」

黑心秀士白子山說道：「好吧，你一個人去。」

史如柏說道：「好，那原是晚輩的責任。」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密室就在莊主書房裏，書桌上有一隻花瓶，向左旋動花瓶，便有一度暗門現出來，進入暗門，下面就是密室了，密室鋼鐵所鑄，老夫想盡了方法，就是打不開室門，現在就看你的了。」

史如柏在黑心秀士指點之下，進入了季心杰書房，旋轉花瓶，打開暗門，下面也是一間房子，有現成的油燈，點燃油燈，面對着自己的是一扇小鐵門，門上有一個把手，把手旁有一個八卦形的盤子。

史如柏動了一動那八卦的盤子，居然可以左右旋轉，誰也看得出，這八卦形的盤子就是開啓這鐵門的機關，史如柏轉來轉去旋了半天，那鐵門還是紋風不動，沒有絲毫反應。

後來，史如柏又運起功力去硬推那鐵門，推了半天，推得自己精疲力乏，那鐵門却狠着心腸動也不動。

第一晚，就這樣無功而過去了。

晚上累了一晚，白天史如柏還得做自己的工作，到那書庫去整理文書。

這時，史如柏更是沒有心情去整理那些文書，滿腦子都是那八卦形的影子，連看書的心情都沒有了。

他可以不看書，就是發呆，也得裝模作樣的把那些文書動來動去，表示他在工作。

驀地，他的眼睛一直，全身都爲之一震，把手中的書都跌落到地上去了。

原來，他在一本書裏面看到了一個圖形，那圖形可不正是莊主密室鐵門上的八卦圖形，這一發現，那能不把史如柏欣喜如狂。

史如柏閉目把心情冷靜下來，然後檢起那本書，從頭看了下去。

這本書是手抄本，書名叫「巧奪天工」。扉頁上蓋了個小圖章，曰：「百愚」。

史如柏一口氣把全書看完，又瞑目思索了半天，這時臉上已是堆滿了笑容，把那本書收入懷中。

晚上，黑心秀士白子山又來了，問道：「昨晚的心得如何？」

史如柏可放心不過黑心秀士白子山，不敢把實情告訴他，搖了一搖頭道：「先別談這個，晚輩先請教前輩一事，那些文書，似乎都不是這裏原有的東西，您能告訴我來處嗎？」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史如柏道：「晚輩自有道理。」

黑心秀士白子山於是把這些文書的來源告訴了史如柏：原來這些圖書的主人都成了黑心秀士的手下死鬼，這些文書就是從那些人家中搜來。

史如柏一笑道：「他又不看，搜來做什麼？」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他就是這個毛病，沒有道理講，你所見到的只是一部份，還有更多的，都已整理好，放在一個更大的書庫裏。」

史如柏蹙了一下劍眉道：「替他整理的人，都被他殺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那還用說。」

史如柏在黑心秀士白子山意料之外，忽站起道：「走！我們現在開鐵門去。」

黑心秀士白子山做夢也想不到史如柏已經從「巧奪天工」中，找到了開啓鐵門的契機，搖了一搖頭道：「你去吧，還是老夫暗中替你把風的好。」

這次，史如柏有「巧奪天工」做指導，智珠在握，加上本身的聰明才智，已經悟澈了其中奧妙，只不過三轉兩轉，只聽「卡察！」一聲，便把鐵門打開了。

敢情，這鐵門上的八卦裝置，就是根據「巧奪天工」這本書上的設計而成，其中雖有稍許改變，却難不到史如柏了。

其實，這鐵門就是「百愚巧手」所裝置的，季心杰殺他滅口之後，却又給史如柏留下了這一綫天機，這能說不是天意麼？

打開鐵門，裏面是一間小小的鐵房子，房子裏面的東西很多，史如柏看了一看也看不出與自己有關係的地方，倒是黑心秀士白子山的那小本子，一眼就看到了。

史如柏當然也好奇，忍不住展開小本子看下去。

原來，這是一個記事本，不但記載了季心杰的一生罪惡，也記載了老莊主的一生罪惡。

說證據，這才是鐵一般的證據！

史如柏有的是時間，先關好鐵門，慢慢下來閱讀那小本子。

小本子看完，他已是泣不成聲，自己要的一切證據，都在這小本子上了。

這二十幾年來，自己一家的不幸，都是這僞善的水月莊造成的。

走出季心杰的書房，黑心秀士白子山現身出來，攔住他道：「你今晚出來得很快，可是成功了？」他確實是個很聰明的人。

史如柏不想騙人。點頭道：「是的到手了，但晚輩要的證據也在這本子上。」

他眞不想把這黑本子交給黑心秀士白子山，所以並沒有馬上把那本子遞給黑心秀士白子山，接着馬上又道：「這本子晚輩已經看過一遍了，好像與前輩不會有什麼關係。」

黑心秀士白子山望了史如柏一眼，微微一笑道：「季莊主到鐵星山莊去了，老夫陪你去一趟鐵星山莊，你事了之後，再將那本子給老夫如何？」

這樣識大體，通情達理，史如柏再有什麼話也說不出來，除了疑訝的望着黑心秀士白子山之外，只有連連點頭道：「好！好！好好……。」

真相大白　子父團圓

史如松在鐵星山莊面對着鐵劍飛星齊大同那句：「什麼『日月雙玦』？老夫不知道呀！公子找錯了人吧！」心胸之間，陡然之間激起一片怒意和厭惡之感。

他原是很能控制自己的人，這股無名之火，却使他臉上肌肉顫動了好大一陣，最後，他還是冷靜下來，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鄭重的問道：「老前輩能確實那『日月雙玦』之一不在府上？」

鐵劍飛星齊大同哈哈大笑道：「老夫當然能够確定那什麼『日月雙玦』不在本莊，老夫自己的事自己還會不知道麼？」

史如松打從進門來，一眼就看出這位老莊主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當下微微一笑道：「貴莊家大業大，日常事務紛繁，難道老前輩都能巨細無遺麼？」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老夫說沒有就沒有。」

這時，廳內忽然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在鐵劍飛星齊大同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鐵劍飛星微微一怔，口中連連輕「啊」了好幾聲。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鐵劍飛星齊大同遭到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史如松輕笑一聲道：「老前輩可是成名前輩英雄啊。」

鐵劍飛星齊大同瞪目道：「前輩英雄又怎樣？」

史如松道：「說了話就要算數。」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當然算數。」

史如松道：「好，那麼晚輩和你打一個賭，賭那『日月雙玦』就在你府上。」

鐵劍飛星齊大同點頭道：「好！賭就賭……。」

「爹，賭不得！」一個徐娘美婦走了出來，攔住了鐵劍飛星齊大同。

這中年美婦是齊大同的媳婦季月眉。

鐵劍飛星齊大同蹙着雙眉道：「爲什麼賭不得？」

季月眉道：「爹，你老人家也不想一想，這位少俠就是找不到『日月雙玦』之一，他也不能算輸……」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此話怎講？」

季月眉道：「那日月雙玦有多大一點，隨便藏個地方，他定然找不到，如果他提出此話爲理由，以你老人家正眞的性格，你老人家也不會要他認輸，這種沒有輸贏的賭，又有什麼賭的意義呢？」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咱們讓他找一找，也可心安理得。」

季月眉道：「只怕人家不會死心，我們也心安理得不了，那時候，更是糾纏不清，以你老人家的江湖清譽，一言千金，說出來的話擲地有聲，人家偏是不相信，你老人家對他又能如何，這叫『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人家看中了這點，來對付你老人家，結果，你老人家非吃虧不可。」

鐵劍飛星雙手一攤道：「那……那該怎樣呢？」

季月眉道：「咱們不能和他胡扯，一片『日月雙玦』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寶物，難道我們還會要他這種東西不成，你老人家說過沒有，就是沒有，『信』，是他的一份尊敬，『不信』，那是他的無禮，無禮之人，咱們也用不着接待了……」

話聲一頓，忽然轉向座上的其他人欠身一揖道：「多位前輩都是最知道晚輩翁姑爲人的正直前輩，像這種夾纏不清的人，當不會說敝莊不接待的不是吧。」

這一番道理雖不一定說服史如松，但其他的人却被她說得一楞一楞，認爲他佔盡了「理」字。

史如松也是眉頭一皺，覺得這位中年少夫人大是難纏，方待另謀對策之際……

座上禿首蒼鷹崔八公已是一拍桌子，指着史如松喝道：「年輕人，你的鬼把戲已被穿拆了，咱們也不爲難你，你乖乖的走吧。」

史如松要一走，就不能再來找鐵星山莊了，當然不能走，搖了搖頭，道：「前輩……」

搖頭已經表示了他的意願，禿首蒼鷹崔八公可是個火暴脾氣，不待他把話說完，人便霍的站了起來，大吼一聲，道：「妳奸滑的小子，老夫不教訓教訓你，你以爲你那套手法，可以騙盡天下英雄好漢啦！哼！給老夫滾出去。」

禿首蒼鷹可不是浪得虛名之人，話聲未了，伸手便把史如松抓了起來，話聲方落，史如松已被拋了出去……。

史如松當然也不會這樣差勁，他認爲脾氣大的人，讓他把脾氣發過，就好對付了，所以，他是故意讓他抓住，讓他把自己拋了出去，先讓他消消火氣。

史如松身子輕輕落在地上，口中道了聲：「好！老前輩好快的手法，晚輩敬佩不已。」一旋身，史如松的臉色可忽然間變了，變得一陣驚愕，話也說不下去了。

這時只見那禿首蒼鷹崔八公口中發着憤怒的「啊！啊！」之聲，甩動着剛才抓在史如松身上的手，跳來跳去，痛苦得不得了！

他口中「啊！啊……」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季月眉揉身而上，伸手一指，點倒禿首蒼鷹崔八公，抓起他的手掌一瞧，驚叫一聲，道：「不好了，崔老前輩中了那小子的暗算！」

她不但叫了起來，而且把崔八公的手掌舉了起來，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崔八公手掌中插了一枚寸多長的毒針。

就她揚起崔八公手掌的瞬間，崔八公的手掌，迎風而脹，立時大了一倍不止。

史如松也不由得大吃一驚，暗叫一聲，道：「不好，我已被扣上黑鍋了。」他有沒有暗算崔八公，自是心裏有數，不是背了黑鍋還有什麼？

可是，這時已不容他分辯。

大喝一聲，赤手縛龍湯焜雙目暴火，人已向他當頭蓋下。

季月眉同時大叫一聲道：「老前輩小心，這小子用的是閻王刺……。」閻王刺是當今江湖上絕毒的暗器，中者不但見血封喉，而且，還立時化成一灘黃水，消於無形。

這時，崔八公的一隻右手已經現出了

骨頭，手上血肉已經在化水了。

同時，在季月眉叫聲中，赤手縛龍湯焜的身子，也突然撲勢一竭，跌倒在史如松面前。

好狠毒的手段，史如松張着一張嘴，却說不出半句話來……

一聲大吼：「把老夫鐵劍取來。」

鐵劍早有人替他準備好了，在他喝聲中，鐵劍就到了他手中。

鐵劍一揮，鐵劍飛星齊大同又是一聲大喝：「小子，你好毒的心腸，老夫容你不得，取你的兵器，上前領死。」

這老人倒是有他的脾氣，盛怒之下，也沒忘記自己的身份。

史如松冷笑一聲，暗暗忖道：「說我心狠手辣，倒不知誰是心黑手辣，你們一搭一唱，入人於罪，可見你們對我『日月雙玦』謀奪的深心，哼！我就不怕你們不將『日月雙玦』還來。」

史如松心中惱怒，臉上罩上了一層寒霜，伸手腰中一拔，「鏘！」的一聲，帶出一條金黃色的扁平鍊子，說它是鍊子，是因爲它是一節一節扣起來的，其實他的形狀很像劍，但它也不是軟劍，這名字只有史氏兄弟知道，因爲，這是他們兄弟自己設計製造出來的兵刄，這種兵刄可以當劍用，又可以當鞭使，還可以當打穴鐝，點打對方的穴道。

他們自己叫它「生化如意鉸」。兩兄弟一人一把，哥哥的是金色，弟弟的是銀色。這種兵刄最是方便，扣在身上是腰帶，動起手來，那招式可就多了。

史如松取「生化如意鉸」時，內力微吐，便把「生化如意鉸」貫得畢直，點頭道：「好，晚輩就用劍招領教領教你的鐵劍高招。」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你要小心，老夫號稱鐵劍飛星，除了鐵劍之外，另有飛星暗器，配合劍招使出，取你之命，以爲江湖除害。」

史如松道：「你這人雖手段陰毒，倒還有一分英雄氣概，憑你這句話，我也不爲己過甚，這次不要你的命！出劍吧！」

鐵劍飛星齊大同敞聲大笑道：「好狂的小子，你道老夫的鐵劍是容易接的！」

他的鐵劍長達四尺五寸，又寬又厚，通體黑色，說它是劍，倒不如說它是鐵棒來得恰當，這是一把重劍，是以力取勝的重劍，但不知是否仍保有劍術上的特色？

鐵劍飛星齊大同大叫一陣之後，却是按劍不動，他心中恨極了史如松，却還自重身份！

史如松可就不再客氣了，一聲：「看劍！」生化如意鉸勢化劍招「指鹿爲馬」，先刺大腿，然後劍尖一挑，改取丹田大穴。

鐵劍飛星齊大同出手一式「橫掃千軍」，簡簡單單的就把史如松的一式給化開了。

史如松微微一笑，道：「鐵劍重氣，也不過爾爾，現在你就嚐嚐在下快劍的味道了。」

「了」字出口，手中劍勢如虹，嗖！嗖！嗖！一連七劍，劍劍生花，在鐵劍飛星齊大同劍中避虛取實，殺得鐵劍飛星齊大同連連後退，在史如松七劍之中只還了三劍，由於劍身又重又長，在史如松快劍之下，反而失去了威勢。

史如松劍式一出，有如行雲流水，先縛住了鐵劍飛星齊大同的手脚，接着一式「火中取栗」，劍頭倒垂而下，直扣鐵劍飛星齊大同握劍手腕。

生化如意鉸轉了彎，大出鐵劍飛星齊大同意料之外，一時招架避讓兩難，不棄劍就斷腕，不容鐵劍飛星齊大同另有第三條路的選擇。

棄劍雖然丟人，但總比斷腕來得好，何況斷腕之後，鐵劍還是一樣要落地，一樣要丟人。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聲暗笑，咬緊鋼牙，五指一鬆，放棄了鐵劍，但見右腕一翻，七點寒星暴射而出！

七點寒星射出的角度，極其佳妙，都是對方守無可守的死角，這，就是鐵劍飛星的飛星絕技！

史如松沒想到他的飛星暗器這時出手，微微一震之下，手中生化如意鉸一點，使了一招「火樹銀花」將鐵劍飛星齊大同發來七點寒星齊皆鉸得粉碎。

他不是擊落，而是鉸碎，鉸碎的工夫又是更高一籌。

距離既近，出手又準又狠，居然傷不到人，鐵劍飛星齊大同這還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怪事，愕然大驚，神情爲之一楞！

就他微一失態之下，史如松的生化如意鉸，已是金光一閃，在他左右「肩井穴」上各自打了一下，肅然道：「老前輩，你的『肩井穴』已被晚輩用奇門手法封死，請你帶我去看看你的寶庫。」

鐵劍飛星齊大同鬚髮皆張，又驚又怒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原來存心不良。」

史如松正色道：「老前輩放心，在下不會要你鐵星山莊一分一毫，我只是取回我的『日月玉玦』，你還是帶在下到你寶庫之中去的好。」

鐵劍飛星齊大同昂然道：「老夫敗在你手中殺剮任便，要想進入老夫寶庫，休想！」

史如松厲聲道：「殺你這種貪夫又有何妨，哼……」生化如意鉸一抬……

那邊季月眉已是奮不顧身的撲了過來，叫道：「不要殺我公公，我帶你進寶庫去就是。」

史如松左手一揮，發出一股勁力，擋住了猛撲過來的季月眉，同時，右手一張，收回了生化如意鉸，身形一轉，轉到鐵劍飛星齊大同身後，喝道：「走！」

鐵劍飛星齊大同眞是一個固執的老人，雙脚柱立在地上，搖頭道：「老夫說不走，你就殺了老夫也不走。」

季月眉大叫道：「少俠，請你不要逼我公公，你祇不過要進入寶庫而已，小婦人帶你進去就是。」

殺人不過頭點地，既然有人答應帶史如松進入寶庫，應該說是不成問題了，可是史如松不是別人，他一眼就看出那季月眉這女人不是簡單的女人，這種女人什麼事做不出來，他自是不願在這些地方有所失閃，當下一搖頭道：「齊老前輩的寶庫，自應由齊老前輩陪同進入……」

話聲一頓，目光一轉，望着那神情憤

慨，又無可奈何的青衫客君向平又說道：「同時，也請你和前輩一同入庫，作個見證！」

鐵劍飛星齊大同還是僵持到底地吼道：「老夫不去。」

史如松冷笑一聲道：「不走只怕也由不得你了，請！」左手一伸，搭在鐵劍飛星齊大同肩頭上，內力一吐，推動鐵劍飛星身子向前走去。

鐵劍飛星齊大同既然一百個不願意，可是身不由己，由不得他不願意！

季月眉一揚頭，走在最前面，青衫客君向平跨步走在鐵劍飛星齊大同前面。

四人穿堂過屋到了最後一進，季月眉打開一扇門，道：「本莊寶庫設在房子下面，由此門下去，連過三道鐵門就到了，現在是少婦人先下去呢？還是……」

史如松道：「現在請你先下去……」

「大哥，放了齊老前輩，咱們走！」史如柏忽然冒了出來，阻住了史如松。

史如松一怔道：「二弟，你來得正好，你……」

史如柏道：「大哥，小弟有話和你說，你先解開齊老前輩穴道，咱們到外面去說。」

史如松曉得史如柏不是沒有分寸的人，當下一抬手解開了鐵劍飛星齊大同穴道，兩人齊向齊大同一抱拳，道了一聲：「得罪了！」不待鐵劍飛星齊大同有任何表示前，雙雙一幌身，以極快的身法，出了鐵星山莊。

出了鐵星山莊，史如松道：「二弟，你有何發現？」

史如柏道：「大哥，你道齊老莊主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

史如柏道：「他老人家就是我們的爺爺！」

史如松一楞道：「老二，你沒有弄錯吧？」

史如柏道：「大哥，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史如松不會不瞭解史如柏，這種話實在不該從他口中說出來，史如松訕訕的一笑，道：「你不知道，他們的手段實在有點下流……」接着把剛才動手的情形說了一個大概。

史如柏道：「你不能怪爺爺，問題只怕是出在那季月眉身上。」

季月眉確實有問題，史如柏怎會一口道中其中隱密呢？在史如松的想法中，實在是大惑不解，不免愕然道：「你怎樣知道？」

史如柏遞給大哥一本黑色的本子道：「你看看這個本子就知道了。」

本子裏面寫得清清楚楚，水月莊自把季月眉送進鐵星山莊大門之後，就有一套奪產計劃，除了那套奪產計劃之外，又有一套如何排除天香妃子史香蘭母子的計劃，看了這二個計劃之後，可說眞像已經完全大白。

他們母親和自己的一切遭遇，都是水月莊陰謀野心之下的犧牲者。

兩人相對默然有頃，史如松忽然道：「我們的父親爲什麼不說一句話呢？」

史如柏道：「因爲他已經瘋了。」

史如松忽然失驚，道：「啊，莫非他就是我們的父親。」

史如柏一笑道：「你見過他了。」

史如松道：「我在鐵星山莊見過一個瘋子，只不知是他。」

史如柏一嘆道：「情勢如此，我們要從長計議一番了。」

史如松道：「這些內情，眞是出你意料之外，我剛才對爺爺的氣惱，如今想來却是不安之至。」

史如柏安慰史如松道：「身份未明，雖然失敬，那也不能怪你，大哥何必放在心上，來，小弟還有一個朋友，請你見一見，他對季心杰認識最是清楚，小弟這次的收獲，也是得自他的指點。」

史如松大喜道：「他在那裏？」

「就在前面一座破廟之內。」

破廟不遠二三里地就到了，遠遠只見廟中正有兩個人在刀光劍影中打得難解難分。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正是黑心秀士白子山，女的，史如柏却是不認識，但史如松認識，因爲她就是史如松的朋友燕青。

史如柏一指那男子道：「那就是小弟的朋友黑心秀士白子山。」

史如松一笑道：「那女的正是小兄的朋友燕姑娘。」

兩人哈哈一笑，齊身飛落在黑心秀士與燕青之間，道：「別打了，都是自己人，快停手吧。」

燕青見了史如松，心裏高興，高興中却又使起了小性子，嗤笑一聲，說道：「我們言明要打五十招哩！」却還是不願住手。

黑心秀士白子山却已退出一丈開外，笑道：「姑娘要打留在下次再打吧。」

史如松馬上替燕青介紹道：「燕姑娘，這是我兄弟史如柏，這位是……。」

史如柏接口道：「這位是黑心秀士白子山白前輩。」

燕青尖叫一聲道：「什麼？這種黑頁心的朋友，你們也交？」傳統的嫉惡如仇脾氣，直直率率的爆了出來，她也不管黑心秀士白子山聽了心裏如何感受。

史如柏連忙道：「燕姑娘是口直心快，白前輩請不要見怪。」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大笑，道：「老夫惡名在外，願者上鈎，笑駡由他笑駡，好壞我自爲之。史老弟，老夫那會和小娃娃一般見識。」

燕青「呸！」的一聲，道：「不要鼻子。」

史如松連忙亂以他語，道：「青妹，你怎麼也來了？」

燕青道：「小妹想起一人，所以趕來帮你的忙……」換了一口氣，不待史如松開口，接着又道：「你不是要找鐵星山莊麼，小妹正好認識他們少奶奶，而且也有一點交情，我去替你說說，也許眞能替你把『日月玉玦』要回來。」

史如柏道：「燕姑娘，您來得眞不巧，我大哥已經和季月眉反臉成仇了。」

燕青很有信心的一笑，道：「沒有關係，只要不打死他們的人，憑我娘的面子，他們也不會再與你們計較。」

史如松搖頭一嘆道：「你可是把你娘

的信物也帶來了。」

燕青道：「家母放心不下，所以把信物也叫小妹一起帶來了，季阿姨欠過家母的情……」

史如松一笑，打住燕青的話聲，道：「青妹，讓小兄說句心中臆測的話，不知你相不相信？」

燕青斜着螓首一皺秀眉，沉思了片刻，說道：「你不相信家母對季阿姨的影响力？」

史如松道：「我是說令堂的被人捉弄，只怕你們季阿姨大有關係。」

燕青一震，道：「此話怎講？」

史如松道：「小兄只問你相不相信我的話？」

燕青不加思索地道：「我相信你的話，可是，他們的私交很好呀！」

史如松道：「令堂與你們那季阿姨的交情只怕靠不住，說穿了，你們都受了她的利用。」

燕青道：「這怎樣可能呢？」

史如松道：「我給你看件東西，你就知道了。」說着向史如柏要過那本小本子，翻到有關部位，遞給了燕青。

燕青看了一陣，臉色大變道：「該死的季心杰，看來他們果然是虛情假意，目的只在利用我們……你們這本子是那裏來的？」

史如柏道：「從季心杰密室中取來的，而這個秘密正是這位白前輩所相告。」

燕青重新打量了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眼，搖了一搖頭說道：「他只怕也沒安着好心。」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一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老夫自有老夫的計較，但對史氏昆仲却是有利無害。」

忽然，史如柏雙目一睜，盯着黑心秀士白子山道：「白前輩，你眞的就是黑心秀士麼？」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怔道：「老弟，你怎麼問出這種話來，老夫不是黑心秀士，誰是黑心秀士？」

史如柏道：「晚輩看你不像。」

黑心秀士白子山瞪目道：「你見過黑心秀士？」

史如柏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那你憑什麼認爲老夫不是黑心秀士？」

史如柏笑而不答，却轉問史如松道：「大哥，你說小弟的推想對不對？」

史如松點頭道：「小兄雖然和白前輩初次見面，但我也覺得白前輩有點不像黑心秀士。」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大笑道：「你們在胡說八道些什麼，老夫懶得和你們磨牙了。」忽然身形陡起，投入樹林中不見。

燕青笑道：「他眞不是黑心秀士，心虛逃跑了。」

史如柏緊鎖雙眉道：「他會是什麼人呢？怎麼杜姥姥也沒看出他不是黑心秀士呢？」

燕青見史如柏喃喃自語，不由笑道：「史二哥，你在唸什麼消食經？」

史如柏放懷一吁道：「別分心二用了，他是誰並不重要，目前我們該如何面對事實才重要，大哥，你說怎樣辦好？」

史如松沉吟了一下道：「解鈴人還是繫鈴人，第一步先對付季家人，第二步，把父親的病醫好，這二大關碍一清，其他的，不難迎刄而解。」

史如柏一皺眉頭道：「奇怪，季心杰到鐵星山莊來了，怎會不見他。」

史如松道：「明裏有他妹妹，他自己也許藏在暗中了。」

忽然，燕青一笑道：「你們兄弟慢慢捉摸吧，小妹可要走了。」她顯然心裏打好了主意，更有怕他們老弟阻攔的意思，話聲尚未說完，身子已然飄了出去……

史如松忙叫道：「青妹，你要到那裏去？」

燕青笑着道：「你猜？……」人影再閃，飛得更快更遠了。

史如柏皺起雙眉道：「她不會誤我們的事吧？」

史如松道：「她很聰明，我想她定有她的主張。」

史如柏一笑道：「大哥，你們兩個人很要好吧。」

史如松點點頭道：「看來是的。」

史如柏哈哈大笑道：「什麼叫看來是的……」

史如松道：「這……我就說不上來了。」有人說：「戀愛中的人，不是瘋子就是傻子。」史如松可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却也說出這種不聰明的話來，難道他也眞的愛上燕青了。

史如柏忽然暗暗吁了一口氣，先是漲紅了自己的臉，然後又畏畏縮縮的叫了一聲：「大哥……」

史如松腦子裏巳閃動着燕青嬌媚的神態，神不守舍的慢聲應道：「嗯……」

史如柏望着史如松，壯起胆子認眞的道：「小弟和金家姊妹也很要好啦……」

史如松聞言一震，然後收神一笑道：「好兄弟，我就知道你定能收服她們姊妹，眞是恭喜了。」

原來什麼話都不必說了，可是欣喜中的史如柏却還想表示他的一份歉意，叫了一聲：「大哥……」

史如松搖手道：「各有姻緣，不羨人，兄弟別說了！」

史如柏道：「原來……」

史如松大笑道：「什麼原來不原來，咱們兄弟的鼻子可是任人牽着走的。咱們還是談正事吧！」

史如柏話題一轉道：「大哥，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一個瘋子？」

史如松道：「就在鐵星山莊附近，當然我也沒有注意他，你談起爹巳經瘋了時，我才有此聯想。」

史如柏道：「不管是與不是，我們去找他看看。」

史如松一指道：「不用去找了，他來了……」

可不是，正有一個瘋子拖拖拉拉從一株大樹後面轉了出來，口中嘻嘻哈哈，一路跳一路蹦，手中舉着一物，搖搖擺擺而來。

雖然，這是一個有人照顧的瘋子，身上雖然有不少泥汚，但所穿的衣服却是上等品質，而且有些地方還非常乾淨，顯見有人替他經常換洗。

瘋子越來越近，他手中握着的東西，也可以看清了。

史氏兄弟齊皆一震，不約而同的驚呼出聲道：「日月玉玦！」

史如松閃身而上，伸手把「日月玉玦」攫到手中，仔細一看，正是他自己的那一塊。

接着，出手一指點了那瘋子的一處穴道，輕輕托着他放在地上。

因爲，這瘋子很可能就是他們父親，他們可不能沒有分寸，落下無盡的悔懊。

瞽問，樹叢中有人一閃而沒，史如柏一聲輕喝：「那裏走！」飛身撲了過去。

那是一個莊丁，鐵星山莊的莊丁，那莊子見史如柏身法奇快，自己這點點藝業，逃戰都不可能，他倒有點胆識，當下回轉身形，面對着史如柏雙拳一抱道：「公子可是招呼在下？」

人家以禮相敬，史如柏可就出不了手，怔了一怔，道：「請問，這瘋子是什麼人？」

那人道：「他乃敝莊少莊主。」他就是鐵星山莊的人，把自己的身份也點出來了。

史如柏道：「那你爲什麼要逃跑？」

那人一笑道：「敝公子遇難，在下回莊報訊，難道有何不當。」

當然沒有什麼不對，史如柏一怔，却答不上話來了，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在下兄弟有話請教兄台，請兄台過去一談如何？」

那人笑了一笑，道：「只怕在下不去也不行吧。」

史如柏道：「還沒請敎貴姓？」

那人道：「敝姓齊，公子叫我齊兄好了，你們沒有傷着大叔吧！」加快脚步，走到了少莊主齊俊峯身前。

當他看淸史如松時，臉色大變道：「是你！」

史如松道：「不用怕，我們不會胡亂傷人。」

史如松在鐵星山莊連傷二人，（事實傷人的人雖然不是史如松，但沒有人不認爲史如松不是傷人的人。）他可算是在場之人，當下冷笑一聲，道：「在下知道，怕也沒用，算在下倒霉好了。」

史如松不願多作無用的說明，冷冷的道：「你知道就好。」

便不再理會他，接着自己動手，解開齊俊峯身上衣服，仔細檢查了一遍，却也找不出任何異狀，接着，單掌向他背心穴上一落，度入一道眞元內力，在他體內遊走起來。

他懷疑齊俊峯的失心發瘋是人爲的結果，所以先檢查了再說。

一陣檢查下來，史如松滿頭汗水，却是蹙着眉頭不說話。

史如柏道：「大哥，如何？」

史如松道：「你來看看。」

史如柏接着替齊俊峯檢查起來。

史如松却把齊元叫過一邊，問道：「你們少莊主發瘋有多久了？」

齊元眨了一眨眼睛道：「在在下沒有照顧他以前，他就瘋了。」

「你照顧他有多少年了？」

齊元道：「在下十六歲時起開始照顧他，算來已有十年了。」

「老夫知道，他巳經瘋了十七年八個月了。」悄沒聲的黑心秀士白子山忽然現身出來。

史如松道：「你怎樣知道？」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因爲是老夫使他瘋的。」

史如松心中震怒到了極點，星目一翻，眞恨不得馬上把他置於死地，當然他不是這樣不知自制的人，眼看怒火巳經燒紅了雙目，忽然，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硬把胸中那腹怒氣壓了下去，冷肅的道：「你不會沒有理由吧。」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當然有我的理由。」

史如松說道：「希望你的理由站得住脚。」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他惡名昭彰，罪該萬死，早就該凌遲處死，老夫留他一命到今天，也就等的是今天。」

他顯得很激動，竟也忘了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而放胆批評起齊俊峯來。

史如松本想笑罵他幾句，但見他面色嚴肅，一副凜然難犯的樣子，不免搖了一搖頭，再也說不出挖苦他的話了。

這時，史如柏巳替齊俊峯檢查完畢，挺身站了起來，走向他們道：「前輩，你說這種話，是不是過份了一點。」他當然也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昂頭，道：「是人就有數說他的資格，何况老夫。」

史如柏忽然錯步而上，抓住黑心秀士白子山胸口衣襟，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從實道來。」

黑心秀士白子山人被提得雙脚離了地，却是毫無懼色，冷蔑的笑道：「你們原來也不過如此。」

史如松忙叫道：「兄弟，快放下白前輩。」

史如松要有自己的主張，畢竟還是年輕人，年輕人就有年輕人的火氣，是誰也忍受不了一個惡名昭彰的人指摘可能是自己父親的人，史如柏出手一抓，正是火頭上，當他出手抓起黑心秀士白子山之後，他可也心中一動，暗叫了一聲：「錯也，這出手一抓之後，可騎虎難下了也……」

正好，史如松的喝聲出了口，史如柏暗中吁了一口氣，將黑心秀士白子山放落地上，道：「人家巳是瘋癲之人，神智不清，有口難辯，你要逞口舌，也只是一面之情，不足爲信，更不成爲其理由。」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老夫自有敎你們心服口服的辦法。」

史如松說道：「難道你能叫他俯首認罪？」

黑心秀士白子山「哼！」了一聲，道：「這有何難。」

接着伸手懷中，取出一顆丸藥交給史如松，命令他道：「給他服下去，然後，依序用『三元指』點他人中，陽谿、列缺、大陵、神門、湧泉、中脘等七穴，用力不可用强，三七指可也。」

「他怎樣知道自己『三元指』的神功？」這種意念在史如松腦中一掠而過，可是這時他沒有時間多想下去，照着他的法子救人要緊，將丸藥給齊俊峯服下之後，

立時運起神功，運轉「三元指」力，如言點了齊俊峯七處穴道。

齊俊峯在地上一動不動的躺臥了一盞茶時間左右，大叫一聲跳了起來，接着神情愕然道：「這是什麼地方？」話聲清楚得很，與從前完全變了一個人，他的神智已經回復過來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向前一步，面對面的道：「白子山，你可認識在下？」

他呼聲出口，史氏兄弟已是驚愕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原該是齊俊峯的瘋子，望着黑心秀士一震，接着一連揉了一陣眼睛，「啊！」聲，道：「你…你……莫非就是齊兄。」

敢情，這轉眼之間黑心秀士白子山的容貌與原先已經有了不少變化，不大像從前那黑心秀士了。

史氏兄弟不是笨人，就那二句話中，他們已恍然大悟，知道誰是誰了。

原來，一向被認爲齊俊峯的瘋子，却是惡名昭彰的黑心秀士的白子山，而一向在水月莊做總管的黑心秀士白子山却是道道地地的劍公子齊俊峯。

時間，被這突然出現的眞像凍結了片刻，那站在一旁的齊元，忽然大叫一聲，指着齊俊峯道：「您……您……就是少莊主……」

齊俊峯點頭道：「你叫齊元，我知道，你很好。」

齊元又是一聲大叫，回身跑了出去：「元兒回去禀報老莊主去。」

齊俊峯喝道：「齊元回來，不准洩露隻字。」

齊元拖着步子，不甘不願，迷迷惑惑的走了回來。

齊俊峯的目光轉到了史氏兄弟身上，史氏兄弟也注目望着他。三人都是口齒欲動，但誰都沒有說出話來。

他們本該就此父子相認，可是，他們又不敢就此父子相認，因爲，他們誰都拿不準，對方會不會就此承認自己的身份，而接受自己。

何況，他們的關係，也只是彼此心中的瞭解，並無鐵證，如此相認，未免太草率。

初回神智的黑心秀士白子山可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身形陡射，急掠而逃。

史如柏暴喝一聲道：「那裏走！」移形走位，身形一瀉而出，後發先至，已阻去了黑心秀士白子山去路。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轉身，對面又是史如松。

黑心秀士白子山神智初復，折騰了十幾年的武功，却不可能完全恢復，偷逃不成，他却不願自已吃眼前虧，雙手一垂道：「老夫不抵抗。」

史如松道：「不抵抗也要點你穴道。」出手用獨門手法一連點了他三處穴道，此人狡獪多智，千萬大意不得。

這時，齊俊峯也已是走了過來，長嘆一聲，道：「兩位少年英雄，老夫甚是欣慰。」

史如松史如柏兄弟對望了一眼，心意互通，雙雙長揖到地一禮，齊聲道：「晚輩叩見老前輩。」

齊俊峯便拉住他們兩人，眼中淚水奪眶而出，一鬆手放開史氏兄弟，扭頭頓足道：「走，我們找季心杰去。」

史如松道：「前輩，請留步。」

一聲前輩，把齊俊峯激動的心情，叫得一冷，緩緩回身道：「少俠，你……」

史如松道：「如果他藏身在鐵星山莊之中，還是不去找他的好。」

「爲什麼？」齊俊峯迷惑了。

史如松道：「投鼠忌器，因此毀了鐵星山莊與驚擾了齊老前輩，都是非善善之道。」

齊俊峯點頭道：「依你之見呢？」

史如松道：「把他們調出來，他們再有鬼蜮技倆也就使用不出來了。」

齊俊峯眉開眼笑道：「對，對！就這樣辦。」

史如松沉思了一陣道：「季心杰藏在鐵星山莊，莫非，莫非，他隱身於莊中人衆之中……」

齊俊峯點頭道：「你想得一點不錯，再想想，他在鐵星山莊的身份是什麼？」

聰明人一點就透，史如松笑着道：「他莫非異地而處，也當上了鐵星山莊的總管。」

齊俊峯大聲讚道：「孩子，你說對了，鐵星山莊的總管秦中豪。」他心中高興，忍不住把「孩子」兩字也叫出了口。

話聲出口，齊俊峯面色一窘，流目向史柏如望去，史如柏並無怪責之意，他這才暗暗吁了一口氣。

史如松目光落在齊元身上道：「齊兄，這件事可要你帮忙了。」

齊元應聲道：「公子就有所差，齊元萬死不辭。」

史如松道：「齊兄，請你回去禀報老莊主，就說你們少莊主已被在下擄去，如果老莊主問起詳情時，就說另外還有一個野藥郎中和我們兄弟在一起。」

齊元道：「就這幾句話麼？」

史如松道：「就這幾句話夠了，不要多說什麼，以免露出破綻。」

齊元道：「也不要告訴總管？」

史如松道：「他不同，你不用特意向他討好。」

齊元道：「在下知道了。」向齊俊峯又行了一禮，轉身大步而去。

齊俊峯伸手提起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季心杰不是好對付的人，你們隨我來，老夫有一處地方，可得天時地利之便。」

那是一座隱秘的山洞，裏面飲食之物，一應俱全，顯然，齊俊峯經常在這裏落脚。

這洞府裏面支道很多，縱橫交叉，密如蛛網，不知途徑之人，最易迷失。

齊俊峯有的是時間，當然摸得很熟，而且還下了一番工夫，安置了很多暗記，當然，他也把這些暗記告訴了史氏兄弟。

史如柏笑道：「這裏眞是好極了，他能找得到這裏麼？」

齊俊峯道：「鐵星山莊養了幾條異種獵狗，最擅追踪覓跡，你不要怕牠找不到我們。」

史如松微微一怔道：「那麼，他們爲什麼一直沒有發現這地方呢？」

齊俊峯笑笑道：「因爲他們一直沒有

懷疑過老夫的存在，自然也不會發現臥榻之旁有人酣睡，何況，老夫加用了一些藥物，迷失了他們那靈犬的嗅覺，他們自是不會發現這地方，現在，情形就不同了，我們正要他們找來呢！」

史如松一笑道：「前輩對藥物很有研究。」

齊俊峯搖頭苦笑了一聲道：「說不上研究，只是知道一些怪方子而已。」

史如松疑惑地道：「你老人家只知道一些怪方子，難道你對付黑心秀士白子山的手段，也只是略知一二之謂。」

齊俊峯搖搖頭，接着長嘆一聲，道：「其實在未制住黑心秀士白子山之前，老夫對於藥物之體認，可說是一竅不通，這些怪方子，原本都是黑心秀士白子山平日用來害人作惡的手段，是老夫制倒他之後，才從他身上得到的，老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後，老夫也就取代了他的一切。」

史如柏輕念一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接着一笑道：「那是說那黑心秀士白子山原本想把你老人家治成瘋子，却自吃惡果，自已反而被你老人家治成了瘋子。」

齊俊峯點頭道：「正是如此，他本來想害老夫，却被老夫識破了他的用心，動手之下，他被老夫擒住了，老夫恨他到了極點，於是不惜在他身上用了錯骨分筋手法，從他口中問出了許多事情，老夫當時心中一動，便將計就計，用他準備害我的藥物，把他治成瘋子，然後又用他自已的易容藥物，易容爲我，而我，也就取代了他的身份，其後成了黑心秀士白子山，而打進了水月莊，這時，季心杰謀我之心正急，長日留在鐵星山莊，也給了老夫一個機會，在他水月莊打下了基礎。」

史如柏莞爾一笑道：「這才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齊俊峯悻悻的一嘆道：「他明我暗，照說老夫已是佔盡了上風，只因他有一座萬年密室，保住了所有的害人秘密，以致蹉跎歲月，一拖就是十幾年，要不是你破了他的密室，老夫眞要抱恨以終了。」

目光望着史如柏，柔和之中，充滿了滿足欣慰之色，史如柏瞭解他的心情，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想不出什麼話好說，什麼話說得最妥貼，只有俊臉一紅，避開了他的目光。

史如松看得心中一陣激動，輕咳一聲，道：「老前輩，晚輩心中有一個大問題，有請前輩指教。」事情總要說開的，現在時地都相宜，正是交心的最好時機。

齊俊峯一股突發的欣喜，在臉上現了出來，含笑道：「有什麼話，請說！」

史如松面色一正，肅然道：「老前輩可識得天香妃子史老前輩。」嚴肅的語氣中，跳躍着親情的呼號。

齊俊峯也是面容一肅，道：「她就是亡妻。」

史如柏冷然道：「那鐵星山莊的那位季月眉又是前輩什麼人？」語氣之中，却增加了一分怒氣。

齊俊峯長嘆一聲，道：「老夫心目中從來沒有過她，但她却是老夫名份上的妻子。」

史如柏接着更尖銳的問道：「既有妻室，又生異心，老前輩豈不誤人誤已。」

齊俊峯道：「兩位有所不知，老夫與天香妃子相識在先，苦戀在先，議婚亦在先，只因家父對天香妃子誤會甚深，堅不允婚，並强迫老夫娶了季氏女，致有這二十多年來的不幸。」

從前男女婚嫁，父母之命，乃是天經地義之事，聰明多智如史氏兄弟，也說不出他的不對之處。

史如柏長嘆一聲道：「後來天香妃子被人加害追殺，老前輩何以不加援手？」

齊俊峯大叫一聲，激憤的道：「誰說老夫不加援手，老夫聞訊赴援，中途被人所困，苦戰三日三夜，趕到天香妃子住所時，聽說天香妃子已然被害喪身。」

史如松不客氣的道：「你就這樣容易被騙上當？」

齊俊峯淚水盈然道：「不是容易被騙上當，因爲當時情景太眞切了，而且還是老夫親手替她埋入土中……」

史如柏不禁大叫一聲，道：「有人代死……」

齊俊峯點頭道：「她的貼身丫頭代了她一命，換得了她幾年痛苦的餘年，但却害得老夫成了無情無義之人，當老夫明白眞像時她却眞的離開了這殘酷的人間。」

史如松道：「天香妃子在松桃遺下二子之事，老前輩不知道？」

齊俊峯道：「天香妃子死後才知道，因此，老夫才找來榴花娘子落戶松桃，名爲放長綫釣大魚，實則暗寓保護朱氏大恩人之意。」

史如柏聽得一怔，說道：「那金氏姊妹呢？……」

齊俊峯道：「她們都是好人家的女兒，因黃河缺口，家人離散，老夫收容了她們，也花了一番心血教育他們，她們倒沒有教老夫失望。」臉上添上了一抹笑容，和一絲安慰。

史如松望了史如柏一眼，史如柏搖了一搖頭，史如松接着躬身向齊俊峯行了一禮，肅然道：「晚輩兄弟就是天香妃子之子……」

齊俊峯點頭接口道：「老夫知道，……老夫知道……」雙手都伸出來了，只等史氏兄弟進一步的表示。

史如松悽然道：「先母心志皆苦，晚輩兄弟身爲人子，她老人家生前，晚輩兄弟不能一睹慈顏，她老人家死後，又未能迎葬相慰，慈意遺志如何，晚輩兄弟亦尚未獲知，請老前輩寬恕晚輩兄弟無狀，暫時不敢拜認之罪。」

齊俊峯收回兩手，點頭慨嘆道：「你們想得遠，說得是，香蘭有子如此，九泉之下亦當含笑瞑目矣，老夫慚愧，老夫慚愧。」

好尷尬的場合。

史如柏眉毛一動，叫道：「我到鐵星山莊看看動靜去。」轉身向外面走去。

這時，外面却傳來了一陣脚步之聲，史如柏一楞，收住了身形。來人脚步聲只是一人，步伐穩定而輕快，顯見胸中並無惡念，這會是什麼人呢？

「來人可是車啓亮兄？」齊俊峯出聲招呼起來。

史如松史如柏一聽來人是三指金車啓亮，心中齊皆一喜，只見三指金車啓亮已現身出來。

三指金望着他們一笑，道：「恭喜！恭喜！你們父子已經團圓了。」

齊俊峯苦笑中，搖了一搖頭道：「東西帶來了沒有？」

三指金車啓亮暗暗一皺眉頭，臉上却還是帶着笑意，道：「帶來了！」

說着，從背上解下一隻背包，打開背包，裏面是一隻長約一尺五寸，寬約一尺，高約五寸的黑色盒子，盒子加了鎖，縫口封了油泥，鎖未開，油泥未動，盒子自是也沒開啓過。

三指金車啓亮指着那盒子向史氏兄弟道：「如松如柏，這就是你娘所遺留的寶盒，車伯伯替你們取出來了！」

他怎能取到手呢？這雖然是一個問題，但史氏兄弟沒有表示任何疑惑，因爲他們都不笨，不必問也都看得出來。

三指金車啓亮與齊俊峯有了聯絡，要取用「日月雙玦」自是不成問題，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三指金車啓亮接着面色一正，又道：「你們娘的遺物，老夫是替你們取來了，當作你們父子的面，老夫爲證，你們兄弟拜啓吧。」

史如松史如柏兩人的眼淚一瀉而出，心中悲痛，哀聲叫了一聲：「娘！」撲身拜倒，向那盒子拜了三拜！

史如松是老大，由他啓封。他把盒子雙雙托在手中，俊目凝光，注在盒子之上，內力一吐，已傳到盒子之上，隨即輕喝一聲：「開！」

盒子上的鎖「噹！」的一聲，自動一跳而開，落向地上，封口油泥，也剝脫了下來。

史如松把盒子放回地上，又拜了一拜，然後恭敬的打開盒蓋。

打開盒蓋迎面便是一封大紅封套，上面寫着：「留付如松如柏兩兒。」

封套裏面，是一張素箋，素箋上令人驚心悚目的只有八個方字：「娘要正名，兒要歸宗！」

其他的遺言，便是盒中寶物的分配和說明，在他們眼中就算不得什麼重要了！

天香妃子史香蘭對齊俊峯還是一往情深，並沒有半點微言，史氏兄弟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如果，天香妃子史香蘭有什麼令屈不滿之事，史氏兄弟寧可永遠姓史，也絕不會絲毫含糊的！

齊俊峯看後，老淚縱橫，大哭出聲，說道：「蘭妹！小兄好恨！好愧啊！」

史如松向史如柏一使眼色，向齊俊峯拜倒道：「孩兒叩見父親。」

齊俊峯雙手拉住如松如柏破涙爲笑道：「孩子，快快起來，折殺爲父了。」

史氏兄弟再次叩首道：「娘的遺志，請你老人家作出成全。」

齊俊峯肅然道：「爲父愧對你娘，你娘却情深如海，爲父誓必以正室之禮，將你娘之靈迎回鐵星山莊。」

史如松史如柏再次拜謝道：「多謝父親。」

齊俊峯想起史香蘭的情深似海，看着眼前這一雙英姿挺拔的兒子，那還忍得住感情的激盪，不由得抱住史氏兄弟嚎啕大哭起來。

三指金車啓亮鼻子一酸，大吼一聲，道：「別哭了，有人來了。」

有沒有人來，天知道，他的本意只是想因此打住他們父子傷痛的情緒，但，當齊俊峯他們聞聲一震，收住哭聲之後，耳中隱隱傳來陣陣犬吠之聲。

齊俊峯揮袖拭住涙痕，道：「你們請到洞外去應付他們，爲父稍後再出面。」

洞口原來是一片亂草，穿出亂草是一條乾涸河床，河床之中亂石如卵，寸草不生。犬吠聲由下游而上，先是一條黑點猛衝而到，接着後面是一大羣人影。

好多的人，約莫有四五十人。

老莊主鐵劍飛星齊大同怒氣冲冲的走在最前面，但人羣中叫聲最高的，却是少奶奶季月眉的聲音。

史氏兄弟挺身站在一塊石頭前面，三指金車啓亮就站在一旁！

彼此目光相對，鐵劍飛星齊大同一揮手中鐵劍，指揮大家停了下來。

然後，戟指着史氏兄弟大聲喝道：「小輩，你們的胆子眞不小，快把人交出來，老夫饒你們不死。」

他可是兄弟兩人的祖父，現在又認了父親，當孫子的可眞有點不好答話，兩人微微的皺眉頭……

三指金車啓亮却在一陣笑聲之中接話道：「人是晚輩留下來的，前輩要人，應該問晚輩才是。」隨着話聲，他跨步而出，走到了前面。

鐵劍飛星齊大同雖然早就看到了三指金車啓亮，可根本沒有注意他，這時他挺身而出，老眼一睜，才看出他似曾相識，霜眉一掀，道：「你……。」

三指金車啓亮雙手抱拳道：「前輩久違了，晚輩車啓亮有禮。」

鐵劍飛星齊大同對三指金車啓亮成見極深，總以爲愛子與天香妃子史香蘭交往，完全是車啓亮從中使壞，他可是一個耿直成性的人，喜惡之間，完全掛在臉上，當下臉色一冷，「哼！」了一聲，道：「你把老夫的兒子害得還不够慘，又來做什麼？」

突然，一聲尖叫：「還我丈夫來！」季月眉的身子就像箭一樣，直向三指金車啓亮射到。

她突然發難，來勢奇快無比，手中長劍直取三指金車啓亮胸前大穴。

三指金車啓亮的功力原不比季月眉差，但却比不上季月眉的狠毒，放開手來一招一招比劃，三指金車啓亮絕不會輸，但在特殊情形之下，三指金車啓亮，絕拚不過季月眉！

季月眉就抓住三指金車啓亮與齊大同問答之際，來了這一招奇兵突出，其實，她的劍比人快，人更比叫聲快，叫聲出口之際，劍鋒已到了三指金車啓亮胸前大穴不足半寸之處。

三指金車啓亮欲避無及，暗嘆一聲，只有閉目認命。

這是要命的一擊，三指金車啓亮必死無疑。

但世間事，也並不盡然，必死無疑的

三指金車啓亮並沒有死，倒是欲置三指金車啓亮死地的季月眉口中忽然發出了一聲慘號，身形倒翻而退，她退身的時候，少了一條手臂，一把劍。

是誰動的手，沒有人看出來。

其實不用眼睛看，想一想，就該知道這是史氏兄弟的傑作，除了他們兄弟，別人功力再高也遠水救不了近火。

三指金車啓亮冒了一身冷汗，收回了驚魂。

鐵劍飛星齊大同對這個兒媳婦可是歡喜到了極點，因爲「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季月眉爲了遠大的目標，在鐵劍飛星齊大同面前，不但乖得不得了，而且也孝順得不得了，所以，把鐵劍飛星齊大同的一顆心完全抓在掌中！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見兒媳婦受傷，火爆脾氣一炸，大喝一聲：「小子，該死！」鐵劍一揮，撲了上來。

史如松暗暗囑咐弟弟史如柏道：「兄弟，你注意防範爺爺被暗算，我來把他請進來！」

鐵劍飛星齊大同要找的可是三指金車啓亮，那知三指金車啓亮一縮身，迎面站着的却是史如松。

鐵劍飛星齊大同長眉一橫，鐵劍一掄而出，喝道：「小子，你也該死！」

史如松不便向老爺爺開口，只有悶聲不響，出手一揮生化如意鉸，架住鐵劍，接着，左手突然點出一指，點在鐵劍飛星齊大同「七坎」大穴之上。

史如松爲人對敵，講究速戰速決，他與鐵劍飛星齊大同對過一次手，有過一次對手的經驗，便抓住了他出手一劍的破綻之後，一招取勝。

史如松雙手一搭鐵劍飛星齊大同雙肩，喝了一聲：「走！」便把鐵劍飛星齊大同，向草叢之內帶去！

「磁！磁！磁……」接着地面果然有不少寒芒射向鐵劍飛星齊大同。

史如柏冷笑一聲：「來得好！」手中生化如意鉸一揮而出，迎着那些寒芒一捲一鉸，把飛來寒芒，齊皆用內力吸在生化如意鉸之上了。

他們的動作奇快無比，在草叢中一隱，就失去了身影。

當時，大夥兒一哄而出，就要追了上去！

倒是季月眉忍住斷臂之痛，揚聲阻住大家道：「老爺子被抓住了，投鼠忌器，不可魯莽，以免害了老爺子。」

總管秦中豪這時才閃身而出道：「少夫人，在下先放二條狗出去，別失去了他們行踪。」

季月眉相視一笑，點頭道：「好，快放狗，然後調動人手，守住四週，再想法子拯救老爺子。」

總管秦中豪退下去，一揮手，放出了三條惡犬，三條惡犬身子一鑽，入了草叢之中。

話說史氏兄弟扶住鐵劍飛星齊大同走回洞內，這時，齊俊峯在臉上加了一塊幪面巾，正要出來，見了老父，不由一怔，道：「你們……」

三指金車啓亮一笑，說道：「老爺子自已願意進來說和，豈不是更好，更爲有利。」

齊俊峯一欠身道：「請！」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瞪雙目道：「藏頭藏尾，你是什麼東西。」

齊俊峯向史氏兄弟一揮手，史氏兄弟鬆手放開鐵劍飛星齊大同。

齊俊峯取下面上幪面巾，鐵劍飛星齊大同雙目一直，齊俊峯已是撲地拜倒地上，道：「孩兒叩見您老人家。」

齊大同大惑道：「你……你的瘋病好了？」

齊俊峯道：「孩兒沒有瘋過。」

齊大同張目吼道：「什麼？你沒有瘋過？……」

齊俊峯再次叩首道：「孩兒有下情奉稟。」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陣驚愕過後，慢慢定下心來，長嘆一聲，道：「起來！」舉步向洞內走去。

走入洞中，坐在一塊石頭上，史如松向前一步，一掌拍在他肩上道：「待晚輩替你老人家解了穴道。」

鐵劍飛星齊大同橫了史如松一眼，道：「小小年紀，就如此心黑手辣，將來必爲大惡！」

三指金車啓亮冷言冷語道：「前輩且莫把話說早了。」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他出手就暗算了赤手縛龍湯焜和禿首蒼鷹崔八公，乃是老夫親目所見，難道會說錯不成。」

齊俊峯忙說道：「爹！松兒不是那種人。」

鐵劍飛星齊大同喝道：「你知道什麼，你又不在現場。」

齊俊峯道：「孩兒藏在暗中，看得很清楚。」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臉不相信的神色，愛信不信的轉動着目光，忽然，被他發現了穴道被制，蜷伏在一角的黑心秀士白子山。

黑心秀士白子山的穿着可是鐵劍飛星齊大同記憶中瘋兒子的穿着，當下一楞，喝道：「那是什麼人？」人也挺身而起走了過去。

黑心秀士白子山衣服雖然沒有換，但容貌却被齊俊峯替他恢復了本來面目，鐵劍飛星齊大同伸手一把把黑心秀士白子山提起來，一怔道：「他是什麼人？」

齊俊峯道：「黑心秀士白子山，這些年來，就是他在莊中頂着孩兒的形貌和身份。」

鐵劍飛星齊大同又問道：「那麼你自已呢？」

齊俊峯道：「孩兒却頂着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身份當了水月莊的總管。」

鐵劍飛星齊大同搖頭道：「荒唐，荒唐，把老夫都弄糊塗了，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齊俊峯取出黑色小本子交給鐵劍飛星齊大同，道：「你老人家先看看這册子就知道了。」

這時，忽然「汪！汪！汪！」三條惡犬，一撲而到。

齊俊峯大叫一聲：道：「惡犬有毒，不可讓它挨近……」

只聽史氏兄弟齊聲道：「孩兒理會得

！」生化如意鈸風聲起後，那三條惡犬就沒有再叫第二聲，當時倒斃地上。

鐵劍飛星齊大同全神貫注在那本小本子上，對於惡犬之來襲，全未注意。

他看了一陣閉上了本子，還不住的搖頭道：「不可信，不可信，季月眉可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媳婦，怎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呢？」

三指金車啓亮聽得怒火上衝，冷笑一聲，道：「前輩，你要怎樣才相信，這可是水月莊莊主季心杰親筆記載的。」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笑道：「老夫看這筆跡便想起敝莊總管秦中豪的字啦！」

三指金車啓亮不客氣地道：「你道秦中豪是什麼人？」

鐵劍飛星齊大同反問道：「你道他是什麼人？」

三指金車啓亮道：「水月莊莊主季心杰是也。」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震道：「眞有這種事？」

三指金車啓亮道：「他人就在外面，擒住他不就證實了。」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好，咱們就出去問問他去。」只說問問他，顯見他是半點也不相信。

齊俊峯大叫了一聲，說道：「爹，季心杰狡獪多智，咱不用點心機只怕擒不住他。」

鐵劍飛星齊大同其實眞的完全不相信，那也未必，只因固執脾氣難改，一時難以面對現實，當下訕訕的說道：「你待如何？」

齊俊峯見老父語氣一變，大喜道：「孩兒自有安排。」接着要史如柏換上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衣服，當時用藥物把史如柏化裝成自己的容貌，同時又命史如松化裝成三指金車啓亮，陪同老父一同出去擒捉秦中豪。

當史如松史如柏一左一右從亂草中出現時，只見少夫人季月眉正與總管秦中豪着急的等待三隻惡犬的收獲。

這時，燕青也出現在季月眉身旁，在照拂着季月眉的傷勢！

燕青眼尖，首先看到鐵劍飛星齊大同他們，大叫一聲，道：「月姨，你看，齊爺爺出來了。」

季月眉再注目一看，只見隨在老莊主身後的只是瘋子丈夫和三指金車啓亮，却不見那二個厲害的年輕人。

她是人人口中的孝順兒媳，自是高興地大叫着迎了上去。

秦中豪是莊中總管，少夫人上去了，他當然得跟隨而上，燕青要照顧季月眉，也跟着越衆而去。

常言有道：人倒霉的時候，喝口涼水都會塞牙齒，運氣來了的時候，門板都擋不住。

季心杰與季月眉這一越衆而出，可眞倒霉到了極點。

當他們迎到鐵劍飛星面前，只見三指金車啓亮與瘋子齊俊峯兩人身形一閃而到，伸手向他們襲到。

季心杰與季月眉心理上沒有一點準備，史氏兄弟的出手，又快如閃電，正常情形之下，他們都難以招架，何況，現在是出其不意的奇襲。

他們兩人剛驚叫得半聲：「啊！」就被史氏兄弟制住了穴道。

大家覩狀一亂，當時便有十幾個人揮舞着兵刄撲了上來。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擺鐵劍，口中暴喝一聲，道：「大家不要亂動，老夫自有交待！」

不管怎樣說，鐵劍飛星齊大同總是莊主身份，何況，季心杰與季月眉已經被捉遭擒，衆人之中雖然大半都是季月眉的死黨，可也被震得不敢妄自出手。

接着，只見草叢中又飛出二條人影，奇怪！又是一個瘋子少莊主和三指金車啓亮。

少莊主齊俊峯早有準備，只見他用一條濕手巾浸好洗容藥物，人一搶到季心杰面前，什麼話都不說，用濕手巾向季心杰的臉上一擦，季心杰的本來面目就顯出來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季氏兄妹縱有一百張嘴也分辯不出口了！

鐵劍飛星齊大同長嘆一聲，道：「俊峯，你看着辦吧！老夫後悔莫及。」轉身獨自一人走開了。

齊俊峯向史氏兄弟使了一下眼色，史氏兄弟飛身追上鐵劍飛星齊大同，叫道：「爺爺，孫兒送你老人家回去。」

鐵劍飛星齊大同伸手一把拉住一個人，嗚咽地道：「孩子，爺爺對不起你們娘和你們……」

背後，又聽得起燕青的叫聲：「史大哥，等一等我！」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黃白石·圖

太原三友（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太原三友之一——不是和尚在珍珠賭坊賭牌九，一口氣贏了十多萬兩銀子。他與賭坊老板莫冠鴻原是舊識，兩人立即入局再賭，不是和尚竟連本帶利將十多萬兩銀子盡押，誰知一開牌，不是和尚的牌是兩點，而莫冠鴻的牌則是至尊。但不是和尚硬說兩點吃至尊，要莫冠鴻賠錢。兩人便由爭執而大打出手，正在雙方打得難分難解時，另一個太原三友——怪丐突然現身，更從中推波助瀾，打鬥方酣之際，不敗老仙翁驀從天降，斥責莫冠鴻不該投靠滅絕教，開塲聚賭，貽害世人。莫冠鴻大怒，一聲令下，二十多名弩箭手立將三人包圍……

狠心父棄子　瘋狂子弒父

肘生突變

（一）

二十二個經過嚴格訓練的弩箭手，在這最重要的關頭上突然出現，他們似已完全控制了一切。

莫冠鴻陡地大笑。

「就算你們插上翅膀，這一次也難免變成一隻飛不起來的刺蝟。」

不敗老仙翁冷笑。

「老朽偏就不信這個邪。」

莫冠鴻的面色一寒，突然做了一個手勢。

× ×

這個手勢的意思是下令放箭。

他的命令很有效。

他的手勢剛打出，二十二枝弩箭立刻「崩」聲射了出來。

崩！崩！崩！

崩！崩！崩！

這種聲音是充滿殺戮之意的。

莫冠鴻很喜歡聽這種聲音。

這一次，他聽得很清楚，甚至連每一枝弩箭射進自己體內時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

× ×

每個弩箭手都只放出了一枝弩箭。

但每一枝箭都已射進了莫冠鴻的身體裏。

他變成了一隻沒有翅膀的刺蝟。

誠如他自己所說，就算他長上一雙翅膀，到頭來還是要變成一隻飛不起來的刺蝟。

令他大惑不解的，是成爲刺蝟的人，怎麼會是自己？

他不懂。

至死不懂。

（二）

莫冠鴻當然不懂，因爲當他的弩箭手被人暗殺的時候，他還在賭坊上跟不是和尚對賭。

他不知道，當自己抓着一副至尊的時

侯，他最引以為傲的弩箭隊所有成員，都已死在一把鋒利的劍下。

等到「弩箭隊」出現在賭坊的時候，莫冠鴻也沒有看清楚這二十二人的臉孔。

假如他留心一點，就會發覺到這二十二張臉孔，都是完全陌生的。

但當時他的「留心」，只是用在不敗老仙翁、不是和尚和太原怪丐的身上。

但即使他發現到這一點，在那時候來說，同樣是太遲了，他同樣要成為一隻死刺蝟。

× × ×

業務蒸蒸日上的珍珠賭坊，就在這一天給砸掉。

對於滅絕教來說，這也許不能算是一個太沉重的打擊。

但最少，這是一個嚴重的挑戰。

（三）

大仙峯上，不敗老仙翁在開懷暢飲。

他很高興。

因為他已答應了太原怪丐和不是和尚的要求，重出江湖，而且甫出江湖，就把滅絕教的一座賭坊砸掉，還殺了莫冠鴻。

「那混蛋　在大仙峯脚下攪得一塌糊塗，老朽早就想去動他。」不敗老仙翁喝了口酒，意氣飛揚的說。

不是和尚嘆道：「滅絕教近年來不斷擴展勢力，不知多少人蒙受其害。」

不敗老仙翁道：「滅絕教最厲害的高手不是萬滅絕，而是施焯來。」

不是和尚點點頭：「施焯來近年崛起江湖，一身武功高深不可測。」

太原怪丐道：「即使是他的兒子施玉池，也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不敗老仙翁道：「所以要消滅滅絕教，並不如兩位想像般容易。」

不是和尚道：「酒家從來都沒有認為這是一件易事，但再困難的事，只要有決心，遲早總會有完成的時候。」

不敗老仙翁道：「那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喝一口酒，忽然轉目望向一少年。

這少年就是阿臣。

× × ×

阿臣一直都在剝吃花生、喝酒。

他沒有說半個字，默然地獨坐一隅。

不敗老仙翁走過去，瞧了他半天，忽然又回到太原怪丐的身旁。

太原怪丐道：「仙翁，你瞧他是不是一塊上好的材料？」

不敗老仙翁默然半晌，最後終於點了點頭。

太原怪丐面露喜悅之色。

「那好極了，就請老仙翁收錄他為弟子。」

不敗老仙翁一怔，道：「甚麼？收他為徒？」

「嗯！」太原怪丐點點頭，道：「如此上佳練武之材，不易找。」

不敗老仙翁搖頭不迭地道：「老朽老矣，收徒授藝，這種事費神的很，不幹！不幹！」

太原怪丐道：「這是叫化的要求。」

不敗老仙翁仍然搖頭：「老朽已答應了你們的要求，重出江湖，對付滅絕教，老朽已沒欠你們甚麼。」

太原怪丐雙目一瞪。

「你想賴帳？」

「胡說！老朽已答應了你們的要求，現在已是無債一身輕。」

「老仙翁，你只是答應了不是和尚的要求，而不是我的。」

「甚麼？這豈非是兩個要求了？」

「不錯，當日贏棋者，乃太原三友也，老仙翁自當答應每人一個要求，才算合理。」

「不行！這分明是勒索。」

「你不願意答應這個要求，叫化也絕不勉强，只是嘛，此事將來傳揚出去，對老仙翁的聲譽，咳咳！恐怕大有不良的影响。」

不敗老仙翁一怔。

太原怪丐悻悻然的牽着阿臣，要離開大仙峯。

不敗老仙翁忽然長嘆一聲：「也罷！也罷！」

不是和尚盯着他，皺眉道：「甚麼『也罷』！『也罷』？是不是在唱戲？」

不敗老仙翁搖搖頭，道：「老朽不是在唱戲，而是在想收個徒弟。」

不是和尚笑道：「老仙翁是不是想收酒家為徒？」

不敗老仙翁瞪了他一眼：「老朽最討厭看見和尚。」

不是和尚嘻嘻一笑：「只要仙翁下令，酒家立刻還俗，而且，酒家本來就不是和尚。」

這時候，太原怪丐已牽着阿臣想要走了。

不敗老仙翁急叫：「慢走！慢走！」

太原怪丐冷冷一笑。

「慢走也是要走，快走也是要走，與其慢走不如快走，而且走得越快越好。」

不是和尚突然大喝：「不能走！」

太原怪丐一怔，怔怔的瞧着這個大和尚：「為甚麼不能走？」

不是和尚的聲音忽然又變得柔和萬分，微笑道：「老仙翁已答應第二個要求，願意收錄阿臣為徒了。」

太原怪丐立刻問不敗老仙翁：「他說的話，究竟是真的，還是在放屁？」

不敗老仙翁板着臉，說：「他真的不是在放屁。」

太原怪丐聞言，先是一愣，繼而又大笑。

「好極！那麼叫化不走了。」

不敗老仙翁却沉聲道：「你不走，老朽走，而且走得越遠越好。」

太原怪丐一呆：「為甚麼要走？大仙峯是你的老巢，就在這裏，一直都是你認為無以上之的享受。」

不敗老仙翁搖搖頭：「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太原怪丐道：「難道你是怕滅絕教的人會找上來報復？」

「不是怕，而是不想在阿臣練藝的時候，受到騷擾。」

太原怪丐點頭，道：「不錯，以老仙翁的本領，當然不怕那些兔崽子，但在時機尚未成熟之前，的確不宜在大仙峯上繼續居住。」

不敗老仙翁道：「施焯來父子成立滅

絕教，摔出一個萬滅絕，這一着很毒辣，咱們就以毒攻毒，也成立一個幫會，跟他們分庭抗禮。」

太原怪丐道：「就以老仙翁為名，叫仙翁幫怎樣？」

「不，這個名字不好，該稱為太原幫，召集太原羣雄，對抗滅絕教。」

「幫主一職，自非老仙翁莫屬。」

「老朽甚麼都不在乎，就是對於『名利』二字看得淡薄，幫主一職，該由太原三友共掌，至於老朽，從旁協助，也就是了。」

「老仙翁說得對！」不是和尚道：「咱們就成立太原幫，老仙翁也就是本幫的老供奉。」

「好，一言為定。」不敗老仙翁拈鬚微笑。

太原怪丐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去找何必問。」

不是和尚皺眉道：「這老小子不易找呀。」

「易找固然要找，不易找也非要找到他不可，」太原怪丐微微一笑，「別忘了他也是太原幫三位幫主之一。」

「不錯，」不敗老仙翁點頭道：「倘若遲幫主都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幫主，豈非笑話？」

不是和尚道：「這老小子向來都是行踪飄忽，想找他有時候易如拾芥，但有時候却比登天還難。」

不敗老仙翁說道：「老朽即將離開此地，但三年後，定必重回大仙峯，那時候，但願太原幫已聲勢壯大，力足一撼滅絕教！」

不是和尚、太原怪丐聞言，臉上俱是露出了興奮之色，齊聲道：「咱們三年之後，此地重逢。」

狗肉與和尚

（一）

雪在飄舞，兩匹馬在冰原上奔馳。

馬背上兩人，正是太原怪丐、不是和尚。

為了要找尋何必問，他們已換了好幾匹馬，走遍了十幾座城市。

到最後，他們終於從賴鴿子的口裏，知道了何必問的下落。

× × ×

賴鴿子是個養豬的人，但他平時絕少在豬棚裏工作。

養豬這種事，他通常都是交給妻兒去幹。

他最大的收入，並不是從養豬這種工作上賺取，而是向江湖人出售消息。

他的豬養得並不好。

但他的消息，却是武林中人一致公認，準確、快捷。

太原怪丐和不是和尚都希望他這一次的消息也沒有錯誤。

（二）

馬已疲，人亦已累。

幸好在人累馬疲的時候，他們總算來到了目的地。

根據賴鴿子的消息，何必問從二十五日前開始，一直都在北香園裏。

北香園在北口鎮，這裏本是有錢人才能停留的地方。

在馬鞍上，太原怪丐不斷的在嘆息。

不是和尚忍不住，問道：「有甚麼不對？」

太原怪丐皺了皺眉，道：「我在想着容三娘，她死得好慘！」

不是和尚道：「死得慘也好，死得舒服也好，反正都已死了，還提她作甚？」

太原怪丐嘆道：「容三娘如此慘淡下場，固然是由於她的脾氣太固執，但何必問却也有太多的不是。」

不是和尚訕訕一笑：「酒家以為天下間只有不是和尚才有很多的不是，想不到何必問也和酒家一樣了。」眼珠子骨碌地一轉，又道：「叫化，你認為他有甚麼不是之處？」

太原怪丐道：「若不是他迷戀長安城裏的玉釵公主，兩口子也不會弄成這種不可收拾的僵局。」

不是和尚抓了抓腮子，聳肩笑道：「酒家是出家人，這種事酒家不懂。」

「你不懂？」

「不懂。」

「真的不懂？」

「不懂就是不懂。」

「別騙叫化子好不好？你本來就不能算是個和尚，這種事，你比叫化子更在行得多！」

「胡說！阿彌陀佛！」

「在五年前，你曾暗中還俗，娶了一個瘦骨如柴的婆娘，後來妻子紅杏出牆，私奔跑了，這件事你敢否認嗎？」

不是和尚楞住，居然滿臉通紅。

「叫化，酒家總算是佩服你了，這種事，連酒家的老媽子都不知道。」

「你老媽子做了尼姑，天天誦經唸佛，當然不知道自己的寶貝兒子幹的事，是何等令人噴飯。」太原怪丐嘿嘿一笑，「但想瞞過叫化子，却不容易。」

不是和尚立刻把話題一轉，道：「你剛才說的對，來來去去，還是因為何必問負情於容三娘，才會弄成這副樣子。」

「何必問雖然是咱們的好兄弟，但在這件事情上，他確是不對。」

「不錯，可以說，容三娘之死，他要負責。」

「這也不單是生死的事，這十餘年來，容三娘在窮鄉僻壤裏挨苦，連兒子都沒名沒姓，那種凄慘之處，實在是令人為之鼻酸。」

「酒家的鼻不酸，但肚子却又酸又疼呢。」

「你要拉肚子？」

「不！是肚子餓得要命。」

「到了北香園，你愛吃甚麼就吃甚麼吧。」

「可有狗肉供應？」

「不妨一問，」太原怪丐聽見「狗肉」二字，精神為之一振，「何必問也喜歡吃，倘若今夜咱們三人能圍爐吃狗肉，倒是一樂也。」

（三）

他們終於來到了北香園。

北香園有狗肉供應。

但他們却只是找到了狗肉，也找到了好酒，却找不到何必問。

北香園的管事對他倆說：「早些時，確有一個叫何必問的人在這裏住了十多天，但現在他已走了。」

不是和尚「哼」的一聲。

「倒霉！咱們又跑了一趟冤枉路。」

太原怪丐問管事：「閣下可知道，這位何先生去了甚麼地方？」

管事搖頭：「我可不是他娘親，也不是他的老婆，他要上那兒，誰管得着？」

不是和尚瞪着他，對這個管事的態度感到相當不滿。

太原怪丐看出，這個莽和尚又想揍人了，立刻推開了他，微笑着對管事說：「這是個狗肉和尚，對女人也有興趣，但最有興趣的就是熱騰騰的狗肉。」

說着，把一錠五兩重的銀子，塞進這個管事的手中。

管事立刻滿面笑容，疊聲道：「這個容易辦！這個容易辦！」

花了銀子，的確沒有甚麼事情是不容易辦的。

管事立刻囑咐厨房準備狗肉，心裏却在想：「這乞丐倒闊氣，但那和尚又吃狗肉，還說對女人也有興趣，這還算是甚麼出家人？」

（四）

五七斤狗肉下肚，加上香醇撲鼻的好酒，不是和尚忍不住贊嘆不已。

「好酒！」不是和尚說。

「狗肉更好！」太原怪丐說。

「狗肉雖好，還須和尚扶持，」不是和尚哈哈一笑，「正是狗肉與和尚，相得益彰。」

太原怪丐橫了他一眼。「大和尚，別再喝了，小心醉得不省人事。」

不是和尚豪興勃發，朗吟道：「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哈哈！咱們再乾一瓶！今夜是不醉無歸！」

太原怪丐搖搖頭，嘆息着。

他忽然又喃喃自語：「那窮酸去了甚麼地方？眞是奇怪！」

不是和尚吃了一口狗腿，大笑道：「管他娘去了甚麼地方，只要有酒有肉，萬事足矣！」

太原怪丐冷冷一笑，忽然把不是和尚手裏的酒瓶搶走。

不是和尚叫道：「使不得！使不得！有餚無酒，那可沒趣。」

太原怪丐盯着他：「大和尚，少喝一點行不行？論到酒量，叫化只會比你强，絕不會比你稍遜，這時候喝得酩酊大醉，並不合時宜。」

不是和尚正欲反駁，門外忽然傳來一個人輕巧的脚步聲。

太原怪丐一怔，以閃電般的手法把門打開。

只見門外站着了一個女人。

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誘殺太原雙俠

（一）

看見了這個漂亮的女人，太原怪丐連忙搖手不迭：「這裏不需要女人，回去告訴管事先生，別再來痲煩咱們。」

這女人臉色一沉，突然一個耳光向太原怪丐的臉上摑去。

她出手極快，太原怪丐竟然是閃避不開。

其實，他是可以閃避的，但他說完這幾句說話之後，忽然覺得自己似乎是講錯了說話。

他覺得，自己好像是看錯人了。

假如對方根本不是甚麼「路柳牆花」，那麼剛才一番說話，倒是該打得很。

所以，當這個女人眞的動手打自己的時候，他沒有閃避。

這一記耳光雖然不致對他構成傷害，但倒也弄得臉上火辣辣的，很不好受。

不是和尚大笑。

「打得好！這叫化就是嘴刁，刻薄成性，不打不舒服。」

太原怪丐捱了一記耳光，倒不敢再胡言亂語，只問：「未知姑娘有何賜教？」

這女人冷冷一笑：「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本想有件事要告訴你的，但現在算了。」

她好像眞的很生氣。

說完這幾句說話之後，她掉頭便走。

太原怪丐無緣無故的駡人一頓，又無緣無故的給人打了一記耳光，現在唯一能幹的事，就只有呆楞楞的站在那裏，一雙眼睛就像隻瘋狗一樣。

他不敢追上去。

但不是和尚却像一陣風般，搶在這女人的面前。

這女人冷冷的看着他：「大師，請借開一點。」

不是和尚滿臉笑容，道：「那叫化本來就是個狗口長不出象牙的東西，貧僧謹此代作道歉。」

「道歉是不必了，我也沒有跟你們談下去的必要。」

「唉！別這樣子好不好，總而言之，叫化不對，他該死，但貧僧可沒有得罪姑娘呀。」

這女人的臉色似是略爲緩和下來。

不是和尚立刻又再說：「姑娘有甚麼話，不妨直說，貧僧一定會保守秘密。」

這女人的面色又是一寒：「大師的說話，未免是太曖昧了，我也沒有甚麼秘密要你保守的。」

不是和尚一怔，連忙點頭道：「不錯，是貧僧說錯了，姑娘有甚麼囑咐，儘管說出來便是。」

這女人冷冷一笑：「我也沒有資格囑咐大師，只是想告訴你一件事，何必問在我的家裏。」

「甚麼？那窮酸……不，那何必問在姑娘的香閨中？」

「不是在香閨裏，你別想歪了，」這女人冷笑着，說：「他是在囚牢之中。」

（二）

聽見「囚牢」兩個字，不是和尚與太原怪丐不由面面相覷。

「妳爲甚麼要把他囚禁起來？」

「不是我要囚禁他，而是我爹。」

「妳爹是甚麼人？」

「這裏的人，都叫我爹賀二爺。」

不是和尚一凜：「是不是江湖上人稱『賭王』的賀二爺？」

「不錯，想不到你居然也知道我爹的來歷。」

「他老人家可還安好？」

「我爹當然很好，但何必問就不大好了。」

「他出了甚麼事？」

「他借了我爹五百両銀子，到現在還沒有清還。」

「就是爲了區區五百両，你爹就把何必問囚禁？」不是和尚差點沒跳了起來。

「五百両雖然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到底也是個數目。」這女人冷冷一笑，「我爹的規矩，是欠債一定要清還，五萬両固然要還，五両也一定要還，否則，就只好在囚牢裏吃苦。」

不是和尚嘆了口氣：「這倒有趣，名震江湖的何大俠，居然會爲了五百両銀子就給人囚禁起來。」

太原怪丐忍不住問：「是誰把他擒下的？」

這女人微微一笑，說：「是我，我叫賀小凝。」

不是和尚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妳的身手很厲害？居然能擒下何必問？」

賀小凝嫣然一笑：「難道你不知道，世間上有很多種藥物，可以讓人昏掉？」

不是和尚「噢」的一聲：「眞看不出，賀小姐居然精於此道，連何必問也着了妳的道兒。」

「這只是雕虫小技而已，爲了錢，那是無可奈何的。」

「別再說了，像妳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居然也會幹出這種下三濫的事，貧僧聽見了就感到渾身的不舒服。」

「大師是不是想把何先生贖出來？」

「這個自然，區區五百両，還難不倒貧僧。」

「但現在不再是五百両了。」

「噢！妳要計算利息？」

「不是我要計算，而是我爹要計算。」賀小凝微微一笑：「這是規矩。」

「這規矩很好，貧僧若是賭王，也一定會計算一番的。」

太原怪丐忍不住追問：「連同利息一起計算，共銀若干？」

賀小凝嫣然一笑：「這數目也不算太多，還不到十萬両。」

「妳說清楚一點！」

「直到今天爲止，總數該是九萬九千六百零六両。」

太原怪丐的眼睛立刻睜得比銅鈴還要大。

「這算是甚麼利息？簡直就是想把咱們吞掉！」

賀小凝搖搖頭，蹙眉道：「可不能這麼說，而且我爹也沒有一定要兩位代何先生清償債務，兩位若是無能爲力，那麼小妹告辭了。」

「且慢！」不是和尚吸了口氣：「直到現在爲止，咱們還沒有見過何必問一面，怎能叫人相信，這一切都是事實？」

賀小凝冷冷道：「反正你們都沒有誠意爲何必問消災解難，這件事你們就當作沒聽過好了。」

「不！」太原怪丐道：「只要我倆能見何必問一面，債務這方面，咱們會想辦法的。」

「難得兩位這麼慷慨，小妹實在深感佩服。」

「咱們現在想看看何必問。」

「這個不難，他就在我家囚牢中。」

「勞煩賀小姐引路。」太原怪丐沉聲說。

賀小凝微微一笑，道：「北香園外，已有車馬恭候兩位大駕。」

（三）

門外果然已停放着兩輛馬車。

賀小凝登上了第一輛。

太原怪丐與不是和尚登上了第二輛馬車。

車行並不急速，但很快就已來到了賀府。

× × ×

賀府在北口鎭，可算是最華麗的一幢屋宇。

府內婢僕如雲，亭台樓閣，五光十色，美輪美奐。

但他們沒有看見賀二爺。

據婢僕們說：「二爺病了。」

賀小凝親自把他們帶到囚牢。

何必問果然在囚牢之中。

× × ×

不是和尚看見鐵柵裏的何必問，不禁又是生氣，又是一陣發笑。

太原怪丐怒道：「這有甚麼好笑？」

不是和尚道：「不笑就不笑，窮酸這下可闖出了大禍。」

囚牢中的何必問忽然嘆了口氣，道：「闖下大禍的不是我，而是你們兩人。」

不是和尚「哼」的一聲：「窮酸，關在囚牢裏的，並不是咱們，而是閣下。」

何必問淡淡一笑：「你錯了，身陷囚牢的，正是你們兩人。」

太原怪丐臉色一變，突然驚呼：「大和尚，這是陷阱……」

但遲了。

他們站立着的地方，忽然向下凹陷。

這是最原始的一種捕獸獵物的方法。

這種方法雖然最原始，但却也往往最有效。

太原怪丐和不是和尚空有一身武功，但當地面向下凹陷的時候，他們已是無從施展。

即使是輕功極爲高明的太原怪丐，也無法飛越出這個卑鄙的陷阱。

× × ×

太原怪丐與不是和尚跌進了一個既卑鄙，也極恐怖的陷阱。

地面凹陷之後，下面竟然是一座刀山陣。

任何人跌下去，結果都一定是完全相同。

太原怪丐、不是和尚兩人，可說是萬刄穿心而死。

他們很快就嚥了氣。

但他們都死不瞑目。

他們臨嚥氣前，只能聽見何必問奸詐瘋狂的笑聲。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爲了本教，請恕兄弟無法不心狠手辣，把兩位置諸死地！」

直到這一刻，他們才知道，何必問原

來一早就投靠在滅絕教門下。

但他們現在才知道，已是太遲了。

滅絕滅絕眞滅絕

（一）

三載時光，彷彿彈指即過。

大仙峯上，一老一少聯袂登臨，雙雙盤膝坐在一塊比床還寬大的青花石上。

老人凝望遠山雲霧，不由喟然長嘆。

少年忽道：「太原怪丐、不是和尚兩位前輩，是否已忘了這個地方？」

老人搖搖頭，道：「他們絕不會忘記，在很久以前，爲師就在這塊大石上跟他們對弈，那時候你父親也在一旁參戰。」

「師父敗了？」

「不錯，爲師敗了，但那是值得原諒的。」老人微微一笑：「常言道，好漢怕人多，爲師棋藝雖然在他們之上，但以一敵三，敗落亦非奇事。」

「他們將來是否也希望再弈一局？」

「唉，不再會有這種機會了！」

「是否我爹已在武林中消聲匿跡，再也找不到他？」

「不是你爹，而是太原怪丐和不是和尚！」老人喟然嘆息着說。

少年面色一變：「他們怎樣了？」

「已死了！」

「他們已經死了？」

「不錯，他倆死在奸人之手。」

少年霍然站立，左手一按腰間劍鞘：「這奸人是誰？」

老人目光如電，逼視着少年：「你若知道他是誰，又能怎樣？」

少年大聲道：「倘若怪丐、和尚兩位前輩都死在這奸人之手，弟子要親自爲他們報仇。」

老人搖搖頭：「你不能殺他。」

少年怒道：「爲甚麼不能？」

「因爲他就是你的父親何必問！」

少年怔住，完全怔住了。他簡直無法相信這種事。但這件事，却是出自他無法不信賴、也絕對不容懷疑的師父。

這少年當然就是阿臣。這老人也就是一別大仙峯已整整三年的不敗老仙翁。

× × ×

不敗老仙翁在這三年來，不斷悉心地把畢生所學，傳授給阿臣。但在這三年內，他也不是對江湖上的事一無所知。

太原怪丐和不是和尚的死亡，在江湖上還是一件鮮爲人所的事。但不敗老仙翁耳目靈通，已在他倆死後三個月，盡悉詳情。

而在這時候，何必問也已在滅絕教中，正式成爲總壇大護法。他備受施焯來父子和天魔祖師萬滅絕的器重。

施玉池曾被人斬斷一手，他聲聲稱說這是何必問所指使，還把何必問的弟子楊木衡斬殺。其實眞相絕非如此。

斬斷施玉池一手的，是楊木衡。

他本欲行刺施玉池，但却沒有完全成功。結果，施玉池不見了一隻手，而楊木衡却被乃師何必問所殺。

施玉池在外界佯言與何必問有深仇大恨，實際上是暗中掩護對方，使他有更多的機會爲滅絕教建功立業。

施玉池的父親施焯來，年青時曾極力追求容三娘，但最後容三娘的選擇，却不是施焯來，而是深藏不露的何必問。

但她這個選擇，仍然是錯了。

何必問並不是她理想中的男人。

他負情，與當時長安城極負艷名的玉釵公主，公然往來視容三娘如無物。

容三娘忍無可忍，便携帶阿臣遠走他鄉。但何必問根本就不重視這對可憐的母子。十餘年來，他都沒去找尋這母子。

倒是施焯來對，容三娘餘情未了，屢次催促何必問把她找回來。

終於，何必問偶然，從一個老獵戶的口中，知道了容三娘的下落。

當日阿臣在深山中找尋猛虎，但却屢尋不獲。直到這時候，何必問總算才有點關心兒子，親自動手把那頭猛虎擊殺，然後送給阿臣。

但他對兒子的關心也僅是至此而已。

接着，他以最快速的傳訊方法，把容三娘的下落，向施玉池、萬滅絕說出。

施玉池原本不想殺容三娘，但其母韓氏却曾再三叮囑，如遇上紅衣蝴蝶容三娘，必須殺掉，以杜絕丈夫昔日對容三娘的餘情。結果，容三娘被殺，連阿臣也險些死在天魔祖師萬滅絕的手下。

（二）

阿臣終於知道了一切的眞相。

他感到激憤，也感到悲哀。

若在三年前，他會哭。但現在，他已長大，武功也有了極大的進展。

他已不再是昔日戇直無知的少年。他知道，自己肩負的責任，是何等的重要。

他不能軟弱如小孩。

不敗老仙翁還對他說：「太原帮的三位帮主，本是太原三友，但現在這計劃已被逼改變。」

太原帮仍然成立，而且已經成立。

但帮主並不是太原三友，而是阿臣。

× × ×

阿臣這個名字，本來是寂寂無聞的。

但在不敗老仙翁的推擧下，秘密成立的太原帮，它的帮主就是阿臣。

沒有人不服。

因爲帮裏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已知道，阿臣就是不敗老仙翁的弟子。

不敗老仙翁在江湖上的聲名，是何等崇高。就算是他的徒孫，也已足夠勝任一帮之主了。

（三）

臘月初五，長安城風雪交加。

滅絕教的總壇，就在長安城最古老的一間綢緞莊內。

× × ×

施焯來在窗前觀雪。雪是潔白的，它看來是那麼逍遙，又是那麼無憂無慮。

但施焯來却不是白雪。

他並不洒脫。對於容三娘之死，他一直都是耿耿於懷。

就在他看雪看得出神的時候，一個人悄悄走到他背後，然後一柄七首突然插入他的胸膛。

施焯來渾身顫抖，怒叫：「畜生，你反了！」

他早已知道，走到自己背後的，是施玉池。

但他却絕對想不到，施玉池竟然會對

自己驟施毒手。

× × ×

施焯來已面對施玉池。

施玉池的目光沒有閃避。

他冷冷的瞧着父親，冷冷的說：「娘親已死去整整兩年，今天是她的忌辰。」

施焯來顫聲道：「我知道！」

施玉池道：「但她是死在你手的！」

「胡說！我爲甚麼要殺你娘？」

「那是因爲容三娘之死。」

「這……這有甚麼關係？」

「容三娘雖然是我所殺，但你一直都認爲這是娘親唆使我幹出來的。」

「難道不是？」

「你沒錯，這的確是娘親的主意。」施玉池冷冷的說：「但我也沒有錯，最少，娘親的確是死在你的手上。」

「除此之外，還有別的理由嗎？」

「有。」

「是爲了奪權？」

「是的。」施玉池的聲音更冰冷。

「很好，你已青出於藍……」施焯來黯然一笑，突然吐血倒下。

施玉池瞳孔收縮。他正在用僅餘下來的一隻手，爲那七首輕輕的抹血。

那是從他父親胸膛裏流出來的血。

× × ×

同日黃昏，一百二十九個從遠地而來的陌生人，分批進入長安城。

（四）

初八，晴。

風雪初停，城中一片清新的景象。

施玉池很早就起床，起床後立刻就死在一個老僕的刀下。

× × × ×

這老僕的年紀雖老，但在施家工作的時間却只有一個月。

施玉池曾經一度暗自提防着這老僕，但就在今天早上，他一時鬆懈，就給這個老僕用刀刺穿了腸胃。

「你……你是誰？」施玉池驚問

老僕臉上木無表情。他緩緩地說：「老漢姓萬，名滅絕。」

施玉池怔住。

老僕忽然伸手往臉上一抹。

一抹之下，他容顏大變，赫然正是天魔祖師萬滅絕。

「孩子，你的野心太大，將來總有一天，你會殺了我，成爲滅絕教的主宰。」

施玉池嗆咳，身子踉蹌後退。

萬滅絕嘆了口氣，接道：「兩個月前，老漢佯稱遠赴天竺求經，其實是在這裏易容等待機會，想殺一個人。」

施玉池喘着氣，忽然嘶聲道：「你一定是想殺先父！」

「不錯，然而青出於藍，你竟然比祖師爺更早一步出手。」

「這次……是我錯了。」

「你沒有錯，只是祖師爺比你更老辣一點而已。」萬滅絕又嘆息着，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

施玉池無言。

到了這時候，他唯一能幹的事，就是加速自己死亡的時間。

颯！

七首沒入了他自己的咽喉。

萬滅絕搖頭嘆息，然後緩緩的走了出去。

× × ×

初十，拂曉時分，滅絕教總壇突遇狂襲。

萬滅絕沒有慌張。

雖然，他知道這次狂襲總壇的是太原帮，而且不敗老仙翁也一起來了。

（五）

不敗老仙翁雖然已是一大把年紀，但那股衝動，還是和年青時一模一樣。

他揮動着拐杖，當者披靡。

沒有人能接得下他一杖。

直到天魔祖師萬滅絕出現，才總算有人能把他攔阻得住。

× × ×

「老仙翁，久違了！」

「祖師爺，你老了。」

「這三年來，老漢曾三登大仙峯。」

「老朽已不在此峯多時。」

「今日相逢，也是一樣。」

「祖師爺的天魔無敵棒，老朽早就想一開眼界。」

「老仙翁飛仙大幻杖，老漢同樣是心儀已久。」

「請賜教。」

「豈敢。」

× × ×

當今武林最重要、也最可觀的一戰終於展開。

沒有人能預料，這一戰誰能獲勝。

就在這兩位絕世高手交鋒的時候，阿臣忽然看見了一個他自小就渴望想看見的人。

那是他的父親——何必問。

（六）

何必問早就看見阿臣。

他知道，這是自己唯一的兒子。

但在這時候，父子已成死敵。

這是何等無奈，又是何等悲哀的事？

× × ×

劍已在手。

何必問也已在眼前。

但誠如不敗老仙翁所言：「你不能殺他。」

絕對不能，他只好目不轉睛盯着這個令自己極度失望的父親。

何必問無言。

在這時候，他已沒有甚麼說話，是可以對阿臣說的了。

× × ×

父子相對，默默無言。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總壇中突然响起了一下震人心弦的慘呼聲。

何必問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

因爲他看見天魔祖師的腦袋歪了、爆裂了，完全不像是一個腦袋了。

不敗老仙翁畢竟還是不敗老仙翁。

他仍然不敗。

何必問忽然一笑，對阿臣說：「給我一口劍。」阿臣遞上自己的劍。

他知道父親要劍的目的。

他轉身，閉上眼睛離開總壇。

他不忍心看見父親的下場。

雖然，那全然是咎由自取。

（全文完）

一期完短篇俠義故事

大力神功

雲劍飛・文
黃白石・圖

全家慘被殺

葉滿庭像一隻被人趕急了的喪家狗般，慌不擇道，有路就奔，拚盡全身氣力，奔跑在一條長滿雜草的荒山野路上，頭也不敢回。

看他胸膛起伏，氣喘如牛，頭臉是汗，就知他已筋疲力竭，支持不了多久。

果然，奔跑不出十丈，脚下被一叢草頭絆了一下，整個人猛向前一個衝傾，重重地摔跌在地上，再也起不來，整個人被齊膝高的花草淹沒了。

就在葉滿庭絆跌在地的同一時刻，數十丈外，响起一陣雜亂的叱喝聲：「明明看見那小子往那邊跑了，怎的忽然不見了影踪？」

「他跑不了的！蠢材！既看見他往那邊跑了，還不快追！」

隨着叱喝聲一停，一陣風般，來路上出現了三條人影，迅速地奔躍到葉滿庭絆倒的地方，略一停頓，往外張望打量了一遍，其中一人將手一揮，三個人如飛奔躍下去，刹那，身形消失在遠處雜草中。

說起來眞奇怪，剛才那三人站在葉滿庭絆倒的地方，就算踩踏不到他，也應該發現他——雖然雜草齊膝高，但一個人跌倒在地時，總會將雜草壓倒一大片，稍一留意，不難發現。

但三人却像瞎子一樣，站在葉滿庭倒下的地方，竟然發現不到葉滿庭！

莫非葉滿庭會地遁？

那當然不是，葉滿庭若會地遁，也不用被那三人追趕得有如喪家狗般，亡命奔逃。

那麽，葉滿庭絆倒在地後，究竟如何了？

隻身倖逃脫

答案很簡單，就在那三個追趕他的人走得無影無踪後，距葉滿庭絆倒不足三尺遠的地方，响起一陣「悉索」一聲，雜草幌動，地面草根隙縫間，慢慢冒出一顆髮亂汗濕的腦袋。慢慢，整個人露出地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原來他剛才在被絆倒的刹那間，爲了摔得輕一點，傾跌的身形勉强擰側，落地時肩背，屁股先着地，摔得沒有那樣痛，跟着順勢一個翻滾，滾了兩滾，倏的整個人猝然往下一沉，心像離了般向下墮落，當時他還以爲滾跌落百丈懸崖，必定粉身碎骨而死，心內不由發出一聲悲嘆——他死不甘心。

那知，悲嘆才起，腰背已重重地碰觸在濕軟的泥土上，停止了向下墮跌。

他正想掙扎起身，頭頂上面已傳來一陣急促的步足聲，刹那停在距他頭頂不足三尺的地方，嚇得他動也不動，抑止喘息，屏息呼吸，緊張得雙手抓握着，指甲陷入掌肉內，猶自不覺痛。

只不過一刻間，在他來說，却像永恆那麽久，直到聽不到遠去的步足聲，他才敢稍稍抬起頭，長長吐吸了一口氣。

隨着坐起身，打量一下，才發覺自己置身在一道足有兩丈高下的裂隙底部。往上看，茂密的雜草將裂隙口掩蔽了，只有幾綫微弱的天光從草隙葉縫中透下來。

葉滿庭不覺深深暗自慶幸，若不是這道裂隙，他必被那三人發現，捉住，殺害！或許是他命不該絕，上天安排他滾跌落這道裂隙中。

由於身上受了傷，加上沒命奔逃，葉滿庭好不容易，艱難地攀爬上足有二丈高下的裂隙，伏在地面草叢中，不停喘氣。

氣息稍順，他勉强撑起上身，抬頭窺察四外的環境。

目光從左邊移到右邊，倏的凝定下來，如遭雷殛般，渾身猛烈一震，力道一散，上半身重重地摔伏在地上，渾身一陣冰冷，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你道他看見了什麽？

他看見在他右邊，距他二尺不到處，一雙人腿站立在他身邊！

以後的事，隨着他昏死過去，什麽也不知道了。

× × ×

就在距葉滿庭昏死過的地方，足有百十丈外的一條山邊大道上，血腥的殺戳已近尾聲。一名玄衣大漢，將一名青衣漢子一刀劈成兩爿後，殺戳終於完結。

大道上，馬車上，躺了不下二十具血肉模糊的屍體，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最老的一個，鬚髮皆白，看樣子起碼有七八十歲，最少的一個，只不過兩三歲左右，停止了殺戳，圍站在屍體四周的十多名玄衣漢子，個個臉色獰厲，露出殘忍而又滿足的笑意，眼中露出像野獸一樣的光芒，簡直就像一羣嗜血的野獸！

「侯老六，他們別是出了事吧？到現在還不回來！」一個面目沉肅，目射兇光的玄衣漢子不耐煩地踱了兩步，一雙眼向四面打量。

「老大，別担心，他們不會有事的！」另一名塌鼻玄衣漢子往外游目打量的目光突然一凝，隨着用手一指，興奮地說：「那不是老六他們！」

所有的玄衣漢子聞言，立時一齊隨着手指處，齊齊望去，果然看見有三名玄衣漢子正如飛箭般向他們奔來。

「老六，辦妥了？」面目沉肅的老大不等三名玄衣人喘息，急急詢問最先奔到的玄衣人。

被稱爲老六的玄衣人喘了口氣，澀聲道：「讓他逃了。」

所有的玄衣人聞言，神情齊皆一震，面目沉肅的老大急怒道：「老六！怎麽攪的，連一個受了傷的小子也追截不到！唉，斬草不除根，只怕後患無窮！」

老六咽下一口口水，喪氣地說：「那小子像會隱身法一樣，眼看要追上他了，却忽然消失了影踪，在那一帶搜查了好一會，却就是搜查不到他！」

「老大，現在怎辦？」一名玄衣漢子問。

面目沉肅的老大略一思忖，沉聲說：「咱們不能留下禍根後患，那小子受了傷，相信逃不遠，一定要將他找到，殺死！咱們分成幾路追截，務必要將那小子捉到！」說完，立刻分散人手，一陣風般，順着老六的指點，追了下去。

刹時間，大道上連一個活人也沒有，只有一地的血，與及死人！

× × ×

葉滿庭初醒來的一刹那，還以爲自己已經死了，魂魄在地府中。他不敢相信自己仍然活着。

他張開雙眼，茫然四望，這才發現自己仍然活着，置身在一間茅屋中，躺在一張木板床上。

他正想撑起身下床，茅屋門口驟黯，他急忙將目光移向門口，看到一個身材高大，長着一臉大鬍子的中年漢子，走入茅屋。

葉滿庭沒有忘記他的身份及處境，立刻緊張地睜視着走進來的中年大漢，警戒着，準備隨時拚命。

那中年大漢雖然生得壯健威猛，却很和善地向着葉滿庭咧咀一笑。「小伙子，你終於醒過來了。覺得怎樣？」

葉滿庭却依然戒備着，目光一瞬不瞬，注視着中年大漢，不答反問：「你是誰？我怎會在此？」他記得很清楚，自己是昏倒在那荒山野草地的。

中年大漢依舊和善地笑着，來到床前，一雙閃亮的目光柔和注在葉滿庭臉上。「小伙子，你的眼睛沒有毛病吧？我就是我！難道你看不到？至於你怎會在此，當然是我將你救到這裏來，你記得嗎？當時你不知怎的，竟昏了過去，沒辦法，我總不能見死不救，只好將你帶回來。」

葉滿庭很仔細留意中年漢子的表情，及說話，待中年大漢說完，他緊張的心情放鬆了，從中年漢子臉上的表情及說話，他看出中年漢子對他沒有惡意，聲調也不似先前那樣硬繃繃。「我是問你姓名。」

中年漢子失笑起來，用手拍一拍後腦，「原來你是問我的姓名，咳，小伙子，別見怪，我現在告訴你……」突然語聲一頓，眉頭略皺，倏又展開，笑着說：「小伙子，我已沒有向別人說出我的姓名足有十六七年，不說也吧，我的年紀比你大很多，你就叫我一聲大叔吧。」

葉滿庭見中年大漢不肯說出姓名，警惕之心又起，懷疑地注視着中年大漢，沒有做聲。

中年大漢似乎看出他的疑懼，笑容更濃，說：「小伙子，我不是不想將姓名告訴你，只是我隱姓埋名已足有十七年，差點連自己的姓名也忘記了，我不願再提起我的姓名，正如我沒有問你姓名一樣，你可以不將姓名告訴我，我絕不會怪你！」

葉滿庭聽了中年大漢這番話，心內釋然，覺得自己太過多疑了，眼前這中年人，若對他不利，又怎會將他救回這裏來呢，聽他說話，可能有隱衷，正如自己一樣有隱衷，不願亂對人說。

想通了這一點，他歉然對中年人說：「大叔，多謝搭救之恩，在下剛才確實多疑，請大叔不要見怪。」

中年人搖手道：「小伙子，我怎會怪你，是了，你覺得肚子餓嗎？」

一聽中年人問他肚子餓不餓，葉滿庭立時感到肚子空空如也，咕咕之聲隨即响起。他不好意思說：「大叔，有點餓。」

中年人豪放地哈哈笑道：「小伙子，不是有點餓，而是餓極了，是吧？我這就去拿吃的來給你！」

說完，不等葉滿庭有所表示，立刻走出茅屋。

乘這一刻，葉滿庭才看清楚這間茅屋的一切，茅屋蓋搭得很結實，屋內只簡單地放置着一床，一桌，三張板櫈，一些雜物，但却乾淨整齊。門外簷前，掛着幾張獸皮，及一些醃製過的獸肉，再望出去，就只見到一些樹木青草。

葉滿庭實在弄不清楚這是什麼地方，與及救了他的中年人的身份來歷。若單從表面看，中年人似乎是個獵戶，但葉滿庭却敢肯定，中年人不會是個獵戶，可能另有身份。

他正在觀察、思索時，中年人已快步走進來，雙手捧着一鍋熱氣騰騰，香噴噴的稀粥，放在桌子上，快手快脚爲葉滿庭盛了一碗，端到他面前。「小伙子，快趁熱吃了它，這是生滾兔肉粥，味道很鮮美的。」

葉滿庭靠坐在床上，感激地連聲說：「大叔，謝謝你，唔，確實很香，不客氣了。」說着，也不顧燙咀，大口大口吃起來——他實在餓急了。

中年人笑着搖搖頭，勺了一碗，自己吃起來。

一鍋生滾兔肉粥，葉滿庭吃了一大半，中年人只吃了一小半，被兩人吃了個精光。

吃完後，葉滿庭精神好了很多，對中年人更加好感。

葉滿庭臂上受的傷本就不重，經中年人乘他昏迷時敷藥包扎好，現在已不大感到痛楚。

「大叔，難道你不想知道在下的姓名來歷？」葉滿庭覺得沒有必要對中年人隱瞞自己的身份姓名。

中年人執拾好碗筷，坐下來，望着葉滿庭，含笑說：「我當然很想知道，但如若你不便說，我也不想知道。」

「在下葉滿庭。」葉滿庭爽快地說：「家父乃徐州萬勝鏢局總鏢頭葉得勝。」

中年人一聽葉得勝三個字，眉梢揚了揚，却沒有出聲，靜靜聽葉滿庭說下去。

葉滿庭却說不下去了，臉上浮現起悲痛的神色，一幕幕血腥慘烈的搏殺情景，映現在他眼前……

× × ×

那情景，他今生今世，只怕也不會忘記，除非是死，才會隨着死亡而消逝。

他記得好清楚，那天，他們一家包括祖父、父親、兩位兄長、母親、兩位嫂嫂及五名姪兒女，幾名僕人，分乘四輛大車，從徐州返回原籍蚌埠。

這一次他們擧家返回原籍，是因爲父親覺得幹保鏢這行生意，終日在江湖打滾，刀頭舐血，實在不易爲，一個弄不好，很容易人亡財散，且他亦已厭倦了江湖生涯，加上歷來積下了不少錢，足够一家人清淡過活有餘，在詢得家中各人同意後，遂結束了鏢局的生意，遣散了鏢師伙計，一家人執拾停當，起程回原籍。

沿途無事，那知，天近黃昏時，一行四輛馬車來到那山脚大道時，却遭遇到二十多名玄衣漢子的攔截，硬是將車馬截停下來。

初時，家中各人還不怎樣在意，只道是一些攔路打刦的小毛賊，而他家是幹保鏢生涯的，怎會怕了這些小毛賊？是以，由他兄弟三人出面應付打發。他的父親「路路通」葉得勝沒有出面。

那知，這批玄衣人根本不將他兄弟三人放在眼內，聲聲呼喝，只要葉得勝出來照面，否則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殺個淋漓痛快再說。

兄弟三人見賊人如此猖狂，不將他們兄弟放在眼內，俱不由動了氣，抽出隨身兵器，就要與爲首的玄衣人動手。

恰在這時，坐在第二輛車中的葉得勝，掀開車帘，喝止了兄弟三人，邁步來到那批攔路截停馬車的玄衣人面前，目光觸及那批玄衣人的爲首之人，陡然間神情劇震，臉色大變。

不過，這只是一霎間的變化。葉得勝很快鎮定下來，語聲平淡地說：「估道是誰，原來是魯朋友。」

爲首玄衣人身材高挺，海口獅鼻，粗眉環眼，很是威猛，一見葉得勝，雙目兇光閃動，重重哼了一聲，粗聲地說：「葉大總鏢頭，想不到吧？咱們又再狹路相逢了！」

葉得勝强捺心中驚怒，仍然淡淡道：「確實想不到，魯朋友這次當路攔截，不是刦鏢吧？」

不等爲首玄衣人答話，仰天打了個哈哈，接道：「你們如若來刦鏢，包保會大失所望，老夫從今以後已不再吃鏢行這行飯了，各位賞臉，請讓開，咱們還要趕路呢。」

爲首玄衣人懍烈一笑：「姓葉的，咱們早知你已結束了鏢局生意，這下是趕回蚌埠享清福。俺也不妨告訴你，咱們這次來，不是刦鏢，而是要將你們統統留在這裏！」

葉得勝是老江湖焉有聽不出爲首玄衣人那句「要將你們統統留在這裏」這句話的意思，心神震動，知道今天凶吉難料，一個弄不好，可能會全家被對方擺平在這裏。是以，他仍然語聲平和地說：「魯朋友，老夫已結束了鏢局生活，亦即是說從此退出江湖，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筆勾消。老夫再不是江湖人，萬望魯朋友本着江湖規矩，讓咱們平安通過。」

爲首玄衣人冷厲一笑，獰獰道：「姓葉的，江湖上那一套咱們不管。仇，咱們一定要報！」

葉滿庭兄弟三人見爲首玄衣人聲勢洶洶，咄咄逼人，俱不由動了氣，兄弟三人按捺不住衝前就要動手。

却被葉得勝伸手阻住。「一切聽爹的吩咐，不可亂動！」

接對爲首玄衣人說：「魯朋友，過去的事經已過去，令弟人死不能復生，何況，令弟之死，亦可說咎由自取。」

爲首玄衣人悶吼一聲，雙目赤紅，厲聲說：「姓葉的，殺弟之仇，不共戴天，今日，任你說破了咀皮，也休想從咱們身旁安然走過！」

葉滿庭兄弟三人都不知父親何時殺了爲首玄衣人的兄弟，聞言，俱不由齊望着葉得勝。

葉得勝苦笑說：「魯朋友，這又何苦，再說，當年你兄弟魯人豹率衆攔刦老夫

所保的五十萬両官銀，老夫曾力勸令弟罷手，可惜令弟執迷不悟，不聽老夫所勸，强要動手，老夫職責所在，只好與令弟一搏……」

「不要再說了！」爲首玄衣人厲吼一聲，「無論怎樣，俺兄弟都是死在你手上，今天，一定要你血債血償！」

這時，葉滿庭兄弟三人才明白，眼前這名威猛的玄衣人，是要報其弟刦鏢被殺之仇！俱不由氣往上衝，老二葉滿園首先忍不住，怒聲道：「姓魯的，你弟率衆攔刦鏢銀，已是死罪一條，復不聽相勸，動手刦鏢，被殺身死，死有餘辜！你却要爲你那該死的弟弟報仇，天理何在？你要動手，只管衝着我兄弟三人來！」

葉得勝深知爲首玄衣人底細，正因爲他深知其底細，知道此人不好惹，才一再忍氣吞聲，希望能和平解決。但說了這一會子，知道不能善了，遂不願示人以弱，沉聲說：「魯人虎，別以爲老夫解散了鏢局子，不吃這行飯，就怕了你，老夫只是想和平解決，不動手最好，眞要動手，只怕你們也未必討得好去！」

魯人虎！原來爲首玄衣人就是黑道上威名赫赫的「人屠」魯人虎！

「人屠」魯人虎環目中散射出懾人的光芒，凌厲地大笑道：「好！葉大鏢頭旣如此說，咱們就動手吧！」

左手一揮，近三十名玄衣人迅速移動身形，將幾輛馬車包圍了。

葉得勝最担憂的就是馬車上的家眷，動起手來，他（她）們由於不懂武功，是個負累，必須要分出人手去照顧他們，力量自然分散了。這就是他不願動手的原因，但現在，不動手已不行，只好硬着頭皮，迅即吩咐葉滿庭兄弟三人，分別護着幾輛馬車上的家眷。

魯人虎像一頭餓虎般，蓄勢伺機而動。葉得勝與魯人虎對峙着，雙眼不離魯人虎，盯得緊緊的。

刹時間，劍拔弩張，氣氛肅殺！

魯人虎終於動了，他一動，所有的玄衣人亦隨之而動。一塲兇狠慘烈的搏殺終於拉開了帷幕。

葉得勝父子，加上幾名家人，一動手，就陷在對方的人海攻勢中，每一個人，均要對付幾名玄衣人！

若是單對單，葉得勝與魯人虎略勝一籌，可惜，他不但要對付魯人虎，同時要對付三名武功與魯人虎在伯仲間的玄衣人。以一敵四，動手不到十招，立刻陷身在四人聯手夾攻的兇險境地中，只能勉力招架，毫無反擊之力。

葉滿庭兄弟三人，與幾名家人，負責保護幾輛馬車上的家眷，每個人皆各盡所能，與那些玄衣人拚殺起來。但敵衆我寡，二十多名玄衣人以壓倒優勢，狂攻猛撲向葉滿庭兄弟三人。

葉滿庭兄弟三人不是弱者，手身都不錯，在兄弟三人中，以葉滿庭身手最了得，大哥葉滿天次之，老二葉滿園又次之，他們三人已可列入武林一流身手。

他們雖然强，但對手亦不弱，魯人虎不知從那裏網羅了這樣多的黑道好手，圍攻他們的玄衣人，武功身手均不俗，就算不能列入一流，亦是二流中的頂尖人物。

激鬥不到一盞茶時分，對方玄衣人雖然被殺死了二三名，但他們這一邊，幾名家人也被對方殺死了。以四人對付二十多人，情況立刻急轉直下。

首先，他們竭盡所能，也阻擋不了玄衣人對馬車的攻擊，先是祖父母被殺，跟着，是葉滿天的妻兒，葉滿園的妻兒，及他們的母親，僕婦，丫環……

親人臨死時的慘叫，傳入葉得勝父子四人耳中，不禁心驚胆裂，父子四人奮不顧身撲向馬車，都被玄衣人築起的人牆刀幕所阻，眼睜睜看着至親至愛的人被玄衣人遂一殺戳。父子四人那裏抵受得了，個個雙目發赤，像瘋了般，招招殺着，狂攻玄衣人。

玄衣人被他們父子四人殺了七八名，仍然有近二十名纏着他們四人，不與他們正面拚殺，想用時間來拖垮他們。

葉得勝是老江湖，經驗豐富，當然識破了對方的用心，他知道這樣打下去，一定會被對方拖到筋疲力盡，任對方宰殺。而此時，一家二十餘口，已然死剩他們父子四人，已別無牽掛，若要報這血海深仇，唯一的辦法，就是父子四人分頭衝殺出去，走得一個是一個，只要能走得脫一個，葉家不但有後，仇亦有人報！

葉得勝心內雖然傷痛高齡父母，及妻子媳孫被殺，却並不慌亂，他已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衝殺出去——三個兒子能同時衝殺出去最好，否則，一個也好。主意打定，他立時抖擻精神，嘶聲大喝：「孩兒們，分頭突圍！」當先向着魯人虎狂風驟雨般攻出十多劍。魯人虎冷不防之下，被葉得勝逼得連連後退。

葉滿庭兄弟三人，一聽老父喝聲，立刻毫不猶豫，分從三個不同方向，朝外猛衝猛打，形同三頭猛獅。那些玄衣人在驟不及防之下，被兄弟三人一輪猛衝狂攻，弄得手忙脚亂，抵擋不住，被兄弟三人衝開三道缺口，往外狂奔。

兄弟三人衝出包圍，不由心頭狂喜，不敢停留，分從三個方向，發足狂奔。

那羣玄衣人除了魯人虎及三名玄衣人聯手將葉得勝困住外，其餘的分做三路，緊追在兄弟三人後面不捨——他們深深知道，若被兄弟三人走脫，就會留下日後殺身的禍患！

葉滿庭頭也不回，拚力狂奔，希望能擺脫緊追不捨的玄衣人，奔出不到十丈，左邊遠處傳來老大葉滿天的一聲慘烈長叫，不覺心神劇震，脚步慢了一慢。

他强忍着心頭的那股悲痛與及衝動——他眞想折轉身，將追來的玄衣人殺個鷄毛鴨血，但他想到身負血海深仇，强捺着，仍然狂奔。

那知，老大的慘烈長叫還未停過，右邊遠處又傳來老二葉滿園的一聲慘厲嘶叫。這一次，他再也忍不住，狂奔的身形猝然停下來。

兄弟連心，兩位兄長慘死，就算是鐵石人，也禁受不了那種切膚錐心的傷痛！

葉滿庭身形猝然停下來，還未轉身，背上已着了一刀，立時肉裂血濺，一陣火辣的劇痛遍佈全身，忍不住抖了抖，猛一聲狂吼，不等第二刀劈到，一個旋風轉，手中劍隨身轉，一劍將一名玄衣人攔腰揮

爲兩截，上下兩截屍身像噴泉一樣，激噴出兩道血雨。

葉滿庭此刻心中充滿了傷痛與仇恨，什麼也顧不了，只想將這些窮兇極惡的玄衣人全部手刄劍下！對於所有的一切，都已全然忘記。

四個玄衣人被葉滿庭一劍將一玄衣人揮爲兩截的威勢所懾，不敢太過接近葉滿庭，離葉滿庭足有兩丈許，將他團起來。

葉滿庭正想向四名玄衣人衝殺過去，陡然聽見乃父從遠處大叫：「庭兒，快逃啊，留得青山在……呃！」呼聲突然中斷，想是已遭了魯人虎的毒手！

葉滿庭聽聞乃父發出一聲「呃」的慘叫，便聲息寂然，知道定是遭了毒手，猛然間血氣翻湧，再也忍不住，張口吐出一口熱血，嘶聲慘呼一聲：「爹——！」跟着霍然轉身，懷着如山般重，如海樣深的血仇，奪路便逃！

——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

四名玄衣人一見葉滿庭返身便逃，忙不迭一齊往前包抄阻截，企圖去攔截葉滿庭。

葉滿庭懷着如海山般深重的血仇，整個人像一座隨時會爆發的火山，見四名玄衣人企圖攔截他，遂悶聲不響，人像旋風般捲向四名玄衣人。

四名玄衣人還來不及出手，一片疾旋的身形挾着一道如電閃般的劍光，已向他們捲襲到。四名玄衣人由不住傳出一聲驚呼，驚呼聲未過，已有兩名玄衣人的腦袋飛上了半天，兩具無頭屍體的頸腔內，隨着噴洒出大股血泉。另兩名玄衣人嚇得臉色煞白，怪叫着返身拔腿就逃！

「截住那小子，不要讓他逃了，留下禍根！」魯人虎臂上滴着血，揮動着一把虎頭大砍刀，邊呼叫，邊向着葉滿庭飛奔而來。

人影縱閃，十多名玄衣人紛紛向葉滿庭飛縱躍撲，攔截不迭。

葉滿庭心知處境兇險，若被玄衣人攔截住，那麼，唯一的報仇希望也將完全碎滅。他雖則滿懷傷痛，心智還是很清醒的，是故他暫時拋開如山海般深重的血仇，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逃，必須保存自己！

只有保存自己得以不死，報仇才有希望！

人如離弦勁矢般，葉滿庭全力躍奔，將速度提升到人所能的極限，手中劍砍掃掄劈，呼嘯劍風中，將幾名玄衣人逼得却步閃避不迭，他亦乘這一瞬間，衝出了玄衣人的追截攔擊將玄衣人拋下十丈有多。

頭也不回，葉滿庭一個勁拚力飛奔，飛奔……

×　　×　　×

葉滿庭於回想中，不自覺握拳切齒有聲，渾身震顫，雙目淚光隱現。

「小伙子，你在想着些什麼？」中年漢子沉宏的語聲在葉滿庭身邊响起，將他自悲痛慘烈的回憶中驚醒。

抬眼瞧看，中年人目光關切地望着他，一只溫厚的大手掌，微微用力地按在他肩頭，葉滿庭心中一熱一酸，眼中流下兩顆熱辣辣的淚珠。「大叔——」語聲哽咽，再也說不下去。

中年漢子了解地默默看着葉滿庭。「俺很了解你此刻的心情，滿門遭刧，只剩孑然一身，血海深仇，淒苦悲傷，確實很難承受。不過，你要堅强，爲死去的親人報仇！」

葉滿庭含淚感激地望着中年漢子，悲聲道：「大叔，在下很感激你，在下雖然受此巨大創痛，自信還能挺受得住。在下雖然不知大叔你是什麼人，却相信你不是壞人，是一個信賴得過的有心人。」突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語聲悲愴道：「大叔，在下要出去找尋父母兄長家人的屍體！」一躍下床，往外就奔。

中年人沉嘆一聲，一伸手，就抓住葉滿庭一只手臂，和聲道：「小伙子，別衝動，此刻千萬出去不得，若俺猜想得不錯，他們（玄衣人）必定正分散人手，尋覓追索你，必欲殺你而後快，你這一出去亂闖，無異送羊入虎口！安靜點坐下來吧，急也不在一時。」

葉滿庭渾身一震，深覺中年人說得有理，若他現在出去尋找祖父母，父母兄長等親人的屍體，不難會被魯人虎等玄衣人發現，那豈不是正好遂了仇人的心願，是以他只好依了中年人的話，頹喪地退坐在床沿上。

「小伙子，你一家近二十口人的屍體，俺在昨天半夜，已偷偷爲你搜集殮葬了，不用担心，等以後報却大仇後，才再重新殮葬他們吧。」中年人倚站在門口，雙目不時探視外面。

葉滿庭聽說中年人已爲他將家人全部埋葬了，感激得「噗」聲跪在中年人面前，叩了三個响頭：「大叔，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中年人慌得連忙閃在一邊，彎腰一把將葉滿庭攙扶起。「小伙子，快不要這樣，折殺俺了！」

扶葉滿庭重新坐下，問道：「小伙子，你全家因何被人攔途截殺？對方是些什麼人？」

葉滿庭牙關緊咬，雙目噴火，好一會，才强抑下滿腔悲恨，長吐了口氣，沙聲道：「大叔，在下也不甚清楚，只從家人與賊人對答時，才約略知道，家父在多年前，爲保一趟五十萬兩的官銀，將一名攔途刧鏢的姓魯，名人豹的賊子殺了，昨天，那魯人豹的兄長魯人虎偵知家父結束了鏢局生意，遣散了鏢師伙計，全家返回原籍，便在道上將咱全家截停，聲聲說要爲弟報仇……」接將昨天全家被殺，只剩自己一人負傷逃脫的慘痛經過，詳細對中年人說了一遍。

中年人邊聽邊時而握拳揚眉，時而目射煞芒，最後聽葉滿庭說完後，不自覺脫口道：「可惡！」

葉滿庭擧袖拭去流滿一臉的淚水，恨聲道：「此仇不共戴天，在下就算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報此血仇！」

中年人目中露出嘉許的目光，正想說什麼，倏的一個箭步躍到門邊，貼門而至，並凝神傾聽外面的動靜。

葉滿庭從中年人的動作的神情，知道中年人必定察覺到外面情形有變化，不過，他心中却意念亂閃，想得很多。

最先想到的是，魯人虎那批玄衣人可能搜查到這裏來，其次想到的是，從中年

人的行動，約略可知中年人有一身不俗的武功，起碼比自己高明，自己絲毫感覺不到外面有何動靜，而中年人却感覺到，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中年人不是簡單人物，可能是一個遁世的高人。

中年人凝神傾聽了一會，臉色凝重起來，一步躍到葉滿庭面前，不待葉滿庭開口說話，壓低聲音道：「有人正向這裏悄悄掩近，你先躲起來，待俺一人應付。」

葉滿庭正想開口，中年人已逼不及待地一把拉起葉滿庭，將他推向裏間。「先躲在裏面，千萬不要露臉，待俺看看來的是些什麼人，希望不是你的仇人！」

葉滿庭身不由主，被中年人輕輕一推，推入了裏間。

中年人輕捷地一躍到門口，稍一站，從容走出門外，裝作若無其事地整理着擺放在門外牆邊的打獵用具。

「嗖嗖」連聲，幾條人形躍落門前空地上，戒備地打量着中年人，以及兩間並列的茅屋。

中年人却詐作不知，半蹲着身，面向牆，整理着那些打獵用具。

縱落屋前空地的共有四個人，爲首一人，手執一把重逾四十斤的虎頭大砍刀，其餘三人，一個執軟鞭，一個執緬鐵軟刀，最後一個執一對盤龍短棒。四個人穿一式玄色衣服，成包抄之勢，將中年人及茅草屋完全控制，手執虎頭大砍刀的不是別人，正是「人屠」魯人虎，正聲息全無地掩近中年人，其餘三人不動嚴密戒備着。

魯人虎才掩近一步，中年人亦恰在這時，半蹲的身形一挺，立起身，一個轉身，正好與魯人虎打了個照面。

中年人一見魯人虎（其實早已知道背後有人），裝出驚愕之色，口微張，却說不出話。

魯人虎冷不防中年人突然挺立轉身，不禁也戒備地停下來，一雙兇光亂閃的雙眼，上下打量着中年人。

中年人眼一眨，脫口問：「你們是誰？偷偷摸摸的，居心何在？」一雙眼睛，看也不看魯人虎手中的大砍刀，只緊緊瞧着魯人虎的臉，像看怪物一樣。

魯人虎却被中年人威猛的外貌懾住了，不敢口出惡言，退了一步，保持適當的距離，嘿一聲道：「喂，朋友，說話小心點，咱們何曾偷偷摸摸來着，你明明看見咱們走過來的。咱們對你一點與趣也沒有，咱們是來找人的！」

中年人莞爾一笑：「是不是找俺？」

魯人虎臉色一變瞬又回復正常，道：「咱們不是找你……」

中年人搶着詫訝道：「你們不是找俺，找誰？這地方百十丈內，就只得俺一個人居住……」

魯人虎這次可火了，怒聲道：「找你咱們自會出聲說明，老實告訴你，咱們是來找一個受了傷的年輕小伙子的！」

中年人攤手道：「那你們請便，到別的地方去找，俺這裏就只得俺一個人，除了禽獸，別無他人。」

魯人虎目中兇光一現即隱，惡恨恨道：「實話實說，你可有見過這樣一個年輕人？」

中年人聳肩一笑道：「不是早告訴你了嗎？這裏除了俺，和你們四位，別無他人，俺也沒有見過你所說的年輕人。」

魯人虎目光一轉，望着茅屋，懷疑地說：「可否容我到茅屋內察看一下？」

中年人眉頭一皺，不悅道：「你們可是不相信俺？懷疑俺將你們所說的人藏在屋內？」

魯人虎齜牙一笑，直忍不諱。「確是如此，除非你讓咱們搜一下！」

中年人舒眉道：「這是我的地方，怎容你們亂來，我說沒有就沒有！」

魯人虎冷笑一聲，說：「大爺們要搜就搜，你別給臉不要臉，惹火了咱們，一把火燒了你的爛草屋！」接一揮手，向站在他身後的三名玄衣人說：「洪烈，尤寧，你兩個進去搜一搜！」一擺手中虎頭大砍刀，攔住中年人去路。

一名手拿軟刀的玄衣人及另一名手拿盤龍雙棒的玄衣人應一聲，邁步向茅屋走去。

中年人仍然沒有瞧着魯人虎手上的大砍刀，眼睛瞧着走向茅屋的兩名玄衣人，口裏道：「你們怎可亂來，强闖民居，難道你們不知這樣做是犯法的嗎？」就在他說話間，兩名玄衣人已走到茅屋門口，一步正要跨入！

魯人虎只盯實中年人，嘿嘿笑道：「咱們要搜就搜……」突然下面的話說不去了，一臉驚震神色，咀半張，一雙眼却瞪得大大的，轉望向門口。

原來就在他剛說話的刹那，連他也看不清面對面站着的中年人身形是如何移動的，一下子却閃移到了茅屋門口，當門而立，擋住了兩名玄衣人邁步入屋的行動，令到那兩名玄衣人差點收脚不住，一脚踏在中年人的脚背上，幸虧兩人身手了得反應迅捷，驚愕之下，邁起的脚刹那停在空中，沒有踏下，跟着急退一步，像看見鬼怪異物般，瞧着忽然擋在他們面前的中年人。

其實，最驚詫的還是魯人虎，因爲他眼睜睜看着，却驀的不見了說話的對象——中年人！要不是身歷眼見，打死他也不相信一個人的身形能够移動得如此快速，快速到連他這樣的高手，也看不清楚中年人是如何閃移的。

中年人却像個沒事人般，仍是像站在魯人虎面前般，雙手交抱在胸前，一雙眼不怒而威地注視着兩名神情震驚的玄衣人。「你們想在俺的地方撒野，眞大胆！」

兩名玄衣人臉色一變，正要動手，却被魯人虎喝止了，朝中年人假笑抱拳道：「不識高人當面，請恕孟浪，冒犯了，告辭！」

魯人虎是說走就走，對兩名仍在猶豫的玄衣人一瞪眼：「還不快走！」當先頭也不回，急步離去。

三名玄衣人都弄不明白魯人虎究竟攪的什麼鬼，忽然間態度大變，說走就走，但却不敢問，只好跟着走。

中年人就那樣雙手交抱在胸前，眼看着魯人虎他們一直走得不見了踪影，却仍是站着不動，眉頭皺了又舒，舒了又皺，明顯的，他在想着什麼。

他是在想着魯人虎的突然離去，究竟在弄什麼鬼，這一點，他也和那兩名玄衣

人一樣，想不明白，照計，雖然他露了這一手「縮地成寸」絕頂輕功身法，懾住了對方，但以魯人虎等人必欲殺葉滿庭而後快的決心，雖則還未清楚葉滿庭是否躲在屋內，但若不弄個清楚明白，是不會輕易離去的，萬一葉滿庭眞的躲在屋內，豈不是錯過了斬草除根的絕好機會，留下了後患？這是魯人虎這等兇人絕對不會做的傻事，但，魯人虎他們却做出來了，這就是中年人想不明白的地方。

雖然想不明白，但中年人都肯定魯人虎不會就此善罷甘休，除非他們確信葉滿庭確是不在茅屋內，否則，他們會不顧一切，以達到斬殺葉滿庭的目的！

中年人雖則不知魯人虎將會施展何種狡計，探查茅屋內是否藏着葉滿庭，有一點他可以肯定，魯人虎他們遲早必會再來，這是絕無疑問的。

× × ×

中年人轉身進入屋內，恰巧葉滿庭從裏間探出頭，察看外面動靜，中年人朝他一笑，示意他出來。

「果然是他們找來了，雖然他們走了，相信還會回來，看來，要找個隱密的地方讓你躲藏才成。」中年人坐在木櫈上，神色平靜。

葉滿庭雖然剛才躲在裏間，却聽到了中年人與魯人虎的說話，亦知道魯人虎等人這一走，必會再來，他實在不想牽累中年人，遂懇切地說：「大叔，大恩不言謝，爲了免致連累大叔你，在下還是離開比較好。」

中年人一擺手，不以爲然地說：「小伙子，如若俺猜得不錯，他們必已在周圍展開了嚴密的監視，你一走出屋門，必定被對方發現，這無異將自己送給對方，我既然救了你，就一定救到底，你若相信俺，就聽由俺安排，怎樣？」

葉滿庭何嘗不知，若他一走出屋門一步，必會被魯人虎他們發現，自己身上負傷，動起手來必是吃力，他由於不願牽累中年人，破壞他寧靜的生活，才不惜冒險要求離開，聽中年人這一說，感激得熱淚盈眶，正想開口說話，驀地屋外四周「嗤嗤」聲連接響起，兩人立時警覺，中年人先一步躍到門口，探頭一看，不好了，數十枝曳着火光的長箭，紛紛攢射向茅屋，不少火箭已射在茅屋四周牆上，燃着了草牆，迅即燃燒起來。

好狡猾，竟然用火攻！中年人眼見欲阻不及，氣怒得鬚髮戟張，環眼圓睜，虎吼一聲，返身急奔入屋。

這時，茅屋已四面着火，猛烈燃燒起來，連站在屋內的葉滿庭也看到吞吐的火舌，正動手撲熄火頭，被奔進屋的中年人一把拉住，急道：「四面着火，此屋用茅草搭成，一沾即着，撲救不了，快走吧，再遲，會陷身火海！」

就這說話間，整間茅屋已熊熊燃燒起來，濃烈的烟霧嗆得兩人差點透不過氣來，熱氣逼人，若再不走，眞的會如中年人所說，陷身在火海中，欲逃不能！

中年人不再猶豫，一手拉着葉滿庭，一手執起放在牆邊的一柄鋼叉，口裏疾喝一聲：「衝！」如離弦箭矢般，衝出已被熊熊大火燒通了頂的茅草屋。

兩人才衝出屋外，「嗤嗤」連響聲中，一大蓬箭矢朝兩人疾射到，幸虧中年人早有防備，手中鋼叉一掄，將射來箭矢盡皆撥擋落地。

先是用火攻，再驟出不意，來個箭射，魯人虎這傢伙不可謂不陰毒險惡，若不是中年人早有防備，兩人怕不中箭身亡！

魯人虎利用火攻，迫出了葉滿庭，這一招，可說妙絕！不用大動干戈，就逼得葉滿庭自動現身，單從這一點，就可看出魯人虎這傢伙心機深沉。

中年人才將箭撥落，身前左右後，已「嗖嗖嗖」接連縱落十多人，將兩人圍了個密不透風！

中年人與葉滿庭定下神，喘口氣，一眼就看到正自發出陰笑的魯人虎，葉滿庭一見，心中熱血翻湧，雙目盡赤，正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何况是殺害自己一家近二十口的元兇，悶吼一聲，就要撲前與魯人虎拚命。

中年人原本就拉着葉滿庭的手，此時更硬拉着葉滿庭，制止了葉滿庭的衝動，同時用同情了解的目光深看了葉滿庭一眼，搖了搖頭。

葉滿庭在中年人理智的阻止下，被仇恨衝昏了的頭腦刹那冷靜下來，此刻衆寡懸殊，千萬衝動不得，那只會誤事，讓敵人有機可乘，令到原本佔了優勢的敵人，會處於絕對的優勢！

瞧一眼冷靜下來的葉滿庭，中年人嘉許地點點頭，然後瞪着像野獸一樣，目中兇光盡露的魯人虎，冷冷道：「朋友，你放火燒了俺的茅屋，如何交待？」

這時整間茅屋已被燒得倒塌，只剩一些樑柱仍在燒燃，焦味與濃烟瀰漫。

看一眼被徹底燒毀的茅屋，魯人虎居然帶着惋惜的表情，歉然道：「朋友，魯某也覺得很抱歉，這實在是萬不得已，請你多多包涵，只要朋友答應魯某，放手不管這趟子事，魯某一力承担，會爲朋友你重建一座結實寬敞的房屋！」

中年人眼珠一轉：「魯朋友，你說的可是眞的？」

魯人虎肯定地點點頭：「魯某人說過的話，從沒有反悔！」

中年人狡黠一笑：「那你現在立刻給俺蓋搭兩間草屋，草屋蓋搭好，俺立刻放手不管這碼子閑事！」

魯人虎聽完中年人的話，先是一愕，繼之臉泛怒意，隨即隱沒，苦笑道：「朋友，你這不是強人所難？一時三刻，沒工具沒材料，怎能蓋搭起兩間房屋？」

中年人哼一聲道：「這是你的事，我管不了。總之，你爲俺蓋搭好兩間茅屋，俺就不管你與小伙子之間的事！」

魯人虎被中年人這番話氣得臉青臉白，若在平時，他早已大發兇性，動手宰人，但面對着這個深藏不露的中年人，魯人虎却不敢造次，生恐一個弄不好，不但弄得灰頭土面，且還壞了斬草除草的大好時機，是以，他强忍着，嘿嘿假笑幾聲：「朋友，你何必淌這趟渾水呢，這事根本與朋友你毫無牽連，奉勸朋友你還是置身事外的好！」最後一句，加重了語氣，明顯含有威脅意味。

中年人却執拗地說：「屋子是你們放

火燒的，話也是你親口所說，俺不追究你們放火燒屋的罪責，已是容讓，無論如何，你們若不爲俺蓋搭起兩間屋子，俺是管定了這碼子事！」

魯人虎被中年人氣得臉上變顏變色，終於再也按捺不住，暴怒道：「既然你一定要趟這渾水，陪那小子死，俺不得不只好一起殺了你兩人了！」

一擺手，圍着葉滿庭兩人的十多二十名玄衣人，立刻迫前一步，縮小包圍圈，隨時準備動手。

一直站着聽着中年人與魯人虎對答的葉滿庭，張口欲說什麼，却被中年人阻止了：「小伙子，你放心，只要有俺在，俺不會讓他們如願的！」

葉滿庭張口說：「大叔……」

却被中年人截斷了話語：「別說了，俺明白你的意思！」

葉滿庭只好不情願地不再說了，閉上咀。

眼見中年人爲了他，連寧靜的生活却被破壞，棲身的草屋被燒毀，如今更被對方圍困着，凶吉難料，他實在不想中年人爲了他，甚至連命也掉了。

魯人虎就算在與中年人說話時，眼光也一直沒有離開過葉滿庭，深恐他突然間會消失無踪般，盯得他緊緊的，直恨不得將葉滿庭一招殺了！這下與中年人說僵了，遂厲喝一聲道：「殺！」當先衝向葉滿庭！

只要能够殺死葉滿庭，從今後，就可高枕無憂！

魯人虎一動，圍着葉滿庭、中年人的玄衣人，立刻有半數各仗兵器，撲前攻擊兩人，另有一半人圍站着，防備葉滿庭兩人突圍逃脫！

魯人虎還未到，虎頭大砍刀已挾着一股凌厲的刀風，摟頭蓋臉地，砍劈向葉滿庭！

——最好能够一刀砍殺葉滿庭，這是魯人虎心中打的如意算盤！

他所以打這樣的如意算盤，是因他已看出，中年人外貌打扮雖然像個老實的獵人，其實却是個極厲害難纏的人物，一個弄不好，後果不堪設想！故此，他一動手，就傾了全力，希望能够一招致葉滿庭於死地！

葉滿庭雖則負了傷，仍然能動手，當然不會眼睜睜看魯人虎的虎頭大砍刀將自己一刀砍劈成兩半，嗆然聲中，長劍已出鞘，一劍橫推，想將魯人虎虎頭刀封拒在外！

那知他才動，眼前烈光一閃，「鏗」然激响中，魯人虎的虎頭刀已被一柄鋼叉迎擋住，刀叉相擊，濺起一蓬星花！

中年人好快的身法，不但擊退了近十名玄衣人的同時攻擊，且還替葉滿庭擋拒了魯人虎傾全力的一擊！

中年人這時不但擋拒了魯人虎的一刀，且還閃身擋在葉滿庭前面，橫叉挺立，神威凜凜，貌若天神！

魯人虎一刀砍在鋼叉上，手臂被震得有點痠痲，勉强站穩脚步，沒有被震退，心內却震動不已，僅僅交手一招，就可以測知中年人功力深厚，可能還在他之上。

魯人虎知道靠單打獨鬥，决非中年人之敵，把心一橫，決定來個羣攻，主意打定，口裏發出一聲尖嘯，連圍站在外面的近十名玄衣人，亦加入了進攻。刹那，近二十名玄衣人狂風暴雨般，向葉滿庭與中年人展開了攻擊！

中年人一柄鋼叉在手，就如神龍騰舞，一柄鋼叉，舞起一道光幕，硬是將猛攻向他兩人的近二十件兵器，拒封在外，一件也衝突不進，將葉滿庭及他本人罩護在光幕內，反而當事人的葉滿庭，根本不用動手！

魯人虎見近二十人一齊動手，仍然奈何不了中年人，不由急瘋了，大吼一聲，虎頭大砍刀挾十二成功力，一刀力砍向中年人鋼叉舞起的光幕！

恰在這時，中年人亦巨喝一聲，恍如獅哮虎吼，聲動林野，鋼叉舞起的光幕突然大盛，但聽一陣金鐵暴响聲中，至少有十多件兵器衝空而起，人影暴退顛跌，攻擊刹那停頓！

「大力神功！」被震退一步的魯人虎驚叫一聲，不自主再退了一步，驚疑地瞪視着中年人。

其餘的玄衣人，有一半手中的兵器被中年人施展的「大力神功」震得脫手飛去，空空如也，有幾個被震得仰翻在地，其餘的，個個臉色煞白，胸膛起伏，驚怔地瞪視着中年人。

就連葉滿庭，雖則知道中年人身手不俗，却也料不到能一招震飛十多名玄衣人的兵器，將所有玄衣人震退散開，不禁被中年人的深厚功力震得也呆住了。

中年人却乘魯人虎及衆玄衣人被他的神功震得驚忙呆住的刹那，把握時機，沉喝一聲：「衝！」

當先舞動鋼叉，如出柙猛虎般，往外就衝！

葉滿庭不敢怠慢，緊跟在中年人身後，亦揮動長劍，往外衝殺！

那些已被中年人的神勇驚嚇怔呆住的玄衣人，還未回過神來，已被中年人如一股颶風般衝殺到，如何抵擋得住，根本就不敢出手阻止（有十多名玄衣人手中已沒了兵器，而中年人正是向那些沒了兵器的玄衣人衝殺過去），紛紛躲避不迭，有幾個走避稍慢的玄衣人，不是被鋼叉刺中，就是被掃跌，被中年人衝開一個缺口，往外衝了出去！

魯人虎眼見就要被中年人與葉滿庭走脫（中年人走脫就算了，若讓葉滿庭走脫，後患無窮），驚急得厲吼一聲，足下一蹬，人刀如箭，追斬葉滿庭！

衆玄衣人被魯人虎的一聲厲吼，震得回過神來，知道若被葉滿庭走脫，後果不堪設想，齊齊發一聲喊，不顧一切，衝撲向葉滿庭，企圖阻截！

葉滿庭跟在中年人身後，已衝出了玄衣人的包圍圈，驀覺背後一道銳風襲到，不敢怠慢，人仍前奔，却返身一劍向後揮去！

向後揮斬的劍恰好與魯人虎追斬到的虎頭刀迎擊，鏗然一聲，葉滿庭被震得手臂發痲，虎口劇痛，差點把劍不牢，脫手飛去，胸中血氣翻湧。由於人是在奔走間擰身返手揮劍，故此人亦被震得脚下踉蹌，往一側傾斜，這一來就給了魯人虎以可

乘之機！

魯人虎見一刀將葉滿庭震得整個人往側傾衝，長劍斜垂，這正是一舉斬殺葉滿庭的大好時機，一咬牙，上半身猛向前傾探，伸臂挺刀，向着葉滿庭的腰脅全力搠進去！

葉滿庭剛才力擋魯人虎那一刀，背上刀傷已被震裂，鮮血迸射，劇痛無比，動作大受影响，眼見一刀搠至，怎也避不了，不由心胆俱裂，目眥血出！

他一死不足惜，但他若死了，山海般的深仇大恨，永遠也不能報了！

刀尖已刺觸在葉滿庭的衣肉上，死亡之神已向他招手！

他死不甘心！

魯人虎却惡毒兇殘地獰笑着，只要他手中刀用力挺送，葉滿庭就死定了！從此，他就可高枕無憂，不怕再有葉家的後人來向他報仇！

斬草除根，根就要被拔起，魯人虎怎不大喜若狂，將刀傾力送出！

驀地，魯人虎全力搠出的一刀，却怎也推送不出，任他傾盡全力，却就像一刀推刺在一堵鐵牆上那樣，一分一毫也前進不了。

魯人虎大驚，猛一看，才知中年人的一柄鋼叉，就在葉滿庭生死一髮間，猝然叉拑住他的虎頭刀刀身，令他功虧一簣！

「快走！」中年人一面全力抵拒着魯人虎的大刀，一面在葉滿庭身邊低叫。

葉滿庭自忖必死，想不到生死一髮間，中年人奇跡般將他自死亡邊沿救回來，當下連氣也不喘，發足往前狂奔！

魯人虎眼見煑熟的鴨子飛跑了，怒恨得他厲吼連連，恨不得將中年人砍成十七八塊，但恨歸恨，却一點也奈何不了中年人，氣悔得他渾身抖顫，頭上冒烟，獰聲道：「你到底是誰？為何與我作對？」

中年人露齒一笑：「我是誰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不說也罷！千不該萬不該你燒了俺的兩間草屋，害得俺無法片草遮頭，你這是自食惡果！俺本想殺了你，但你是那小伙子的大仇人，所以俺留你一命，讓那小伙子親手殺你！」說到末尾一句，叉拑住魯人虎虎頭刀的鋼叉猝然一鬆，跟着抽回，返身急奔而去！

魯人虎正在怒恨交加，冷不防中年人突然撤去鋼叉，他正傾全力貫注在刀身上，往前推送，這一下子驟然失却抵拒之力，本身的力道突然發放，害得他差點狗吃屎般傾跌在地，虧得他應變快速，及時收回力道，挺身拗腰，才沒有出醜。

就這霎眼間，中年人的身形已遠在十多丈外的樹木間只一閃，隱沒在樹叢中。

魯人虎眼見中年人與葉滿庭先後隱沒在林間，急怒得脹紅了臉，疾聲大喝：「快追！千萬不能被那小子逃脫！否則，後果你們也知！」身形跟着縱起，往葉滿庭中年人消失的方向飛馳而去。

其餘玄衣人，急忙跟在魯人虎後面，急追下去！

智計巧殲敵　神功刃仇人

在一個籐蔓野草掩蔽的山洞內，中年人與葉滿庭並排倚坐在洞壁地上，默然不語！這個山洞雖然不很大，却很乾爽，不過由於洞口有籐蔓及野草遮蔽，外面的光綫只能從籐隙草縫間漏入，洞內很陰黯，人在裏面，勉强能看清對方的面容。

洞內很靜，只有從外面不時傳來風動草樹聲，兩人幾乎聽到互相的心跳聲。

還是葉滿庭最先忍不住，長長吁了口氣，扭頭對中年人歉然道：「大叔，好抱歉，為了在下，令到你屋被燒燬，從此恐怕不能再過平靜的日子。」

中年人雙目在陰黯的洞內發着光，一挺腰身，伸手輕搭在葉滿庭肩頭上，和聲道：「小伙子，你不用抱歉，兩間破草屋，燒了可以再搭，這件事情了結了之後，俺一樣可以再過平靜無為的生活。」

接又蹙眉道：「不過，那班人可說討厭，不解決了他們，此事一日不能了，為你為俺，也要想辦法解決了他們！」

提起魯人虎他們，葉滿庭眼前不由又現出全家上至祖父母，下至侄兒女被殺的慘酷經過，不由渾身簌簌顫慄，雙目圓睜，切齒有聲道：「不殺他們，死不瞑目！大叔，在下一定要報這血海深仇！」

中年人深深注望着充滿悲痛憤恨之情的葉滿庭，同情地說：「那批人眞可謂兇殘惡毒，留他們在世上，只會有更多人被他們殺害，既遇上了俺，可說是他們惡貫滿盈的時候，小伙子，你放心，俺一定助你一臂，報這血海深仇！」

葉滿庭感激萬分地對中年人說：「大叔，請受在下一拜。」挺身曲膝，跪在中年人面前，納頭便拜。

中年人口裏急道：「小伙子，俺當受不起，快不要如此。」說着，疾出雙手，按在葉滿庭左右手臂上，葉滿庭只覺從中年人雙手上傳來一股大力，像一道鐵箍一樣束着他的身體，令到他硬是拜不下去！

葉滿庭見拜不下去，也只好作罷。中年人亦放鬆了按在葉滿庭左右手臂上的雙手。力道一撤，葉滿庭身體又恢復了自由，乘中年人撤手不覺間，猝然再拜下去。

中年人驟出不意，只好生生受了葉滿庭一拜。

中年人苦笑道：「小伙子，你這又何必呢。」

葉滿庭不答他，突然雙目中光芒閃射，注定在中年人威猛樸實的臉上，問：「大叔，請恕在下唐突，你眞的身懷大力神功？」

中年人輕輕點頭：「不錯，俺眞的身懷大力神功！」

葉滿庭興奮地說：「大叔一定不是平常人。據在下所知，大力神功失傳已近七十年，據說創自當年一個名叫大力老人的武林前輩，大力老人憑了這種威力無窮的神功，縱橫江湖無敵手。大叔，你是大力老前輩的傳人？」

中年人臉上一點也不顯出驚訝，平靜地點點頭道：「不錯，俺確是大力老人的傳人，不過不是親傳，而是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得到了大力老人死後遺留下來的大力神功秘笈，於是潛心苦練，習會了大力神功。」

葉滿庭臉上露出羨慕的神色，沒有作聲，中年人一眼就看出了葉滿庭心中所想的，爽朗一笑，道：「小伙子，你可想修

習這門神功？」

葉滿庭是個練武人，對於每一種奇妙高絕的武功，都有强烈的興趣，當然極之想學，聞言，臉上一紅，高興得顫着聲說：「大叔，你肯教在下？」

中年人沉實地點點頭：「這門神功很深奧，分成十個階段來修習，是俺天資愚鈍或是甚麼的，總之，俺窮二十年時間，亦只練到第八個階段，始終不能更上層樓，達到第九階段，更遑論第十階段了。」

一歇接道：「小伙子，你的資質比俺好，如若修習大力神功，成就可能會比俺高，說不定能練到第十階段，發揚光大這門神功，所以俺決定教你。」

葉滿庭大喜若狂，驀然重又跪在中年人面前，「咚咚咚」連磕了三個响頭，口裏說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一拜。」

中年人這次沒有阻擋葉滿庭的跪拜，一面肅然之色，端坐着，受了葉滿庭的跪拜。

一下子，他們的關係改變了，感情加深了，從偶然相遇的普通關係，變成了牢不可破的師徒關係。

中年人待葉滿庭拜罷，才正聲道：「滿庭，咱們從此已是師徒，為師也對你說明俺的出身來歷。」

葉滿庭站在中年人身側，必恭必敬地應着中年人，沒有出聲，靜待中年人說下去。

中年人沉聲緩緩說道：「為師姓徐，名天惡，乃魯西人氏，想必你未曾聽說過為師的名字罷？」

葉滿庭一聽中年人說出姓名，心中一跳，脫口答道：「師父莫非就是二十多年前，稱雄魯境，人稱『嫉惡如仇』的……」下面「徐天惡」三個字他不敢說出，因為現在身份已不同，若當着師尊的面前，說出師尊的名諱，那是大大不敬。

中年人面露詫訝：「看你年紀最多二十出頭，怎會知道為師的外號？」

但接又恍然笑道：「是了，為師眞糊塗，忘了你曾經對為師說過，令尊是幹保鏢的，見聞必廣博。滿庭，你是否從令尊處聽來的？」

葉滿庭趕緊答道：「徒兒正是從家父處聽來的，家父還滿口稱讚師父除奸去惡的俠義風範。」

「嫉惡如仇」徐天惡慨嘆一聲：「令尊之名，為師亦久仰大名，可惜，始終緣慳一面。」

提起了父親，不由想起被殺的全家，目含痛淚，握拳氣憤不已。

徐天惡一眼就看出葉滿庭的心情，趕緊岔開話題：「滿庭，為師現在就傳你大力神功的修習秘訣，趁他們一時找不到來，在此修習一下，說不定，就憑這幾天的修習功夫，可以令你手刄仇人！」

葉滿庭一聽，滿懷激喜地說：「師父，那麼快教徒兒吧。」

徐天惡示意葉滿庭坐下來，於是開始傳授講解大力神功修習之內功口訣。

×　　×　　×

魯人虎與衆玄衣人站在山脚一處矮林前，呆住了，不敢往矮林內衝進去。

——他們明明看見中年人與葉滿庭奔入林中，由於對中年人的武功有所忌憚，若單是葉滿庭一人，他們早已毫不猶豫衝入林內。

所謂逢林莫入，這一點，魯人虎他們絕對深明此理，何況，林內還有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中年人，他們更加不敢冒險，經過一番商量，他們決定故技重施，再來一次火攻。

事不宜遲，他們立刻分散人手，四面點火。

矮林先是四面起烟，眼看火光冒起，火舌吞吐，刹那，蔓延了整座矮林，烟火衝天中，矮林陷在一片火海中。

魯人虎及玄衣人等分散開來，包圍了這座被大火吞噬了的矮林，緊張地注視着燃燒中的矮林，提防中年人與葉滿庭驀然從林中任何一個方向衝出來。中年人可以不理，但葉滿庭則非要眼看着被燒死或殺死，他們才能放心。

可是，濃烟蔽空中，矮林足足燒了二個時辰左右，化為灰燼，依然不見葉滿庭與中年人衝出來，莫非他們會地遁不成？這絕無可能，莫非他們寧願燒死也不衝出矮林？這更不像話，人，那有寧願燒死也不願出林的，何況他們衝出林外，魯人虎他們也未必殺得他們。既然兩樣也不是，然則，兩人究竟如何？去了那裏？

答案只有一個，那是三歲小孩也識的，葉滿庭與中年人不在林內！

這場火是白燒了，這是魯人虎與衆玄衣人此刻心中所想到的第一個念頭。

望着一地灰炭，濃烟騰空，魯人虎與衆玄衣人都目瞪口呆。

——被燒毁的林地上，沒有葉滿庭與中年人的片衣隻骸，好明顯，他們是白費了一番手脚，也錯失了一段時間！

——一段讓葉滿庭與中年人逃離他們越遠的時間！

魯人虎當機立斷，立刻將玄衣人分成三組人，分三個他們認為葉滿庭最有可能逃走的方向追索下去！

×　　×　　×

他們都不知道，葉滿庭與徐天惡就在離矮林不到百十丈的一處亂石聳立的一個山洞內。

徐天惡最先警覺，他沒有打擾正在專心一志修習大力神功的葉滿庭，一個人悄沒聲地撥開掩着洞口的草蔓，探頭外望，望到冲天的烟火，就知道魯人虎他們一定是放火燒林，不覺心中暗笑不已，看了一會，縮回洞中。

三日，在平靜中渡過，大概魯人虎他們以為兩人早已逃離了這地方，故此盲目地追了下去，不再轉回來。若是如此，這地方是最安全的了。

每天，葉滿庭都在勤奮修習大力神功，而徐天惡則到外面小心獵取禽獸野物，以作裏腹之用。

徐天惡對於葉滿庭修習大力神功的進境，表示滿意，稱讚他，說比他當初修習大力神功時的進境，快了很多，令到葉滿庭很高興，也充滿了信心。

在這三天中，葉滿庭背上的傷口，在師父徐天惡的悉心治理下，已差不多痊愈，傷口已結了痂。

依照徐天惡的意思，是讓葉滿庭在此

洞內將大力神功初步練成，然後再去找魯人虎他們報却血海深仇，只可惜，世事往往很難盡如人意，三天的平靜日子過去後，第四天一早，他們就發覺情況有點不對了。

× × ×

天還未亮，山洞外萬籟俱寂，驀地，一陣宿鳥驚鳴，撲叫聲將兩人驚醒了，徐天惡立刻斷定是，有人在這附近潛行，驚動了棲宿在樹上的雀鳥，宿鳥受驚，才會飛起。

徐天惡立刻做了決定，潛出洞外觀察一下，看看是甚麼人，最好不是魯人虎他們，否則，只好想辦法對付。

他吩咐葉滿庭靜待在洞內。不要出去，靜待他們來，一個人悄沒聲地潛出了山洞。

天上仍是黑暗一片，但遙遠的天邊，已經微現一抹曙光，看來，天巳快亮。

徐天惡在山林中住了二十多年，日常出外打獵，對於附近百里內的山林地帶，可說甚爲熟悉，他像一頭野獸般，潛行在山石樹草間，一面警覺地四處窺察。

潛行到燒毀的矮林前，終於讓他發現了在燒毀的林前，站着黑壓壓一片人，少說也有三十多人。這樣多人，怪不得樹上的宿鳥會驚飛了。

再掩近一些，憑着那銳利的目光，徐天惡終於勉强認出了正在指手劃脚的魯人虎。

看來，魯人虎不知從何處，又找來了一些帮手，這一點，可從人數看出來。

徐天惡本想再潛近一些，好聽聽魯人虎在說些甚麼，又恐被發現，遂打消此念，極小心地慢慢向後潛退，重回山洞。

才一入山洞，葉滿庭巳急不及待地問：「師父，來的是甚麼人？」

徐天惡深望了葉滿庭一眼，輕聲悄帶憂慮地說：「滿庭，來的是你的大仇人魯人虎，並又找了一些人來，看樣子，他是必欲殺你而後甘心。」

葉滿庭先是一驚，繼而握拳憤然道：「說不得只好與他一拚了，師父你意下如何？」

徐天惡微一沉思，然後說：「滿庭，這事千萬魯莽不得，他們有三十多人，在人數上，佔了絕對優勢，憑咱師徒兩人，斷難與之對抗，咱們一定要想個辦法對付他們。」

葉滿庭聞言，默然不語了一會，突然雙目一亮，急聲道：「師父，徒兒想到一個辦法，不知是否可行？」

徐天惡軒眉問：「滿庭，你想到甚麼辦法，快說出來，看看是否可行。」

葉滿庭即道：「師父，他們在人數上佔了優勢，咱們在地利上却佔了優勢，咱們就利用地利上的優勢，進行各個擊破。師父，你看是否可行？」

徐天惡撫掌笑道：「滿庭，這確是好辦法，咱們就利用對地形的熟悉，在他們分散開來搜索咱們的時候，將他們逐一擊殺！對，這確是個好辦法！」

葉滿庭見徐天惡贊成他的辦法，遂高與地說：「師父，趁現在天還未亮，正好隱蔽行藏，先殺他們幾個好嗎？」

徐天惡頷首道：「好，咱們立刻行動！」拿起倚放在洞壁的鋼叉，當先向洞口走去。

葉滿庭緊一緊腰間長劍，隨在徐天惡身後，走出洞外。

× × ×

魯人虎他們之所以再回來，因爲他們在三天前放火燒了矮林後，發覺林內根本就沒有徐天惡葉滿庭在內，於是分三路追索下去，誰知，越追越不是路，簡直連一絲半點蛛絲馬跡也找不到，三路人馬會合後，經過商量，一致認爲，徐天惡葉滿庭可能躲藏在被燒矮林的附近，決定再回去搜索一番，務必找到葉滿庭將禍患除去。

魯人虎鑒於徐天惡身懷大力神功，是個棘手人物，遂提議請人帮手，衆玄衣人自然贊成，遂由魯人虎去找了近十名素有交情的黑道高手，重新再展開搜索！

先前徐天惡看到魯人虎在指手劃脚，就是魯人虎在對新邀的帮手解說他們何以燒林的情形，並分派人手，三個一組，分成十一組，展開漁翁撒網式的搜索！

——魯人虎認爲徐天惡與葉滿庭一定躲藏在這附近。

徐天惡葉滿庭潛行到被燒毀的樹林前，窺察之下，發現魯人虎他們已散開來，分從不同的方向展開搜索。兩師徒略一商量，決定避重就輕先消滅魯人虎的手下，將魯人虎孤立起來，再面對面放手一搏。

× × ×

師徒兩人終於在一處亂石地，發現了三名玄衣人。

三名玄衣人就在兩師徒的左前方五丈不到處，正自小心翼翼，在亂石堆中搜索，冀望發現徐天惡葉滿庭的藏匿處。

徐天惡與葉滿庭觀察了一會，遂展開行動，擊殺三名玄衣人。

臨動手前，徐天惡耳語葉滿庭：「出手要快，一擊置諸死地，千萬不能讓他們有機會出聲示警！」

葉滿庭點點頭，表示明白，兩人遂捷如狸貓般，分從左右，悄沒聲地潛行在亂石中，向左前方的三名玄衣人掩過去。

三名玄衣人置身在亂石堆中，巳然提高了警覺，提心吊胆，準備隨時有所發現立刻出聲示警，可惜他們只顧身前左右，却忽視了後面，死到臨頭，仍不自覺。

這時，恰好三名玄衣人兩個在前，一個在後，穿行在亂石堆中，彼此相隔有七八尺距離，在專心一意搜索着。

走在最後的一名玄衣人最先遭殃，他握着一把大刀，正自左右察看，冷不防脚下一蹌，不自主往前傾跌，他急忙收腹挺身，穩住身形，適在此時，驀覺頸後有一股森寒之氣噗的吹到，令到他汗毛倒竪，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猛一回頭，背後什麼也沒有，提起的心放下，舒了口氣，正想回頭，驀覺喉頭一陣骨碎聲响起，還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巳然睜着一雙恐怖的眼睛，氣絕而去。

——連半點聲音也沒有弄出，那名糊塗死去的玄衣人，在身軀倒下時，早被人用手託着，輕輕放在地上。

另一名走在右邊的玄衣人比較警覺，突然發現後面沒了同伴的脚步聲，立時轉身往後察看，果然不見了同伴的踪影，張口正欲呼叫，驀然一道疾風疾掃而到，陡

覺脖子上一凉，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一顆巴斗大的頭顱，巳然疾轉着脫離了他的脖子，飛向天空。

更妙的是，他倒下的無頭屍身被人輕輕接住放倒在地，張口瞪眼的頭在空中滴溜溜轉着往地上飛墮，亦被人一把接住，同樣悄沒聲的放在地上。

一聲不响，刹那就死了兩名玄衣人，現在，只剩下一名走在右邊的玄衣人。

不用說，殺了兩名玄衣人的人，是徐天惡葉滿庭。

走在右邊的玄衣人，終於發覺情況有點不對：亂石地中，只有他自己的脚步聲在孤單地响着，兩個同伴的足音，忽然消失了。

他不由心裏發毛，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人，而是鬼。原來此人是個極之怕黑的人，一個人絕不敢在黑夜行走，非要有人作伴不可。剛才有兩個同伴的步聲壯胆，亦巳心顫胆驚，正因爲他一直心顫胆驚，才令到他同伴的步聲消失了有一會，才驚覺過來，這下裏，他不由驚得脚也軟了，舉步艱難，不敢轉頭向後察看，恐怕有鬼物出現在他身後。

他驚得正想大叫，驀覺喉頭一緊，氣一窒，再也叫不出聲，只在臨死前，聽到一陣喉骨碎裂聲，就此與他的兩個同伴走在黃泉路上。

在天亮之前，徐天惡葉滿庭兩人就用這種手法，先後解決了四組玄衣人！

——一共十二個！

到天色大亮，師徒兩人巳安然回到山洞內。

師徒兩人原本想在山洞內靜伏一會，後來一想，打鐵趁熱，若被魯人虎他們發現了死去的同伴，加强戒備，不再分散，那時候，想逐個擊破就困難了，遂再潛出洞外，再次展開行動。

× × ×

那知，這一次沒有那樣好運氣了，剛出山洞，就被三個一臉兇悍的漢子發現，呼喝一聲，向他們兩人撲過來。

退回山洞，無疑讓對方甕中捉鼈，既然被發現，倒不如拉開來幹，是以徐天惡葉滿庭互一打眼色，一言不發，齊齊展動身形，迎撲向奔撲來的三名漢子。

速戰速決。

這是徐天惡，葉滿庭的想法。

三名撲來的漢子穿一身紫衣，手執一式的吳鈎劍，從衣着上分辨，明顯不是魯人虎的手下，十成是請來的帮手。

由於兩下裏奔勢很快，刹那雙方接觸上了，二話不說，立刻動手拚殺起來。

可能是事先得到魯人虎的關照，動手時，兩名紫衣人合力對付葉滿庭，只有一名紫衣人對付徐天惡。

他們本來打的是如意算盤，兩人合手對付葉滿庭，是想一擊殺死葉滿庭，爲魯人虎除去後患，然後再對付徐天惡，能殺則殺，不能殺則溜之大吉。

可惜，他們打錯了算盤，若他們一動手，就全力對付徐天惡，一人對付葉滿庭，拖到魯人虎他們趕到，合十八人之力（有十二人巳被葉滿庭徐天惡所殺），不難將徐天惡葉滿庭殺死！

甫一交手，那名獨力對付徐天惡的紫衣人吳鈎劍才斬掃出，還未看清楚徐天惡的樣貌，倏的晶光閃亮，徐天惡虎吼一聲，聲動林野，震得那紫衣人心神一震，眼前一花，巳被徐天惡的鋼叉硬生生迫開他的吳鈎劍，銳亮的叉尖以不可言喻的速度，刺在他喉頭心窩上！

噗一响——因爲兩股叉尖同時刺入喉頭，心窩，故此只得一响，鋼叉巳深深刺入紫衣人喉頭，心窩，隨着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紫衣人喉頭，心窩立時見紅，氣絕身亡！

徐天惡毫不怠慢，鋼叉立時回抽，紫衣人喉頭，心窩噴洩出兩股血泉，「蓬」然摔跌在地，鮮血將泥土染紅了一大片。

徐天惡看也不看倒在地上的紫衣人一眼，返身撲向另兩名與葉滿庭動手的紫衣人。

葉滿庭與兩名紫衣人才交手，立刻感覺到兩名紫衣人身手很高，故此不敢大意，不攻反守，任兩名紫衣人狂風驟雨般攻擊，從容一一化解！

兩名紫衣人却兇悍得異常，一出手就是殺着，招招不離葉滿庭週身要害。

——一擊斬殺葉滿庭！

這是兩名紫衣人的心念！

可惜，他們却忽略了徐天惡。

徐天惡才是可怕的對手！

就在兩人迫得葉滿庭連連後退不巳，心中獰笑不巳的時候，徐天惡巳殺了一名紫衣人，趕來帮忙葉滿庭。

本來這還沒有什麼，但那名死去的紫衣人臨死時發出那聲慘叫，却令到活着的兩名紫衣人同時心頭一震，手中吳鈎劍不由慢了慢。

葉滿庭立刻覷準機會，接下兩劍，跟着劍勢一引，傾力向兩人攻出一劍，迫得兩人不得不退一步閃避。

這一步退後，立有一名紫衣人踏上了死亡之路。

但聽「噗」一响，在右邊攻擊葉滿庭的紫衣漢子，身形猝然震悚，臉容扭曲，張口發出一聲慘叫，頭一垂，搭拉在胸前，死了。

一把鋼叉，自他右脅刺進，右胸透出，尖銳的叉尖上，滴着血，只一現，立刻從右邊紫衣人胸前縮回。

徐天惡巳將鋼叉自紫衣人身上抽回。

紫衣人立時死狗一樣癱倒在地上。

剩下來的一名紫衣人，眼見兩名同伴於刹那間先後死去，嚇得臉上變色，心胆俱裂，一劍逼住葉滿庭的長劍，擰身就想逃走。

但遲了，他此刻巳陷在徐天惡，葉滿庭的夾擊中，就算脅生雙翅，也逃不了。

徐天惡巳將他的去路截住。

恰在這時，數十丈外，傳來陣陣呼喝聲與脚步聲，魯人虎他們趕來！

援兵到，紫衣人立時胆氣大壯，暴吼一聲，吳鈎劍幻起森森劍影狂攻葉滿庭。

葉滿庭聽見人語步聲，亦知道魯人虎他們趕來，心內一急，想立刻解決了紫衣人，是故手中劍傾全力迎向紫衣人的吳鈎劍，但聽一陣金鐵交擊聲中，兩人各自退了一步，紫衣人心頭暗驚，想不到葉滿庭年紀輕輕，都有如此深厚的內力，就連葉滿庭本人也驚疑不巳，怎的自己的功力陡

然增加了一倍有多！

但隨即他恍然明白了！

他之所以功力陡增，全拜他修習了三天的大力神功！

想不到大力神功有如此妙用，只修習了三天，功力就在不知覺間陡然增加了。

紫衣人雖然心頭震慄，却沒有忘記還有一個徐天惡在側後，乘着一退之勢，吳鈎劍劃起一道光芒，攔腰向徐天惡掃去！

徐天惡低吼一聲，鋼叉一豎，恰好擋住了掃到的吳鈎劍，但聽「噹」一聲大響，火花飛濺中，紫衣人手中的吳鈎劍化作一溜晶芒，脫手飛去！

原來徐天惡的叉柄亦是用鋼鐵打造的，吳鈎劍擊在叉柄上，被徐天惡將大力神功貫注在叉柄上，紫衣人的吳鈎劍怎生受得起，不脫手被震飛才怪！

紫衣人念頭還未轉過，胸前已挨了重重的一掌，悶叫一聲，整個人像一只斷綫風箏般，朝後飛跌出去，口中噴出一道血箭，摔跌在三四丈外。

紫衣人被徐天惡那挾着大力神功的粗大手掌擊中，內腑盡被震碎而死！

這時，魯人虎等十八人，已出現在徐天惡，葉滿庭眼內，距兩人不到五丈。

徐天惡朝葉滿庭疾喝一聲：「快走！」當先帶着葉滿庭，往後就跑。

說起來眞是無巧不成書，魯人虎叱喝一聲，當先不顧一切向徐天惡葉滿庭追去時，恰巧被飛跌落的紫衣人屍體阻住了。

紫衣人三兄弟都是魯人虎請回來幫手的，三人在道上也是响噹噹的人物，只要提起「紫衣三煞」胡氏兄弟，道上沒有一個人不知曉，但想不到却全死在徐天惡，葉滿庭的手上！

人是魯人虎請回來的，他若不理，未免令到其餘請回來的帮手寒心，若一哄而去，落得只剩他幾人，那時人單勢孤，別說斬草除根，只怕逃命也來不及。所以，魯人虎只好一個箭步縱前，將飛跌落他面前的胡氏三煞中的老二一把接住，低頭一看，胡老二已然氣絕身亡。

就這一瞬間，徐天惡，葉滿庭先後迅速地閃沒在亂石後。

等到魯人虎暴吼一聲，兩眼兇光閃射，搜索徐天惡，葉滿庭的影蹤時，已失去了兩人的蹤跡！

魯人虎氣怒得眞想將胡老二的屍身摔落在地，但又不敢，只好咽口氣，將胡老二的屍體輕輕放在地上，假作悲痛道：「不殺那該死的兩人，魯某誓不爲人！」

其餘死剩的手下及請來的道上高手，眼見先後不到二個時辰，已有十五人被殺，而僅能見到對方的身形，俱不由心也寒了，但已騎在虎背上，欲罷不能，只好硬着頭皮撐下去！

「魯兄，胡氏三雄巳死，多說無益，爲了替他們報仇，咱們還是快些追過去，將那兩人追截到，合手殺了他們才是！」其中一個也是魯人虎請回來的，年約四十出頭，身形瘦削，滿臉病容的漢子陰沉地說。

魯人虎正中下懷，忙不迭道：「趙兄說得對，徒自悲傷，不如立刻行動！」說完，一揮手，領着衆人，散開來，撲向徐天惡，葉滿庭隱沒之處。

這一來，却上了徐天惡，葉滿庭的大當。

魯人虎等人撲近徐天惡、葉滿庭隱沒的亂石前，恐防中了暗算，不敢貿然逼進，一個個掩身在石後，小心向前掩進。

殊不知，徐天惡葉滿庭已悄悄繞到了他們的背後，他們仍懵然不知，兀自只顧注意前面。

這一來，他們可就慘了。

首先，有兩名掩伏在石後的玄衣人，一聲也叫不出，先後死在兩人手上，跟着，接二連三，被徐天惡師徒兩人連殺了五六人，才驚覺到上了當，可惜已折損了幾個人。

魯人虎這下可說又驚又怒，怒吼一聲，帶着其餘的人，返身撲向徐天惡師徒兩人隱沒的地方。

當魯人虎撲到時，徐天惡葉滿庭已藉着亂石草尌的掩蔽，已不知潛行到哪裏，一任他們掀翻地皮擊碎石塊，也找不到兩人一絲蹤跡！

魯人虎暴怒如狂，叱叫連聲中，一連擊碎了十多塊石塊，擊得石屑紛飛。

還是那姓趙的瘦削漢子開了口：「魯兄，依兄弟之見，還是退出這片亂石地爲妙，最少，可以避免被他們仗着地形熟，逐個擊殺，再想別的法子，迫他們現身，你以爲怎樣？」

魯人虎也覺得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遲早會被徐天惡葉滿庭將他們逐一殺死，遂點點頭道：「趙兄，小弟也有同感，咱們先退出這片亂石地，再來個用火攻，不怕他們不露面！」

其餘的人聽了，連聲贊同叫好，他們都不想停留在這片亂石地，因恐隨時會被襲殺！

說走就走，剩下來的十二人，立刻爭先恐後，像逃離鬼域般，逃出了那片亂石地。

× × ×

魯人虎等人還未喘過一口氣來，陡然間左右同時响起一聲叱喝，跟着就有三個人往地上就倒，衆人都被這驟然發生的變故嚇得一時亂了手腳，待定下神來，細一看，才知又有三人被殺！

而徐天惡，葉滿庭兩師徒，一左一右，將他們截住了。

剛才那三人，就是他們兩師徒乘他們驚魂未定，驟出不意，將其擊殺的。

「魯人虎，不用放火了，我與師父就站在你們面前，你們只管動手吧！」葉滿庭充滿仇恨的雙眼，盯視着魯人虎。

魯人虎環顧一眼自己人，想不到三個時辰不到，三十多人，如今只剩九人，他驚覺到自己一時大意失着，與對方以可乘之機，致落得這樣狼狽。他不敢再貿然亂動，聞言故意不答理葉滿庭的話，對着徐天惡，惡狠狠問：「你到底是誰？爲何要帮着那小子，與咱們作對？」

徐天惡淡淡笑道：「俺不是告訴你了嗎？只因爲你澆了俺的兩間茅屋，令到俺棲身無地，如今再加上一樣，那就是他巳拜了俺爲師，俺不帮他，帮誰？」

魯人虎倒吸了口冷氣，不相信地道：「什麼，那小子巳認了你做師父？」

徐天惡哈哈豪笑道：「這有什麼奇怪

的，難道你以爲俺就沒有資格作他的師父嗎？」

魯人虎連連擺手道：「魯某不是說你沒有資格做那小子做徒弟，而是說你爲何偏偏選他做你的徒弟。」

徐天惡笑得更加大聲了，直笑得上氣不接下氣，才道：「你簡直在放屁！俺爲何不能選他收徒弟？只要俺喜歡就成，俺就是喜歡他做俺的徒弟！」

魯人虎鐵青着臉無話可說，好一會，才怒聲問：「魯某再問你一次，你到底是誰？」

徐天惡睜着環眼問道：「你眞的要知道？」

魯人虎默默點了點頭。

徐天惡沉笑道：「好，那就告訴你吧，免得你蹩死了，令到俺徒弟不能親手殺了你！」

接着不疾不徐說道：「聽着，俺叫徐天惡！」

魯人虎與羣兇聽了，皆露出惘然之色，從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都沒有聽過徐天惡的名字，或記不起。

到底還是有人記起了，那是一個年約四十五六歲的黑臉漢子，外號就叫黑臉神，姓許名一雄，是一名心狠手辣的獨行大盜。只見他神情猛一震，瞪着一雙牛眼，脫口驚叫道：「咱記起來了，他就是當年人稱『嫉惡如仇』的徐天惡！」

「嫉惡如仇」這個名號，當年在魯境一帶，可說名聲响亮，不論黑白兩道，無人不識，特別是黑道中人，更是對徐天惡又怕又恨，因爲徐天惡專與黑道中人作對，只要黑道上的惡人被他遇到了，決不放過。

許一雄當年亦是魯境內一名劇盜，對於「嫉惡如仇」徐天惡的名號，絕不陌生，但由於徐天惡退隱江湖近二十年，對於這個人與名，早巳淡忘，如今乍然聽聞，一時想不起，最後還是給他省起了。

魯人虎等人一聽眼前人就是二十年前威名震魯境的「嫉惡如仇」徐天惡，無不悚然變色，有兩個胆小一點的，已想拔腿開溜。

「哈哈，想不到俺退隱二十年後，依然有人記得俺當年的外號！」徐天惡不由仰天打了個哈哈。

魯人虎強捺心頭震驚，不由自主問了句：「你眞的是『嫉惡如仇』徐天惡？」

——他希望不是。

但徐天惡却擲地有聲地傲然答道：「不是徐天惡，哪個是？難道天下會有兩個徐天惡？」

魯人虎這下可張口無言以答，眼前長相威猛樸實的中年人，確是如假包換的徐天惡，黑道中人的大尅星。

魯人虎知道今次如若一個弄不好，可能會永遠留在這裏，從此再沒有他這號人物，遂按住驚慌，色厲內荏地厲聲說：「徐天惡，別人怕了你，魯某却不會怕你！你雖然了得，但雙拳難敵四手，諒你也奈何不了咱們！」

徐天惡悠然一笑，說：「魯人虎，俺不要你怕，俺也不想殺你，俺要留下你，待俺的徒兒親手宰了你，好爲慘死在你手中的家人報仇！」

一直站着沒有出聲的葉滿庭，眼見仇人就在目前，心中熱血翻湧，豎眉瞪目，直恨不得一劍將魯人虎躁成肉醬，幾次想衝上前動手，皆讓徐天惡阻止了。

原來徐天惡早有打算，他心裏暗自盤算，若就這樣動上手，必然成混戰之局，自己佔不到絕對的勝面，一個弄不好，可能會被魯人虎乘機逃去，那時若想找他，只怕要費一段時間，也未必找到他，與其這樣，何不吃定了他，讓他走不了，死也死得甘心。

主意打定，遂豪笑一聲，說：「魯人虎，雖然你衆我寡，但動起手來，你們未必能勝，好可能會像死去的二十多人那樣，被俺師徒殺死。俺不想多所殺傷，俺現在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不知道你們可願聽俺說出來？」

魯人虎心裏當然想混戰，他早巳打了逃走的念頭，趁雙方混戰時，溜之大吉，聞言不　不顧地問：「你有什麼好辦法？只管說出來聽聽。」

徐天惡見魯人虎巳上鈎，遂淡淡一笑，道：「辦法很簡單，那就是你與俺徒弟單對單，各憑本領。不准任何人插手，了斷這段怨仇，不論誰殺了誰，一律不加追究，你們認爲怎樣？」

魯人虎那方面靜聽徐天惡說完，首先有人出聲讚成：「徐大俠這個辦法很公平，俺首先讚成！」說話的是許一雄，他在認出了徐天惡之後，心裏一直在打鼓——退堂鼓，只因碍於顏面，沒有公然求去，如今聽說不用自己動手，當然一力讚成。

第二個表示讚同的是姓趙的瘦削漢子。「許兄，趙某也讚成徐大俠提出的辦法，這個辦法很公平。」

其餘的也跟着表示讚同。

魯人虎見自己這面的人都同意這辦法，初時很惱，怪他們不够朋友，臨陣退縮，後來一想，不禁心頭竊喜：單對單，葉滿庭肯定不是自己的對手，一定會被自己殺死，這何樂而不爲？自己最終的目的不就是要殺死葉滿庭，來個斬草除根嗎？這正是個好機會！不過，他一直担心徐天惡會在葉滿庭危急的時候插手，眼珠一轉，想到了一個扣住徐天惡不插手的辦法。「徐天惡，既然你如此說，魯某也讚成你提出的決鬥辦法，不過——」故意拖長了聲音。

「不過什麼？」徐天惡見魯人虎不說下去，急急問。

魯人虎正要徐天惡問，聞言故意沉思一下，才沉聲道：「不過不知徐大俠是否言出必踐？」

徐天惡一聽，舒口氣，豪聲道：「俺徐某人頂天立地，從來說一不二，俺如若言出不踐，天地不容！」

魯人虎見徐天惡當衆起誓，知道扣牢了他，自己可以不必再担心他會中途插手，大可放心一戰，遂挺挺胸道：「既然徐大俠當天起誓，魯某人信得過你徐大俠！魯某人沒別的說了，叫那姓葉的小子出來，與魯某人分個生死！」

葉滿庭早就恨不得與魯人虎放手一搏，手刃仇人，聞言對徐天惡一抱拳，隨着一躍而出，與魯人虎站了個面對面，雙方相距九尺有餘。

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用來形容葉滿庭與魯人虎此刻的情形，最恰當不過，兩人互視了一會，像約定了一般，同時叱喝一聲，同時展開了攻擊。

兩人這一交上手，用的全是殺着毒招，都想盡快將對方擊殺，故此兩人鬥得兇險無比。但見魯人虎的虎頭大砍刀縱橫砍劈，刀風颯颯，刀光閃溜，將葉滿庭左右前後，全皆封死，只要葉滿庭有絲毫疏忽，定會被他砍殺斬傷。

反觀葉滿庭，氣勢上明顯的弱了魯人虎一籌，雖然用的是拚命招式，但守多於攻——如果不保存自己，根本不能殺人，只在魯人虎展佈的刀幕中左招右架，間中全力攻出一劍，迫得魯人虎不得不攻勢稍緩。

魯人虎那邊的人見魯人虎一直佔了上風，莫不興高彩烈，以爲魯人虎遲早必可將葉滿庭斬殺在刀下。

就連魯人虎，也心頭竊喜，充滿信心，必能斬草除根！

只有徐天惡，一直聲色不動，注視着正在激鬥中的兩人，令人窺不透他此刻的心情。

果然，魯人虎在攻到第九十八招上，一刀震偏了葉滿庭的長劍，中鋒直入，大砍刀傾力向着葉滿庭的面門疾如電閃般劈下。

葉滿庭若躲不過這一刀，勢必被魯人虎一刀劈成兩爿不可！

但是就在魯人虎刀鋒將要觸及葉滿庭面門，一張完整的臉就要裂開的刹那，陡然間葉滿庭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個疾旋，從他的刀鋒下旋開，避過了一刀裂體之厄。

但饒是如此，仍被魯人虎的刀鋒，連肉帶皮，削去了肩膊一片肉。

鮮血立時從葉滿庭的左肩頭冒湧出。

許一雄等人見了，忍不住齊齊喝彩，爲魯人虎打氣。

徐天惡眼見葉滿庭受了傷，仍然聲色不動，眉毛也沒有動一動，依舊看下去，眞不知他心中的感受如何？

魯人虎見一刀不能劈死葉滿庭，但也將他斬傷，不由大喜，獰笑一聲，口裏喝了聲：「小子，納命來！」如影附形般跟着葉滿庭旋開的身形轉進，大砍刀反手斜劊而上，鋒刃在陽光照射下，泛閃起一溜烈芒！

這一刀，葉滿庭已無論如何也閃避不了，因爲魯人虎這一刀，已將葉滿庭迫在死地！

魯人虎已忍不住展露出兇殘惡毒的笑容。

就連許一雄他們，也確認爲葉滿庭無法避得過這一刀。

難道徐天惡也認爲葉滿庭無法避得過魯人虎的這一刀？他竟然在這時笑了！他是何居心？

只有葉滿庭最清楚，葉滿庭也知道避不開魯人虎這一刀，所以不再閃避，但也沒有束手閉目待斃，他只是將長劍去封擋魯人虎的大砍刀！

難道他以爲用那一支長劍，就可以封擋得了魯人虎那挾雷擊電閃的虎頭大砍刀嗎？

要知道長劍是輕兵器，大砍刀是重兵器，以劍擋大砍刀，明顯吃了虧，何況，葉滿庭剛才也顯露出內力不及魯人虎深厚，被魯人虎一刀震開了長劍，才致肩頭受傷！

莫非葉滿庭自知必死，聊盡人意？

而最奇怪的事是：徐天惡此時竟然笑了。

徐天惡笑得好！

就在魯人虎有十成把握，要將葉滿庭削斬成兩截的刹那，不可思議的怪事發生了。

明明剛才被魯人虎一刀震開長劍，內力不及魯人虎的葉滿庭，竟然在刀劍相擊中，玩魔術般一劍將魯人虎的大刀震得脫手飛上空中，長劍接一迴揮，將驚詫莫名、愕了一愕的魯人虎一顆人頭，揮斬旋飛起，離開了魯人虎的頸脖！

這一刹那的變化實在太驚人，太可怕了，令到許一雄等人，驚怔得目瞪口呆，直到魯人虎的無頭屍身「蓬」然倒在地上，他們才回過神來，同時驚呼出聲，不自主退了一步！

這變化太驚人了，令到他們一時間無法接受！

葉滿庭手刃仇人，臉上露出慘淡的笑容，身軀幌了幌，就要傾跌在地。

幸好徐天惡及時上前將他一把扶住，讚賞地說：「滿庭，幹得好，你終於得報大仇！想不到你只習了三天大力神功，就能將神功的威力發揮出來，若假以時日，必有大成，說不定會超過爲師的成就，發揚光大。」

許一雄等人聽了徐天惡的一番話，才知道葉滿庭先是用誘敵之計，故意裝出內力不及魯人虎，令他上當，然後乘他輕敵，再施展出大力神功，將魯人虎的大砍刀震飛，擊殺之！

許一雄等人親眼見過大力神功的威力，也久聞大力神功的威力無匹，葉滿庭只習了三天其內力就如此驚人，若徐天惡親自動手，只怕他們都不堪一擊，個個臉都青了，何況這件事根本與他們無涉，如今正主兒一死，不走還待何時？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知誰先喊了一聲，立時哄一聲，轉身拔脚走了個清光。

× × ×

一堆新墳之前，擺着一張香案，案上擺放着香爐，爐內插着香，案的正中，一個木盤上，正盛着一顆人頭，一個肩膊上受了傷的年青人，站在案前，眼淚流了一臉。

這個年青人正是葉滿庭。

案上的人頭，不用說，也是魯人虎項上的人頭。

元兇伏誅，葉滿庭懷着滿懷𥴙痛，用魯人虎的人頭，祭奠慘死的祖父母、父母、及兄嫂姪兒女等家人。

面對着至親至愛的親人新墳，此時葉滿庭再也抑制不住，放聲哭倒在親人的墳前。

良久，哭聲漸止，才有一人上前，神色悲傷地將已痛哭昏暈在地的葉滿庭抱扶起來，轉過身，托着葉滿庭，一步步離去。口中喃喃道：「江湖仇殺，眞是太慘酷了……」

（全文完）

少林武技秘辛／蹄風著

海南俠隱記

前文提要：

清初，南、北少林寺是反抗清朝的大本營，武林中的志士，多潛伏其間，暗中進行反清活動。他們已成爲清政府的心腹大患，清帝雖想消除這一隱憂，但又苦無確證。於是便在少林同門之中，從事挑撥，製造仇恨，並唆使他們互相殘殺，地方官員因此乃以維持治安爲由，分別先後率兵包圍兩寺，縱火焚燒，不論僧俗，一律格殺，兩寺盡成焦土。刦後餘生的僅數人而已，謝阿福就是其中之一。他逃出生天後，匿居佛山阮家，不久，亦終爲官方追殺而死。遺孤謝贊標，隨母逃往猺山從苗翠花練武，到十五歲時，其母又命他到阮家習梅花棍……

彌勒寺僧懲惡霸

在一個春天的早晨，天色才是破曉，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正在園裏草坪上耍着一手棍法，旁邊站着看的是一個中年漢子。那時但聽到棍風虎虎，青年演出來的身形，有時像飛鷹獨立，有時像野鼠拱行。那一手棍，密時只看到棍裏裹着一個人影，靜止時棍端又不時的震動着，成一圈圈的圓形。一會那青年倏的收起棍來，面不改容，氣不喘息，旁邊漢子點着了頭，露出滿意的樣子。你道這青年人是誰，正是書中的主人翁謝贊標，那時他苦練梅花棍法已經三年，憑着他自幼學來的武藝底子，很快的便已青出於藍了。今天是他要離開阮老六出去闖蕩江湖的前一天，所以便在他的師父阮老六跟前作一次最後的表演，老六也認爲他學到的棍法已經沒有甚麼破綻，只差些交手時的經驗便了。

那天晚上，阮老六把贊標叫到一間密室裏來，從父親遺像掩蓋着的一個暗穴裏，探出一些文件來，都是他父親在日和少林派暗通消息的書信。原來贊標今次出門，是奉了母命前往訪尋他父親謝阿福生前的患難知交——而今在隱姓埋名潛踪在高雷一帶的少林前輩：洪熙官、青草和尚、飛雲大俠等人，他們都是清廷要緝捕歸案的。不過這幾個人的行踪飄忽，就是阮樹在日，也只是一年一次收到他們的消息，替他們暗中傳達，實在不曉得他們藏身之處。現在阮老六把當日的一些文件給贊標閱讀，內裏都是些看不懂的辭句，連阮老六也不能夠解釋。

謝贊標看了後，只把其中一些像是隱語的字句，記在心裏。他希望從這些奇怪的句語中，能夠推尋到指引前往會面的綫索，那句語是：

逢店一杯酒，相逢在後頭，
舉杯翹三指，杯箸工字排。

另有八句口訣，寫着道：

欽廉道口　海水盡頭　鷹爪滿佈　驛道回眸
山上有山　山上無山　寅申相遇　不必驚走

第二天，贊標辭別過老母，便回到阮時和堂來。阮老六已替他整備了一担行頭。所謂行頭，就是當日走江湖賣技，所用的道具箱子，贊標這一次出門，是準備以一個賣武者的身份，結交江湖中人，好來暗中查訪青草和尙等人的行踪。阮老六又給了他一箱跌打藥丸，藉作路上盤纏。贊標選了一根桃木核心造成的齊眉棍作担挑子，身上暗藏解腕刀，行頭裏更有刀戟之類，他自己挑起來，叩別了阮老六，當天趁着篷船出廣州。

那時廣州正是清朝乾隆末年，距離錦綸堂決鬥之後十幾年。官府對於武林人中，仍不時嚴密監視着，各武館都偃旗息鼓起來，不敢公開地授徒，因此武事一時沉寂起來。於是有不少的能人俠士，便寄身方外去，借着僧侶身份的掩護，避過官中人的耳目。就是各地流浪到來賣技的江湖人客，也受到了官中人的注目，所以總是來去匆匆，沒有多時間停留。謝贊標因爲初次出門，對這些情形自不會曉得，他找着城裏一家下乘客寓住下，日裏便到城廂內外的空地上設檔，玩一兩手拳脚，表演完便賣一輪丸藥，江湖上喚做開花結子的。他覺到每次圍着觀看的人，都寥寥無幾，有時候看到幾個蛇頭鼠目的人在旁邊注視着他，贊標也不以爲意，每天仍然一個人出去設檔。

一天他又在將軍衙署前响起鑼來，剛聚集了一羣觀衆，人叢中走出了一個大漢來，呼喝着把人羣驅散，然後指着贊標要他立刻離開。贊標是初生之犢，又見那人蠻不講理，便沒有理會到他，依舊敲着鑼。那人一躍而前，伸手把贊標一推，跟着伸出足來，想把他絆倒，贊標雖然年輕，但那裏會這樣容易便倒。只是他依然打着鑼，大漢的一掌，沒有使他絲毫動搖，反而給他伸出足來，略一開馬，跟着迅速來一個轉身，把大漢的一足剪絞着，隨勢將他仆了開去，額上也頓時撞破了，流出血來。剛才離開的觀衆都站得遠遠地拍掌，大漢爬起身來掩着傷處，咬牙怒目地便走開了。

這時觀衆才又圍了上來，有些對贊標說：「剛才那個大漢是旗下人，在附近設有武館，惡霸一方，官裏人多是和他有交情，所以到來這一帶設檔的武師，事前必定要遞門帖拜會過他，才會沒事。剛才見他悻悻然離去，必不就此甘心的，客官還是走罷。」贊標聽了，全不放在心裏，不過他初出來行走，也不願結下仇怨，因此他收拾行箱，回到客寓，兩天都沒出來。

那朝早他仍然不打算設檔，便到巷口的一家茶館名叫占元閣的吃早茶。他看到這家茶館的樓上，四處都懸滿了雀籠，籠裏有畫眉鳥、相思鳥，喧成一片，鳥聲人聲一時混雜起來。他也覺得環境不俗，便揀了一個明淨的座位，茶博士開過了茶，他悠然地啜着茗。忽然一個架着眼鏡拖長辮子的人走過來，一骨碌便坐到贊標桌子對面坐位上。這人手裏拿着茶盅，贊標雖覺得這人有些唐突，但還以爲他不過是從別桌轉過來，不以爲意。那人坐下之後，竟伸手取過贊標面前的茶盅來，注了自己一杯。贊標心裏想：「他爲什麼不倒自己的茶，一定是他的茶盅沒有了開水，才會倒我的來喝呢。」到了茶役過來注開水的時候，這人仍用手掩着盅蓋，不願打開來。一會又過來倒贊標盅裏的茶，贊標便不能忍耐，伸出手替他把盅蓋打開。詎不揭猶可，盅蓋剛一離手，盅裏便飛出一頭小鳥出來，瞬眼間已經飛高到了瓦蓋下面，穿過水窗便不見了。那人起來執着贊標，口裏說道：「叉媽剤！你放走了大爺的鬥雀，千塊錢也買不到的，快到官府裏和你理論。」贊標不好發作，只有連聲賠說不是。

那人那裏肯依，愈是咆哮起來，便有多人上前，都指着贊標說他不是，正在百詞莫辯，脫身不得的時候，忽地裏又有一個穿着寬袍闊袖，頭上戴了小帽，像是文士一般打扮的人行前來，贊標看看那人，一表軒昂，眉宇間現出一股英氣。只見他雙手略向衆人輕輕一撥，便讓出了一條路來，隨着說道：「不是小可愛管閒事，剛才那位小哥放走了大爺的雀，諒是沒心的，還是准他陪出一些錢作算罷。」那叫大爺的人，先前也沒有看那文士一眼，現在覺得他說話的聲音響亮，面上似乎怪他好出來干預的樣子，口裏便說：「這不關你的事，我只要他賠回我的雀來！滾開！」

那文士走上前一步，面上全沒有怒容，連聲問那叫作大爺的人說：「閣下的雀究竟有記認的嗎？」那人悻悻地回答着：「怎麼沒有，那雀兒足上縛着了一塊小金牌，刻上你大爺的姓的。不要多說，如果賠不出便到官裏去。」文士這時站過贊標身旁，朝着衆人大聲說：「各位鄉親都聽到，如果小可交出他的雀來，請各位作證。」他一面說，一面從寬闊的袖子裏探出一頭雀兒來，拿着翼子舉起，各人看時，果然脚上繫着一塊小金牌，正是原物。那叫大爺的人，細看了一番，面上頓時現出十分驚奇的顏色，望着文士瞪眼出不得聲。

文士把雀兒放進籠去後，暗牽一下贊標的衣袖，剛想走下樓，那料這個大爺還沒有滿意，硬指他的雀兒受驚壞了，要贊標放下一百兩銀子來作補償湯藥。

這番文士發怒了，他回過身來，從袖裏取出一吊銅錢，約莫有一百個光景，他把那串錢放在掌裏輕輕一握，隨手丟向桌上，各人看時，整串銅錢都碎開了。他指着大爺說：「閣下不要欺人太甚，剛才各位鄉親都聽見，現在原物已給回你，還要討沒趣的話，看看這串銅錢罷。」說畢便同贊標急步下樓，瞬眼間便不知他折往那處去了。贊標祇有返到客寓裏，他對剛才文士怎樣拿回那一頭雀子，始終沒有明白。他打算明日便離開廣州。

那天晚上，贊標躺在牀上還未入睡，突然有一個人掩進房來，贊標本能地抓回枕畔的刀躍下牀來，定睛一看，原來是日間給他解圍的文士打扮的人，才安心下來。那人更不出聲，一手把房門關上，然後悄悄的在贊標耳邊說道：「小哥，現時沒空兒說話，你快收拾隨我離開此地。」贊標看過那人日間的擧動，自然不會思疑，便草草揀幾件衣服，攜了隨身武器，把賣武的行頭全都放下不要。那人看見他收拾妥當，便躍起攀着屋頂的桁角，一個倒捲

珠簾，用脚尖輕輕地把天窗撥開，倒栽着身子上了瓦面，贊標也隨着縱身上了屋頂，幸而都沒半點聲響。

他們兩人連夜翻過城牆，贊標因爲輕功日子還淺，做不到壁虎游牆的絕頂工夫，那人便解下衣帶來，帮他上了城牆。又走了半里路，那人才揀一處僻靜的樹底坐下來，請問過贊標姓名，跟着說道：「謝兄，剛才廣州守備司的捕快已圍着街頭了，若果小弟來遲了一步，老兄恐怕已被鷹爪子們抓去了。你知道爲什麼嗎？先日在將軍衙前給你踢倒的那人，是有名叫做旗下老虎的惡霸，姓何名彪。他今天着他的師爺黃大出馬，佈下陷阱，向你報復一跌之仇。如果當時不是小弟飛身上了瓦面，施出燕子追雲的手法把畫眉鳥捉回，他一定把你弄到官中。後來他看到了奈你不得，才索性向守備誣告你是歹人，想把你關進牢裏，須知官中人都和他一個鼻孔出氣的，謝兄那裏曉得旅途上的險惡呢。」

贊標又拜過活命之恩，才記起問他姓名，那人謙虛地說道：「在下姓藍，單名一個丁字，現時白雲山下彌勒寺的主持智海禪師，便是我的師傅。早年我們都是台灣鄭芝龍將軍帳下的武官，抵抗清兵失敗之後才轉入空門。家師壯年，原本也是少林派中人，他知道現時有不少同門南來了，於是一同到廣東來。湊巧河南海幢寺的主持鐵頭和尚，也是暗裏反抗清朝的，寺裏設有機關。鐵頭藉着先日澹歸和尚在寺裏有過一段香火緣，後來朝裏查到澹歸是個皇親，所以勅令海幢寺作爲皇帝的供奉寺宇，官兵不得擾騷，故此不少同門，隱身寺裏，小弟同家師見到了鐵頭，便被派到彌勒寺來充作當家僧，直至上日老主持圓寂，家師才充了方丈，但未知兄長武藝是那一派，尊師何人？」當下贊標也把習技的出身約略說出，祇沒有把這番出來的目的告訴給藍丁。

贊標從月光照射之下，看到了藍丁頭上拖了辮子，而剛才他又說自己是個僧人，不免現出驚愕。藍丁似乎覺到了，便笑着說：「謝兄，你奇怪我長了頭髮嗎？這是假辮子呢。」說着便把帽子摘下來，露出原來牛山濯濯，他繼續道：「在下化裝出來，是有一件原故的。現在時候還早，我們不如趁着月色，一邊行一邊說罷。」

他們沿着升豆基的石路，直趨白雲山麓！那處石路的得名，是因爲要吃完了一升豆才走到白雲山下。藍丁走着，告訴了贊標一段動人的武事。

「這是半年前的事了，本來我們寺裏的僧人，是從來不管外間閒事的。自從家師掌了寺之後，曾經募過緣來重修這間寺，那時從北江運來許多連州青石，修葺完了，還剩下十多塊，都散放着寺前石路兩旁，石路一直通出山門，離寺門一里附近，那地方叫作蟹眼，有十幾家茅舍，都是茶寮和石店居多。其中一家名叫義和的打石館，店裏兼賣一些香燭之類。店主是惠州人，營勇出身，附近都曉得他平日蠻橫，專愛生事，人家暗地裏叫他黃魚坤，眞姓名我也不曉得。他的店裏有十幾名打石工人，時常到寺裏菜園來偷取些瓜菜，我們向來都忍着沒有計較。一天，寺僧發覺門前的大青石全數失了踪跡。

「隔了幾天，伙房僧人出外辦糧食，發覺義和店裏的工人，挑着青石，正是寺裏的原物，智海師傅聽了，便帶着幾個僧人到義和去，懇求他們交出來。那些工人都推說不知，師傅忍無可忍，直入到店後，看到空地上放着的青石，正是寺裏失去的，剛想設法運走，門外忽然走進一個大漢來，指着師傅來罵：『你們這些禿驢，什麼憑據說青石是你的，我店裏還有很多拜神香燭，難道都是你們寺裏的嗎！』師傅見他蠻不講理，更不說話，立刻捋起僧袍，走到店後，雙手擧起青石來，直走出店外。那青石每一塊足有四五百斤重量，師傅把石放下來，着僧人帶來的幾輛木頭車推過來，也不理黃魚坤站在旁邊怒目相向，再進到店後把青石挾出來，那些石工看到嚇得伸出舌來。一會師傅已經把十來塊大青石運出，放到木頭車上面，親自押返寺來。那時我沒有跟着師傅前往，智海師傅回來便對我說：『明心，』他叫着我的法號，『我看黃魚坤不久定會來尋仇，但我不願正面和他衝突，給官中人藉口，還是你來應付他，不過也不可露出方外人的身份。你明天進城去，找一襲俗家衣服，戴上假髮，到時作如路見不平，出來勸勸，必須等到他先動手時才好將他制服。』所以從這時起我便扮成現在的裝束。果然隔了半月，黃魚坤帶來了一個武師裝束的人，一看便知不是善類，你說那武師是誰？他就是將軍衙前給你掃跌的惡霸何彪，他兩人聲聲禿驢，要師傅出來見他。我依着師傅的吩咐出去和他們會面，才說不兩句，黃魚坤便動手把我推開，叱着：『滾你娘的！虧你敢來送死。』我故意迎他一掌，覺得他有幾分氣力，便激他道：『你連我也推不跌，還要找智海長老，眞不識相的。』這句話果然把他氣到像顚狗一般，撲過來搌拳向着我劈下，我和他一合上手，便知他的拳技十分平庸，不願多費時候，便詐作向後退馬，誘他走上來，然後側身斜倚，姿勢像從地上拾取東西一般，待他走近，突伸出一足橫掃過去，這一着他不能不躍避。何彪在旁看到，便呼着：『快些斜肩跌馬！』因爲凡是武技粗淺的人，躍高時定要握着拳頭向下力抵，來帮助躍起的力量，下部便會空出破綻來。我便趁這時挺起腰來，用足暗勁一掌向他脅下斜斜撇上，黃魚坤那裏受得起，他的脅骨當堂折斷，一交撲跌地上不能起來。

「突然一陣拳風從側面掃過來，我知道何彪要向我暗襲，但我早已準備他有此一着，馬上閃身避過來勢，跟着施出一套遮陽掌來迎敵，雙掌一攔一送。何彪雖是武師，可是功夫根底粗淺，當然不曉得怎樣拆法。當我拳法一變時，馬步也跟着移動，雙掌左右撩撥，是狂風掃落葉架式的變相，太極派名叫做雲手。但見他手足無措，雙臂很快的便給我搭着。或運出暗勁來，他全身像觸了電一般，兩腿先自軟下來，額上的汗珠白豆般流出，口裏不住的喊着饒命。這時我心裏雖然好笑，但立刻便醒起了師傅的吩咐，於是做出好打不平的樣子，把他們兩人告誡了一番，冷笑一聲，便先他們離開了彌勒寺。從此以後，他們當眞沒敢再來了，同時也不會疑惑到我是寺裏的僧人。

「嗣後我仍然注意探聽何彪的舉動，師傅也覺得我穿上了俗家裝束，行動上較爲方便，因此時常派我到海幢寺去，和鐵頭暗通消息。前幾天我剛經過將軍署前，看到你給何彪欺負，所以給你解圍……」

藍丁說到這裏，已到了彌勒寺山門。

這一宵謝贊標就住在藍丁的僧舍，兩個人談得異常投契。翌日贊標參見了智海禪師，長老知道他是佛山阮家門下，便對贊標說：「你的師祖阮樹，也是同道中人，雖然他沒有出面和官府作對，可是他暗地裏帮忙不少。過兩天我就要明心帶你往海幢寺，同那裏的豪傑志士開會，我相信那些人中有不少是你父親謝阿福的舊交呢。」

原來那時一般存着恢復明室驅除異族的志士，看到以往歷次舉事失敗，便轉過來組織秘密會社，和今日的地下工作一般。那些會社的宗旨，是以復興漢族，濟弱扶危作口號，組織得十分嚴密，這就是後來稱爲洪門會的。這些沿革，很多人都知道，也不必細述。且說謝贊標在彌勒寺裏住了幾天，一日黃昏時候，藍丁便偕同他前往河南海幢寺。這間古刹昔日名聞全國，佔地甚廣，現在的同福馬路，民衆教育館址，紅十字醫院等地方，都是昔年寺裏的一部份。贊標隨着藍丁進到寺裏，走過了很多殿宇長廊，才進到知客室，聽說鐵頭有客會見，藍丁便招呼他在客廂休息。

到了初鼓時份，才見一個小沙彌進來，在藍丁耳畔說了幾句話，藍丁便帶着贊標直向寺裏走去，曲曲折折地行了一會，才看到一所花園，那裏樹木叢生，藍丁走到一座假山石下，竟從竹林裏找出個石洞來，贊標跟他進了石洞，循着一條小徑拾級而下，是一條隧道，闊僅容得兩人。隧道盡頭，現出一度門來，藍丁扣了三下，門側小窗有人探首出來，問了幾聲，才把大門開着。贊標向裏一望，原來是一所大廳，是建築在地底的秘密機關。

贊標隨着藍丁進到廳裏，看到有幾十個人在那處，其中僧俗都有。擧首一望，廳上掛起一幅明太祖朱元璋的遺像，下邊是三個僧人的寫照，贊標認不得是什麼人。像前燈燭輝煌，擺上了五把交椅，廳裏燒了火盆，各人都靜悄悄地沒有作聲。

他兩人也站過一邊，便聽到了號角三聲，側廂走出五個人來，都端正地坐在交椅上。贊標看時，正中的一個大和尚，年紀看來有八九十歲，頭頂像刀切過一般，平坦地禿着。旁邊四個，其中一個正是智海禪師，其他三個都作俗家打扮，英氣勃勃，眼光烱烱有威的。贊標心裏正詫異着智海爲什麼也到來，便聽到那個大和尚出聲說道：「各位同門手足，今晚聚會，是有幾位英雄到來叩拜三祖，歸入洪門，在大家面前起誓。還有一個重要的消息，便是這次五弟回來，探知魔王已派出一個姓左的侍衞，同一個什麼萬壽道長的，南來偵察我們的行動，那左侍衞是和血滴子一派的，鷹爪子當中算得上一流高手，我們現在一面要派人前去探聽他的行踪，一面要通知各路的兄弟。」說畢，便有許多人跟着發言，即時派定了幾個人到京裏去，藍丁便是其中的一個；只有派往南粵的人，一時還選不出。他們聚會完了，輪到擧行入會儀式，就有人拿出一頭雄鷄和一張刀來，入會的人向懸着的三祖像前跪下來，說自己的姓名鄉籍，然後把出身和志願都說過了。座上的便把口語傳授，跪着一句一句跟着。最後輪到了設誓，另有一番誓詞，不在話下。誓完便一刀把鷄頭割下來，滴血入酒缸裏。謝贊標也由智海給他主持了儀式，照樣做去。

過了幾天，贊標才有機會見到鐵頭和尚，那時藍丁已自起程北上去了。書中交代，那鐵頭和尚的來歷，是有一段故事的：他本是燕趙間江湖俠士，少年時跟着京裏廣福鏢局一輩高手習技，交遊廣闊，漸漸和一般公子結交起來，到處拈花惹草。一次上元佳節，他同着幾個輕浮的少年遊天承寺，偶然看到一個參神的女郎，生得眉目清秀婷婷玉立，鐵頭同來的少年隨着她肆意挑逗，那女郎瞋目嬌叱，他們更加得意起來，便把女郎包圍着調笑。只見她柳眉倒豎，回身略一揮手，便把同來的幾個少年推倒地上，鐵頭恃着自己本領，想把女郎戲弄一番。他凌空躍起，復又從空翻身下來，想攫取女郎頭上珍珠花，顯出本領。詎剛伸出手來，便被女郎執着，把他像風車一般旋轉起來，然後拋到渠邊，跌到滿身泥污，附近的遊客都大笑起來。

鐵頭在羞怒交併當中，馬上騰身撲向女郎，展平生絕技，虛幌一拳，跟着連環踢出掃膛腿，閃電一般的橫掃女郎下部，若是常人，斷沒能避過的。那女郎見他竟施毒手，面上一紅，咯一縱身，已離地七八尺，旁人但見她乘勢對着鐵頭的頂蓋一揚手，似乎取去了一件東西，她手法快到簡直看不出。再望鐵頭時已經血流滿面，昏倒地上，同行的少年，馬上把他救起來，原來他頂上頭皮，像刀切一般連頭髮也割去了，現出腦骨來，額前截然一綫的如同脫去帽子。旁人替他在尋丈外覓回頭皮，像是伶人的假髮，這時女郎已遠去了。

那時鐵頭還是一個廿許的少年，他被抬返廣福鏢局，局裏的人一打聽，原來那女郎正是甘瘤子的孫女鳳英小姐。爲着救命要緊，便請了鳳英的前輩雙電子到來，給鐵頭向她認罪。後來取得了藥液回來，要鐵頭把腦袋浸到藥水裏，過了半個月，頭皮才漸漸長回。過了些時，他的頭顱給藥液煉透，堅實像鐵一般，就算刀斧斬下去也不損分毫，還能够撞碎石塊，承重千斤。不過頭髮始終長不出來，永遠光禿。從此他知道世間能人衆多，跟着離開北京，後來再見到他時，已經索性做了僧人，那時不過三十年紀，人家都叫他做鐵頭和尚，及後他加盟到少林一派裏來，距今又經五十多年了。

且說鐵頭和尚見了謝贊標，問了來歷，贊標不敢不照實告訴，還把這次出門要找尋青草和尚等人，再習一些武藝，好來替洪門幹點大事等都說了。鐵頭和尚十分嘉許，又問他是否知道青草的行踪，贊標回道：「晚輩正想請問，師伯定然知道一二的。」鐵頭嘆了一聲，說道：「自從你的師祖阮樹去世之後，我也失却了聯絡消息的地方了。你這次前去，正想託你順帶一個消息，你有着洪門手勢和隱語，路上自然會有人接應了。」

這天晚上，鐵頭又介紹贊標見過洪門的其他三位座主：一個是神劍手李來風，

一個是雲裏錦鄧秀，一個是北京廣福鏢局的後代——雙電子的兒子徐傅。這三個人都是武林名手。鐵頭教着贊標種種洪門手勢，如吃茶和喝酒時，把三隻手指傍着杯口向外，如果在旅途當中，吃過酒飯時，把筷子打橫排起，酒杯放在箸裏，看去像一個工字一般，贊標聽到了，才曉得當日在阮老六家裏看到那些奇怪字句，原來是一種暗記呢。

謝贊標不久便辭別過鐵頭和尚和其他諸人，離開了海幢寺，便向着南粵去。一路上曉行夜宿，水陸兼程，不日便到了合浦，那是廉州地界。他凡到了客寓，都打着洪門手勢，其間也結識了不少江湖人物，可是想探問青草和尚消息的時候，却沒有人曉得。

將近雷州，那處再遠去些便是雷州海峽，是粵省最南的海岸。一天他走到白沙墟道上，那一帶都是荒山峭嶺，蓁莽叢生，人跡少見。贊標挾着單頭棍，一個人踽踽獨行，望前去迎面來了一個高山，十分險峻。他由早上一直走到中午，才到得山脚，仰望那高山上面，奇峯突出，從萬峯之上再長出山峯來，把日光都遮蓋着。贊標猛然想起那兩句隱語：「山上有山，山上無山。」心裏想道：「這分明是山上有山了，但山上無山又是怎麼解釋呢?」他便壯着胆子，爬上高山去，他攀籐附葛的一路爬到了黃昏，才到了山頂；再看看突出高峯上面，竟是一片平地，四面樹木扶疏，半爲雲蔽。他記起「山上無山」的一句，更加勇氣起來。

就在這時，一陣山風吹過來，響震山谷，風勢顯得不尋常。那陣風過後，山腰裏竟躍出一頭黃色的斑間巨獸來，看去像是老虎一般，直竄過來。贊標雖然有點驚惶，但恃着自己棍法高强，便蹲伏山崖裏，拿緊了棍子防備。那猛虎看到了贊標，伸着頸子，只嗅了一下他的脚印，便掉頭向澗中去了。這時贊標才敢起來，望清楚那隻巨獸，發現這東西的頸項，懸着一個類似盛水的桶子。他一時好奇心大起，立刻走到崖前，望下澗裏。原來那猛虎正伏着溪澗旁邊，把桶沉到澗裏取水，盛滿了又循着原路回來。贊標細察那頭畜牲竟似有人性一般，只是緩緩的走着，望着牠沒有半點惡意，那頸子上掛着的半桶水，都不會瀉下來。贊標知道這裏定有蹊蹺，想像間又憶到了那幾句隱語裏面，不是有「寅申相遇，不必驚走」的暗示嗎?寅是干支裏的時辰，生肖虎就是說遇着虎子也不必驚走。但申時是屬猴子，那又是什麼意思呢?他漸漸想到這些隱語的意思大都對了，於是便跟在那猛虎的後面，亦步亦趨，直走入荒山窮谷裏去。

那時紅日西沉，一路迴旋將近峯頂，看着那獸走近了一個山崖，那處山石嶙峋，是一所天然的石室，崖裏有一個長眉的僧人正在入定，贊標細看時，僧人年紀在百歲上下，白髮盈尺。那頭虎子走到面前，崖頂便跳下一隻猿猴來，把那吊桶解下，走過山洞旁煮水烹茶。贊標那時心裏頓時領悟，他知道這僧人並不是什麼洞府仙人，而是他不辭跋涉要找尋的青草和尚。

於是他放下了棍子，飄身下來，跪在老僧面前大聲的說着：「小姪謝贊標，奉家母之命到來叩見師伯！」他剛說完，忽然聽到狂吼一聲，山谷响應像雷響一般，那猛虎已張牙舞爪站在身旁，只是未曾攫過來。贊標不敢動彈，便聽見老僧呵叱一聲，那猴子走過來把虎牽去。這時老僧已張開了眼，望着贊標說道：「施主那樣稱呼，老僧不知就裏，且請起來說話。」

贊標曉得這是青草和尚要試他，便從懷裏取出海幢寺鐵頭大師的書信，和從阮家帶出來一封往時青草的筆跡，遞交上前。青草和尚看了一遍，才改容說道：「原來姪兒是阿福的兒子，老衲已不認得了，你且起來，我有話要對你說呢！」

猿猴走過來遞茶，又拿了幾個果子欵待贊標，擧動和人一般無異。青草和尚便對贊標說：「自從你父被害，我和你的洪師叔走出來，初時幾年間也幹了不少工作。但你祖師阮樹死後，失了聯絡訊息的人，因此我和你的洪師叔活動也減少了，同時官府緝捕得緊，所以這幾年都沒下過山。今次虧你千辛萬苦到來，但不知你對這處等同化外的生活，吃得苦嗎?」贊標便把一路的遭遇，和加入了洪門的經過說出，又把海幢寺那邊的情形約略說了，青草一面聽一面點頭。

從此贊標便在山裏從青草和尚修練輕功，學習少林絕技，苦練不息，從未間斷。那山洞曲折兩重，裏面天然椅桌，樹木叠成床舖，都是過着自然生活。

彩虹劍崖門施威

在拔海三千餘尺的高峯，遍長着松樹，山風不時吹過，松林裏發出像波濤一般的聲響。朝日剛浮在水平綫上，羣山絕壑中，曉霧迷濛裏只看到兩點黑影，像騰雲踏霧一般，瞬眼間已到了崖頂，却原來是兩個人，前行者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瘦瘠僧人，肩上站一頭巨鷹；後隨的是個年青人，皮膚晒得黝黑，是個武士打扮。

這兩人便是青草和尚，那少年就是千里尋師的謝贊標。青草和尚是北派少林僧人，自嵩山少林寺被官兵攻破之後，他逃到了廣東。後來廣東錦綸堂和南派少林中人大決鬥，他和飛雲大俠救出了謝阿福、洪熙官兩人。不料一年後，武當派的馮道德夜裏用五雷掌暗算了謝阿福，他爲着報仇，便和洪熙官一起追踪馮道德，終給他們用追魂針刺盲了馮道德的一雙眼睛；飛雲大俠也帶着熙官的女兒洪秋兒刺殺高進忠。

大仇總算報了，不經不覺間他已是百歲的人，仍是精神矍鑠。這幾年來，他隱居廉州的七星嶺，長年和猿虎作伴，但終於給謝阿福的兒子贊標尋着，要他傳授少林絕技。轉眼間已是一年，這天他按常帶着贊標，在日出時跑到崖頂練目力，又教贊標呼吸吐納，使身體逐漸輕盈。謝贊標對武功原已有極好的基礎，經過青草給他內外勁功的傳授，武功已達到登峯造極。當他在練拳時，飛鳥從他頭上掠過，也會給拳風攝下；此外他更學了少林派絕技；梅花樁，穿心掌，掃葉拳，十八路綑身刀等武藝，可說得上是青出於藍，就是青草和尚，也感到十分滿意，認爲將來反淸的工作，都全在下一代少林後裔的身上。

這天青草和尚看贊標練武完畢，便對他說：「這裏荒山窮谷，峯迴路轉，平日獵人也不輕易得到，但你究竟能跟踪着猛虎覓路進來，而你又是謝阿福的兒子，總算造化。在我們出家人看來，這是天不絕少林，注定把絕技傳給你未定。這半年來，也虧你能吃得苦，日夕隨我練習，眼看你的武技已經進步非凡，可以和世上任何高手較量了。我也想派你下山，找着你的兩位師伯飛雲和洪熙官，通知他們早日應付京裏派來的一班鷹爪。這裏南行經過海康、徐聞兩縣，渡海便到了海南島，這一帶有不少同派中人，組成了洪門兄弟會。倘你能暗裏訪查，到處聯絡，將來對你定有帮助。」

青草說到這裏，從身畔取出一枚玉環來，交給贊標，一面繼續說下去道：「這枚玉環，你不要看輕它，這是少林派裏的一件信物，你把它佩上襟間，沿途定會發生奧妙的作用。

贊標接過玉環，不禁望着青草，露出懷疑的眼光問道：「師父，你命我去找飛雲和洪熙官兩位師伯，究竟他們現在那裏，弟子到什麼地方才見到他們呢？」

青草答道：「他們行踪無定，你只要依着我言，憑着玉環作爲表記，到時自有人來和你接觸。不過我還有一件事交代你，你此去到達徐聞，那處城南七里地方，海岸處有一家石灰窰，你到那裏去，倘若有人出來，你便伸出三個指頭，說要找胡老二，他們見到你襟上的玉環，就會問你的來歷了。」

贊標聽了，仍覺得模糊，便再問道：「師父，恕弟子愚昧，那個胡老二是什麼人呢？」

青草嘆了一聲才答道：「這人和你很有關係的，他就是你師叔胡惠乾的兒子胡繼祖。他還有一個兄長叫胡友德，生得形容古怪，身材矮小，七歲時便送往少林寺習技。清兵攻陷少林時，他剛回去廣東料理父親的喪事，因此沒有被害。後來他帶了小弟繼祖，亡命江湖，武林中人稱他做黑面哪吒手段狠辣，官府也沒奈他何；近年他在靈山防城地面，獨樹一幟，組織秘密會黨，特地在徐聞港口設一家灰窰，暗通消息，現由他的弟弟繼祖在那裏主持，聽說南路湖海英雄，多有服從他的命令。今次你去找着繼祖，說不定是可以探到飛雲師伯的行踪呢。」贊標聽了，方才明白，同時也記起他的母親說過，當日胡惠乾打機房的一番英雄事蹟，今次前去會面的又是他的後代，便不禁高興起來。

過了兩天，贊標辭別了青草和尚，離開七星嶺，曉行夜宿，向着海康進發。南路地方，都是地廣人稀，到處是荒山叢嶺。那天他走近一處山坡，天色將暮，看到坡上有幾間土屋，樹陰下掛着一面賣酒的旗來。贊標本來不嗜杯中物的，但這時感到十分口喝，附近又沒有茶館，只得歇息下來，買了一碗酒喝。望店裏時，已先有着兩個人坐在板桌前舉杯，其中一人滿面白鬍子，雙目烱烱，年紀已是不少，面色紅潤，生得虎背熊腰，聲音像洪鐘一般；另一人身材矮小，方口大耳，樣子十分難看。見贊標進來，都目光灼灼地注視着，那白鬍子的眼光射在贊標身上，更像電光一般，令人寒慄。那時紅日漸向西沉，樹影斜掛在山坡上，贊標問那賣酒的附近有沒有客店，酒保應道：「客人，這處附近雖有客寓，但外來人不好留宿，客人還是早些起程，再走四五十里便是鎭頭，初更時可以趕到，那裏比較安全呢。」這時贊標心裏暗念：「那酒保雖是好意，但自己身懷武技，就算是黑店，怕些什麼？何況今天走得倦了，就算再走多幾十里，也未必一定安全的，還是自己檢點一下吧。」想罷提了包裹，走出店來。先前店裏兩個客人，望着他嗤嗤地笑，贊標也不理會，向前便奔。行了半炊時候，山凹處果然露出莊屋，外面圍着短垣，門外寫着「招待行旅」幾個大字。贊標看時，是三進土屋，中間隔着園子，後面一排小房間，便是客舍。一個男子給贊標卸下行囊，引進客房。當他走過廊前，看到一個婦人在灶前燒水，面口生得不錯，不像是山裏的人。一會，那男人端上飯菜來，問贊標要不要打酒。贊標懷着戒心，便立刻推辭不喝。胡亂吃過了飯，關上了室門，正想睡下時。忽然聽見那男子叱罵婦人聲音，跟着是器物墮地響聲，婦人啜泣聲，鬧成一片，婦人哭聲更響，又聽到男子追着毆打，婦人大呼求援。贊標究是出門經驗不多，便開了房門張望。那婦人被男子持棍追着，在園子裏亂竄，突然婦人向贊標房門走過，一下子搶進來，出其不意，向贊標身上一撲，喊着：「客官救命！」贊標給她死力纏着，不禁滿面通紅。那男子持棍趕進房來，口裏不斷的罵着，贊標正想阻攔時，冷不提防男子向贊標迎頭一棍，所謂攻其無備，贊標登時覺得眼前火星四冒，便倒下地來，男子和那婦人都哈哈大笑。

到贊標醒來，手脚縛得牢牢地，躺在地窖裏。張眼一望，四圍都是陰濕的土壁，窖裏燃着松脂黑烟燻得濁鼻。贊標暗念：「今番一不小心，中了那婆娘的詭計，他們看我的包裹沉甸甸地，那知都是一些軟鞭袖鏢暗器，但未知要把我如何處置？」看身上時，外衣都已脫去了，試把手足伸展，那裏動彈得，只得閉目沉思。

忽聞上面一聲響，地窖的門開了，隨聽到洪鐘一般的說話聲：「我料你們定會下手的，特地連夜趕來，你們也瞎着眼睛，不分皂白。」聲音很熟，便有火把的光綫照下來，彷彿看到白鬍子的面孔出現窖口，就是酒肆中遇到那個雙目烱烱有光的老漢。跟着有人躍下窖來。持着短刀，把綑着他的繩子都割斷了，贊標看時，是日間同老漢一起的黑面古怪漢子。窖上那時垂下繩子來，贊標跟着那漢子略一扳繩，都出了地窖，先前掌店的男子捧上一碗熱湯來，又把衣服給他穿上，才覺得神志復清，便向老漢和黑面人拜謝。

老漢指着他襟上的玉環，問過他的來歷。然後哈哈大笑起來，指着他說道：「原來你便是贊標姪兒，怪不得幾分像阿福。你在手抱時，我還看到，前時就聽見說你在七星嶺青草師兄處，今日相逢，全憑日裏看到你襟上的玉環，才知道你是青草的人，因此跟下來。」老漢說時，又指着那黑漢說：「他是你兄弟胡友德，這裏一帶地方，都是他的勢力範圍。剛才掌店的不分皂白，以爲你是官裏人，把你騙倒，

請不要見怪。」贊標走上前和胡友德敍過禮，心裏已料到那老漢便是飛雲，還未說出口，胡友德已告訴他說：「你面前的便是飛雲師伯了，快上前叩見呢！」

贊標不由得拜倒地下。飛雲把他扶起來，淚簌簌地滴下，哽着嗓子說：「老夫今天看到你們，想起了十數年來的變幻，不由得悲喜交集。你們今天都長大了，而且聚在一起，少林復興有望了，遲日你的洪師伯便從瓊州歸來，還帶着他的女兒，到時你們可以大家見面。」贊標聽了，不禁大喜過望，他知道他要找的人都遇到了，又知道這時洪熙官同着秋兒去了海南島，便安心地在店裏住下來。

過了兩天，夜裏有人趕着驢子來見胡友德，說是替洪熙官帶來信息，據說已打聽到那批庫銀起運的日期和路經的驛站，飛雲便對贊標說：「姪兒，這批庫銀是那些狗官抽剝民間的晚造錢糧，都兌了金子和白銀，不日便要解來高州府的，你洪師伯這番前往海南，便是探取消息，商量下手。不過我今天有事要離開這裏，友德也要在這處主持，所以我想你明天起程前往徐聞，找着胡繼祖，助你洪師伯一臂，將來這批庫銀取到了手，打算在海南島分給一部貧苦同胞，你願意相助嗎？」贊標自是滿口應承，也樂得替同派中人建立多少功勞。他送了飛雲離店之後，第二朝他便登程。

贊標從海康向南進發，沿着官道前行，經過的多屬荒村小鎭，這天他將行抵徐聞，歇息在一個村鎭裏，便看到通衢大道處，都懸上了官中榜文，文裏說要招僱夫役五十名，充陸路的挑運，贊標記在心裏，又看清楚了報名地點，是一個當地驛站。贊標去到時，辦理招夫的是一個驛站裏的小吏，問過了贊標年籍，登了名册，便發給他一面木牌，又告訴他要等兩天後，官帮才到，從這處接替夫力，要一起挑到高州，着到時先一天前來報到，領取號衣編隊。贊標一一應了，便找一家下乘客店住了。

贊標在客舍中，心裏暗念：「從這處到徐聞海岸，還要走一天多，但那批庫銀後天便要到達，如果再去港口灰窰找着胡繼祖，恐怕會錯過了時機，不若我一個人就在這裏等候下手，也可顯些功夫給洪師伯等看看。」想到這裏，不免興奮起來，但隨又慮到自己赤手空拳，就是把庫銀刦到了手，一個人又怎樣搬運呢？不免暗暗着急，忽然心裏轉念：「現時天色剛晚，我何不走出外間察看一下地形，打探驛路前頭情況，憑自己的夜行輕功，或者可以跑到前一站去，看看那批庫銀是否已經到達。」他一躍起來，換過了夜行裝束，虛關房門，從水窗竄出去，看看滿天星斗，才是初更時分。他一直沿着官道向南飛身前行，瞬息已走了幾十里，看看前面山坡處火光燭天，已離開官道很遠，覺得奇怪，便向着火光處加緊脚步，將走近時，已看到火光裏很多人影，鼓聲響亮，贊標蛇行而前，伏在矮林裏窺望，原來是一羣土人，正在圍着火光跳舞，男的女的不下百多人，都是塗花了口面，用黑布纏頭，贊標在七星嶺住過些時，他知道這些土人是雷州半島山居的黎族人，是半開化的民族，平日憑打獵和入山採摘藥材爲生活，也懂得多少海南語，那時鼓聲夾着號角嗚鉦，跳出奇怪的舞姿：一個散着頭髮和項纏紅布的老黎人，手拿竹杖在火上揮舞起來，口裏念念有詞，一會，鼓聲歇息，大家都圍着坐下來，贊標看到人叢裏一個壯漢拿着一柄大刀站出來，跟着有九個黎女手持火炬，繞着他走圈子，那壯漢舞起大刀，兎起鶻落，映着火光，但見一圈刀影，也要得頗有功夫，這時圍着他的黎女都跑着步，火炬形成了一個火圈，突然壯漢叱喝一聲，把刀向外一圈，那九把火炬都給他的鋒刀斬滅了，贊標一時忘了自己的處境，也隨着他們喝起采來，一刹間頓覺背部給一些利器抵着，回頭一看，已給兩個花面的黎人用戟指着了，他被押到那羣黎人面前，方才那個散髮的老黎人露出了仇恨的眼光，把他瞪着，忽然走近他的面前，摸着襟上的玉環，用瓊州語問他來歷，贊標一一說出，那些黎人聽他提到了洪熙官和胡繼祖，便和他擁抱起來跳着，表示大家都是朋友，跟着便招待贊標坐下來，大家飲椰汁和吃燒野豬的肉，直到天亮前才放他回去。

第二天，贊標又跑到黎山去佈置了一切，過午便到驛站裏，憑牌號領到了担夫的號衣，知道庫銀已運抵了徐聞縣，離這裏百多里，贊標立刻穿上號衣，展開輕功，日還未落，便趕到了縣城，他略一打聽，曉到那批庫銀停在一家臨河的當舖裏，作臨時驛舍，守衞得十分森嚴，那批押運挑夫有六七十人，都在當樓的外廊歇息，贊標結束了一下，便直胆子混進那羣挑夫裏，他穿了號衣，燈光又暗淡，一時竟辨認不出。初更過後，有個兵弁到來胡亂點了名，便把前後廊門都關上，那些夫役都在廊裏打起盹來。

三鼓過後，當舖的高閣上，燈火尚明，那押解官正在燈下繕寫公文，室裏站着兩個武弁守衞着，室門已緊閉起來，樓內一隅，叠着有百多箱金銀條子，外面貼滿了封條，這時贊標已扒到了當樓的通風穴外，穴口僅容一人，中間橫着一根鐵條，贊標拿出利刄來，輕輕撬鬆了嵌着鐵枝的石框，拔開了鐵枝，聲音細碎得像耗子嚙東西一樣，屋裏的人完全沒有覺到。

贊標從穴口進入，一手扳着穴口，掛身閣頂，摸出袖鏢來，對準燈光發射，室裏驟然漆黑起來，那狗官正想叫喊，已被贊標飛身下來執着他的頭髮，他耳畔聽到一種命令的微細聲音：「要喊便沒命！」頸上卽時一張冰冷的利刄指嚇着，轉眼間他已給贊標提到壁間，那處牆上有木架，離地六七尺，贊標將他一舉，辮髮剛掛在架上，這狗官便被高懸壁上，贊標又把他的衣襟撕下一幅來，塞了他的口，這些動作只是一刹間做完了，兩個守衞的武弁，似乎知道了樓裏有人進來，正在黑暗中提刀摸前，贊標剛把狗官掛起，乘着回身掃出一脚，那兩個飯袋都仆下地來，滾在一起，贊標迅速地執着兩人的一足，一拖便拖到室隅，那處正是放銀子的地方，贊標將兩人用脚一蹴，便像殺豬一般叫起來，贊標不想費時間，便用力把一叠銀箱推倒，那十幾箱白銀便塌下來，壓在兩人身上，再不能動彈了。那邊狗官在牆上掙扎起

來，贊標一不做，二不休，便拿利刄向他胸口一擲，黑暗裏只聽到哎唷一聲，便都寂然，贊標迅遇地殺死三個狗官，便從容弄開了室門，外面是一席吊橋，他拿出打火石來，向着臨河的一面敲出火星來，擦擦三聲。河面在星光照射下，即時對岸蘆葦叢中，浮出兩艘木排來，一直撐過樓下靠着岸邊，贊標從高處望下，那些守衞只顧守着當舖面前，臨河一面全沒在意。贊標再走回樓裏，敲着了火種，把燈燃起來，先找着一束繩子，然後把有封條的箱子，揀那些號着金子的一列，都移下來，跟着用繩子吊下河裏，木排上的人便接着，這樣來回地搬運着，漸漸已把十幾箱的金子都運到河上木排去了。

突然，河岸上的樹梢，一個黑影像燕子一般，縱身便過，贊標覺得詫異，急閃身吊橋外，一個倒掛珠簾，上了對面高牆，俯身向當樓內窺探，但一瞬間那黑影已不知去向，正在納悶，忽然樓內燈光復滅，贊標不敢久留，便展開輕功，從十數丈當樓屋頂，向河面躍落，像跳水一般，一瞥間已飛身落到木排，排上的人，都是赤着上身，頭纏黑布，面上花斑斑的，正是昨晚贊標在山裏遇到的黎人，他們見贊標落到木排，立刻解排開行，順着急激的水流直向下游冲去。

且說贊標回到木排，駛離當樓，忽然遠遠望見剛才的黑影，又在當樓裏剛才自已進入的通風穴口飛出來，落到了樹梢，行動如風，閃兩閃便不見了，贊標覺得這人的輕功，十分超卓，而且斷定不是官裏的人，但想不出他這樣飄忽來去，在幹什麼。

贊標指揮着十幾個黎族人，把金子運到山裏，暫時收藏起來，本來沿着這道河流，可以一直通到雷州海岸的，不過贊標心裏暗念：「今晚庫銀遭到刦取，明天便會遍傳各地關隘，不如暫在黎山裏避過一時，再作打算。」因此他便在黎山把一部分金子，散給了全數居民，還吩咐他們過些時候，才好把金子拿來溶化，逐少拿出去兌換，以免被官府的人員注目。

過了幾天，消息才傳到黎山，據說：「自從那天晚上，解官被殺，金子被刦了十幾箱之後，雷州府尹便調來了五百名馬隊，急急護送起程。不料離開徐聞不久，又遇到中途截刦，初時只來了十來個人，但爲首的一男一女，非常厲害，那男的手裏不停的放出飛針，把前頭馬隊的士兵都射盲了眼目，女的又拋出一件奇怪的武器來，像飛刀一般，團團的轉，把馬脚斬傷了，自相踐踏起來，後隨的馬隊追前來，那些人便退走了，不料轉過山坡，那處又走出幾十人來，一輪連環弩，把人馬射翻，先前退走的幾個人又回過身來，大量放出飛針，把剩下的百來個馬兵，不是射傷眼目便是馬匹被飛刀斬倒，大家只顧逃命，那一股人便把全部銀子連馬匹都趕走了，聽說目下官方正在廣購眼綫查緝。」贊標聽到了，他猜測這一男一女，可能是洪熙官父女兩人，正想下山一趟，探探消息時，那天晚上便有一騎人飛奔黎山，那些黎人都上前歡迎，贊標看看來人，一表人材，年紀不過廿餘歲，黎族的族長把來人帶到贊標面前，大家見過面，原來他就是胡繼祖，贊標知道他平日和黎人熟習，常有來往，便和他握手敍話起來，據繼祖說：「他今次是奉了洪熙官的命令，到來給贊標送信，約定後天在雷州渡口會齊，船上有一面黃色三角小旗作記號。」又着贊標把金條藏在藥材裏暗運上船，大家離開徐聞到海南島去，贊標問他怎麼曉得自己在黎山？繼祖便說：「因爲洪熙官師伯先日收到胡友德信息，知道兄長已起程前來相助，當晚洪師伯派他的女兒前往驛站探消息，剛巧看見兄長的擧動，又見黎族人同來接應，回來一說，便料到是兄長所幹無疑，所以便佈下計謀，中途把剩下來的幾十箱白銀也截到手裏，後來聽到兄長進了黎山，恐怕這裏耳目衆多，才着我趕來通信的。」贊標聽到，才明白那晚在當樓遇到的黑影，是洪熙官的女兒，怪不得輕功那樣了得。

第二天，繼祖便返回海岸的灰窰，贊標也依着繼祖的指示，把剩下來的金條放到生草藥材裏面，沿河道運到雷州渡口，其時鷄聲初唱，東方現出魚肚白色，看看渡口已近，那處正是瓊州海峽，海水連天，天際一綫水平，便是海南島，贊標望去渡口時，泊着不少桅船，其中一艘，桅頂懸上一面黃色小旗，船頭站着的漢子是胡繼祖，見贊標的小船泊近，便對他打個眼色，贊標會意，立刻指揮着同來的黎族人，把一束束的生草藥材都搬到艙裏，連綑在裏面的金條運上了船，繼祖便叫了一聲「開船！」那艘大船便揚起帆來，漸漸離岸。

贊標回顧船艙裏，除了一些船夫外，不見有其他的人，這時船已向着烟水茫茫的海峽前進，他走近胡繼祖身旁，低聲問道：「繼祖兄，你說洪熙官師伯今次也一同來的，怎麼不見呢？」

繼祖聽了，把他拉到船尾舵房去，指着後面跟隨的一艘漁船，答道：「你看這艘漁船，洪師伯便在那裏呢，我們做事有計劃，因此他僱了這艘快船，帶着秋兒和一班手下，暗隨保護，因爲我們這次行動，可能會被官兵追來，也可能遇到了海盜呢。」

贊標聽到，更佩服他們的佈置，便和繼祖在艙裏閒談起來，十分投契。那艘船張帆滿引，破浪前行，只聽到波濤汩汩，海上一望無涯，遠遠衹有幾點風帆，餘外是淡淡的孤島影子，預計入黑後便可渡過了海峽，到明日午間即抵達海南島西岸的一個僻靜港灣。

一宿無事，到翌晨天才放亮，贊標驟聽到船伕一片喧騰，像發生了亂子；繼祖已推開船窗，他們向外一望，前面百丈開外，有兩艘巨舶迎面飛棹過來，船上有一面黑色大旗，綉着兩張白色的大刀，交叉起來，迎風招展，那時船伕正在四處亂竄，惶惶然如臨大敵。

只聽繼祖呼道：「不好，交趾海盜來了！」

原來渡過瓊州海峽之後，折向西行，便接近了越南的東京灣。那時中國叫越南做交趾，滿淸政治腐敗，沒有所謂國防，那些越南海盜便時常在海南島沿岸騷擾，殺人越貨，來去飄忽，往往洗刦後連船也焚燬，船舶遇到就無一倖免的。

今次來的盜船，幸而只是一種探消息的船，沒有火器裝置。這時贊標和繼祖都站到船頭來，看看盜船已臨近，桅上的盜魁高喝着「停船！」贊標因自己不諳水性，也有點徬徨，望前面盜船時，那些海賊都執起刀槍弓矢，屹立船頭。他們頭上纏着黑布，有些扳着了索桅，或是高踞篷頂，喊聲震天，像就要飛身過來一般。贊標看船伕時，都伏匿一隅，面無人色。

說時遲，忽然後面一艘小船箭一般衝上，擋在盜船面前，相隔只十丈左右；贊標定睛一看，原來正是洪熙官的船，但是已把桅帆都撤下，兩邊用十個人打槳，因爲船身輕便，所以來往都像在水面飛馳一般。

一瞬間小船在盜舟前游移兩匝，盜舟上忽聞一片喧聲，站在前列的海盜，有些已身首異處，跟着倒下海裏的也有幾十人。贊標定睛一看，才曉得那小船站着一個少女和一老叟，那個少女短衣窄袖，眉宇間英氣勃勃；老叟雖然滿頭白髮，但精神壯健，目光閃閃。

少女不時從手裏施放出一件利器，只有一尺大小，遠望像燕子飛出一般。少女每次擧手一揚，奇怪的是那東西射出所經的路綫，成一個弧形，向着兩艘盜船掠過，斜斜又折回小舟，那少女用手迅速接着，又連續放出。

這時有些海盜本已執着繩鈎，準備把贊標所在的大船鈎攏，但已給少女放出的暗器把繩索割斷了，隨着又飛向盜衆襲擊。其餘的海盜都驚呼起來，紛紛放箭。贊標爲要助少女一臂，立刻拔出腰刀，看準小舟駛過面前，便一躍丈餘，縱身到了少女身旁，展開綑身刀法，白光閃閃，把盜船射來的箭都擋下水裏，那少女便乘時連續施放暗器。

贊標今回看得眞切，原來暗器是一件鋒利的東西，打成人字影，可以開合，類似工匠用的摺尺，但覺寒光耀目，一度度的半圓形飛出，有若長虹，掠到盜船時，仿同鷹隼環飛一匝，便折回來，那些盜黨已有一半受傷倒下。

這時小舟來回游弋，贊標看到盜黨裏面，有些沒有受到暗器襲擊，也紛紛叫喊，痛苦地掩着雙目，正在奇怪。

驟聽到身後像黃蜂振翼的聲音，那老叟正從行囊裏摸出一束束的針來，隨手發射，只見海盜叫苦連天。這時才曉到他身後站着的是洪熙官，正在發出他的絕技追魂針來，向盜黨雙目刺去。

當他們和盜船對敵當中，繼祖已指揮着大船，轉舵向後駛開，漸漸遠引。盜船裏的魁首，看到勢色不同，也急急掉頭退却，一面救起水裏的同黨。

小船裏的洪熙官看到情形，也不爲已甚，看見盜船轉身退走，便着撥槳的健兒掉開，不要追趕。他們望見盜船只顧救援同伴，料想不敢再來，於是飛棹向繼祖的大船追上，頃刻便已泊近，繼祖已站出船頭，迎他們上船去。謝贊標不久便拜在老叟面前，口稱：「小姪贊標，叩請師伯的安，小姪前因一時冒昧，沒有見到師伯，便先下手奪取庫銀，多有不是。」

洪熙官把他扶起來，含笑說道：「同是一家人，事已幹出來，橫豎到手，不必再提，只要今後有事好好商量，才不會弄錯。」一面叫秋兒過來，拜見師兄。

少女走到贊標面前，雙手一揖，說道：「前晚時見過兄長功夫，非常佩服，以後望時常指敎。」贊標一面還禮，見她說得倒謙虛，也回答道：「妹子輕功了得，愚兄望塵不及，就是剛才那一手暗器，也是見所未見，還望解說則個。」

旁邊繼祖聽到，哈哈笑起來，說道：「看你們文縐縐地，聲聲指敎，那麼贊標兄便拜她做個女師傅吧！」

洪熙官也笑起來，連忙說道：「說什麼話，標姪是佛山阮家梅花棍的傳人，又是青草師兄的高足，根底子比秋兒還好；今後你們不若兄妹相稱，大家交換一下武技，才是眞的。」

贊標看到洪熙官言語裏那種磊落的襟懷，和擧止的豪爽，那裏像」個已是高齡的老人，心裏不禁萬分傾倒。

晌午，他們的船已繞過臨高縣，向南駛着，不久便到了儋縣，那處是海南島西岸的一個港灣，位在新昌江口，昔日是儋州道的首縣，繼祖指揮着船工，在一個僻靜的港汊灣泊，那地方一面是山崖，臨着一片沙灘。贊標隨着他們上岸，轉入山崖，便看到土屋三間，建在樹蔭底下，屋後又有一所碉樓，此外離土屋不遠，還有幾十間茅屋，隱約林裏。

這一晚，他們殺鷄治饌，作爲慶功宴。又撥出了一批白銀，着繼祖明天散給五指山一帶的貧民。

席間，洪熙官唏噓縷述當年事蹟，並說：「自從南派少林寺被官家攻破以來，飛雲大俠把我救出監牢。十數年來，我們少林一系，在高雷瓊一帶地方，組成了洪門，都奉飛雲大俠做主盟人。勢力直達雲貴邊境，就是八桂地面，也有不少湖海豪雄加入，作爲他日反淸復明的根據地。現在北方的青紅帮會也和我們通着消息，因此今次北京派出鷹爪子南來，早就得到探報。我想廣州海幢寺那處機關，不日便會有消息到來。就是這次飛雲大俠親自出馬，也爲着去聯絡各地同門，準備和京裏到來的一班鷹爪子作對呢。」

贊標又向洪秋兒詢問日間的暗器名稱和使用方法，秋兒向他解釋道：「這種暗器名叫彩虹劍，又稱做廻環飛刀。本非少林派的武技，當日由一個越南劍客傳授。那劍是精鋼鍊成的，合起來只是一柄利刀，但展開時就像一把沒柄剪刀，發出來全賴回力的作用，打了一圈之後便折回來。據那個越南劍客所說，這種飛刀是一個印度魔術家發明的，初時只是登台表演，由於物理關係，劍身須製成人字形才能够轉返來，劍客學習了投擲的手法，後來才改成了暗器使用。那劍客一次到了雷州海口，病倒街頭，被家父救了回來，給他治好，才把刀法傳給我。至今也練了五六年，投出時要附着暗勁，才能殺人，如果沒有武術根底，就是射出來也沒有力量，就傷不到人了。」贊標和繼祖聽了，眞是耳目一新，也感歎到武術新奇，今番又多一見識。

謝贊標自從離開了七星嶺，經過不少閱歷，到這時便在儋州住下來，每日和洪秋兒比劍練武，不怕寂寞。（未完）

雁血飄香(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黃白石·圖

上官鶴罹難

暗殺

九月初三，清晨。

京城的清晨當然絕沒有入夜的熱鬧，大多數的人都是習慣日出之後才起來。

上官鶴每一次離家却總是喜歡選擇這個時候。

這除了空氣清新，令他的身心舒暢之外，他還可以任意放馬在長街上奔馳，而無須担憂撞倒路人。

他是急性子，平生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等待，所以要做的事情無論怎樣困難，那怕只得一分機會，只要他能够抓得住，他都會立即去將之解決。

這是他最大的優點，也是他最大的弱點。

沒有人能令他改變，連龍飛也不能。

× × ×

清晨風急，吹起了上官鶴的衣袂頭巾，也吹入了他的胸膛，他精神大振，開始放馬奔馳。

那絕無疑問是百中選一的駿馬，更被裝飾得非常華麗，只看那一身裝飾，便知道那匹馬價值不菲，亦不難想像得到馬主人不是一個普通人。

上官鶴事實不是，他雖然是一個在路旁拾來的孤兒，但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並不多。

十五歲之前，他還是姓龍，是龍飛的義子，但在十五歲之後，便改姓上官，變成上官貴的兒子。

安永壽伏誅

知道這個秘密的人當然更少。

上官貴徒有貴名，富而不貴，也大概是這個原因，他特別喜歡與當時顯貴往來，雖然他並沒有功名，却是京城的首富，所以不賣他的賬的人還不多。

做了上官貴的兒子之後兩年，上官鶴便開始跟隨這個父親周旋於王公大臣之間，與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混在一起。

那儘管是胡混，上官貴非獨沒有阻止，而且在金錢上全力支持，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雖然要比上官鶴身嬌肉貴，金錢方面却遠沒有上官鶴的寬裕，很多時候，也實在樂得有這樣的一個朋友替他們打點。

上官鶴從來不與他們計較，也絕不吝嗇，而且處理得很好，那是他們最快慰的一件事。

上官鶴以有他們這班朋友爲榮，他們也一樣。

很多人都說，上官貴所以肯花這麼多金錢，目的正是在替自己的兒子舖路，好使將來平步青雲，光宗耀祖。

上官貴亦從不諱言自己已一大把年紀，只有寄望於兒子的身上。

他眞正的意圖就正如他們父子的身份一樣秘密。

只可惜，天下間並沒有永久的秘密。

× × ×

長街一片靜寂，一個行人也沒有，這看在眼內，上官鶴不禁有些感慨。

他實在懷疑，京城中實在有多少人知道早起的好處，而能够充份利用這一段時間。

長街兩旁都是富貴人家的府第，大門緊閉，只有從高牆上伸出來的樹木顫抖在西風中，飄下了片片枯葉。

健馬鐵蹄過處，那些落葉不少又被踐得飛揚起來，更覺秋意蕭瑟。

鮮衣怒馬，上官鶴一騎很快便奔過了長街一半，也就在這時候，一騎從那邊街口轉入，向他奔來。

兩騎相距還有十丈，馬上人已喜形於色，揮手大呼道：「上官公子。」

上官鶴應聲收韁，坐騎仍然奔前了數步才停下，正好停在來騎之前。

來騎鞍上坐的是一個中年人，只看衣飾，便知道是達官貴人家中的總管。

上官鶴正是這樣招呼：「邱總管，早哇。」

「也正是時候，邱誠若不是這個時候趕來，那還找得到公子？」

上官鶴一怔道：「是你家公子……」

邱誠道：「我家公子原約了上官公子在夫子廟見面，但昨夜喝多了酒，今早起來發覺有些不適……」

上官鶴一笑。「安兄就是貪杯，不過不要緊，改天見面也一樣。」

邱誠道：「公子雖然不能够趕來，却吩咐了小人將東西帶來給上官公子。」

上官鶴好像現在才看見邱誠左手環抱着一個錦盒，邱誠隨即將錦盒捧前。

上官鶴道：「這麼大一個盒子……」

邱誠道：「小人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公子也沒有多說。」

上官鶴笑笑。「安兄也是，遲幾天有何要緊？」伸手將盒子接下。

邱誠接一揖，道：「沒有其他事，小人告辭了。」

上官鶴隨從懷中取出一大錠銀子，道：「這是給你的——」

邱誠一笑，道：「這個，這個怎可……」口裏儘管這樣說，還是伸手接下來。

也就在這時候，天地間突然多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就像是有無數條爬蟲從四方八面遊竄過來。

上官鶴一聽，面色一變，但邱誠却什麼表示也沒有，只顧將銀子放進懷中。

上官鶴目光轉回邱誠面上，一怔道：「這是什麼聲音？」

「聲音？」邱誠好像到現在才留意。「什麼聲音？」

話聲未已，無數兵士從四方八面出現，他們都是從橫街窄巷中奔出來，迅速將上官鶴邱誠包圍在當中。

這些兵士一個個衣甲鮮明，從行動的迅速，更可以肯定受過嚴格訓練。

他們一面移動，一面盯穩了上官鶴，手中赫然都捧着一盒弩箭。

沒有陽光，但移動之間，箭鏃仍閃動着寒芒。

邱誠大驚失色，脫口道：「這是什麼回事？」

話才出口，兵士已然分成三列，前兩列都是弩箭，後一列刀盾長槍相間。

上官鶴右手不覺已按在劍柄上，這種塲面，他還是第一次遇上，難免有些不知所措，到他想到要離開這地方的時候，已實在太晚。

一陣急遽的蹄聲接從前方傳來，當先一騎如飛，衝進長街，鞍上一個中年將軍，手執丈八蛇矛，相距還有二十丈，便自將馬勒住，後面八騎緊接奔來左右排開。

「希聿聿」馬嘶聲中，大羣兵士隨即湧上，在九騎左右雁翅般暴張。

邱誠一見這個中年將軍，又是一怔，惶然接呼道：「江將軍——」

江將軍面色一沉，斷喝道：「大胆邱誠，竟敢私通外人，盜竊安大人的傳家之寶！」

邱誠大呼寃枉。「江將軍，那……那有這種……」

「住口！」江將軍截喝。「你交給上官鶴的是什麼？」

邱誠怔住，上官鶴立時將箱子打開，放在箱內的，赫然是一個綴滿了珍珠的馬鞍。

那剎那之間，非獨他，就是上官鶴亦知道墮進了一個可怕的陷阱。

「那可不關小人的事——」邱誠叫了起來。

江將軍大喝：「大胆邱誠，證據確鑿，還敢抵賴？」

邱誠面無人色，上官鶴倏的一笑。「江將軍，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比我們都清楚。」

江將軍斷喝：「上官鶴你要怎樣？」

上官鶴道：「不怎樣，隨你江將軍回去就是。」「拍」的將盒子蓋上，策騎欲奔向江將軍那邊。

江將軍卽喝道：「犯人要走，弓箭侍候，大人有命，如敢違抗，格殺勿論。」

那些並不是弓箭，是弩箭，早已全部向着上官鶴，應聲齊一緊。

上官鶴一看這形勢，心念一動，已知道對方目的在殺自己，當機立斷，手一揮，箱子落地。

江將軍同時喝道：「大胆犯人，竟敢拒捕，射——」

上官鶴箱子脫手，立即一把將邱誠劈胸抓住，旋即飛騎衝向前去。

無數弩箭立時飛蝗也似從四方八面射來，破空之聲奪人心魄。

上官鶴原是準備以邱誠在擋箭牌，但一看這種來勢，便知道擋也擋不住，一聲長嘯，一推邱誠，從馬背上拔起身子。

一拔兩丈，弩箭從他的脚下射過，邱誠慘叫聲中，被射成一隻刺蝟也似，那兩匹馬亦在亂箭中悲嘶倒下。

第二批弩箭緊接向上官鶴射來。

上官鶴應變也不可謂不迅速的了，身形半空一滾，長劍出鞘，一片劍光護住整個身子，頭下脚上，身形同時飛墮。

他是算準了第二批弩箭必然是緊接向在半空的自己射來。

那並非諸葛連弩，但一射也有三箭，包圍着上官鶴的兵士數逾千人，即使一批弓箭手只得三百人，一射之下也有九百枝箭之多。

上官鶴反應雖然敏捷，但身形着地，亦中了十三枝箭，其中六箭穿透雙脚，已根本不能够站立。

那些手執兵器的士兵不用吩咐，一聲

吶喊，四方八面衝殺前去。

上官鶴掙扎欲起，雙脚的筋骨却已被射斷，他看着那些士兵衝殺前來，突然大叫一聲，左手一按，拔起身子，人劍一個光球也似凌空滾過。

劍光過處，七八個士兵浴血倒下，上官鶴左手往一面盾牌上一按，身形再拔起來。

江將軍那邊一騎如飛奔至，蛇矛颼地凌空飛刺向上官鶴。

上官鶴咬牙切齒，怒吼一聲，劍一揮，硬擋一矛，身形借力拔起，一個翻滾，一劍當頭往江將軍插下。

左右八枝長槍齊上，及時將上官鶴的劍封住，劍光飛閃，五枝長槍被劍削斷。

那八人都是勇將，一槍刺出，力道又何等驚人，上官鶴這一劍可見得如何凌厲，他是存心將江將軍擊殺，這一劍已拚盡全力，五槍一斷，他連人帶劍亦被震得倒翻了出去，江將軍並沒有錯過這機會，馬快手快，長矛猛一長，刺進了上官鶴的胸腹。

上官鶴發出了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叫，手中劍方待擲出，江將軍長矛已然一揮，他頎長的身子立時曳着一股血瀑脫出了那枝長矛，飛摔在地上。

劍同時脫出了他的掌心，「奪」地釘在牆壁上。

他雖然沒有撞上牆壁，身子亦已如爛泥一般。

三騎緊接奔前，長槍齊下，刺向上官鶴的身子。

上官鶴那剎那陡然腰一挺，嘶聲大叫道：「義父，你一定要替我報仇──」

叫聲在「噗噗噗」三大異响中斷截，那三枝長槍一齊貫穿了上官鶴的身子，將上官鶴釘在地上。

三騎立即退下，退到江將軍身旁，江將軍長矛已經對準了上官鶴，並沒有刺下去。

上官鶴那句話就像是霹靂一樣震撼他的心絃。

所有人都聽到上官鶴那句話，但沒有一個的感受好像江將軍那麼强烈，只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上官鶴的義父是誰。

若是知道，他們縱然不得不出手，在上官鶴這句話入耳的同時，只怕已心驚胆戰。

他們的動作仍然停下來，誰都看得出，上官鶴已氣絕。

長街立時又回復寂靜，這種寂靜更加令人心寒。

風吹過處，落葉又飛舞，江將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終於開口道：「清理這地方。」

懶洋洋的聲音，懶洋洋的態度，矛一揮，旁邊兩個士兵，急上前接過來，扛下去。

其餘士兵亦開始了行動。

一個武將策騎走近江將軍身旁，道：「屬下從未見過一個這樣慓悍的人。」

江將軍淡然一笑。「是麼？」

「却是不明白，以他的本領胆識，怎麼會與邱誠這種小人打交道，而以他的家底又為何要染指珍珠鞍。」

江將軍笑容一斂，道：「這些事情，我也不明白，我却不以為不明白有什麼壞處。」

那個武將看看江將軍的面色，彷彿已猜到江將軍說話的意思，無言退下，另一個武將在旁邊忍不住插口道：「不知道他口中的義父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江將軍的表情很奇怪。「這與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關係。」

「對，我們只不過公事公辦。」

江將軍目光急落，突然發出了一聲冷笑。「怎麼，躍馬沙場，衝鋒陷陣你也不怕，現在不過圍捕一個賊，你倒是害怕起來了。」

「屬下只是覺得事情有些不尋常。」

「不管怎樣，我們都只是奉命而為，即使他那個義父要報仇，首先要找的也不是我們。」江將軍的神態更奇怪。「除非他不堪刺激瘋了。」

那些武將都聽得很淸楚，並沒有作聲，江將軍喃喃的接道：「我絕不以為這件事對他的打擊有這麼大。」

若是他不知道上官鶴的義父是什麼人，也不會這樣說，從他的語氣聽來，對於龍飛，他顯然心存畏懼。

可惜他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 × ×

龍飛事實有令人畏懼的條件。

說武功，前十名之內，相信少不了他的一份，若說到地位，更就不尋常。

他被封為太平安樂王，與當今天子乃是叔侄至親，受命在承德行宮訓練死士殺手，對付天地會，還是關外落日牧場萬馬王的女婿。

落日牧場養馬以萬計，上上下下俱都有一身武功，所以才能够雄霸關外，而承德行宮的訓練死士殺手，有當今天子在後面支持，一事一物都能做到盡善盡美，所訓練出來的死士殺手當然不是一般可比。

有這兩股龐大的勢力為助，除非不知道所在，否則相信沒有什麼人他動不了。

他並非一個好戰的人，這從他的過去不難看出來，只是天地會勢力日漸龐大，而且與朝廷中人勾結，目的顯然在推翻朝政，他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也所以才有那些死士殺手的出現。

那些死士殺手有些是從落日牧場的弟子中挑選出來，有些取自京師的禁衞，也有十大門派的弟子，本身的武功已很不錯，再經過嚴格的訓練，每一個都能够以一敵十。

至於他的二十四個義子女大都是自小由他教導，輔以禮聘回來的名師，當然更就是出衆。

他們也大都是孤兒，若不是龍飛，只怕早已凍死路旁，這救命與及養育之恩，已足以使他們為龍飛殉死。

龍飛當然都希望他們長命百歲，他所以救他們，收養他們，只是出於一片善心，並沒有任何目的，而一直以來，對他們他亦是視之如己出。

他們也一直沒有令他失望，每一個都做得很好，這是他最快慰的事情，而他們無論有什麼損傷都非他所願，都令他痛心。尤其是上官鶴的死亡。

「他們竟然敢在京城大街上擊殺鶴兒！」一接到消息，龍飛混身的血液彷彿都

在燃燒。

他立即着人去將常護花追回來。

常護花成為御用殺手，還是這幾個月的事情，他本是江湖上的名俠，被譽為年青一輩子最有前途的劍客，與天地會之間本來沒有任何的關係。

可是天地會却殺了他最好的朋友秦步歌一門，還燒了他的萬花山莊。

山莊燒掉了可以重建，人死了却不能再生，他原是要找殺害秦步歌的人討一個公道，但到他與天地會的人接觸，才明白天地會的勢力有多大，更幾乎喪生在天地會分舵內。

而到他遇救與龍飛見面，更明白這並非江湖上的仇殺，乃是政治上的爭鬥，牽連之廣，遠在他意料之外。

在明白整件事的眞相後，他毫不猶疑的加入龍飛這邊，在承德行宮接受為期三個月的訓練。

他原就武功高强，舉一反三，三個月的訓練對他來說已足够。

那三個月之內，他學會了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一個人的生命，也學會了如何才能够將他的長處施展至極限。

到他離開承德行宮，表面上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事實已變得更冷靜，在出手方面非獨更敏捷，而且更多變化。

那之前，他絕少用暗器，所懂得的暗器亦不多，但現在，只要曾經在江湖上出現的暗器，他都懂得用，甚至懂得盡量利用它們的長處。

又譬如兵器，他一向只用劍，對於其他的兵器甚少涉獵，但現在，已沒有一種兵器他不懂得用，而且用得恰到好處。

此外他還懂得用火藥，用毒藥，甚至懂得如何才能够成為一個成功的偸兒，偸取他需要的東西。

承德行宮三個月，將他改變成一個殺手，受命於龍飛，効忠着當今天子。

──御用殺手。

上官鶴被殺之前一夜，常護花已奉命秘密離開京城，乘馬車走了一程，子夜後歇息在小鎭一間客棧中，天亮才繼續上路，到約定的地方與其他的人會合。

由客棧到那兒要走兩個時辰，約定的時間却是在正午，所以常護花並不着急，馬車快慢由得那個車把式控制。

才走了一個時辰，龍飛留在小鎭那兒的一個下屬便飛騎追上來，送上龍飛的飛鴿傳書。

那是要常護花立即趕回去，原定的所有行動完全取消。

雖然並沒有書明，常護花亦知道必然發生了很嚴重的變故，他立即策馬回奔，趕返安樂王府，聽候差遣。

這只需他來時的一半時間。

× × ×

上官鶴的屍體已經送到安樂王府，死狀慘不忍睹，龍飛却目不轉睛的看了好一會，然後下命令：「立即去查淸楚參與這件事的一共有多少人，又是什麼人。」

他的命令迅速被執行，在一個時辰之後，最少已有一萬個人在調查，亦已有數以萬計的人向他們提供綫索，有些是信口胡謅，但大都是事實。

當時時間雖然是很早，但那麼多人走過，要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實在是沒有可能，而事發之後，更就惹人注目了，他們有些儘管很怕事，不敢走出來，從門縫窗隙往外偸望的却多的是。

龍飛的人無孔不入，分別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身份打聽，然後將得到的消息送返王府，由另一些人加以分類分析。

江將軍那邊亦得到了消息，在龍飛採取調查行動之後，不到半個時辰，他已經收到了十七份報告，這雖然意料中事，亦不由他不驚歎龍飛勢力的龐大，行動的迅速。

他沒有表現太大的驚慌，只是將那些報告一一送出去。在奉令對上官鶴採取行動之時，他已經知道那時會有什麼結果，上官鶴是龍飛的義子，也知道龍飛的霹靂手段，可是他完全沒有選擇餘地。

而無論如何，他仍然感到比那些隨他去做這件事的人幸福得多。

最低限度他就是死也知道為了什麼。

× × ×

常護花回到安樂王府的時候，龍飛已完全冷靜下來，也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計劃。

他仍然坐在上官鶴的棺旁，伴着他的只有香芸一個女兒。

香芸精研醫藥，龍飛在知道上官鶴被伏擊的消息之後立即便將她召來。

他還是抱着一綫希望，希望上官鶴仍然有救，但看到上官鶴的屍體，却沒有叫香芸去檢視一下。

任何人都應該瞧出，上官鶴絕沒有可能保存性命。

常護花看在眼內，亦不由皺眉，嘟喃道：「這是誰下的毒手？」

龍飛道：「江傑，還有他屬下的一千馬步兵。」

「江傑是──」

「將軍李遠的屬下，職封偏將軍，他們都是刑部尚書安永壽的心腹。」

常護花沉吟道：「安永壽以我們調查所得，乃是天地會的人，近年來努力招攬在職的文臣武將。」

「不錯──」龍飛沉痛的道：「這也是鶴兒探知的秘密。」

常護花道：「鶴弟的身份秘密洩漏了麼？」

「所以安永壽才會有今晨的伏擊，上官貴安排鶴兒與那些紈袴子弟混在一起，原是要從他們口中探知他們父兄投靠天地會的秘密，一直以來，鶴兒都做得很好，但到底經驗不足，想必在行動間被瞧出馬脚。」龍飛微喟。「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秘密。」

常護花轉問：「情是怎樣發生的？」

龍飛道：「今天拂曉，鶴兒策騎走過長街，被江傑伏兵襲擊，先中弩箭，再被亂槍刺殺。」

常護花聳然動容。「他們竟然一些顧忌也沒有。」

龍飛道：「這大概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是什麼？」

「鶴兒串同安家總管邱誠盜取珍珠鞍，事發拒捕，只有殺。」

「珍珠鞍又是什麼東西？」

「是一個名貴的馬鞍子，上綴三十六顆大小一樣的珍珠。」龍飛一頓。「那只是一個名貴的馬鞍子而已。」

常護花道：「鶴弟當然不會做出這種事，今天拂曉……」

「他其實是約了安永壽的兒子安青雲在夫子廟相會，據說安青雲要告訴他一些事情……」

「這是陷阱，所以江傑他們才知道鶴弟必會在那個時候經過長街，當時他是必以爲，安青雲有事不能够到來，將東西交給邱誠……」

「絕無疑問就是這樣。」龍飛冷笑。「而他們所以用邱誠，就因爲邱誠是安家的一個總管，也這才可以令人相信珍珠鞍的被竊。」

「那個邱誠只怕亦難保性命——」

龍飛頷首。「死無對證，無論誰都會這樣做。」

「鶴弟難道竟然毫無所覺？」

「也許他不以爲對方胆敢在京城大街上殺人。」龍飛語聲一沉。「這之前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常護花道：「對方所以選擇這種地方，只怕另有目的。」

「這可以說是警告，也可以說是示威，」龍飛冷笑：「但無論怎樣目的也好，這一次，他們做錯了。」

常護花道：「他們應該考慮到，這樣做直接影響到我們這邊的士氣，爲了不讓投向我們這邊的人太失望，我們不得不採取類似的報復行動。」

「不錯！」龍飛語氣更沉。「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也所以着人立即將你追回來。」

香芸插口道：「義父已有了計劃。」

常護花道：「要我殺什麼人？」

香芸道：「安永壽。」

「也是暗殺？」

「可以這樣說，而地方……」

「也是在大街之上？」

「這不足以表示我們的決心，說不定，由此反而引起更多的暗殺行動。」

常護花點頭，「那選擇什麼地方，採取什麼行動才足以令他們驚懼？」

香芸道：「義父的意思，以皇陵最是適合。」

常護花一怔，龍飛接說道：「九月初九午時，聖上將會在西郊皇陵拜祭先祖，王公大臣屆時將會齊集皇陵上侍候，我們就在那個時候採取行動，當場擊殺安永壽，以示我們的決心。」

常護花一笑，道：「果然是好地方，好計劃！」

「義父也果然選對了人。」香芸笑接道。

龍飛的臉上亦終於露出了笑容，道：「這件事，不比尋常，負責執行的絕不能有絲毫怯意。」

香芸道：「若是由衞士之中挑選，見到那麼多王公大臣，未動手只怕便已發慌了。」

常護花道：「在我的眼中，他們與一般人並無不同。」

「事情這便已成功了一半。」

龍飛接道：「安永壽也有一身不錯的武功，據說除了沐浴一段時間之外，衣服之下必然有一襲金絲甲，一般刀劍，砍不進去。」一頓又道：「有關這個人的武功，我們已經有一份詳細記錄，香芸會拿給你參考的了。」

香芸道：「皇陵的形勢常大哥也得清楚，才方便行事。」

常護花道：「我們有沒有那兒的地形詳圖？」

「有——」香芸手指那邊牆壁上懸着的一幅地圖。「但今夜常大哥最好親自去走一趟。」

「能够走一趟當然最好。」常護花目光落在地圖上。

龍飛隨又道：「至於當日安永壽處身位置與及周圍是什麼人，與我們的關係怎樣，我這就跟你說一說……」

這對於常護花的刺殺當然也有影響。

× × ×

九月初九。

才是辰時，禁衞便已在皇陵附近佈防，人數較之任何一年都要多，每一個禁衞都是由龍飛親自點派，再經過審愼調查，確保清白，與天地會沒有任何關係。

其中部份禁衞更是在承德行宮受過嚴格訓練的御用殺手。

龍飛所以這樣做，除了確保天子的安全之外，還在掩護常護花。

常護花也就混在那些殺手當中，按照原定計劃，立在適當的位置。

他換上禁衞的衣服，即使立在最當眼的位置，別人也不會動疑，在江湖上他不錯很有名，對那些王公大臣來說，這一切事情都是很陌生。

這個人當然更加陌生了。

龍飛亦是在辰時到來，並沒有與常護花再說什麼，該說的他們都已經說清楚。

而安天壽的畫像常護花亦已仔細看清楚，對於安天壽本身與及動作上任何的特徵，常護花亦都瞭如指掌，所以安天壽一到，常護花便立即認出來。

安天壽個子不算高，既不胖也不瘦，走來混身上下都是勁，眼神凌厲，一看便知道是一個內外功兼修的高手。

他第一個就是向龍飛招呼。「王爺，早——」

「睡不着，焉能不早？」龍飛表現得若無其事。

安天壽笑笑。「下官這幾天却都睡得很好。」一頓又說道：「珍珠鞍失而復得，實是最令人心情舒暢。」

龍飛淡然道：「江傑親率千兵，窩弓埋伏，出其不意，若是也失敗，朝廷這些年的俸祿豈非花得寃枉？」

安天壽「嘿嘿」一聲，道：「王爺知道的事看來也不少。」

「雖然還不多，但相信已經足够。」龍飛的語氣更加冷淡。

安天壽試探問道：「看來王爺對於這件事也甚感興趣，不知準備如何處置？」

龍飛奇怪道：「安大人何以竟有此一問？」

安天壽笑笑。「只是知道王爺英明，要聽聽王爺的高見。」

龍飛道：「不聽也罷。」

安天壽愕然道：「恕下官愚拙，聽不

懂王爺的話。」

龍飛冷冷道：「安大人現在既然心情舒暢，吃得下，睡得穩，不是已很好。」

安天壽打了一個「哈哈」。「下官主管天下刑名，身負覆勘錄囚決罪之責有多年，一向都審愼，這一次大概還沒有弄出什麼亂子。」

龍飛道：「有些事看來一樣，事實未必是。」

安天壽道：「有些是的。」

「事情既然已發生，現在說什麼也是廢話。」

「下官還是不懂。」

「懂也好，不懂也好，並沒有分別。」龍飛冷冷的轉過身子。

安天壽道：「殺賊只是一件小事。」

「本來是一件小事，但動用到馬步兵千人去殺一個賊，未免就小題大做了，安大人大概已經準備好了一個非常合理的解釋。」

安天壽道：「下官以爲這件事已無須多作解釋。」

「也沒有人要安大人解釋。」

安天壽乾笑一聲。「王爺認爲下官應該怎樣做？」

龍飛舉步又停下，道：「安大人一定要聽聽本侯的意見，也好——」

「請王爺指教。」安天壽恭恭敬敬。

龍飛緩緩道：「安大人以後就是沐浴，最好也莫要將金絲甲脫下。」

安天壽一怔，再也笑不出來，龍飛也沒有再說什麼，舉步前行。

在旁不少王公大臣，目光都集中在這邊，並沒有人表示任何意見。

安天壽目光一轉，不由自主生出一陣孤寂的感覺，他原以爲最好的幾個朋友會站出來替他說幾句話，但事實證明，面臨生死的威脅，他們還是以生命爲重。

千古艱難惟一死，這當然怪不得他們，而龍飛那樣說，亦等如將他判了死刑。

他知道龍飛的勢力有多大，却絕不以爲龍飛斗胆派人進入尙書府行刺，平日出入他以後當然會更加小心的了。

龍飛頭也不回，一直走到本位，仰首向天，莫測高深。

安天壽多看幾眼，心頭突然一股寒意湧上來。

前所未有的寒意。

× × ×

天子終於到了，祭禮進行得非常順利，不很複雜，却極之莊嚴，到最後鐘鼓齊鳴，千杯共舉。

常護花也就在鐘鼓聲中將那身禁衞的裝束卸下，裏頭是一襲密扣緊身黑色夜行衣。

皇陵却都是白石砌成，日正中天，白石在日光下更白得發亮，常護花一身黑衣，在這種白得發亮的環境下更顯得觸目。

左右兩個禁衞立即將常護花脫下的衣甲接下，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常護花身形同時暴退，後背貼上石壁，旋即壁虎也似遊竄上去。

鐘鼓聲將他的衣衫與石壁磨擦發出來的聲响完全掩蓋，龍飛要他在這個時候動手，當然有道理。

龍飛也完全若無其事的樣子，與衆舉杯。

一杯甫盡，常護花已然上了石壁，雙手往欄干一按，整個身子凌空翻滾，劍出鞘，一沉，正好向安天壽當頭插下。

安天壽耳聽風聲，仰首一望，一道寒光已擊下，驚呼聲中，手中杯自然往來劍迎去。

一迎却迎了一個空，常護花半空身形再轉，一劍由直插變爲斜刺。

安天壽的反應也不慢，半身一伏，以背迎劍，右手同時拔劍，身形跟着竄出。

那剎那常護花的身形一變，凌空急落，左手疾按在安天壽背上。

安天壽不防有此一着，整個人給按得仆在欄干上，常護花手起劍落，「刷」一聲，硬硬將安天壽的頭顱斬下來。

安天壽劍已出鞘，却連一劍也刺不出來。

那顆頭顱飛越欄干，常護花身形一翻，亦飛了出去，半空中一伸手，將頭顱接住，往下撲落。

那離開地面，足足有七丈，他人在半空，貓貍般一弓一滾，卸去大部份力道，飄然落在地上。

那只是瞬息間的事情，除了龍飛，所有王公大臣齊皆嚇得目定口呆，到安天壽的頭顱給斬飛，更就脫口一聲驚呼，不由自主一齊奔近那邊欄干，正好看見常護花飛鳥般落下。

「捉刺客——」一個王公叫出來，他立即被龍飛喝斷。「保護聖上要緊。」

衆人齊皆給喝住，回頭望去，天子却絲毫驚訝的表示也沒有，對於安天壽的被刺殺，無動於中，有如意料之內。

龍飛已立在天子身旁，神態更平淡。

諸位王公大臣到這時候又怎會還想不到是什麼回事，有些悠然拈鬚微笑，有些轉首他顧，亦有些變了面色，還有些一個身子竟然顫抖起來。

龍飛目光一掃，振吭道：「賀冲立即率領所屬禁衞追捕刺客，其餘人等保護皇上回宮。」

禁衞副統領賀冲應命立即奔出，那些禁衞也這才追向常護花。

這片刻之間，常護花已經掠出老遠。

賀冲是龍飛的人，這所謂追捕的意思，也許就是掩護。

沒有人敢自告奮勇，前去協助，天地會在朝中的勢力雖然也很大，但身份仍保持秘密的固然不感洩漏，而好像安天壽那種已擺明身份的給這麼一嚇，已經冷汗浹背，更不敢去送死。

龍飛都看在眼內，知道這一次的行動已收到阻嚇的功效。

天子隨即道：「刺客不惜在皇陵刺殺，可見與安天壽積怨之深，衆卿家以後行事，千萬謹愼，朕不希望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諸王公大臣都沒有作聲，天子也沒有再說什麼，含笑起駕。

龍飛亦步亦趨，下了皇陵，天子才笑道：「常護花果然是一個難得的人才。」

「天地會經過這一次，應該對我們重新估計，不敢再輕率行動的了。」

「你看他們會怎樣？」

「爲了挽回人心，他們一定會來一次

反擊。」

「那將是什麼行動?」

「不知道。」龍飛笑了笑。「也許是殺我。」

「他們若是殺得了，早已經殺了。」天子又一笑。「但也正如你說的，他們不反擊，人心鬥志俱都會大受影響，要挽回聲譽，要做的不是殺你，亦必是一件與殺你同樣大的事。」

龍飛道：「那殺我好了，最低限度，那比較容易防範。」

「不錯——」天子頷首。

龍飛接道：「不過，無論是什麼事，我們都很快就會有一個明白。」

「時間越久，對於他們越不利，所以他們必須迅速採取報復。」

龍飛道：「在今日行動之前，我經已吩咐加緊防範，應該注意的地方，亦加派人手監視，他們不動則已，一動我們就迎頭痛擊，好教他們知道厲害。」

「一切要叔父費心了。」

龍飛歎了一口氣。「我本已準備退隱，想不到天地會一事，一拖就是數年。」

「也幸虧及早發覺。」

龍飛不能不同意，若不是及早發覺，天地會的勢力是必已遍佈朝野，已無可救藥的了。

天子歎息着接道：「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朕亦難辭其咎。」

龍飛搖頭。「這個責任不該由我們來負，若是朝政腐敗，所以導致這些事情，天地會早已成功，等不到現在的了。」

天子歎息道：「但朕亦必須好好檢討一下。」

龍飛道：「只要聖上有這個心，便够了。」

天子接問：「常護花立了這麼大的功勞，你以爲應該怎樣獎賞他才是?」

龍飛搖頭。「他所以依附我們，不是爲了功名利祿，完全因爲一點俠義。」

天子道：「這可就麻煩了。」

龍飛道：「他也沒有要求過什麼，聖上亦無須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天子道：「江湖人的性格你比朕清楚，這些事，還是交給你。」

龍飛道：「我從來沒有爲這種事担心過，只是可惜，事成之日，他們是必重回江湖，不會再跟我再那麼親熱的了。」

天子笑道：「你豈非本來就是半個江湖人?」

龍飛道：「可惜他們現在都已經知道我的眞正身份。」

天子上下打量了龍飛一遍。「江湖難道眞的是如此令人迷戀?」

龍飛道：「在江湖人來說，未必會太感興趣，這大概就是所謂，身在福中不知福。」

天子含笑點頭，這叔侄二人低聲說，高聲笑，諸王公大臣只聽到他們的笑聲，有些一面疑惑之色，有些却面面相覷，他們到底站在那一邊，只看這表情，便已經清楚。

龍飛並沒有理會他們，能够從表面看得到的，他早已看到，看不到的，現在也一樣看不到。

何況羣臣之中，他的人也不少，也自會注意的了。

× × ×

常護花身形如飛，從那些禁衞面前掠過，往預先安排好的地方掠去。

那些禁衞都是龍飛的人，早有默契，只是看着常護花離開。

賀冲的率領禁衞追捕亦是慢得可以，看樣子，倒有些像是爲常護花斷後。

到他們追下皇陵的時候，常護花已經不知所踪。

皇陵的東面，是一片樹林，常護花掠進了林子內，龍飛所屬的飛雁殺手已經等在那裏。

其中一個殺手捧着一個錦盒，立即迎上，接下了安永壽的頭顱。

常護花隨即道：「一切順利，你們依照原定計劃，將人頭送到江傑家中。」

七個殺手應聲往外奔，躍上留在不遠處的七匹健馬，一齊疾奔了出去。

常護花一揮手，其餘殺手各自上馬，左右奔出，常護花却繼續前掠。

前面不到十丈，一條小路穿林而過，一輛馬車正等在路上。

簾掀處，出現了香芸一張俏臉，常護花一笑，縱身上前，掠進車廂內。

香芸看見這笑容，已知道事情完全成功，一聲吩咐，車把式驅車前行。

這只是一輛普通的馬車，就是車把式，也並無任何特別之處。

轔轔聲中，馬車前行，後面傳來賀冲的呼喝聲，却是那麼遙遠。

× × ×

半個時辰之後，安永壽的頭顱經由僕人送進江家大堂。

江傑正在大堂喝着悶酒，看見僕人將一個那麼精緻的錦盒送進來，也覺得很奇怪。

「是誰送來的?」江傑完全看不出，却看出那個錦盒不是一般人家所有。

「兩個黑衣青年，可沒有說他們是什麼人?」僕人恭恭敬敬回答。

江傑考慮了一會，揮手令僕人退出，然後帶着疑惑的心情，將錦盒打開。

一股血腥味隨即撲鼻，厚厚的白綾上赫然放着一個人頭，白綾上血仍未乾。

江傑當然認得出那是誰的人頭，那剎那他彷如被天雷轟擊，混身大震，瞪目結舌。

他雖然知道龍飛一定會報復，却想不到報復得這麼快，所用的手段又是那麼激厲。

血仍然未乾透，這顆人頭當然才斬下來不久，那一段時間之內安永壽是在什麼地方，江傑當然也很清楚。

——龍飛絕無疑問是在皇陵之上，大祭之時，將安永壽的頭斬下來，這當然事先得到天子的默許，這亦表示了天子的決心。

——人頭是由兩個黑衣青年送來，那當然就是龍飛屬下的殺手，而皇陵之上，龍飛當然不會親自出手，那必然是一項暗殺行動，而雖然早有安排，以安永壽的武功與及那種環境，那個殺手的武功，胆識又是何等驚人，能够在皇陵上殺得安永壽，要殺自己當然亦輕而易舉。

——龍飛着人將安永壽的頭顱送來，

到底有什麼目的?

江傑立即就明白過來，他畢竟也是一個聰明人，可是他却想不出自己應該如何逃命。

他曾經躍馬沙場，可以說身經百戰，從來不知道有所謂恐懼，現在他却由心恐懼出來。

呆了好一會，他一把舉起酒壺，仰首痛盡了餘酒，然後吩咐道：「叫夫人到內堂。」

他只是要交帶一下身下事，他相信以龍飛的氣量，絕不會遷怒到他的家人，但他若是逃命，可就難說了。

在領兵伏殺上官鶴之前，他已經考慮到有這個後果，只是想不到來得這麼快。

在當天日落之前，江傑終於在家中內堂拔劍自刎。

除了江傑之外，在當天自殺的還有三十六人，包括江傑的副將與及安永壽的謀士。

這些人眞正的死因到底是什麼，除了有限的人知道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

× × ×

夜已深，安樂王府大堂內燈火輝煌。

龍飛高坐之上，在他身前案上堆着幾個宗卷。

「我要的只是江傑與所屬副將的人命，可是到現在爲止，與他們有關的，已經有二十八個人死亡，據說都是自殺，但據查，其中有一半顯然是被殺，至於服毒自盡的，到底是自願還是被迫，那就不得而知了。」

兩旁站着香芸常護花及龍飛的其他七個義子女，還有幾個謀士。

在龍飛這番話出口之前，他們都已經說出了他們要說的，大都認爲不必理會。

龍飛絕對同意，接道：「這也好，讓那些追隨天地會的人知道他們將會有什麼收場，也知道天地會手段的毒辣。」

一個謀士道：「只是怕歸順他們那些人將事情算到我們頭上。」

「不會的。」香芸插口。「我們一向行事作風怎樣，他們應該已很清楚。」

龍飛微笑頷首。「他們當然也知道這樣做收效不大，而最主要的目的，相信亦只是在防止那些人透露他們的秘密。」

香芸道：「我們本可以將那些人抓起來，問取他們知道的秘密。」

龍飛道：「這反而是救他們一命，他們知道的，相信未必給我們知道的多。」

「對於沒有多大用處的人，天地會的確不會讓他們知道太多的秘密。」香芸笑了笑。「而他們若是有大用處，也不會死了。」

「正是這道理。」龍飛輕吁了一口氣。「我們現在要做的只是留意天地會下一步的行動，那必是爲了報復安永壽的被殺，與及挽回失去的人心，所以——」

一頓目注常護花。「你若是能够，還是留在我這兒。」

常護花一笑。「屬下留在那兒，正待王爺吩咐。」

龍飛大笑道：「你難道不知道，我一直沒有將你當做下屬看待?」

常護花道：「沒有比這句話更令屬下難過的了。」

龍飛含笑道：「是你要做我的下屬，可沒有人强迫你。」

香芸道：「類似這種話義父好像已說過多次了。」

龍飛道：「那是因爲義父年紀已太大，說話難免有些兒累贅。」

香芸失笑道：「女兒這還是第一次聽到義父自承已老大。」

一個謀士道：「我們也是的。」

龍飛頹然靠在椅背上，歎息道：「我眞的已經老大，經不起打擊。」

衆人當然聽得出他是說上官鶴被殺一事。

香芸正色道：「安永壽已伏誅，鶴哥在九泉之下，也應該安息的了。」

龍飛揮手道：「你們以後可一定要小心，莫再落下敵人的陷阱。」

這句話出口，就是常護花也覺得龍飛這幾天之間，的確老了很多。

香芸一怔頷首。「放心。」

龍飛笑了笑。「經過這一次，相信他們也不敢再在京城之內胡來。」一頓又說道：「護花若是在府中覺得悶氣，無妨與芸兒他們到處走走，京城之內，也有不少名勝古蹟，看看也不錯。」

香芸道：「不知道天地會的人將會在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這有什麼要緊?」

香芸詫異道：「義父不是時常說，事情越早解決，對我們越有利?」

龍飛笑顧香芸：「但我若是你，却寧可他們遲一些採取行動。」

「怎會這樣的?」香芸更詫異。

「你不是埋怨過沒有時間伴着護花到處走走?」

香芸一張臉，立時紅到脖子去，看看常護花，垂下頭。

× × ×

京城內的確有不少名勝古蹟，也大都很熱鬧，但常護花香芸却喜歡比較清靜的地方。

他們沒有到烏衣巷秦淮河，第一個去的地方是雨花台。

雨花台在京城南面，盛產一種五色的小石子，玲瓏燦爛，非常美麗。

相傳梁武帝時有一個雲光法師在那兒講經，忽然天花亂墜，所以名雨花台，那些美麗的小石子，據說也就是天上降下來的神花化成。

雨花台下有永寧泉，水味甘美，也很有名。

常護花香芸在清晨到來，泉水更加清冷。

香芸雙手掬水，輕敷在臉上，嬌靨反而更嬌紅，有如塗上了一抹胭脂。

然後她三步一跳，去拾那些小石子，神態就像是一個孩子。

常護花看在眼內，不由又感慨起來，若不是天地會的出現，香芸也不會捲入血雨腥風之中，不停的殺伐，絕無疑問使她變得更成熟，也使她的童眞埋在心底裏。

天地會的人在經過安永壽一事之後，當然不會平靜下來，也一定會採取報復。

雖然不知道他們將會在什麼時候採取報復的行動，但正如龍飛所說，時刻要防範。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黃白石·圖

一指紅

（一）

樓頭芳踪現

「老何！你聽，好美的歌聲？聽得叫人打心眼裏就感到舒暢。」

「不錯，歌聲美，人更標緻，你瞧她那小臉蛋不是像蜜糖似的？」

「我就弄不懂，看她生得細皮白肉的，分明不是出身於貧賤之家，爲甚麼要拋頭露面，出來打花鼓呢？」

「我猜她是由沔陽來的，那兒有幾句俚語，湖北沔陽縣，十年九不收，因爲那裏時常鬧水患，所以中等以下的家庭，都習有一套求生的技能，打花鼓便是其中之一。」

× × ×

株州鎭在湘江的北岸，是醴陵通湖南省會「長沙」的必經之地，雖然只是一個鎭集，市面倒是熱鬧得很。

這天晌午時分，王記茶館的門前來了一位打花鼓的姑娘，她的年紀不大，最多只有十七八歲，但眉目如畫，豐滿成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

她以嫩葱一般的手指，拋着三把刀形的鼓槌，小花鼓在鼕鼕不停的响，歌聲也像珠走玉盤似的在隨風四飄。

「正月裏哪是元宵，火樹銀花眞熱鬧，金吾不禁通宵樂，楊柳兒啊也在擺動它細細的腰。

二月裏哪龍抬頭，春風吹到五鳳樓，玉鑑照出人消瘦，誰說啊，閨中少婦不知愁。」

「好，再來一段……」

纖指斃三兇

茶客在鼓掌叫好，打花鼓的姑娘却沒有再來一段，因爲王老闆已經打發了幾個銅板，她沒有必要再留下去。

打花鼓等於沿門托鉢，實際上，比要飯的好不了多少，所以一般打花鼓的多半會挨家挨戶的唱，除非瞧出這家人比她相差不多，她絕不會輕易放過。

只是這位姑娘却有點特別，離開王家茶館之後，她沒有再去第二家，蓮步姍姍一逕向鎭外走去。

出鎭向東是一片廣大的原野，她儘揀荒僻的小路走，好像漫無目標似的。

在一條田梗之上她乾脆坐了下來，雙眉一挑，嘴唇微披，冷冷道：「出來吧，朋友，明人不做暗事，何必藏頭露尾？」

出來？莫非這田梗附近有人潛伏？

她沒有弄錯，的確有人。

「妳是怎麼啦？姑娘，要飯的睡一個天地覺難道也碍着妳了？」

隨着話聲由田邊左側的叢林中走出一個老花子，此人約莫五十出頭，身上穿着一件破綻百出的灰色長衫，手裏提着一根打狗棒，態度上顯得有點神秘兮兮的。

打花鼓的姑娘並不認識老花子，却對他所說「天地覺」感到興趣。

「喂，什麼叫天地覺？」

「這個麼，學問可大了，就算講個三天三夜也不見得說得明白，再說老花子還有一個壞毛病，無論說甚麼都不願有人偷聽，所以……」

「這有甚麼要緊，你不是拿着打狗棒麼？」

「啊，姑娘，妳可別跟我過不去，老花子生平胆小，一旦遇到惡狗就算拿着棒子也不成。」

這兩人嘻笑怒罵，分明是意有所指，如果當眞有人偷聽，這惡狗二字他必然忍受不住。

老花子這一招果然有效，三條彪形大漢由一排大樹之後轉了出來。

「好傢伙，一來就是三條，對不起，姑娘，老花子可要先走一步了。」

老花子說走就走，身形一幌已經鑽到樹叢中去了。

欺善怕惡本是常情，老花子怕事開溜，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只是「惡狗」二字是他罵的，結果他却脚板心抹油丟下一個少女獨擋惡狗，難免有點不够意思。

打花鼓的姑娘好像沒有瞧出眼前的危機，她只是向老花子的背影撇了一下嘴，然後從容不迫的站了起來。

「站着……」

人影急閃，勁風攝衣，來人已採三面包圍之勢將她圈了起來。

目光一抬，她向來人打量一眼，已經瞧出這三人正是王家茶館的茶客。

「三位有事？」

「怎麼，沒有事就不能找妳？」

說話的是三人中最矮的一個，但也比打花鼓的姑娘高出很多。

這三人的高矮雖有差異，長像可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他們必然是同胞兄弟，否則絕對不會這般像法。

打花鼓的姑娘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打花鼓賣唱已經够可憐的了，各位都是英雄好漢，欺負一個弱女子不見得會有光彩嘛？」

較矮的大漢哈哈一陣大笑道：「欺負弱女子？嘿嘿，適才罵咱們是惡狗有妳一份吧？」

打花鼓的姑娘道：「這話是老花子說的，各位怎樣張冠李戴？」

最高的大漢哼了一聲道：「別跟她囉嗦，老大，快擺平了咱們好去交差。」

較矮的大漢點點頭道：「姑娘的芳名怎樣稱呼？」

打花鼓的姑娘回答道：「小女子范嬋嬋。」

較矮的大漢說道：「妳不認識咱們兄弟？」

范嬋嬋道：「請恕小女子眼拙。」

較矮的大漢道：「妳既然行走江湖，對君山三虎應該有個耳聞吧？」

范嬋嬋道：「你誤會了，大爺，小女子拋頭露面，只不過求得三餐一宿而已，唉，如若敝鄉不遭水患，小女子何至於流落江湖。」

最高的大漢怒叱道：「范嬋嬋！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在君山三虎的跟前妳竟敢裝聾作啞！」

范嬋嬋道：「怎麼，你們要攔路剪徑？本地有錢的大爺多得很，各位何必找小女子的晦氣？」

君山三虎姓曾，老大曾玉虎身形最矮，是三虎中的靈魂人物，老二曾鐵虎個子最高，天生一副火爆脾氣，老三曾銀虎性格陰沉，整天寒着一張臉，就算給他一山金子，只怕也無法在他臉上找出絲笑意。

此時他也沒有笑，陰沉的面頰之上更露出一片驚詫之色。

敢情半路裏殺出了程咬金，有人想破壞他們的好事。

× × ×

「聽到了麼？大哥，有人正在攔路剪徑！」

「聽到了，這種事平常得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話是不錯，不過咱們兄弟既然遇上了，就應該見者有份啊。」

「說的也是。」

隨着話聲，草叢中走出兩名大漢，一個鬢髮斑白，約莫六旬上下，另一個飄着三綹長髯，看來也有五十出頭。

君山三虎在這兩人出現之際，全都面色一變。

此時曾玉虎迎上兩步，雙拳一抱道：「原來是衡嶽雙霸楊兄朱兄，久違了。」

衡嶽雙霸年長的是楊昇，五十出頭的是朱敞，這兩人雖是同霸衡嶽，而且一盟到地，他們却各行其是，走在一塊的機會頗爲少見。

現在他們居然同時出現，君山三虎怎能不面色爲之一變。

楊昇哈哈一笑道：「這叫做山不轉路轉，人在江湖嘛，總有碰面的一天的。」

曾玉虎道：「楊兄說的是，請。」

朱敞立卽道：「請？曾老大這是什麼意思？」

曾玉虎道：「兩位必是有事經過這裏，在下不敢就擱兩位的寶貴時間。」

朱敞道：「這麼說曾老大就不够朋友了，金銀財寶見者有份，咱們兄弟既然趕上了一個巧字，曾老大就不該拒人千里之外嘛。」

曾玉虎道：「兩位誤會了，咱們只是跟這位姑娘了斷一點私人過節，那來的甚麼金銀財寶？」

朱敞擧目一瞥范嬋嬋道：「是麼？姑娘。」

范嬋嬋道：「他瞎說，我跟他們素不相識，那來的什麼過節？」

朱敞道：「嘿嘿，曾老大，別跟咱們兄弟打馬虎眼，衡嶽雙霸並不是容易受騙的。」

曾鐵虎怒叱道：「姓朱的，咱們並不怕你……」

曾玉虎似乎不願跟衡嶽雙霸翻臉，急忙咳了一聲道：「老二不得無禮，誤會總可以解釋的。」

朱敞冷冷道：「那倒不必，咱們兄弟聽得明明白白，何須解釋？」

曾玉虎道：「這的確是一樁誤會，適才這位范姑娘說咱們兄弟攔路剪徑，只是一句氣話。」

楊昇道：「這就怪了，三位是成名人物，怎麼會跟一個小姑娘發生恩怨的？」

曾鐵虎大吼道：「這是咱們兄弟的事，你管不着。」

楊昇道：「如果咱們一定要管呢？」

曾鐵虎撤出肩頭的長刀，單臂一振道：「你先問問大爺的傢伙答不答允。」

楊昇拔出腰際的一對金筆道：「聽說

曾老二天生神功，在江湖道上有大力神虎之稱，楊某要不領教一下，豈不遺憾終身，請。」

曾鐵虎道：「好，大爺成全你。」腳下一跨，一刀劈了過去。

此人刀沉力猛，楊昇不敢硬接，擰身跨步，避過刀鋒，金筆急吐，分襲曾鐵虎的左右脅門。

這兩人一個天生神力，一個功力過人，這一交上手，只打得勁風四溢，險象環生。曾銀虎向鬥場瞥了一眼，悄聲對曾玉虎道：「二哥是靠神力才能維持不敗，時間一久就很難說了，咱們何不聯手放倒姓朱的，再去支援二哥？」

曾玉虎道：「有道理，咱們上。」

朱敞也是用刀，只是功力比曾家兄弟高出不止一籌，他明白對方的企圖，因而避重就輕，跟他們展開遊鬥。

此時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忽然傳入范嬋嬋的耳鼓：「姑娘！走吧，狗咬狗有什麼好瞧的。」

范嬋嬋聞言一怔，暗忖：「這話不錯，如果讓五條瘋狗纏上來那就麻煩了。」

她緩緩溜下田梗，然後一伏身向叢林急竄，只不過幾個起落，她已隱身在叢莽之中了。她剛剛竄入叢林，身後就已响起吆喝之聲，顯然，由於她的逃走，惡鬥中的五人竟然休兵罷鬥，此種結果使她感到十分意外。

柳眉一挑，一片殺機湧上她的面頰。

君山三虎衡嶽雙霸都是江湖名人，他們這一聯手，很少人能夠逃得出他們的掌握。但范嬋嬋却停了下來，初生之犢不怕虎，她要鬥鬥這般湖海聞人。只，那股蚊蚋似的聲音再度在她耳畔响起：「何苦呢，姑娘，人不跟狗鬥，走吧。」

范嬋嬋面上的殺機收斂了，腳下輕一點，嬌軀以一飛冲天之勢，一直躍上叢林的頂端。她立在樹梢運目打量，身後已經瞧不到適才五名打鬥之人，想必他們已經進入叢林之中了。

在東北十丈之外却有人在向她招手，那是老花子，此人似乎並無惡意，她因而毫不遲疑的向東北馳去。

經過一陣狂奔，約莫已有三十餘里，在一條湖汊之前老花子才停下腳步。

「姑娘，不嫌老花子多事吧？」

「前輩言重了，小女子十分感激。」

「那倒不必，有機會請我喝兩盅，老花子就心滿意足了。」

「沒有問題，那邊有一個鎮集，前輩請。」

「那邊的確有個鎮集，只是不歡迎咱們。」

「為甚麼？前輩。」

「這就要問妳了，年輕輕的女娃兒，為甚麼會惹出這麼多的江湖是非？」

「你冤枉人了，前輩，這兩批人我全不相識，幾時惹過他們了？」

「我說的不是他們。」

「噯，前輩，你越說越玄了，難道還有別人要找我的麻煩？」

「妳不知道？」

「不知道。」

「眞的？」

「我沒有說誑話的習慣，前輩如是不信，那也無可奈何，告辭。」

「慢點，女娃兒，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不管妳說明的是眞是假，老花子還是要給妳幾句忠告。」

「請說。」

「老花子遇到兩批人，他們是公孫世家四大護院之一的絕情刀勞雁，及雲台山雲台三將之首的石蒼龍。」

「我聽過江湖傳言，公孫世家是白道的班頭，雲台山却是黑道的領袖，他們出現江湖難道與晚輩有關？」

「妳說對了，他們要抓一個打花鼓的女孩子，聽說名叫范嬋嬋。」

范嬋嬋原是神態輕鬆的，此時却面色一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老花子一嘆道：「姑娘，老花子就是想不明白，像妳這麼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姑娘，如何能使黑白兩道勞師動衆？這麼不是小題大作？」

范嬋嬋道：「前輩如果羨慕，我讓給你就是。」

老花子搖搖頭道：「老花子不敢往臉上貼金，憑我這付德行，還沒有轟動黑白兩道的份量。」

范嬋嬋撇撇嘴道：「神丐祁無害名動江湖，跺跺腳地皮都會震動三天，對後生晚輩，前輩何須如此謙虛？」

老花子啊了聲道：「這不公平，老花子被妳摸清了底細，但我對妳却什麼都不知道，妳說妳應不應該向我坦白一點？」

范嬋嬋道：「這個當然，小女子范嬋嬋，父母雙亡，家無恆產，如今拋頭露面，只是為了一日三餐。」

老花子哼了一聲道：「誰問妳這些了？廢話。」

范嬋嬋道：「晚輩只有這些，莫非前輩還要知道今天討到多少錢？」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不談這些，走，陪老花子喝兩杯去。」

距離他們最近的鎮集是「渡頭」，老花子却向東馳行，逕向「鎮頭」奔去。

及鎮頭在望，老花子忽地腳下一窒，道：「姑娘，老花子有一個建議……」

范嬋嬋道：「前輩有什麼指示？」

老花子道：「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希望姑娘暫時將妳的招牌收藏起來。」

范嬋嬋道：「好吧。」

她這面花鼓是特製的，掀開幾個鈎鏈，就可以摺成一塊平板，她藏好花鼓才與老花子直奔鎮集。

要喝酒就得進入酒館，老花子剛剛一腳踏進大門，他的眉頭竟然輕輕一皺。

原來酒館的一角坐着三名大漢，其中一個是七劍莊的三莊主趙芳楠。

七劍莊是名門正派，在江湖道上，名頭的响亮並不下於公孫世家，只不過七劍莊很少過問江湖是非，也只有這位三莊主才偶爾在外面走動一下。

老花子與趙芳楠原是素識，現在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個招呼。只不過他帶着一個范嬋嬋，目前在江湖上攪起一天風雲的正是這位打花鼓的女娃兒。

「也許趙芳楠並不認識范嬋嬋，就算他認識吧，七劍莊很少管江湖上的閒事，這一次未必會發生意外。」

這是老花子的想法，他如此一想神色倒是釋然了。他踏前幾步，雙拳一抱道：「三莊主！久違了。」

趙芳楠微一欠身道：「果然是幸會，祁大俠如不嫌棄，由兄弟作個小東。」

老花子道：「改天吧，咱們兄弟來日方長。」

趙芳楠向范嬋嬋瞥了一眼道：「祁大俠這麼說就見外了，快請坐。」

別人殷勤相邀，老花子實在不便峻拒，只得告了一個罪帶着范嬋嬋坐了下去。

待酒過三巡，趙芳楠忽然一笑道：「這位姑娘是誰？祁大俠怎麼不替在下介紹一下？」

老花子道：「這是在下的失禮，不過這位姑娘在下也是初識。」

趙芳楠說道：「原來如此，姑娘，請教……」

范嬋嬋即刻道：「不敢，小女子范嬋嬋。」

老花子不想介紹，是怕說出這位花鼓姑娘的大名惹出是非，想不到她居然毫不在乎的說了出來。

花鼓姑娘范嬋嬋名動四海，是江湖黑白兩道追逐的目標，掩飾猶恐不及，怎能當衆報出姓名？

七劍莊不想多管江湖是非，但當面碰個正着他們豈能不管？何況趙芳楠原是受邀出莊，為的就是擒殺花鼓姑娘。

因此，范嬋嬋的自報姓名，眞箇是語驚四座，七劍莊的兩名劍士立即推杯而起，同時手握劍把，躍躍欲試，隣桌也有幾個抄起了傢伙。

趙芳楠是高人，高人的氣度自是不凡，他揮揮手讓兩名劍士不必緊張，然後微微一笑道：「姑娘胆識過人，在我輩鬚眉之中也很少見，不過在下有點想不明白，姑娘芳踪所至必會帶來一片血腥，這是為了甚麼？莫非殺人能使姑娘感到快樂？」

范嬋嬋愕然道：「你胡說，我幾時殺過人了？」

趙芳楠向范嬋嬋打量一眼道：「這是眞的？」

范嬋嬋道：「信不信由你，祁前輩，你慢慢喝，我可要走了。」她身形剛剛移動，七劍莊的兩名劍士已然橫身攔住去路，隣桌的三名大漢，也已堵住店門。

范嬋嬋嘆息一聲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我原本不想殺人，你們却非逼着我動手不可！」

她說話之際，腳下在緩緩向前移動，眉梢眼角之間，已湧起一片駭人的殺機。

趙芳楠瞧得心神一震，立即對攔路的劍士道：「閃開，讓她走。」

這兩名劍士本已手握劍把，隨時都可作凌厲的一擊，但他們握住劍把的右手，忽然身不由己的顫抖起來，兩人的額頭也暴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

如果當眞要他們拔劍，他們必然不會殺人。所幸趙芳楠叫他們閃開，這就像遇到皇恩大赦一樣，他們立即鬆開劍把，退立一旁。

范嬋嬋沒有瞧他們一眼，仍然蓮步姍姍，緩緩跨向店門。

守在店門的也是武林高人，在西南一帶可以說家喻戶曉，只是清譽差了一點，一般人稱他們為涼山三兇。

涼山三兇自然也認識趙芳楠及老花子，但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他們並未打個招呼。

三兇是高人，自然瞧得出范嬋嬋絕不簡單，不過他們不能閃身讓路，否則豈不砸他們兄弟的招牌！

此時大兇向迎面而來的范嬋嬋瞥了一眼道：「這小姑娘不簡單，待會出手狠一點，不要讓別人看咱們兄弟的笑話。」

二兇三兇點點頭，三兄弟將功力提至極限，準備作全力的一搏。

此時整個食堂鴉雀無聲，每一對眼珠都睜得大大的，氣氛顯得十分迫人。

范嬋嬋依然保持原來的速度，一步一步的走向店門。

整個食堂只不過三丈見方，就算食堂再大十倍，她總會到達店門的。

人們在屏息靜氣，目注神專的期待着，這應該是武林罕見的搏殺，每一個食客都希望開開眼界。結果……

結果是一陣嘆息，一片失望。

因為涼山三兇並未有出手，他們像木雕泥塑一般，竟然呆呆的讓范嬋嬋擦身而過。這是為了甚麼，他們莫非被范嬋嬋的氣勢所奪？

涼山三兇惡名昭著，就算是你要剁下他們的腦袋，這般兇人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的。莫非他們是憐香惜玉？

這一點也有可能，因為范嬋嬋雖是荊釵布裙，仍然掩不住她那絕代風姿。

不管是什麼原因，范嬋嬋輕輕鬆鬆的走了，而涼山三兇却像門神一般，依然呆呆的立在店門兩旁。

這又是為了甚麼？莫非他們的靈魂被美人兒勾去了？

人們正在疑神疑鬼之際，忽然有一個大叫起來：「我的媽呀，他們……他們……死了……」

他們的確死了，活人絕對不會是這般神情。

雙目充血，臉色發紫，嘴角之旁溢出兩縷血絲，那等獰惡之狀實在嚇人已極。

由於他們曾經提足全身功力，因而站得十分穩固，這是他們屍身不倒的原因，只是如此一來，酒館裏面的食客就進退不得了，三具獰惡的死屍把門，誰敢由店門經過？

好在酒館有後門，有人帶頭開溜，其餘的自然一哄而散。

最後整個酒館除了老板伙記，就只剩下七劍莊的及老花子四個人了。

趙芳楠面色沉重的向老花子一瞥道：「祁大俠，此事如何善後？」

老花子一怔道：「自然由老闆報官收殮，此事與老花子無關，三莊主如果別無他事……」

趙芳楠伸手一攔道：「祁大俠，你不能走。」

老花子道：「怎麼，三莊主是要老花子去打人命官司？」

趙芳楠道：「祁大俠不要誤會，在下絕無嫁禍之意，不過此女不除，武林同道將寢食難安，祁大俠既然認識她，希望你為江湖盡一點心力。」

老花子道：「三莊主，你應該記得老花子適才說過的一句話。」

趙芳楠道：「在下記得，你們只是初識，只不過是你帶她進入酒館，她却在酒館連殺三人……」

老花子道：「三莊主這麼一說，老花子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趙芳楠道：「不，在下無意責怪祁大俠，但祁大俠却不能推辭追捕花鼓女的責任。」

老花子嘆了一口氣，說道：「煩惱皆因强出頭，看來這個是非之圈老花子是擺它不脫了，不過老花子不能跟着你們跑，咱們各行其是，不知三莊主是否信得過老花子？」

趙芳楠回答道：「在下相信祁大俠，請。」

老花子不願留在這裏，以免惹上官塲是非，他帮助老闆放倒三兇的屍體，立即揚長而去。

× × ×

劉陽在長沙以東，以出產夏布，鞭炮，雨傘而馳名，它又當東通江西，西達長沙的官道，市面的繁榮也就可想而知。

這天傍晚時分，七劍莊的三莊主趙芳楠帶着兩名劍士匆匆趕到縣城。

進南門不遠就有一家「長松」客棧，他們剛剛到達店門，迎面碰到一名長相英朗，身着紫衫的少年。

「啊，三哥，這當眞是巧極了，小弟正在找你。」

「是五弟，你怎麼也來了？」

「你們只怕餓了，咱們邊吃邊談。」

他們叫店小二送來酒菜，一面吃喝，一面敍述所遇事故的經過。

紫衣少年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方旋，約莫二十四、五歲，年紀雖然不大，在七劍莊除了大莊主童巨臣，就數他功力最高。

他向趙芳楠瞧了一眼道：「怎麼回事？三哥，跟花鼓女照過面了？」

趙芳楠道：「照過了，差一點沒丟人現眼。」

方旋道：「甚麼，三哥，憑咱們七劍莊……」

趙芳楠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咱們七劍莊絕不會妄自菲薄，但要想將凉山三兇收拾下來，絕對不會那麼容易。」

方旋道：「你是怎麼啦？三哥，咱們在說花鼓女，怎麼扯到凉山三兇的頭上去了。」

趙芳楠道：「因爲愚兄親眼瞧見凉山三兇栽在花鼓女的手裏，幾乎沒有人瞧到她出招，凉山三兇就遭到了慘報。」

方旋道：「這麼說三哥還是瞧到了，她使的是什麼武功？」

趙芳楠道：「愚兄所站的角度有利，又是全神注意花鼓女，那雖是驚虹乍現一閃而逝，並沒有逃過愚兄的觀察。」

方旋道：「那必然是一種驚世駭人，冠蓋武林的絕學了？」

趙芳楠道：「愚兄慚愧得很，雖是瞧見了，却說不出那是什麼武功。」

方旋道：「會有這種事？三哥你說說看。」

趙芳楠道：「那是一根手指，紅若金丹，嬌艷奪目，它向凉山三兇分別遙點一下，三兇原姿未變却已成爲三具屍體。」

方旋面色一變，驚道：「三哥，這是眞的？」

趙芳楠道：「愚兄如非親眼目覩，必然也不相信，但它却是千眞萬確。」

方旋道：「這可能是一種邪門武功，看來此女不除，江湖將無寧日了。」

趙芳楠搖搖頭道：「不，五弟，愚兄覺得其中有些不妥，所以要回莊向大哥請示。」

方旋道：「三哥認爲有甚麼不妥？」

趙芳楠道：「此女滿臉英氣，絕對不是魔道中人，愚兄想勸大哥咱們七劍莊不要淌這趟渾水。」

方旋沉吟半晌道：「小弟相信三哥的觀察，不過她爲甚麼要連續殺人，在江湖之中造成遍地血腥？」

趙芳楠道：「這就難說了，除非……」

方旋道：「這樣吧，三哥，你還是回去向大哥請示，小弟想去摸摸花鼓女的底，把她殺人的動機弄個明白。」

趙芳楠道：「好，不過花鼓女身負奇功，五弟千萬不能大意！」

方旋道：「多謝三哥關心，小弟記下了。」

趙芳楠微微一笑道：「你是一個人出來的？」

方旋面色一紅道：「大哥只派小弟來找三哥，自然是一個人了。」

趙芳楠道：「大哥有甚麼交待？」

方旋道：「大哥認爲花鼓女無論怎樣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各派竟然全力兜捕，其中只怕別有蹊蹺，爲了不放心三哥，才叫小弟前來協助。」

趙芳楠道：「大哥果然老謀深算，愚兄對各派的行動也有些惑然難解，公孫世家，雲台山，九鯉湖，這幾家名震江湖的最大門派，竟然傾巢而出，如果說他們只是爲了對付一個女孩子，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方旋道：「三哥有沒有發現他們眞正的目的？」

趙芳楠道：「沒有。」

方旋道：「如此看來，目前的江湖，將是個詭詐陰險，危機四伏的所在了！」

趙芳楠道：「不錯，但咱們七劍莊淡薄自甘，不慕名利，此時如果捲入江湖漩渦，應該不是明智的抉擇。」

方旋道：「三哥說的是。」

趙芳楠道：「那麼五弟何不跟愚兄一道回去？」

方旋道：「不，小弟想去發掘眞象，但絕不招惹是非。」

趙芳楠一嘆道：「有時候是非會找上門來的，再說愚兄還担心七妹……」

方旋道：「未經大哥同意，星星絕不會擅自離莊，至於是非麼，小弟儘可能忍耐就是。」

趙芳楠知道無法說服方旋，只好任由他了，好在他這位五弟，無論機智武功，在江湖上都堪稱一流之選，平心而論應該相信得過。

翌晨，這兩兄弟分道揚鏢，趙芳楠返回荊州七劍莊，方旋則單人隻劍，逕向長沙奔去。

× × ×

驕陽似火，大地熱烘烘的簡直像一個大烤盤。

在這麼大熱的天氣之下長途奔走，這種辛苦就不必說了。

此時正當晌午，往來於劉陽長沙的旅客，多半會在巫婆店歇歇腿，打個尖。

巫婆店小得可憐，除了兩間草房就只有一個十分簡陋的茶棚。

當方旋趕到之際，茶棚裏巳經坐有三男一女，他躍下坐騎，將馬匹拴在樹蔭之下，伸手抹了一把汗，便轉身就向茶缸奔去。

他沒有注意坐着的三男一女是何許人物，就算注意，也不見得準會認識，因爲七劍莊很少過問江湖是非，除了三莊主趙芳楠，其餘六位莊主，很難得到江湖上走走。

方旋識人不多，自然更談不上江湖恩怨，除了有人對他瞧不順眼，是不會發生什麼事端的。

今天也許時辰不利，偏偏就遇到對他瞧不順眼的。

他剛剛拿起木勺子準備到茶缸裏舀水，忽然呼的一聲，一隻茶碗由一側撞了過來。

碗帶勁風，來勢驟急，而且直奔他的後腦，如果被它砸中，不死也得重傷。

所幸方旋警覺性很高，這隻茶碗自然砸他不到，但碗裏的茶水難免會濺在臉上，想不到這幾滴水珠竟然如中拳擊，使他有一股刺痛的感覺。

好深厚的內力，那砸碗人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及扭頭一瞥，敢情是坐在茶棚之內的三名大漢之一。

此人約莫四旬上下，暴眼獅鼻，長相獰惡已極，方旋扭頭瞧他，他却得意的狂笑起來。

「小子不含糊，居然能够躲過大爺一碗。」

方旋冷冷道：「這是爲了什麼？朋友，咱們似乎陌生得很。」

暴眼大漢道：「不爲甚麼，大爺瞧你不順眼，所以要給你一點教訓。」

方旋怒叱道：「很好，你划下道來就是。」

話說出口方旋又有點後悔了，他跟趙芳楠說會忍耐的，言猶在耳他就跟別人鬥起氣來了。

暴眼大漢見他現出怯意，神態更是狂妄了。

「小子，趴在地上磕三個响頭，學三聲狗叫，大爺就發點慈悲放你一馬。」

此人得寸進尺，欺人過甚，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性，何况方旋還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

「朋友，我說過，只要划下道來，方某無不奉陪。」

「划道？嘿嘿，憑你也配？」

暴眼大漢正待撲向方旋，坐在他身旁的灰衣老者忽然伸手一攔道：「別忙，老弟，待我問他幾句再動手不遲。」

灰衣老者向方旋打量一眼道：「你姓方？」

方旋道：「不錯，閣下是……」

灰衣老者道：「咱們來自雲台……」

方旋聽說雲台三將是石蒼龍、聶天梯，及佛光和尚，他們三人之中，不正有一個大和尚？

他不見得鬥不過雲台三將，只不過雲台是黑道霸主，山主辛三波神斧無敵，這批人還是敬而遠之，不要招惹的好。

他再度强抑怒火，雙拳一抱道：「原來是雲台三將，失敬，在下方旋……」

方旋沒有猜錯，這三男一女果然是雲台山的重要人物，灰衣老者石蒼龍，暴眼大漢聶天梯，加上一個佛光和尚，合稱雲台三將。

除了這三位黑道高人，還有一個年約三旬的少婦，她是雲台山主辛三波的妻子高月眉。

他們似乎存心跟方旋過不去，石蒼龍竟然哈哈一笑道：「老夫知道你是方旋，七劍莊的五莊主，不過咱們兄弟言出如山，說出的話絕對不能更改，這樣吧，看你小子可憐兮兮的，咱們跟你打個折扣，你只要爬下來學兩聲狗叫就可以走了。」

方旋嗆的一聲拔出長劍，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三位是一起上，還是一個個來？」

聶天梯一抖掌中的蟒鞭道：「大爺成全你，接招。」

雲台三將果然名不虛傳，聶天梯這一鞭揮出，竟然响起一股裂帛似的嘶風之聲，這等功力當得是江湖罕見。

方旋的長劍不敢硬接蟒鞭，脚下連踏幾個方位，才將這招「玉帶圍腰」避讓過去。

聶天梯一招得勢，絕不讓方旋喘息，點足彈身，右臂急振，蟒鞭摟頭蓋頂，再度抽了過去。

這一招比適才更具威力，只要碰上一下，銅筋鐵臂也會承受不起。

但聶天梯只覺得眼前一花，右肩忽然傳來一陣劇疼，同時噹的一聲脆响，蟒鞭巳經脫手跌了下來。

敢情方旋不退反進，竟然欺到聶天梯的身前，由於身法太快，任何防範都有點措手不及，如非方旋心存厚道，聶天梯只怕早巳爬在地上了。

方旋收劍後退，雙拳一抱道：「很抱歉，在下一時收手不及。」

石蒼龍面色一變道：「好功夫，不過雲台山的血不能白流，老三，咱們向五莊主討教討教。」

佛光和尚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貧僧早巳不開殺戒，老大這豈不是强人所難。」

他說石蒼龍强人所難，却拖着禪杖奔了上來，道：「貧僧不敢抗命，方施主原諒一二。」

語音甫落，禪杖挾着勁風，平胸急點而出，石蒼龍配合佛光和尚的攻勢，刀光如雪，一連攻出三招。

雲台三將都具有一流的身手，像這等以二博一的塲面，可以說前所未有。

由於雲台山的血不能白流，如是單打獨鬥，他們誰也勝不了方旋，除了依多爲勝，實在別無選擇。

一幌數十招，雲台二將雖是拚全力搏殺，仍然佔不到半點便宜，時間一久，說不定他們還會敗下陣來。

因爲方旋的劍勢綿密，幾乎使人找不出半分破綻，他如是攻出一招，多半會迫得對方收招自保。

這是一個罕見的高手，石蒼龍及佛光和尚越打越覺得膽寒，他們傷不到方旋，自己的弱點却時時暴露在對方的長劍之下，叫他們如何打得下去。

他們打不下去，一旁觀戰的山主夫人高月眉自然十分明白，她忽然玉手一揚，三點銀芒悄無聲息的向方旋的身後奔去。

好傢伙，一個不行來兩個，兩個不行再偷襲，這就勿怪黑道令人不敢恭維了。

方旋雖是全力迎戰兩大高手，仍能發覺身後風聲有異，他避過了兩枚暗器，背脊上依然中了一枚。

高月眉的七巧針爲武林一絕，就算她先打招呼，能够逃避襲擊的並不多見，方旋能够避過兩枚，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這枚七巧針並未擊中穴道，但針上淬有劇毒，方旋感到一陣酥痲，脚下立即一個踉蹌。

石蒼龍知道這是高月眉的傑作，忍不住哈哈一陣狂笑道：「姓方的，咱們夫人的這一手絕招還說得過去吧？嘿嘿，雲台山從不放過一個敵人，你就認命了吧！」

石蒼龍太得意了，在得意忘形之下，忍不住說出幾句廢話。

他絕未想到這幾句廢話會給方旋一個逃生之機，待他發覺這項錯誤，再想揮刀已經來不及了。

敵情一條捷逾鷹隼的人影，竟然在强敵環伺之中，一把抓起方旋晃身就逃，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待他們追出茶棚，那裏還有人跡？

× × ×

方旋好像走了一段漫長而黑暗的道路，最後他終於闖出黑暗，瞧到了光明。

不過這是一個十分陌生環境……

一燈如豆，照着一間纖塵不染，但陳設簡單的臥室，他却睡在一張木榻之上。

「我爲甚麼會在這裏？」

他訝然自問，同時挺身欲起。

「啊……」

他像是身染沉疴，身體感到十分虛弱，他一時想不起何以會落得這般景況，因而發出一聲驚呼。

這一吁被他叫出人來了，房門呀的一聲輕響，出現一個身着青衣的老婆婆。

「不要動，少俠，你所中的毒雖然已經除去，要行動只怕還須十日。」

現在他想起來了，日間在茶棚遇到雲台三將，對方故意找碴，他不得不挺身應戰，後來不幸中了淬毒暗器，必然是這位老婆婆救他脫險的。

「多謝婆婆救命之恩……」

「別說了，少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種事平常得很。」

「可是……」

「別婆婆媽媽的，你餓了吧？我給你拿吃的去。」

青衣婆婆並不太老，約莫五十上下的年歲，而且行動輕捷，步履無聲，必然具有一身十分高明的功力。

方旋出身名門，雖然很少行走江湖，但對各門各派的高人，大概都有過耳聞，但像青衣婆婆這麼高明的女人，他却從未聽過傳說。

他在思忖之際，青衣婆婆已帶來一盤食物，蔬菜米飯，沒有葷腥，但却頗爲清潔。

「沒有好的，將就一點。」

「多謝婆婆，這樣已經叫晚輩過意不去了。」

青衣婆婆沒有再說甚麼，一轉身逕自退了出去。

方旋吃飯之後就盤膝運功，經過個多時辰，才勉强提起一絲眞氣。

運功之後精神似乎好了一點，但仍有一股疲乏的感覺。此時夜色已經十分深沉，大概是黎明前的黑暗吧，他無事可做，只好又睡了下去。

及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大亮，一股熟習的聲浪忽然傳入耳鼓。

「老婆子，妳有沒有瞧到一個身穿紫衫，約莫二十上下的少年？」

「身穿紫衫，二十上下？沒有。」

問話的是石蒼龍，回答的是青衣婆婆，如果在平時，他不會在乎這位雲台三將之首，現在就不同了，只要青衣婆婆撒手不管，他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好在青衣婆婆並未撒手不管。

石蒼龍似乎有些不信，哼了一聲道：「老婆子，妳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青衣婆婆道：「不知道。」

石蒼龍道：「那我就告訴妳吧，咱們是雲台山的。」

青衣婆婆道：「雲台山在那裏？老婆子沒聽說過。」

石蒼龍怒叱道：「看妳也是一大把年紀了，爲甚麼還是這麼孤陋寡聞！」

青衣婆婆道：「老婆子只知道替陳員外看守佛庵，別的都不知道，想問甚麼你還是找別人去吧。」

石蒼龍冷冷道：「老婆子，有人瞧到姓方的逃到這一帶來了，妳敢不承認！」

青衣婆婆道：「你別聽人瞎說，我實在沒有看到什麼姓方的。」

石蒼龍道：「如果我搜出來了呢？」

青衣婆婆道：「這座佛庵只有老婆子一個，如果你搜出另外有人，老婆子殺剁聽便。」

石蒼龍沉吟一陣道：「好吧，老婆子，我暫時相信妳一次，不過我警告妳，如果妳欺騙了咱們，妳應該知道是怎樣一個後果，走。」

接着是一陣衣衫帶風之聲，石蒼龍帶着屬下走了，方旋吐出一口長氣，伸手抹了一把額頭的汗水。

不久，青衣婆婆進來了，她的臉色也顯得十分沉重。

方旋雙拳一抱道：「多謝婆婆再度相救，大恩不敢言謝，晚輩如能生還，他日必有一謝。」

青衣婆婆冷冷道：「謝倒不必，我只是有點奇怪，你跟雲台山有甚麼深仇大恨？他們非除去你不可！」

方旋道：「據晚輩所知，敝莊很少過問江湖是非，對黑白兩道可以說毫無恩怨，要說有，只是正邪不並存吧。」

青衣婆婆道：「我看不會這麼簡單，其中只怕另有因由，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快起來拾奪一下。」

方旋問道：「婆婆，咱們要離開這裏嗎？」

青衣婆婆道：「石蒼龍是一頭老狐狸，我想他會回頭來查的。」

方旋趕緊支撐起來，道：「既然如此，晚輩告辭。」

青衣婆婆說道：「怎麼，你要一個人走？」

方旋道：「他們找的只是晚輩，婆婆犯不着淌這趟渾水。」

青衣婆婆哼了一聲道：「我將你從他們的手裏救出，再治愈你的毒傷，已經淌進渾水裏了，別說廢話，讓我替你改改裝吧。」

她不由分說，立即取出藥物，爲方旋易容改裝，片刻之後，一個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已經變作風燭殘年的抱病老人了。

當青衣婆婆替他易容之際，他竟然像着了魔似的，雙目圓睜，儍呆呆的向她瞧着。

莫非他發現了甚麼怪異之事。

不錯，他的確瞧到了一樁怪事。

青衣婆婆是一個年老的婦人，她的膚色自然比不上年輕人白嫩滑潤。

但這位老婦人却與常人不同，除了膚色較黑，肌膚細理滑潤，絕不會較任何一個少女遜色。

而且幽香細細，吹氣如蘭，像這樣一個老婆子，豈不十分少見？

青衣婆婆自然也瞧到方旋神色上的變化，她不滿意的哼了一聲道：「你的胆量太小了，大不了一死了之，有甚麼好怕的？再說有我老婆子在，雲台山未必能够將咱們怎樣，我是不願拖累陳員外，所以才帶你離開這裏。」

方旋自然不是害怕，可是他却不能辯駁，只得苦笑一聲道：「婆婆，晚輩是想，既然晚輩易過容，就不怕雲台山的人認出眞象，讓晚輩一個人離開就可以了。」

青衣婆婆撇撇嘴道：「你這是小看雲台山了，好好的歇一下，我一會就來。」

片刻之後青衣婆婆回來了，方旋却幾乎認不出來，她不只是改了裝扮，滿頭烏絲也變得一片雪白，她還替方旋帶來一件黑色的長袍，要他將紫色長衫換下，這樣就不易瞧出破綻了。

門外有一匹破舊的馬車，裏面鋪好了被褥，還有乾糧食水，就算錯過客棧，食宿都不會發生問題。

青衣婆婆走上車轅道：「進去躺着吧，少俠，咱們要緊趕一程呢。」（未完）

練功秘訣之四十三

達摩渡江

靈空子

達摩渡江亦稱水面飛行術。入手之初，與前篇所述之輕身功相同，即先帶鉛，在平地上練習奔跑，然後在山路上練習跳躍。更實石塊于考考（木旁，以下同），在其邊上行走，逐漸取去石塊，至能在空考考邊上行走後，即走沙道，以上各法，詳見前篇，故不縷述，惟兩腿所帶之鉛，務須煉過，生鉛損血有害。煉鉛之法，先取鉛若干，置炭火中燒紅，放入豬血內浸透，再取出燒紅再浸，如是五六次，成爲死鉛，始可應用，帶鉛以每腿四兩起，至五斤爲度，平時宜以藥水洗腿，以防損害。沙道走過之後，則走棉紙，用厚約三四寸之棉紙，舖于沙道之中，人行其上，至足印不陷時，此一步功夫始完畢。然後更以細長之木，繫其兩端，懸諸空際，約高二三尺，人即于木上往來飛行，初時木必因承重之故，宕動不已，直要練得人行其上，絲毫不動爲止。至此更易木爲巨綆，其法豎竹爲架，以巨綆橫扣于架之兩端，人于繩上行走，即如現在賣藝場中，所常見之走繩索是也。繩質較軟，一着足必向下宕，尤易左右搖擺，不僅如木之來宕往動。故練此步功夫亦較爲難，直練至人行繩上，繩能不宕不搖，則功夫已達九成。從此將索逐漸減細。至粗不盈指之軟索，亦能任意往來于其上，亦不宕不搖，則完全成功，成功之後，可在水面飛行，然所謂水面飛行者，亦須略有假借，如用一質地輕浮之物，如竹木蘆葦等擲于水面，人即可身立其上，推之前進也，餘如浮萍蘆草密集之處，亦可在上行走，昔達摩一葦渡江，即係此種功夫，其得名亦正以此也，此功自始至終，須十餘年始可成。

達摩渡江

圖片說明

①「蜃樓F—1C」的雄姿，兩邊翼尖可攜帶「瑪特拉550魔術空對空飛彈」，而在中綫上，則可攜帶「瑪特拉530飛彈」，這種新改型的戰鬥機，已經部署在金百里基地上。

蜃樓戰鬥機

科學數據

法製達蘇「蜃樓F——1」型戰鬥機：

科技數據

主機：一具SNECMA　M53渦輪機，推力5615公斤，連後燃器8458公斤推力。

大小：翼寬8・4米，長15米，高4・5米。

重量：空載時7・7公噸，連火力最大提升重量15公噸。

性能：最高時速音速2・5倍。

火力：兩具DEFA553　30厘米炮，及4公噸其他武器。

世界搶購的法國「蜃樓」戰鬥機

在生產上，法國的「蜃樓F—1」（Miage F—1）新型戰鬥機已經有了四種主要的改型，首先是F—1G防空截擊機，這是大部份顧客採購的一種，以次是F—1B雙座位的戰鬥訓練機，F—1A地面攻擊機。F—1A地面攻擊機已經簡化了機上的一切電子儀器，雷達的測距和增加燃料容量，還有的是F—1E。這是一種多元化的改型，機上有着更複雜的電子儀器。不過所有F—1型的戰機，都是由SNECMA　ATAR　9K—50蝸輪噴氣發動機發動的，但在一九七〇年中期，F—1E却裝上了更大馬力的SNECMA　M53引擎，不過這一項的結合，並不見得怎樣進步。

在出口方面，「蜃樓F—1」却是相當成功的，各國的訂單大致如下：

南非：兩種改型的「蜃樓F—1」已經被該地的第一和第三空軍大隊選中，一共採購了十六架F—1CZ和三十二架F—1AZ，並獲准在南非生產。

科威特：一九七四年訂購了十八架F—1GG，和兩架F—1BK，這兩種改型，上層的表面都是塗上了棕黃色僞花的，而機腹兩側，則是淺灰色。

希臘：希臘空軍已經有了四十架F—1GG，這一型的戰鬥機統歸第三三六和三四二空軍大隊選用，這兩個空軍大隊，都是隸屬於以塔那格拉爲基地的一一四空軍聯隊的。

西班牙：最近訂購了七十二架F—1CE和F—1BE的混合型。這混合型戰機，在西班牙空軍部，易名C—14。

利比亞：自一九七六年起，一共購買了十六架F—1AD，六架F—1BD和十六架F—1ED。

伊拉克：採購了三十二架F—1，其中有四架是F—1B型的。

摩洛哥：一九七五年，購入五十架F—1CH。

厄瓜多爾，訂購了十六架F—1C和兩架F—1B。

上述的國家中，有好幾個對於未來的新機型還有權選擇，但其餘的，他們的訂單則是不能改變的，因此可以想像，這種樣子端莊四齊的戰鬥機，在未來的幾年裏面，一定在防空軍事上是一個典範，緊隨着它的先進「蜃樓三」的輝煌軌跡，我的感謝是歸於達蘇飛機製造廠的，得到它的協助，才能夠完成這項報導。

②這四架「蜃樓F—1C」是隸屬柯倫治基地EC—5飛行小隊的，直尾翅上，仍舊沿用着較早時候的記號。

③法國「蜃樓F—1戰鬥機」的底部形勢圖，翼底攜帶着兩枚「瑪特拉530」飛彈和一隻一二〇〇公升的燃料槽。幾個炮門則在吸氣口下。

這是有案可稽的，照目前各國戰鬥機的分類，達蘇蜃樓F—1這一型樣子端莊四齊的戰鬥機，在好幾個國家的空軍上已經建立了良好的服務，迄今爲止，關於F—1幾種改型的訂單，已經超過了五百架，而這種改型的生產率，每月只能完成四至五架而已。

發展這幾種改型的F—1戰鬥機，最初被認爲是冒險的，這四種改型的F—1的原型第一次升空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國爲了要在防空上趕上時代，它的空軍部於一九七〇年才跟F—1製造廠簽署合同，而第一架生產型的F—1升空是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法國空軍部第一支採用F—1戰鬥機的飛行小隊，就是基地在理姆斯（法國北部一城市）的ECTT30—2，飛行小隊，到了一九七三年尾，該小隊便索性拿它之全部取



④這是三架部署在理姆斯基地上的「蜃樓F—1C」全天候新型戰鬥機，爲首的一架編號14—這是達蘇飛機製造廠新型飛機的第十四號成品，而「30—MP」則是ECTT30—2飛行小隊本身的暗號。

⑤這是一架「蜃樓F－1戰鬥機」，機身和翼底固然可携帶炸彈，甚至翼尖也可携帶飛彈，而機頭下面，則有一隻探測器和其他調節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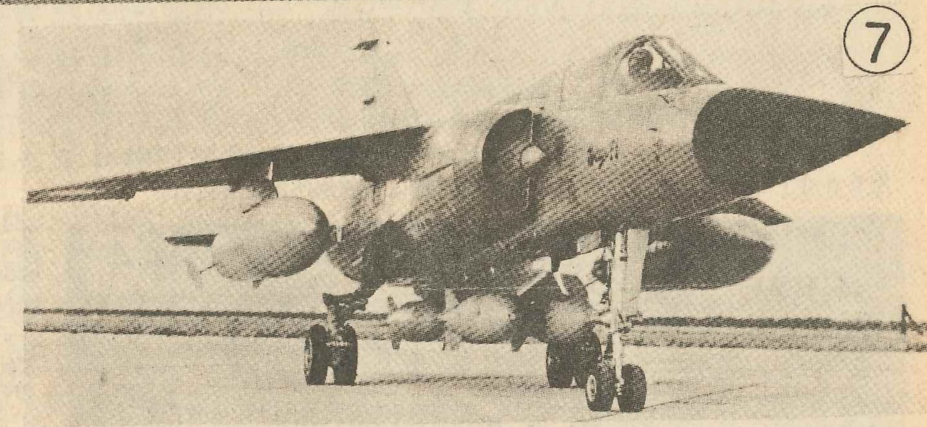
⑥這一架「蜃樓F－1戰鬥機」，翼尖已經裝上「响尾蛇導彈」，翼底則是「瑪特拉530飛彈」，中綫下，則是一隻一千二百公升的燃料槽。



替了符都爾型（Vautouro）的，而另一枝ECTT30－3飛行小隊，則在第二年以「蜃樓F－1」爲裝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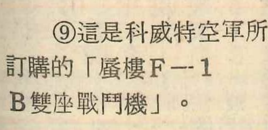
第二枝法國空軍小隊採用了F－1的是以柯倫治爲基地的EC－5飛行小隊，第一架到達該基地的F－1是在一九七四年，代替蜃樓111C戰機，不過，最新型的那種裝有空中加油探測器的，却在一九七七年又把F－1代替了，看來EC－5這枝飛行小隊還會採用若干雙座的F－1B，交由附屬的一個單位使用。

其餘採用了F－1戰鬥機的法國空軍單位是基地金百里的EC－12小隊，在一九七六年年尾，它便採用這種戰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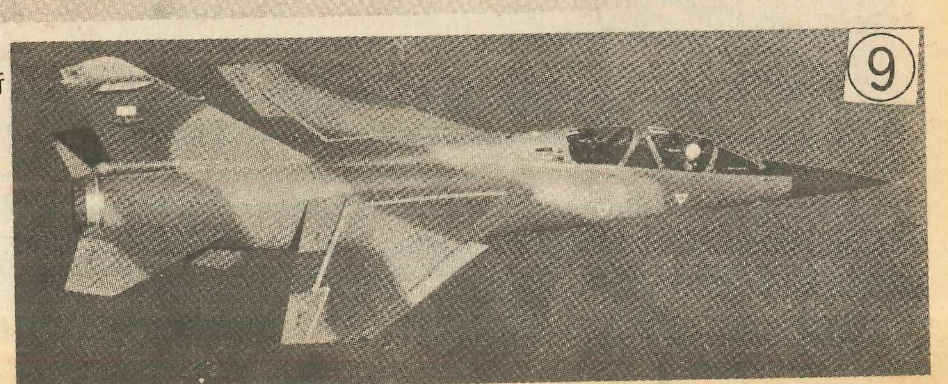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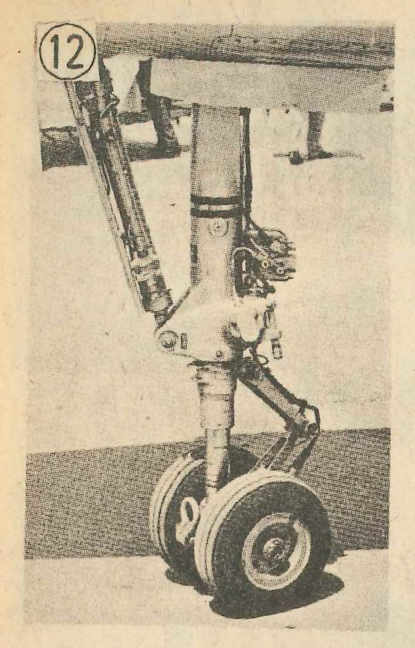
⑦這一架「蜃樓F－1」的機身已經裝上了四枚400公斤的炸彈，同時翼下各有一隻一千二百公升容量的燃料槽。

⑧這是摩洛哥空軍訂購的「蜃樓F－1CH戰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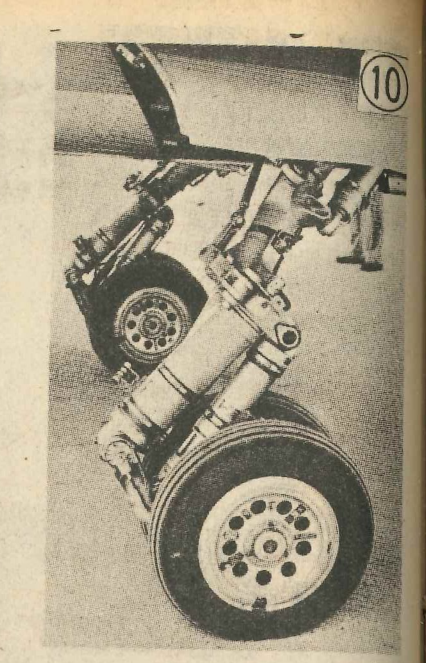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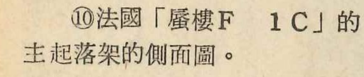
⑨這是科威特空軍所訂購的「蜃樓F－1B雙座戰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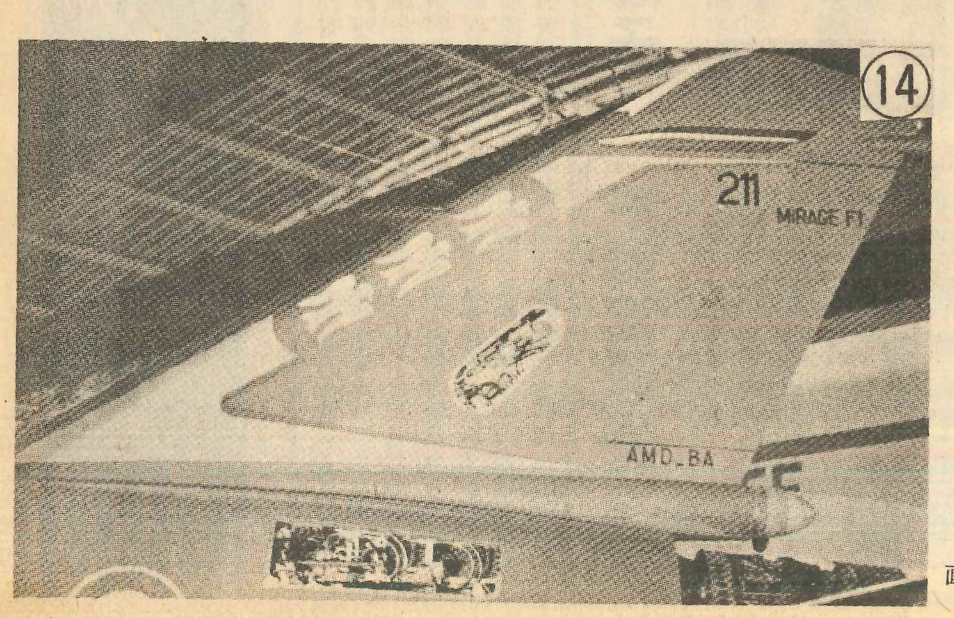
⑩法國「蜃樓F　1C」的主起落架的側面圖。

⑪「蜃樓F　1」的前主起落架的正面圖。

⑫「蜃樓F　1」機頭起落架側影。

⑬「蜃樓F－1C」的座艙





去調換「超秘」型的戰鬥機，同時期的，紀貝伊爾基地的EC－10飛行小隊，又拿它去代替了一再使用着的「蜃樓三C」戰鬥機。目前，大部份人士相信，「蜃樓F－1」的發展，在今年底，即可以全部取替了「蜃樓111R」或者「ER33」了。

⑭「蜃樓F1C」的直尾翅。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樹公子謝雨燕愁眉不展的來到無名鎮，他竟然是躲躲閃閃地走進一間小酒家夢鄉，並叫了玲玲來陪他喝酒，突然門外有一位痲皮漢子來鬧事，硬是要玲玲陪他喝酒，還要將玉樹公子趕走，而當玉樹公子問知對方就是太行十三太保中的追魂豹子牛痲皮時，玉樹公子故意說出曾在風陵渡和十三太保中的老大金毛雄獅會過面的事，痲皮漢子一聽大驚失色，急急溜走，此刻玉樹公子忽然病態畢呈，原來是他的武功盡失，目前正急於尋找藥物治療，而他來無名鎮的目的也就是尋求作爲藥引之一的黃玉促織，此物如今不知落在誰人手中……

正人眞君子　不幹窩囊事

這一晚，天色剛黑不久，福字一號跨院，朝南正屋的屋脊陰暗處，便如幽靈般出現一條矯捷的身形。

這人一身黑色勁裝，臉蒙一幅黑色紗巾，兩道眼孔中，精芒四射，有如冬日破曉前的兩顆熠熠寒星。

他於陰暗處藏妥身形，即未另採行動，很明顯的，他是在等待最有利的下手機會。

下面，火種子唐漢正跟風流娘子岑今珮在屋裏一起喝酒。

這是他們每天的例行生活方式之一。酒醉飯飽之後，於是調笑一番，然後各自返房安歇。

孫猴子說的全是事實。

兩人的確沒睡在一起。

正如孫猴子所說，這當然只是一種形式。

至於兩人到了夜深人靜後，會不會偷偷睡在一起，或是攪些什麼名堂，那就很難加以證實了。

這種事情只有當事人心裏有數。

如果眼前這位黑衣蒙面人耐性夠好，願意一直守候下去，他無疑也可以爲這個很多人都很關心的緋色謎團，找到答案。

但是，這位黑衣蒙面人的耐性顯然不夠好。

兩邊房門關上了之後，還不到一頓飯

的光景，黑衣蒙面人便如狸貓般，自高處悄沒聲息地輕輕一躍而下。

但僅就輕功而言，這位黑衣蒙面人，少說點也可以排入當今輕功高手的前五名之內。

難道這就是這位黑衣蒙面人有恃無恐的原因？

藝高人胆大？

這位黑衣蒙面人不僅輕功卓絕，開啓門鎖方面的功夫，顯然也是一流的。

只見他伸手門邊摸了幾下，風流娘子那扇房門便告無聲洞敞。

以這位黑衣蒙面人敏捷的身手，如想出其不意，將風流娘子一舉制服，應該不是一件爲難事。

只可惜他忘了對面房間裏住了一位火種子。

黑衣蒙面人撬開房門，正待躡足進入，身後忽然打着呵欠道：「伙計，你性子太急躁了，你爲什麼不能稍等一會兒再動手？」

黑衣蒙面人身形微微一僵，知道行藏已經敗露。

不過，此人非僅胆大，身手也的確了得。

只見他雙肩輕輕地一扭，身軀尚未完全轉正，一蓬鐵蓮子已如流星雨般電疾射出。

火種子唐漢好像睡意未消，想伸個懶腰似的，似有意似無意地雙臂一揚一圈，那一蓬鐵蓮子，便如碰上了兩塊吸力奇强的磁石，格里巴達一陣撞擊，全被抄入唐漢雙掌之中。

黑衣蒙面人發出暗器，用意只是以攻爲守，預防唐漢進一步對他下手；他並不寄望這一蓬鐵蓮子會出現奇跡，當然也沒有時間和心情去欣賞唐漢炫露的這一手功夫。

他暗器出手，人也跟着旋身撲出，一掌疾切唐漢面門！

唐漢一閃身，雙手齊揚，笑喝道：「這些娃兒們玩的東西，拿回去！」

一蓬鐵蓮子，第二次換人出手，勁道和威力，均較先前更爲凌厲。

好一個黑衣蒙面人，居然如法泡製，亦以雙掌憑氣勁將一蓬鐵蓮子一粒不漏的全部接住！

風流娘子岑今珮爲聲響驚動，這時亦以青帕包頭，自以室中飛身掠出。

等她趕出房外，黑衣蒙面人已跟唐漢在院心裏戰成一團。

她見兩人搏鬥激烈，無從插手相助，只好於一旁嬌呼道：「小唐，替大姐賣點力氣，好好截住這個傢伙。至少也得揭去他的面罩，瞧瞧這個傢伙的眞面目！」

唐漢高聲笑答道：「這是身爲主人最起碼的禮貌，還用妳說。」

黑衣蒙面人默不吭聲，雙掌翻飛，疾若電火，利如刀斧，招招均攻向唐漢身上致命之處。

唐漢身形如轉蓬，起落肆應，雖然未落下風，卻顯然也佔不到什麼便宜。

兩人兔起鶻落，轉眼之間，數十招過去，依然高下難分。

風流娘子雙眉緊皺，愈看愈是心驚。

火種子唐漢這位浪子之王，一身武功

詭秘莫測，一向雖很少跟人動手，但要給惹火了，還沒聽說有誰能接得下這位浪子之王三招以上。

就連江南黑道上的第一號狠角，七絕滅門刀玄大佛，也只不過勉强接了兩招半，一顆大好頭顱，便變成了一顆爛西瓜！

以黑衣蒙面人這一身驚人的功力，今晚若不是有這位火種子護着她，她將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命運呢？

她不敢想像。

她原以爲唐漢很快便可以將這名黑衣蒙面人收拾下來，如今她的想法已完全改變。

她如今只希望唐漢能立於不敗之地，能憑持久力使這位黑衣蒙面人知難而退，她也就心滿意足了。

至於將來如何打算，她並不担心。

她的辦法多得很。

利用火種子唐漢作爲護身符，只是她無數自衞方式中的一種，如果這個辦法行不通，她還有更多更好的辦法等着她去選擇。

她的希望沒有落空。

黑衣蒙面人繼續搶攻了幾十招，最後終於發現，火種子唐漢這位浪子之王果然名不虛傳！

就算他有自信能夠跟這個火種子週旋到底，而最後的結局，最多也只是兩敗俱傷。

他不是跟這個火種子較量武功來的。生俘風流娘子經已無望，他爲什麼還要戀戰下去？

所以，他覷準一個空隙，奮力猛攻一掌，然後趁唐漢分神化解之際，突然一個倒縱，掠上院牆。

女人的事情，有時眞是難說得很。

想唐漢逼走黑衣蒙面人，原是風流娘子岑今珮這女人的希望。

可是，如今黑衣蒙面人眞的要走了，這女人不僅不以爲是件值得慶幸的事，反而忘情脫口高喊道：「小唐，快，這斯要溜了！」

唐漢朗聲一笑道：「想溜？嘿嘿。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吧！」

話發聲中，身形如矢，人也跟着上了牆頭。

黑衣蒙面人於牆頭如蜻蜓點水般，一沾即起，立時揮手又打出一蓬鐵蓮子！

這蓬鐵蓮子的作用，顯然是爲了延緩唐漢的去勢，以便自己能够從容順利地脫身。

唐漢哈哈大笑：「你老兄就沒有別的法寶了麼？怎麼玩來玩去老是這一套？」

早先那蓬鐵蓮子，唐漢既能如數接下，如今這蓬鐵蓮子當然也對唐漢發生不了多大作用。

這一次，唐漢爲了節省時間和精力，僅以衣袖輕輕一拂，便將那蓬鐵蓮子全部掃入竹林，身形去勢不變，繼續撲向已領先三丈之遙的黑衣蒙面人。

一向聰明如鬼靈精的唐漢，這次終於失算！

他不知道黑衣蒙面人實際上就是鎭上那個人人視爲逗笑取樂的活寶方老頭；當然更不知道，今晚這種種窺房、露跡、打鬪、脫身、追逐、根本就是這個方老頭爲實施調虎離山之計所作的週詳安排！

× × ×

唐漢爲方老頭引開之後，院牆陰影中，立即又冒出另一名黑衣蒙面人。

這名黑衣蒙面人，當然就是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

孫如玉爲了掩藏身份，今晚已將慣使的武器黑長笛改成一支如意短棍。

他的動作奇快無比。

當風流娘子岑今珮有所警覺，正待轉身循聲察看之際，這位黑笛公子已如狸貓般疾竄過去，一棍點中了她右肋絡道穴！

風流浪子半邊身軀一麻，向前一個踉蹌，跌坐下去。

只可惜這位武林名公子身手雖然高强，行事却不够老練，這種抽冷子暗算別人的行徑，在他說來顯然還是生平第一次。

他老弟也不知道是當初即未繫牢，還是心懷愧怍，手脚不穩，給自己棍尖碰到了臉上那幅黑紗巾，竟於這時突然脫落！

這位黑笛公子心中一慌，當場就呆住了！

風流娘子的目光所及，也不禁微微一呆。

「想打奴家主意的，原來竟是你這位一向斯文老實的孫公子？」

「不，不，岑姑娘千萬別誤會。」孫如玉滿臉通紅，急忙辯解：「我孫如玉決不是那種人，老實說這根本就不是我的主意，我只是……我只是……」

「只是怎樣？奉命行事？」

孫如玉既不敢應是，又不敢應不是，一時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越想越氣他那位方師叔，什麼差事不好派給他，偏要叫他幹這種見不得光的窩囊事！這種事一旦傳揚開去，他這位黑笛公子今後將拿什麼面目去見人？

風流娘子知道這位黑笛公子是個眞正的君子好人，今晚出手暗算她，必然另有隱衷；即使孫如玉不爲自己辯解，她也不相信這位黑笛公子會爲了十萬兩銀子來幹這種勾當。

所以，她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另換了一副口氣道：「旣然這只是個誤會，根本不是你孫公子的主意，你爲什麼還不替奴家活開穴道？」

孫如玉感到爲難了。

他能這樣做嗎？

他能！只要他願意做，他可以立即放走這位風流娘子，而另外隨便編個藉口，向師叔方老頭含混交差。

但是，他要如果眞的這樣做了，他很可能就會從此失去一位方師叔。

一位唯一的長輩，一位唯一的親人！

他是不是值得這樣做？

他知道方師叔是位正派人物，目的也不是爲了那十萬兩銀子，萬一此舉竟與師伯屠龍劍客滅門血案有着重大牽涉，而竟因他一念之仁給誤了大事，他對得起泉下的師伯和父親？

孫如玉長長地嘆了口氣，覺得非常慚愧。

爲自己優柔寡斷感到慚愧。

他相信如果換了火種子唐漢，一定不會出現這種爲難的場面。

火種子唐漢一定知道如何處理這種事

，而且一定會處理得很好。

如果換了火種子唐漢，唐漢會怎樣來處理這件事呢？

他輾轉設想，終於慢慢找到了答案。

唐漢的優點，除了武功，便是勇敢，堅毅，守信，重義！

他相信唐漢如果碰上這種事，除非一開始就拒絕接受，否則一定會執行到底！

他吸了口氣，上前一步，下定決心，正容道：「對不起岑姑娘，在下這是不得已，務必請岑姑娘見諒……」

風流娘子又氣又急，漲紅了一張粉臉道：「你待怎樣？男女授受不親，你是個君子，難道你好意思抱着奴家前往無奇不有樓？」

孫如玉一怔，不由得又猶疑起來。

竹林中忽然有人嘻嘻一笑道：「沒有關係，我來代勞。他是君子，我不是！」

語音未了，一條人影跟着自竹林中如矢竄出。

又是一位名公子。

多事公子高凌峯！

孫如玉頗感意外道：「凌峯兄藏身竹林內，居然連小弟都給瞞過了，這一身驚人的輕功凌峯兄是什麼時候練成的？」

高凌峯笑笑道：「我高凌峯如果連這麼一點小小的能耐也沒有，今晚這場戲就唱不成了。」

孫如玉一呆，問道：「唱戲？唱什麼戲呀？」

高凌峯笑道：「唱什麼戲都好，反正各人心裏有數！」

今晚的種種經過，也許只是一場戲。也許參加演出的人，都清楚自己担當的是甚麼角色。

但這裏面絕不包括孫如玉在內。

這位黑笛公子一點也不覺得今晚是在演一場戲。他唯一的感覺，只是覺得這種事實在不該發生；退一萬步說，就算這種事無法避免也不該由他滲在裏面插一脚。

他皺皺眉頭，望着高凌峯道：「凌峯兄眞肯代勞，替小弟將這位岑姑娘送去無奇不有樓？」

高凌峯笑道：「說話不算數的是烏龜王八蛋！」

他口中說着，人已走去風流娘子身邊，接着又朝風流娘子嘻嘻一笑道：「你岑大姐用不着緊張，我這個多事公子別的本事沒有，抱起女人來，可是一等好手，大姐如不相信，將來儘可去問燕京三鳳。」

他老兄倒是言行如一，說到做到，沒等說完，就已將風流娘子一把抱了起來。

風流娘子動彈不得，只是恨恨發狠道：「小高，你記住，今晚你這樣對待岑大姐，將來你可不要後悔！」

高凌峯只當沒有聽到，扭頭一聲：「走！」足尖一點，人已掠上牆頭。

孫如玉迷迷糊糊的，像個傀儡。他怕高凌峯半路耍花樣，不敢疏忽，只好也跟着縱身而起。

大客棧的特級上房，好處是獨立、乾淨、幽雅，不輕易受到雜音干擾。

但壞也就壞在這裏。

像這座福字一號上房，獨門獨院的，氣派是够了，只是一旦發生災變，好處就全變成壞處了。

譬如今晚，這裏不僅發生了激烈的打鬪，最後甚至連房客都被擄走了，結果居然一個客人也沒給驚動。

一天花上十兩銀子住這種上房，值得嗎？

× × ×

月光皎潔。

清風徐來。

好一個如詩似畫的初夏之夜！

高凌峯走出小鎭，忽然朝懷中的風流娘子嘻嘻一笑道：「大姐感受如何？舒服不舒服？該不是我小高吹牛吧？」

風流娘子罵道：「你這個短命鬼，將來一定得不到好報應。」

高凌峯笑道：「我叫多事公子，多管閑事是我的本份。妳叫風流娘子，照理也該風流一點才對。幹嘛老是嚷個不停？」

「閉上你的臭咀！」

「大姐，妳這就錯了，我高凌峯英俊、瀟洒、年輕，多少妞兒想碰我一下都辦不到，今晚妳能這樣被我抱着，算是妳前世修來的福緣，爲什麼開口就要罵人？」

「你再亂嚼舌根子，姑奶奶就罵你祖宗十八代！」

「好，停！」

是的，咀停了，其他的部份呢？

無奇不有樓快到了。

風流娘子突然尖叫道：「噯，死人，你亂摸亂摸的摸什麼？」

高凌峯笑道：「摸一樣好東西。」

風流娘子道：「你要死了是不是？」

高凌峯笑道：「放心！我說的『東西』，絕不是妳誤解的『東西』。我保證决不摸那些妳怕被摸的地方就是了！」

風流娘子又叫道：「嗨！癢死了。死人，你到底想摸什麼？」

高凌峯嘻嘻一笑道：「這要問問我的手，我也不知道它想摸什麼。」

孫如玉追上一步道：「規矩點，小高，這種事傳出去不好聽。」

高凌峯像被椎子扎了一下似的，嚷道：「唷唷唷，好傢伙，你可以厚着臉皮把人家活捉起來換銀子，我他奶奶的只不過揩點小油，摸幾把，傳出去就不好聽？」

孫如玉道：「這是兩回事。」

高凌峯道：「甚麼兩回事？如果她由你抱着，兩個人深更半夜走在這種冷冷清清的山路上，抱到最後，會抱出一個小孫如玉來都說不定！」

孫如玉道：「小高，你瘋了？你信口雌黃，這說的是些什麼話？」

高凌峯道：「好好，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算了，人還給你——接住！」

他轉過身子，雙臂一抖一送，果然眞的將風流娘子就像拋一袋東西似的拋了過去。

風流娘子脇下絡道穴受制，身子無法活動，如果摔落下去，必定受傷無疑。這女人如果受了傷，那就跟「交貨」的「規格」不合了！

孫如玉急切間無從選擇，只好伸手一把接住。

多事公子高凌峯交出風流娘子後，雙肩一幌，人如輕烟趁風，眨眼消失不見。

孫如玉軟玉溫香抱滿懷，心頭怦怦跳個不停，一張面孔漲得通紅。

如果風流娘子只是個普通女人，他這時候一定會活開她的穴道，讓她自己下地走。

但是，風流娘子不是個普通女人！

這女人一旦身手回復靈活自如，他是否還能制得住這女人都是個問題。

風流娘子嬌軟的身軀在孫如玉懷裏輕輕蠕動了幾下，忽然促聲道：「不好，小孫，我，我——快摸摸我的胸口。」

孫如玉一怔道：「摸什麼？」

風流娘子說道：「你摸過了我再告訴你。」

孫如玉搖頭道：「這種事我做不出來，我不摸。」

風流娘子道：「死人，你沒有摸過女人這種地方？」

孫如玉道：「那是另外一回事。」

風流娘子急得像要哭了出來似的道：「算我求你替我摸一下好不好？」

孫如玉皺眉道：「妳這位岑姑娘眞難纏，小高剛才摸妳，妳破口大罵，他人被妳罵跑了，妳忽然又要我來摸……」

風流娘子狠狠啐了他一口道：「去你的！你這個死木頭想到那裏去了！」

孫如玉一咦道：「怪了，要我摸妳胸口，話是妳說的，怎麼又怪起我來了？」

風流娘子着急道：「我現在突然想了起來，那小賊子剛才毛手毛脚的，其實是想偸姑奶奶的兩樣寶貝。我要你摸一下，是因爲身子不能動，想看看東西有沒有被小賊子偸走。這樣說你明白了沒有？」

孫如玉道：「兩樣什麼寶貝？」

風流娘子道：「解毒萬應散，黃玉促織。」

孫如玉聽了大吃一驚，覺得事態果然嚴重。

於是，他顧不得再拘小節，遂伸手隔着單薄的衣衫在風流娘子胸口摸了兩把。

風流娘子道：「死人，不對，你摸到什麼地方去了？那高高的上面，如何藏得了東西？往下摸，摸中間。」

孫如玉臉更紅，心跳得更厲害。

他發覺的確摸錯了地方。

但他決不是故意的。

他伸出的手微微顫抖，該摸什麼地方，風流娘子並沒有交代清楚。摸向兩座隆起的高峯，純屬下意識自然的指引。

如果一個動人的女人叫你摸她的胸口，你會摸她什麼地方？

於是，孫如玉只好遵囑重摸。

這次他摸對了。

但是，乳溝裏滑膩膩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怎麼樣？」

「光光的！」

風流娘子身軀一抖，幾乎昏了過去。

孫如玉覺得很過意不去。

發生這種事，他實在該負絕大部份的責任。因爲他如果不答應讓高凌峯代勞，高凌峯就沒有下手的機會。如今害人家丟了兩件寶物，他該如何向這位風流娘子交代？

「這事慢慢再想辦法，別難過。」他只好找話安慰她：「其實，如此貴重的東西，岑姑娘根本就不該帶在身上。」

「爲什麼？」

「譬如妳今夜失手被擒，人交無奇不有樓之後，就算那小子不把它們偸走，它們照樣也會落到別人手裏的。」

「落到誰的手裏？」

「我完全是個局外人，根本不知道那個要妳的人是誰！」

「你以爲，今夜這椿交易眞的會成功嗎？」

「前面就是無奇不有樓，妳也已被我制服，爲什麼不會成功？」

風流娘子輕輕一哼道：「做你的春秋大夢！」

孫如玉一呆道：「做我的春秋大夢？難道妳還留了一手，隨時都可以逃脫我的掌心？」

風流娘子冷笑道：「也用不着那麼麻煩！」

孫如玉道：「我不懂妳的意思。」

風流娘子像呻吟似的哼了一聲，然後有氣無力，吐音含混的道：「現在明白了沒有？瞧瞧你的手臂。」

孫如玉低下頭去查看自己的手臂，果然馬上就明白了風流娘子的意思。

他在自己的手臂上看到了什麼？

他其實什麼也沒有看到。

因爲他穿的是一身黑衣服，別說月光之下，就是換了大白天，他也不可能一眼便看出此刻的衣袖上已經變了顏色。

他是感覺出來的。

他憑一種濕黏黏的感覺知道這女人做了件什麼事。

她咬破了自己的舌頭！

無奇不有樓要的是一個沒有受傷的風流娘子，咬破了舌頭，算不算受傷？

稍爲是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舌頭是人身上主要器官之一。它也是一個人失去自由，手脚受到束縛，唯一可以自行求得解脫的器官之一！

孫如玉大吃一驚，急忙活開風流娘子的穴道，同時將風流娘子放了下來，像哀求似的說道：「岑姑娘千萬不可如此。妳走吧！這付担子，我孫如玉承担下來就是了。」

× × ×

風流娘子走了。

走得很勉强。

臨走之前，她還朝孫如玉投出了哀怨的一瞥，好像責怪孫如玉不該多管閑事，得能讓她一鼓作氣，適時嚼舌了却殘生！

× × ×

孫如玉呆呆的望着風流娘子遠去的背影，心中充滿了歉疚和憐憫的感覺。

離開了孫如玉的風流娘子，這時心中的感覺也差不多。

她撫摸着陣陣刺痛的腮帮子，暗暗感慨：「好一個老實得可憐的小傻瓜蛋，將來誰要能嫁到這樣一個丈夫，倒是前世修來的福氣。」

× × ×

風流娘子離開金笛公子孫如玉，並沒有馬上回到名流大客棧福字一號上房。

先回到福字一號上房的人是火種子唐漢。

唐漢顯然沒能追得上那個方老頭，他是循原路，由院牆上翻進來的。這位火種子人落院心，目光微微一掃，便知道出了

什麼事情！

風流娘子不見了。

他中了別人的調虎離山之計！

可是，說也奇怪，這位一向很少上當的火種子，在發現自己中計之後，竟然一點也沒有沮喪或是憤怒的表示。

他緩緩走向自己佔用的那個房間，長長吐了口氣，自言自語似的喃喃道：「要騙我的人，把我騙了，想從中漁利的人，大概也已如願，這就叫做皆大歡喜……」

黑暗中忽然有人冷冷道：「你歡喜，我可不歡喜！」

唐漢應該嚇一跳。

但他沒有。

他只是略一怔忡，便笑着接口道：「你不歡喜甚麼？」

一個人慢慢的從他房間裏走了出來。

又是一位名公子。

無眉公子！

月光下，無眉公子臉色很不好看，他冷冷的瞪着唐漢，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我不歡喜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唐漢微笑道：「誰說我言而無信？」

無眉公子板着面孔道：「風流娘子也許不是個值得你保護的女人，但你既然答應了她，你就該負起你的責任。請問如今那女人那裏去了？」

唐漢笑道：「這跟言而無信完全是兩回事。」

無眉公子道：「你是不是又想賣弄你的生花妙舌？」

唐漢笑道：「你只能說我學藝不精，辦事能力差勁，決不能說我背信，因爲你應該相信我已盡了力量。」

無眉公子道：「事實只有一個，怎麼說都是一樣，你沒有盡到責任！」

唐漢嘆了口氣道：「那是因爲當時你不在場，否則你就不會有這種想法了。」

無眉公子道：「就算在場又怎樣？」

唐漢說道：「如你當時在場，你就會知道，堅持要將對方留下，以及後來要我追截敵人，全是我們那位岑大姑奶奶的主意。」

無眉公子道：「她的見解怎能跟你比？你爲什麼不自拿主張？」

唐漢又嘆了口氣道：「我承認這是我的一大疏忽。不過，如果當時讓你看到了對方那種身手，就是換了你張大公子，恐怕也難抑制一股想弄清楚對方身份的好奇心！」

無眉公子道：「結果你弄清了對方的身份沒有？」

唐漢搖頭道：「沒有，我只是想到了一個人，但是不敢肯定。」

無眉公子道：「誰？」

唐漢道：「一個我們都聽人說過，但都沒有見過的前輩高人。當年金陵三傑中的老三，飛天豹子歐陽俊！」

無眉公子道：「你是怎麼想起這個人來的？」

唐漢道：「是從對方驚人的掌力和卓絕的輕功，引起的聯想。」

無眉公子道：「武林中掌力和輕功好的人多的是，又豈止一個飛天豹子？」

唐漢道：「話是不錯，武林中掌力好的人多的是，輕功好的人也多的是，但要想找一個人身兼兩門之長的人，恐怕還不多。」

無眉公子無法不承認這一事實！

凡是練武的人，練的武功多半不止一項，但能練得好，而且能仗以成名的武功，往往只有一樣。

就拿他這位無眉公子來說，他的一套「游龍劍法」是當今各門各派劍法中，衆所公認的一絕。提起他無眉公子，大家差不多就會想起「游龍劍法」。

至於輕功、拳脚、暗器，他當然也在行。但是，別人會把其他的武功跟他無眉公子這個名號聯在一起嗎？

無眉公子沉默了片刻，忽然搖頭道：「還是不對！」

唐漢道：「什麼不對？」

無眉公子道：「金陵三傑都是正派人物，除老大老二已物故多年之外，這位飛天豹子也已多年不聞音訊。就算這位飛天豹子尚在人世，也絕不會幹出這種下作事來。」

唐漢道：「我也曾有過這種想法。」

無眉公子道：「而最後你却認爲，縱然對方就是那位飛天豹子，這種現象也很合理？」

唐漢說道：「我猜想這其中也許另有隱情。」

無眉公子道：「什麼隱情？」

唐漢苦笑了一下道：「我如果樣樣事情都能未卜先知，我就不該叫做『火種子』而該叫做『活神仙』了！」

無眉公子皺起眉樑，又想了片刻，抬頭道：「如今風流娘子已經被人擄走了，你不想方法營救？」

唐漢微微一笑道：「如果我的想法不錯，這一點你大可以不必担心。」

無眉公子一怔道：「爲什麼？」

唐漢道：「那位假設的飛天豹子被我一路追去後面荒山中，他本人絕不可能分身擄人，那麼他就該有位助手對不對？」

無眉公子點頭。

唐漢又道：「你猜想這位助手會是誰呢？」

無眉公子道：「我怎知道？」

唐漢道：「那麼，你知不知道，金陵三傑中老大屠龍劍客遭遇的滅門慘案，以及老三飛天豹子一生既未成家也未收過徒弟？」

無眉公子不期然脫口道：「還有老二的從人和門人啊！」

唐漢道：「不錯，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你知道金陵三傑中老二是誰？」

無眉公子道：「金笛神俠孫長鳴。」

唐漢笑道：「金笛神俠孫長鳴的獨生子叫什麼名字？」

無眉公子不覺一呆道：「你——你是說，眞正動手擄人的人竟是那位孫如玉孫家老弟？」

唐漢笑道：「爲什麼不可以？」

無眉公子道：「這就是你放心的原因麼？」

唐漢笑道：「風流娘子如果落在這位孫小老弟手中你不放心？這位孫小老弟不倒過頭來給她騙去賣掉，就已經算是上上大吉了！」

（未完）

追魂劍客故事之四

曹若冰・文
黃白石・圖

金瞳魔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英武與丁聽在酒樓喝酒，丁聽想替馬英武撮合一樁婚事，但爲馬英武婉拒。雖然如此，但對婚姻以外的江湖上之事，兩人仍暢談甚歡。酒後，丁聽要帶馬英武去看一場熱鬧——銀劍鬥鬼婆。於是，兩人便就道而去。在官道上，九鬼鳩婆正率其下屬南行，而丁聽與馬英武則在後尾隨跟踪。突然有兩個中年漢子超前奔去。丁聽認爲這兩個是踩盤子之人，而馬英武則認爲是「迻字號」。不久，孔天行兩個手下——金銀雙煞也匆匆而過，馬英武說他們是「迻字第二號」。丁聽笑問第三號是誰？豈知馬英武斷然說是丁聽自己……

皆因存貪念　喪身在冰谷

馬英超道：「你聽說過沒有？鬼王谷的兩位女鬼。」

丁聽豆眼倏然一睜，道：「是黑白羅刹？」

馬英超道：「不錯，她兩個跟上我們了。」

丁聽忽然做了個滑稽的表情，笑道：「小子，誰叫你生得那麼英俊的？」

馬英超冷漠地一笑，道：「你是說她兩個是爲了我？」

「應該不會有錯。」

「這麼說，我該是迻字第三號了。」

「不，這話必須修正一下。」

「如何修正？」

「你應該是消魂第一號。」

「矮子，你有興趣麼？」

「什麼興趣？」

「消魂一番。」

「我雖然想，可惜她兩個决不會看中我。」

「那你只好做迻字第三號了。」

「那可不見得，我雖然人矮腿短，跑起來可不比誰慢。」

「你跑得過鬼王谷獨步武林的『鬼風步』？」

丁聽心中十分明白，他輕功雖然高明，却絕對快不過鬼王谷獨步武林的「鬼風步」。

他臉色微變了一下，聳聳肩道：「小子，這可妙得緊，難道我巳七老八十還要當一次伴郎不成？不過，你小子可得小心點，黑白羅刹消魂蕩魄，武林中巳不知有多少人喪命在她兩個的消魂指下。」

馬英超冷笑了一下，沒說話。因爲那細碎的脚步聲，巳到了他們身後兩三丈距離之處。

這時，馬英超和丁聽巳走到第一條三叉路口；前面，那兩個衣着寒傖的中年漢子忽然停了下來，坐在路邊歇脚，「金銀雙煞」也立刻停步在路旁就地坐了下去。

丁聽豆眼一眨，突然雙手捂着肚子，叫道：「哎呀！肚子好痛，你等我一下，我要拉屎。」

馬英超心中不由暗暗一笑，也頗爲佩服丁聽這份臨機應變的機智。立時順勢停住脚步，笑笑道：「去拉吧，誰叫你嘴饞的。」

丁聽朝馬英超擠了擠豆眼，撒脚就朝路邊跑，只是他並沒走遠，一到路邊，便似乎忍不住地拉開褲子，就地蹲下；他實在夠捉狹的，竟把一個既黃又瘦的屁股朝着來路。

馬英超見狀，心中不由暗暗叫絕。

他側目向後看去；只見兩丈開外處站着一黑一白兩個形態頗爲妖媚的女人——正是鬼王谷的黑白羅刹。

黑白羅刹雖也停步站立，但對丁聽的行爲並沒生氣；反在抿嘴媚笑，媚態嫣然，令人頗有點消魂蝕骨之感。

馬英超抬眼朝前面望去；九鬼鳩婆和「四方拘魂使者」巳都停在十多丈外。「四方拘魂使者」當路站立，九鬼鳩婆却坐在路旁的一株樹下，臉上露出獰笑。

這情形很明顯，九鬼鳩婆是將要有所行動了。

馬英超心中不禁暗想：此時此地是不是應該與鬼婆子正面爲敵？……

他正心念電轉暗想間，耳邊驀然响起一聲輕笑，一回頭，那白羅刹巳俏立在他身旁五尺之處；兩隻水汪汪的眼睛，正在他臉上不停地轉動着。

那黑羅刹雖仍站立在原處未動，嘴角却噙着冷笑。

馬英超回頭看了白羅刹一眼，隨即轉朝丁聽喊道：「喂！矮子，你擋着兩位姑娘的路啦，當路拉屎，實在不成體統。」

丁聽還沒說話，白羅刹巳嬌聲接口說道：「沒關係，小兄弟。」

她這一聲小兄弟，叫得親熱之極。

馬英超對這親熱的稱呼，似乎沒介意，道：「姑娘，眼不看爲淨，請別過臉去吧，別讓臭氣沖了妳。」

白羅刹朝他飛了個媚眼，嬌笑地道：「小兄弟，你貴姓呀？」

丁聽蹲在地上飛快地接口說道：「姑娘，我這小兄弟姓白，今年二十一歲，還沒娶媳婦兒啦。」

馬英超瞪視了丁聽一眼，心中暗道：你這捉狹鬼竟想捉弄起我來了，我今天得讓你吃點苦頭再說……

他心中暗想，臉上却微微一笑，道：「姑娘，妳貴姓？」

白羅刹嫣然媚笑道：「我也姓白，小兄弟，你眞還沒成親麼？」

馬英超笑了笑，正要開口答話，突聞前面傳來兩聲慘叫。他心中不由一怔，抬眼朝前面看去；那兩個衣着寒傖的中年漢子巳經倒在路邊。東方拘魂使者和西方拘魂使者，正神色冷厲的緩步朝金銀雙煞面前逼近。

白羅刹又嫣然一笑道：「小兄弟，你別怕，有姊姊我在，他們不會傷害你的，那矮子老兒是你的朋友麼？他姓什麼？」

馬英超心中靈機一動，搖頭道：「不是，他說是銀龍堡的人，姓宋（迻）。」

丁聽突然大叫一聲，提着褲子站起來，嚷道：「好小子，你胡說八道什麼，我幾時說過我是銀龍堡的人了，我也不姓迻（宋）。」

他一邊嚷着，一邊紮着褲帶。

白羅刹朝站立在原地的黑羅刹一呶嘴，丁聽褲帶還未紮好，黑羅刹身形一閃，巳到了丁聽身旁，嬌笑道：「老頭子，是不是銀龍堡的人都一樣，你就認命吧。」

丁聽知道黑羅刹要出手，連忙提着褲子撒腿就跑，邊跑邊嚷嚷道：「不行！我老人家屎未拉完，肚子仍在痛。好小子，你竟然整蠱我，我跟你可沒完。」

白羅刹看得格格嬌笑，道：「小兄弟，那老兒可眞滑稽好玩……」

她話未說完，那黑羅刹巳身如飄風般追上丁聽，右手疾伸，直朝丁聽背心靈台穴點去。

丁聽一手提着褲子，自是不敢返身出手應戰，無可奈何，只好身軀一矮，倏地朝前竄出丈外避過。口中嚷嚷道：「不行！我老人家七老八十了，那話兒沒勁，別找我，妳找那小白臉兒去吧。」

他嘴巴實在夠刻薄的，在這種情形下，嘴皮子仍然不肯饒人。

他邊嚷邊跑，繞着一株大樹直躲。

黑羅刹身似飄風，口中卻格格嬌笑着道：「薑愈老愈辣，我就是喜歡老的，你別跑呀！」

馬英超冷眼旁觀，這才發覺那鬼風步確實快速無倫，只一眨眼間，巳將丁聽追得走投無路，弄得丁聽連褲帶也沒法紮好，情形狼狽萬分。

這時，那兩個逼向金銀雙煞的拘魂使者，突然發出一陣得意的嘿嘿冷笑。

馬英超連忙抬眼望去，金銀雙煞巳各自撤出長劍，一黃一白兩道劍光夭矯，舞起兩幢森森劍幕，緊密地護着身子。東方拘魂使者和西方拘魂使者雖是空着雙手，金銀雙煞却被迫得身形節節後退。

白羅刹忽然嬌聲笑說道：「小兄弟，這熱鬧好瞧麼？」

馬英超冷漠地一笑，沒說話。他暗中既要防備白羅刹會對他猝然出手，又要留心丁聽的情況，萬一丁聽遇險，他可不能不管。

丁聽提着褲子繞着大樹跑了兩圈，總是無法擺脫黑羅刹的追截。他雖是人矮腿短，却素以輕功稱絕武林，跑起來奇快；可是遇上鬼王谷的鬼風步，就相形見拙，吃癟了。

他跑不脫就嚷，拉大嗓門嚷道：「呵呀呀！不行啦……」

他邊跑邊嚷，當黑羅煞再度迎面截住他時；他竟衝着黑羅刹一嗞黃板牙，手一鬆，褲頭立時向下滑落，露出他的寶相。

黑羅刹儘管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也是個淫娃，但到底是女人，尤其是在這大白天的官道上，衆目睽睽之下，也不禁羞得連忙別轉臉去。

丁聽一見這一手生了效，知道機不可失，口中哈哈一笑，身軀一矮，急忙拉起褲子，雙腿一圈一滑，快如旋風般地直朝左邊一處樹林中竄去。等到黑羅刹回過臉來騰身追去時，巳然相隔十多丈遠。

轉眼工夫，二人追逐的身影，巳隱入樹林中不見。

白羅刹目視馬英超嫣然一笑，道：「小兄弟，那老兒眞不要臉得很，當着這麼

多人，他竟然來上這一手……」

語聲一頓，倏然想起什麼似地，道：「呵！我想起來啦，他是那個老不死的，名叫丁聽，對不對？」

馬英超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淡淡道：「不錯，正是他。」

白羅刹雙目倏然一凝，道：「那麼，你也該不是無名之人了，能告訴姊姊你叫白什麼嗎？」

馬英超心中不由暗暗一哼，暗道：「誰跟妳這種鬼女姊姊弟弟的，眞是恬不知羞……」

這時，金銀雙煞已被東方拘魂使者和西方拘魂使者迫得退到距離馬英超丈許遠處，那護身的森森劍幕，已不似先前那麼嚴密。東方拘魂使者和西方拘魂使者使用的全是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掌招中挾着「九陰白骨爪」，招式凌厲狠辣，奇快絕倫，雙煞劍招雖頗精湛，竟然封擋不住兩名拘魂使者的攻勢。

馬英超目睹這等情勢，他心中突然起了要救雙煞的念頭。

只是他心念剛動，腳下剛向前移了一步，身旁的白羅刹竟突然閃身擋在他前面，嫣然含笑道：「小兄弟，識時務者爲俊傑，別人的事最好少管。」

馬英超雙眉微微一軒，道：「管了便怎麼樣？」

白羅刹含笑道：「你知道你自身處境的危險嗎？」

「我又沒招誰惹誰，有什麼危險？」

「你雖然沒招誰惹誰，可是却不該跟踪鬼王谷主身後。」

「跟踪鬼王谷主身後又怎麼樣？」

「那就得死。」

「要是我不想死呢？」

「那就快告訴姊姊你叫什麼名字，待會兒姊姊好替你向谷主掩飾。」

馬英超冷漠地一哼，道：「鬼王谷的武學也許還奈何不了我。」

白羅刹臉色不由微變了變，道：「你當眞姓白？」

馬英超冷笑不語，目光注視着金銀雙煞的情形，心中暗暗籌思如何解救雙煞之法。

白羅刹雙目凝視着他的俊臉，心中突然生起了無限的愛念。的確，她在鬼王谷中已虛渡過二十五載青春，如今遇上馬英超這麼等英挺俊逸的少年，她心中怎得不生愛念？又怎肯輕易放過？

她忽然輕嘆了口氣，道：「小兄弟！你別輕視鬼王谷的武學，不要說谷主現在就在前面，單是那四位拘魂使者，在當今武林中，已是少有敵手。我知道你絕不是銀劍堡的人，所以才不想讓你枉送性命。這樣吧，我們認個姊弟，谷主問起來時，我就說你名叫白雲飛，等這裏情完了，我們再作詳談。」

就這片刻工夫，金銀雙煞已被那兩名拘魂使者迫得劍法紊亂，人已退到馬英超身前七尺左右，情勢已十分危急。

馬英超心念電轉，淡淡道：「隨便妳怎麼說都行，只是我並不姓白。」

白羅刹嫣然一笑，道：「我知道，要是你眞姓白，我就不會這樣熱心了。」

驀地，那東方使者口中倏然一聲冷笑，右手電伸間，已奪下金煞手中的金劍。

馬英超見狀，知道若然再不出手，金煞可能會立刻喪命當場。

於是，他趁着白羅刹聞聽東方使者口發冷笑，回頭看視的刹那瞬間，手中已暗暗扣好了兩柄小劍。

他這裏手中剛暗暗扣好兩柄劍，銀煞那裏也已遇險，手中銀劍劍尖已被西方使者右手三指挾住。

與此同時，那奪下金劍，口中嘿嘿獰笑連連，左手五指箕張抓向金煞的東方使者，獰笑突然變成了一聲慘叫，身軀一顫，向後倒了下去。

西方使者突聞慘叫，心神不禁一震，連忙轉目望去。

這是一個至爲難得的機會，銀煞自然不會放過這種瞬眼即逝的機會；他功凝雙臂，力貫劍身，驀然一聲大喝，猛力向前一送一挑。

西方使者倏然一聲大叫，血光崩現，右臂立刻與他的身子脫離了關係跌落地上，身形踉蹌後退，跌坐地上。

白羅刹心中霍然一驚，回頭目視馬英超，眼中滿是疑惑之色；馬英超負手岸立，雙手似是未動，俊臉上仍然掛着一絲冷漠的笑意。

金銀雙煞本已自分今天難逃死刦，沒想到竟然絕處逢生。他兩個自己心中十分明白，眼前鬼王谷的這幾個人，他兩個一個也惹不起；那還敢再稍作停留，急地騰身電射，飛掠逃去。

就在這東方使者突然慘叫，西方使者斷臂，金銀雙煞騰身電射逃去，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刹那間，那遠在十多丈外的九鬼鳩婆與南方、北方使者已身如電射劃空掠到。

南、北兩使者身形一落地，立即分別檢視東、西兩使者的傷勢。

九鬼鳩婆滿臉怒色，目光如電地望着那飛掠逃出的金銀雙煞嘿嘿地獰笑了笑，倏然轉向馬英超喝道：「你是什麼人？」

白羅刹心頭不禁一緊，連忙搶前一步，道：「谷主，他就是弟子以前向您提說過的兄弟白雲飛。」

九鬼鳩婆哼了一聲，目射寒電地逼視着馬英超的俊臉，冷冷道：「此處並無外人，你爲何要出手幫助金銀雙煞？」

馬英超劍眉一軒，方要答話，白羅刹已飛快地說道：「谷主，我兄弟他跟弟子站在一起，他雙手未動，決未出手，谷主明察秋毫，若然是他，又豈能逃得過谷主的耳目？」

這話不錯，有道理。

以九鬼鳩婆的一身武功，若說有人在她眼前使用暗器殺了人，竟然瞞過她的耳目，那她何異是栽了個大觔斗。

九鬼鳩婆怒容稍霽地輕哼了一聲，道：「他來此地幹什麼？」

白羅刹心中暗暗鬆了口氣，道：「是弟子約他來此相見的，請谷主原諒弟子未先稟明之罪。」

九鬼鳩婆深望了馬英超一眼，冷冷道：「那妳先帶他回去吧，等下我還有話要問他。」

這時，南方使者已從東方使者頭頂「百滙」穴上拔出一柄三寸長的小金劍，雙手送到九鬼鳩婆面前。

九鬼鳩婆臉色突然一變，倏地伸手抓過那柄小金劍，口中一聲厲嘯，騰身電掠，直朝左邊土坡上撲去。

只見她身形兔地飄落，轉眼工夫，已將數十丈方圓搜索了一遍。自然，她是毫無所獲，連那矮叟丁聽和黑羅刹二人的身形也沒有看到。

九鬼鳩婆身形回到原處，滿臉怒色地道：「我正要找這小子，想不到他倒先找來了。」

語聲一頓，倏然目視白羅刹，叱道：「丫頭，妳是死人麼？他隱身附近，妳怎地竟然沒有發覺？」

白羅刹雖然被叱，心中反而暗喜；因爲這證明谷主已不再懷疑是她身邊這位英挺的冒牌兄弟出的手了。

她心中雖在暗喜，但却做作羞愧地低下頭去，不敢吭聲。

九鬼鳩婆又深望了馬英超一眼，轉向白羅刹，道：「我把他交給妳，他要是跑掉了，小心妳的小命。」

語聲一頓，轉向南、北兩方使者道：「把他兩個抬回去，等我回來再說。」

話落，騰身電射飛掠而去。

馬英超神色冷淡地站在一邊，他心中直在暗暗冷笑。

九鬼鳩婆走後，南、北兩方使者各抱着一死一傷的東、西兩方使者，向白羅刹躬身道：「白會主，我們這就回去麼？」

白羅刹點頭道：「你們先回去，我隨後就來，傳令所有屬下弟子，小心警戒，谷主未回來以前，千萬不能再出差錯。」

南、北兩方使者應諾了一聲，身形閃動，飛掠而去。

望着兩名拘魂使者去遠之後，白羅刹忽然輕嘆了口氣，道：「我們也走吧。」

馬英超淡淡道：「去那裏？」

白羅刹道：「剛才谷主的交代，你難道沒聽見？」

「我聽見了。」

「那你何必還要問？」

「妳當眞要我跟妳去？」

「嗯，你必須跟我去。」

「要是我不呢？難道妳還要對我用強不成？」

「我當然不會對你用強，但是你應該替我想想。」

「替妳想想什麼？」

「你要是不去，谷主回來向我要人，我怎麼辦？又怎麼交代？要是因此懷疑你就是那位小金劍的主人，那我就慘了。」

馬英超冷然一笑，道：「她懷疑我是誰都沒關係，剛才要不是因爲怕連累妳，我倒眞想試試她的絕學功力呢。」

這話像是一顆蜜糖，白羅刹心裏甜甜的，含情脈脈地看了他一眼，道：「有你這句話，够了，我的一番心意，總算沒有白費……」

語聲一頓，嬌媚地笑了笑，又道：「你就隨我回去一趟吧，我知道我們那兒縱然是龍潭虎穴，但也不一定能留得住你，對不對？」

這話立刻激起了馬英超高傲的個性，劍眉不由倏然一揚，道：「好吧，爲了不使妳爲難，我就跟妳去一趟，只是，希望妳別妄想施弄什麼詭計。」

白羅刹嫣然一笑，道：「你放心吧，我決不會那麼做的，要是我想對你不利，剛才又何必說謊？鬼王谷戒律森嚴，謊言欺騙谷主者，一經發覺，會遭受割舌挖心之慘刑。你應該明白，我爲什麼甘冒那種危險？」

馬英超故作不解道：「那妳究竟是爲什麼呢？」

白羅刹嬌媚地看了他一眼，道：「你難道眞不明白？」

馬英超心裏當然明白，只不過是隨口問問而已。他微笑笑了，道：「那麼走吧，但願我們今後不是敵人。」

白羅刹道：「你放一萬個心吧，我們永遠不可能會成爲敵人的。」

說罷，二人正要騰身掠起。忽然，眼前人影一閃，那黑羅刹已電射劃空瀉落。

白羅刹連忙問道：「妹妹，那老兒呢？沒追上麼？」

黑羅刹滿臉怒色，重重地哼了一聲，道：「那老鬼好刁滑，竟然被他溜掉了。姊姊，問問他，那老鬼究竟是誰？」

白羅刹道：「妹妹，他就是我時常跟妳提起的弟弟白雲飛，他跟那老鬼原不相識，只是路上碰見的。」

黑羅刹雙目眨動，疑惑地看了馬英超一眼，問道：「眞的麼？剛才妳怎麼沒說呢？」

白羅刹做作地幽幽輕嘆了口氣，道：「妹妹，我們姊弟自然就已分離，剛才我也沒認出來，還是問起姓名之後才知道的。我已經稟告過谷主，谷主吩咐要我帶他回去呢。」

「哦！」黑羅刹雙目在馬英超的俊臉上一陣轉動，突然嬌媚地一笑，道：「那麼我們都是自己人了，弟弟，你別怕，天大的事情，都有你姊姊和我承担，鬼王谷的事，除了谷主外，就是你姊姊跟我二人作主。」

黑羅刹皮膚雖然黑了些，但却生得明眸皓齒，黑裏帶俏，尤其是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比白羅刹更媚、更動人，那媚笑眞能勾人魂魄。

馬英超心中在暗暗冷笑，暗道：「妳們兩個全是找死，哼！現在且由妳們笑，妳們哭的時候就快到了。」

白羅刹見黑羅刹雙目直在馬英超身上不停地打轉，心中不由有點酸酸的，神色微現不愉地道：「走吧，谷主恐怕很快就會回去了。」

於是，三人騰身飛掠；盞茶辰光之後，已轉入一條荒僻的山道。

馬英超暗中留意，覺得這一帶山勢雖然不高，但却到處都是巉崖絕壁，山道崎嶇。

又約盞茶辰光之後，到達一處山谷的谷口。驀地，谷內兩旁那林木森森，峥嶸怪石之間，响起一片啾啾鬼叫，此起彼落，令人毛髮豎然。

隨着那片啾啾鬼叫聲，身如飄風般地撲出十多個臉色慘白，長髮披肩的黑衣人，手持鬼頭杖，攔立谷口。

一衆披髮黑衣人一見黑、白羅刹，立時身形霍分，躬身肅立兩邊。

白羅刹目射威稜地道：「谷中有沒有

事？」

為首的一名披髮黑衣人躬身答道：「沒事，一切如常。」

黑羅剎道：「銀劍堡屬下弟子剛才曾跟踪谷主，這迷魂谷地方雖然十分隱秘，但為防萬一，你們還是要多加小心警戒為上。」

為首的那名披髮黑衣人恭應了一聲，鬼頭杖一揮，一衆披髮黑衣人立時身形閃動，剎那全都隱入兩邊那林木森森，崢嶸怪石間不見。

白羅剎轉頭朝馬英超嫣然一笑，道：「弟弟，這地方雖然只是我們的臨時住處，但外人却休想輕易進入。」

黑羅剎明眸流盼的媚笑了笑，道：「你雖然是白姊姊的弟弟，要不是谷主吩咐，我們也不敢擅自帶你來呢，請吧。」

馬英超冷然一笑，沒說話，邁步隨在兩人身後入谷。

谷內，谷道迂迴曲折，岔道甚多，形勢大都十分相似，令人有頗難分別之感。

至此，馬英超心中已明白此谷名「迷魂谷」的來由了。

又前行了盞茶辰光，轉入一條岔道，行約百丈，山勢突變；只見兩面絕壁高聳，當中一條谷道，形勢險峻。大有那一夫當關，萬夫莫入的氣勢。

谷道長約二十來丈，走完谷道，眼前豁然開朗，是一片百丈寬闊的盆地，三面倚山建有十餘間石屋。

馬英超目光略一掠掃，心中不由暗忖道：「這些石屋分明不是新建之物，是前人所遺，還是鬼王谷早已經營好的一處巢穴……」

他暗忖間，人已隨着黑、白雙剎身後走入一間石屋內；屋內陳設雖不豪華，但都幽香撲鼻，全是女人用物。

白羅剎含情脈脈地說道：「弟弟，這是我的房間，你先在這兒歇息吧。」

馬英超點了點頭，沒說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黑羅剎明眸流波地看了馬英超一眼，嬌媚地一笑，道：「你們姊弟倆先談談，我一會兒就來陪你們。」

話落，擰身出屋而去。

黑羅剎一走，白羅剎立即將房門掩上，在馬英超對面坐下，輕聲說道：「我既已在谷主面前說了謊，請你千萬不要露出破綻，不然，我會受到很慘厲的懲處。」

馬英超雙目倏然一凝，冷冷道：「妳要我和妳冒稱姊弟，究竟是什麼用意？」

白羅剎嬌媚地瞟了他一眼，道：「當然是為你好，也是為救你呀。」

「為救我？」馬英超神色冷漠地雙肩一聳，道：「鬼王谷武學雖然稱絕武林，大概還奈何不了我。」

「我知道你武學功力高絕。」白羅剎吸了口氣，道：「你那迴旋暗器手法，雖然高明，冠絕武林，但谷主功力深厚，且已練成九陰絕學，要動起手來，你不一定能佔上風呢。」

馬英超冷哼一聲，道：「聽妳這口氣，妳似乎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白羅剎微微一笑，道：「你就是那名震江湖，心狠手辣的追魂劍客，對不？」

「不錯。」馬英超傲然一笑，道：「妳知道就好。」語聲一頓，目光一凝，道：「我問妳，妳們谷主擄刦銀龍公子的目的是什麼？」

白羅剎道：「以銀龍公子的性命脅迫孔天行放棄冰谷藏珍。」

馬英超道：「沒有別的目的？」

「應該沒有。」白羅剎搖搖頭道：「要是有，谷主不會不告訴我的。」

馬英超雙目烱烱凝注，道：「那麼對我呢？」

「對你？」白羅剎一怔，眨眨明眸，道：「你懷疑我們對你也有什麼目的？」

馬英超道：「難道沒有？」

「如說沒有，你一定不信。」白羅剎含情脈脈地一笑，道：「只是，那只是我個人的目的，也是我的私心。」

馬英超冷冷道：「我希望妳最好收斂起妳那私心，不然，妳便是自討苦吃。」

白羅剎明眸凝注，道：「為什麼？」

馬英超道：「目前我還不想談及兒女私情。」

白羅剎眨眨眼睛道：「你不會是認為我不是個好女兒家吧？」

馬英超道：「這妳自己心裏應該明白的。」

白羅剎忽然幽幽輕聲一嘆，道：「說來你也許不信，我出身鬼王谷，在江湖上聲名雖然不大好，但至今猶是清白女兒身。說實在話，我一向眼高過頂，絕不把一般男人放在眼內，可是，大概也是緣份吧，一遇見你，我就情不自禁……」

語聲微微一頓，含情脈脈地看了馬英超一眼，倏又幽幽一嘆，道：「我只告訴你，從現在起，不管你怎樣對我，我此心都永遠不渝。」

她語聲幽幽，至情感人，令人憐愛。

可是，馬英超却似生具鐵石心腸，竟然絲毫無動於衷。他冷漠地一笑，道：「妳的話說完了沒有？」

白羅剎點頭嫣然道：「說完了。」

馬英超緩緩站起身子，道：「那麼，我想走了。」

白羅剎明眸倏然一睜，道：「你現在就要走？」

「嗯。」馬英超冷冷道：「妳可是要不讓我走？」

白羅剎搖搖頭道：「你千萬別誤會，我怎麼會不讓你走。只是，你既然已經來了，好歹也該等谷主回來以後再走。」

馬英超道：「妳想老鬼婆回來以後，她會讓我輕易離去？」

白羅剎道：「你只管放心，谷主回來以後，不管事情的發展如何，她要是不讓你離去，我就是拚死也會讓你走的。」

馬英超雙目微凝，說道：「難道妳不怕她？」

白羅剎道：「我一身武功全是她所傳，若說不怕，那是欺人，但是，為了你，我連性命都可以豁出去了，還有什麼好怕的。」

馬英超深看了她一眼，心念轉動地吸了口氣，道：「妳既然這麼說，我就暫時留下，等老鬼婆回來以後再走便是。」

語聲微微一頓，神色冷傲地說道：「不過，妳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白羅剎道：「什麼條件？」

馬英超道：「如果我與老鬼婆言語不合，發生衝突，妳絕對不許插手。」

白羅剎眨眨眼睛道：「可是要跟她動手？」

「不錯。」

「為什麼？」

「我想試試她的一身絕學功力。」

「但是我希望你能不跟她動手最好別跟她動手。」

「妳可是怕我不敵？」

「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你對谷主一身武學功力毫無所知，我不希望你冒險。」

「不冒險又怎能知己知彼？」

「她已練成九陰絕學，彈指即可傷人陰脈。」

「但我也練有神功，足可尅制九陰絕學。」

「不過，我仍不希望你冒險，作那毫無勝券把握的搏戰。」

「妳可是怕我不敵落敗連累了妳？」

「絕對不是。」白羅剎正容說道：「你應該明白我的心，為你，我連命都可以捨，還怕什麼連累？」

馬英超對她雖然一直很冷淡，對她的情愛也無動於中，但他的心腸到底不是鐵石鑄的，不是個絕對毫無情感之人。

至此，他心中也不禁微生激動，雙目異采飛閃地吸了口氣，道：「白羅剎，妳該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險，何能知己知彼？」

白羅剎道：「我本名叫白倩倩，以後你就叫我倩倩好了。」

語聲微微一頓，含笑說道：「你這話雖然不錯，只是目前情況不同，你實在不應該冒這個險。」

馬英超道：「目前情況怎樣不同？」

白倩倩嬌媚地一笑，道：「為冰谷藏珍之事，各方武林豪雄都已趕來此地，一場爭奪血戰已無可避免，你何妨稍作忍耐，暫作壁上觀，養精蓄銳，且看他們鹿死誰手，然後再作打算，又何必急在一時，冒險作那沒有勝券把握的搏戰呢？」

這話不錯，實在有道理。

馬英超默然沉思了剎那，道：「妳既然這麼說，我就聽妳的暫作忍耐，不跟老鬼婆衝突動手就是。」

白倩倩嫣然地笑了；她笑得好嬌媚。

× × ×

夜，初更一刻。

白倩倩的臨時香閨中，珠燈下，小桌上擺着幾式精緻的小菜、一壺酒，馬英超居中而坐，白倩倩和黑羅剎應嬌嬌左右相陪，低斟淺酌。

九鬼鳩婆回來了。她剛才回到谷口，立即有人現身攔了路。

那是個右手持着竹杖，左手持着「報君知」的白髮瞽目老人；報君知「噹」的一聲震響，哈哈笑說道：「老鬼婆，妳可回來了。」

九鬼鳩婆冷冷道：「你在等我？」

白髮瞽目老人道：「對極了，老夫正在等妳。」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

「是老夫掐指算出來的。」

「別胡扯了，你等我有什麼事？你說吧。」

「老夫特來替妳算命。」

「你去替別人算吧，我老婆子對這一套向來不感興趣。」

「老鬼婆，老夫這一套妳今天非得感興趣不可。」

「為什麼？」

「妳老鬼婆應該明白，老夫向來是算禍不算福，而且算禍一定準；算人今天死，包準不會到明天。算人凶死，決不會善終。妳面帶凶煞，印堂晦暗，兆頭大是不妙，咱們是老交情，相金奉送，不收分文，如何？」

突然，九鬼鳩婆一聲怒叱道：「雲老鬼，你滿嘴胡說八道，你想找死麼？」

馬英超聽得雙目不由異采一閃，暗忖道：「無影金鰲雲天縱，他怎麼也到這裏來了，來此何為？……」

他暗忖間，白倩倩和應嬌嬌已是臉色一變。白倩倩急說道：「弟弟，你坐一會兒，外面來了強敵，我和應妹妹去看看就回來。」

話落，雙雙站起嬌軀，飛身出房，直奔谷口掠去。

馬英超坐在那兒沒動，也沒說話。

只聽報君知又是「噹」的一聲震響，那無影金鰲雲天縱叫嚷道：「呵呀！老鬼婆妳眞不够交情，怎麼一見面就想敲破我這吃飯的傢伙，咱們是多年的老朋友、老交情，所以，才特地來替妳算命，並且，不收分文，要是別人，就是跪求老夫……呵呀！老鬼婆！妳這是來眞的麼……」

顯然，九鬼鳩婆怒叱聲中，已經出了手。只聽九鬼鳩婆嘿嘿厲笑道：「雲天縱，你既然有胆來找我老婆子就別跑。」

馬英超人在房中，雖然看不到谷外的情形，但從老鬼婆話意中已經聽出；雲天縱似乎只在動口不動手，只在嘴皮上戲弄老鬼婆。

想想那種老鬼婆被激怒得臉色獰厲，拚命追撲雲天縱，雲天縱則一味游走閃躲的情形；他冷漠的俊臉上不由泛現出一抹笑意。

突然，後窗簾幔飄動，探進來一個大腦袋；正是那「捉狹鬼」丁驄。

丁驄朝他滋牙一樂，道：「小子，你艷福可眞不淺呀！」

馬英超劍眉一軒，道：「矮子，你跑來幹什麼？」

丁驄嘻笑道：「找你要喜酒喝呀。」

馬英超劍眉又一軒，雙目寒煞激射，灼灼地道：「矮子，少廢話，你可是跟雲老兒一起來的？」

丁驄對他心中還眞懷有三分懼意，一見他那目射寒煞的神情，心頭不由微微一凜，道：「不錯，要是沒有雲老兒，就是借給我兩個胆子，我也不敢來。」

馬英超冷冷道：「你們來此何為？」

丁驄道：「救你呀。」

馬英超不禁一怔，道：「救我？」

「嗯。小子，你快跟我走吧。」

「不行，目前我還不想走。」

「為什麼？」

「矮子，這迷魂谷並不是什麼龍潭虎穴，我也不需要人來救。」

「小子，你該知道，這迷魂谷雖不是

什麼龍潭虎穴，但老鬼婆一身陰功高絕，可不是個好對付的人物。」

「我正是想試試那老鬼婆的九陰絕學呢。」

「小子，你千萬莽撞不得。」

「你別替我担心了，九陰絕學雖然稱絕武林，但並不是天下無敵之學，還奈何不了我。」

丁聽眉鋒一皺，道：「小子，你太自負了。」

「哼！」馬英超冷冷道：「聽老鬼婆的喝叱聲愈來愈遠，大概是追下雲老兒去了，你也該走了。」

丁聽道：「你呢？」

馬英超冷漠地一搖頭，道：「我說過，目前我還不想走。再說，我也不需要人救，更不願欠人這份情。」

丁聽知他生性倔強倨傲，只要是他決定的事情，除非另有大道理、原因，很難使他改變。因此，丁聽不由雙眉緊皺地深看了他一眼，心念電閃飛轉，忽然輕嘆了口氣，道：「小祖宗，算我求你，請你跟我走，離開這鬼地方。」

馬英超自和丁聽相遇以來，丁聽一直喊他「小子」，現在竟然喊出「小祖宗」三字，心中不由暗暗地笑了，俊臉冷漠的神色微斂，星目一凝，道：「矮子，你為什麼要求我？」

丁聽又輕嘆了口氣，道：「我此來之前，曾向人誇下海口，由雲老兒出面引開老鬼婆，我負責救你脫困。要是不能救你脫困，我丁聽兩字就得倒過來寫。」

馬英超淡淡道：「那是你的事，與我無關，誰叫你隨便向人誇那種海口的？」

丁聽眨眨豆眼，苦着臉道：「小祖宗！你忍心麼，忍心我這麼一大把年紀把名字倒過來寫麼？」

馬英超冷冷一笑，道：「矮子，我問你，我是被困了麼？」

丁聽道：「你雖然沒有被困，但是別人並不知情。他們都以為你已經被困，都很焦急、很担心。」

馬英超目光凝注道：「矮子，他們都是什麼人？」

丁聽道：「臥雲仙子、白雲師太、雲老兒，還有小飛狐沙小娟那小丫頭。」

「哦。你已經見到小飛狐了？」

「小飛狐帶着你從金瞳魔姬那裏盜來的那柄赤龍劍，正在到處找你呢。」

「那白雲師太是誰？」

「是一位佛門比丘。」

「她認識我？」

「她不但認識你，而且是當世武林知道你身世最清楚之人。」

「眞的？」

「這種事我決不會騙你。」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冰谷。」

「她也奪取那藏珍？」

「不是。」丁聽搖搖頭道：「她身懷佛門上乘禪功，已臻意動克敵傷人之境，她去冰谷，只為阻止那羣雄爭奪藏珍的血腥殺刦。」

馬英超星目一凝，道：「她能阻止得了？」

丁聽道：「以她一身佛門上乘禪功，加上雲老兒和臥雲仙子輔助，應該能。」

馬英超心中忽然一動，道：「各方羣雄可是都已前往冰谷去了麼？」

丁聽點點頭道：「各方羣雄要是還沒去，現在她就不會在冰谷了。」

馬英超星目凝注，道：「各方羣雄前往冰谷，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丁聽道：「天黑以前。」

「哦！」馬英超微一沉吟，道：「這麼說，我們必須趕快前去了。」

丁聽道：「去晚了，曲終人散，不但看不到藏珍，連熱鬧也看不到了。」

馬英超沒再說話，長身站起，邁步出房。丁聽連忙掠身繞過石屋，隨在馬英超身後。

剛走沒幾步，馬英超腳下忽然一停，道：「矮子，我想趁這機會帶個人走，氣氣老鬼婆，你看怎麼樣？」

「好主意。」丁聽豆眼一瞇，道：「你想帶誰？」

馬英超道：「孔玉龍。」

丁聽嘻笑道：「你慢了一步了，那小子已經在片刻之前，被他老子救走了。」

「哦……」

丁聽接着又道：「快走吧，那老鬼婆一回來，可是個麻煩。」

馬英超劍眉微揚即垂，倏然長身電射，直朝谷外掠去。

× × ×

冰谷，只是雪峯山中一處成年冰雪積峯不溶，陽光照射不到的山陰小谷。

天色已近黎明，冰谷外站滿了那聞風趕來奪取藏珍的各方豪雄。

冰谷入口處，低眉垂目盤膝趺坐着一位灰衣老尼——白雲師太。

四週的空氣顯得很靜寂，靜寂的空氣中却瀰漫着一片殺氣，令人有窒息之感。

一邊，距離各方豪雄三十丈開外處，靜靜地站立着五個人；無影金鰲雲天縱、追魂劍客馬英超、臥雲仙子、小飛狐沙小娟、矮叟丁聽。

殺氣瀰漫中，那剛剛到來不久的九鬼鳩婆突然嘿嘿一聲陰笑，道：「老尼姑，天都亮了，妳該讓開路了。」

白雲師太望了九鬼鳩婆一眼，語音和緩地道：「妳就是九鬼鳩婆巫妙芳？」

九鬼鳩婆不由微微一怔，道：「妳知道我的姓名？」

白雲師太淡然一笑，道：「妳知道冰谷藏珍是什麼東西嗎？」

九鬼鳩婆道：「據說是一本經譜和一本劍譜。」

「可知經譜何在？劍譜何在？」

「不知道。」

「令師臨終時沒告訴妳？」

「沒有。妳認識先師？」

「嗯。妳想不想知道經、劍何名？」

「妳知道？」

「嗯。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麼妳說來聽聽看。」

白雲師太慈目一凝，道：「我問妳九陰眞經上冊中的武功，妳練成了多少？」

九鬼鳩婆道：「全部。」

「妳知道下冊的下落嗎？」

「不知道。」

「想不想知道？」

「不想。」

「為什麼？」

「因為它殘缺不全，如同廢紙。」

「這麼說，妳就是知道它的下落，也不想要它了？」

「不錯。一冊如同廢紙的經譜，要它有何用？」

「那麼老尼現在不妨告訴妳，冰谷藏珍的經譜，就是那本殘缺不全，如同廢紙的九陰眞經下冊。」

「眞的？」

「出家人戒打誑語，老尼所言絕對不假。」

「妳怎麼知道的？」

「西門異昔年在此埋經之時，恰巧老尼經過此地，曾親眼目睹。」

九鬼鳩婆神情不由一呆，道：「這冰谷經譜、劍譜，都是先師叔埋藏的？」

「嗯。」白雲師太微一點頭道：「事實上西門異當時所埋的只有那冊殘缺無用的經譜，並無劍譜。」

九鬼鳩婆搖搖頭道：「全不相信。」

白雲師太慈目一凝，道：「妳不相信老尼所言，還是不相信並無劍譜？」

九鬼鳩婆道：「全都不信。」

那與銀劍堡主父子等人站在一起的金瞳魔姬，突然接口道：「我也不相信。」

九鬼鳩婆目光一瞥金瞳魔姬，倏然厲聲喝道：「崔瑤珍，妳我無怨無仇，妳為何殺我門下向奎？」

金瞳魔姬冷冷道：「巫妙芳，這不能怪我，他若不先殺我門下弟子綠鳳，仗恃九陰黑煞掌向我挑戰，我怎會殺他？」

九鬼鳩婆厲聲道：「隨妳怎麼說，我九陰門下決不能白死，這筆血債，我老婆子定要向妳討還。」

金瞳魔姬道：「可是現在？」

九鬼鳩婆道：「當然不是現在。」

金瞳魔姬道：「那妳就約個時間地點吧。」

銀龍公子孔玉龍在旁插口道：「老鬼婆，我孔玉龍也算上一份。」

九鬼鳩婆雙目倏射寒電，道：「小子，是誰到我迷魂谷救你出來的？」

金瞳魔姬道：「是我。」

九鬼鳩婆冷冷一笑，道：「三天後的夜三更，就在我那迷魂谷作一了斷，你們敢不敢去？」

「好。」金瞳魔姬道：「我們一定準時赴約。」

九鬼鳩婆目光倏然轉向銀劍堡主，道：「孔天行，你怎麼說？」

孔天行道：「我什麼怎麼說？」

九鬼鳩婆道：「我迷魂谷之約，你去不去？」

孔天行哈哈一笑道：「老鬼婆，我兒子的事，我這做老子的豈會置身事外？」

「阿彌陀佛。」白雲師太喧了聲佛號，道：「諸位檀樾可願聽信老尼一言？」

突然，羣雄中大步走出一個身材瘦高的黑衣蒙面人，冷冷道：「有什麼話，妳就快說吧。」

白雲師太雙目凝注，道：「檀樾怎麼也來了？」

黑衣蒙面人道：「師太認得我？」

白雲師太淡然一笑，道：「無憂宮中無憂無慮的歲月多好，何必跑來淌這渾水，沾惹麻煩？」

「無憂宮」在什麼地方？這黑衣蒙面人又是武林中的那一位？……

一衆豪雄聽得全都不由驚奇得睜大着雙目，望着黑衣蒙面人。

黑衣蒙面人笑道：「沒想到，分別二十年，師太仍能一眼就認出我。」話聲微微一頓，又道：「我只是偶動遊興，出來隨便走走，路過此地，却碰上了這檔子事，一時好奇，跑來湊湊熱鬧而已。」

白雲師太淡淡道：「這熱鬧最好別湊，也湊不得，弄不好，你那無憂無慮的歲月就要從此結束了。」

黑衣蒙面人又哈哈一聲大笑，道：「師太既然這麼說，這熱鬧我不湊就是。」話落，身軀一轉，向一旁走了開去。

白雲師太慈目微張，緩緩掃視了一衆豪雄一眼，正容朗聲說道：「諸位檀樾，冰谷藏珍只是個大騙局，而且還有可能是個陷阱，奉勸諸位聽信老尼之言……」

她話未說完，羣豪中突然有人沉聲道：「老尼姑，妳別多說廢話了，不管它是騙局也好，陷阱也好，我們既然來了，好歹都得入谷看個究竟，妳快讓開路吧。」

白雲師太剛要說話，那站立在三十丈開外的無影金鰲雲天縱，突然接口說道：「師太，江湖上多的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之人，妳那菩薩心腸收不到效果的，妳還是讓開路，讓他們入谷去看看吧。」

白雲師太深深望了一衆豪雄一眼，輕嘆了口氣，默默地站起身子，讓開了路。

九鬼鳩婆的立處距離最近，白雲師太剛一讓開路，她立即騰身電射掠起，黑、白羅刹，西、北拘魂使者，那些距離稍遠的一衆豪雄，也都立即紛紛掠身電射，一窩蜂的直向谷內掠了進去。

馬英超身形一長，正要掠起，眼前人影一閃，白雲師太已攔在他面前。

馬英超雙眉一挑，神色冷漠地道：「妳攔阻我幹什麼？」

白雲師太神色溫和地道：「孩子，你難道不想知道你的身世了？」

馬英超一怔，道：「那妳快說，我父母是誰？他們現在何處？」

白雲師太慈愛地微微一笑，抬手由懷內取出一封信遞給馬英超，說道：「孩子，你先看完它再說。」

馬英超神色遲疑了一下，伸手接過信，拆開封口。突然——冰谷內傳出一聲轟然巨響，只震得山搖地動。

白雲師太臉色不禁一變，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沒想到當年西門異所設下的竟是這麼個陷阱。唉！罪孽！這眞是罪孽……」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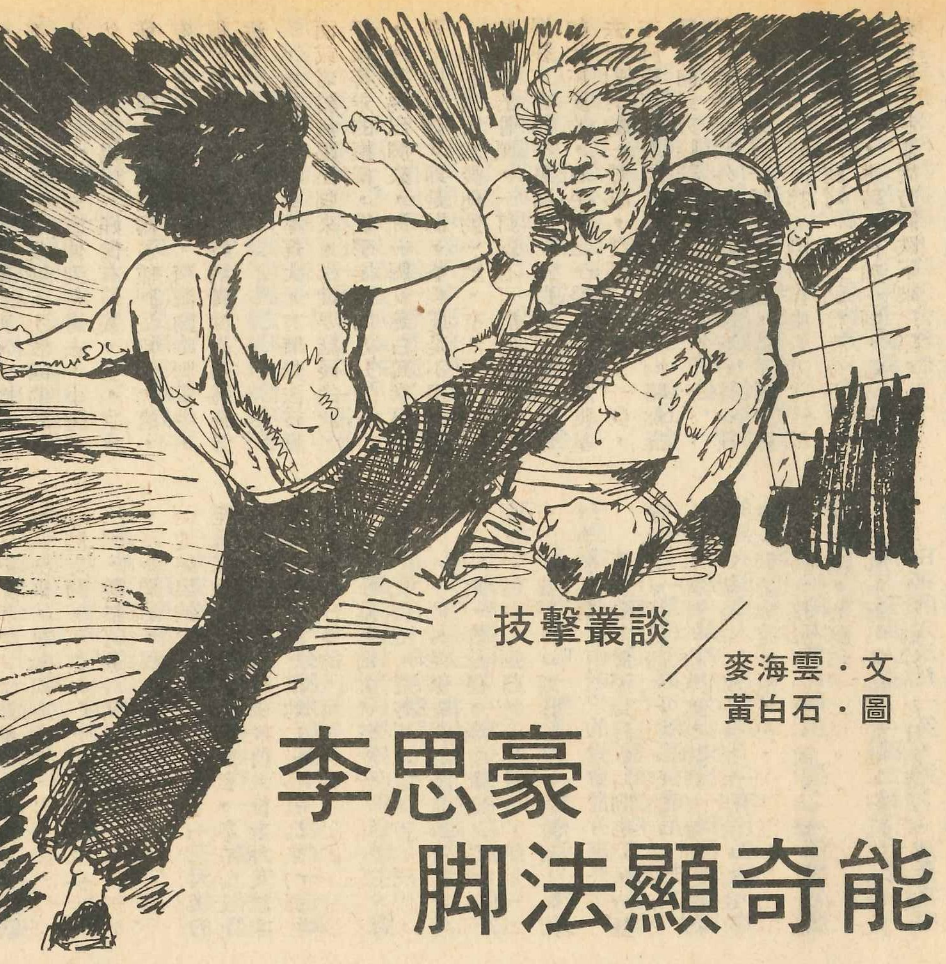
當馬英超看完信，淚眼滂沱的抬起頭來時，白雲師太已悄然無聲的走了；走得不見了踪影。

馬英超望着臥雲仙子問道：「雙玉，我娘呢？」

臥雲仙子賀雙玉道：「她老人家走了。」語聲一頓，道：「英哥，和我一起去見見我娘吧。」

馬英超沒說話，默然地點了點頭。

（全書完）



技擊叢談

李思豪脚法顯奇能

麥海雲・文　黃白石・圖

李小龍傾全力去發展中國功夫，有很大的成就，他喪命之後，另有一個人姓李，叫做李思豪，繼承他的衣砵，在唐人街掛招牌教授好像李小龍似的拳脚，但却不是截拳道，而係「脚法研究院」，有許多擅長西洋拳以及角力的專家拜訪，跟他作出友誼的比賽，總是輸給他，後來紐約電視台還聘請他連續三晚在螢光幕上面表演中國的脚法。可見他十分受人重視。

最有勁的就是他本人僅有五尺四寸高，重一百二十五磅，就算在一般的華人方面看來，這種高度和體重，不過是平凡之輩，毫無突出，他能够輕而易舉的擊倒體重一百八十磅過外的人，確係難能可貴。

他的招牌是脚法研究院，實際上等於中國的武館，不過他傾全力去研究脚法，却是眞的，他不單是把中國一向傳流下來的各種脚法加以靈活變化，而且把泰國脚，跆拳道的脚以及日本空手道的脚混合研究，故此他踢出來的脚法特別凌厲，更加美妙的就是低撑脚，他認爲中國人身材比較矮細，拳頭不够大，手臂也不够粗壯，如果跟西人搏鬥，應該用脚，故此，他開始研究拳術的時候，特別注意各種脚法，尤其是低撑脚，他更加欣賞，因爲西人比較高，跟一個高過自己四寸的彪形大漢搏鬥，除了向對方小腿和膝蓋骨出擊，實在很難取勝。

關於低撑脚，當然是作爲攻擊的目標係小腿照面骨，根本上任何一個大隻佬都無法使照面骨附近有肌肉包圍，換言之，照面骨係小腿當中最突出的一塊骨，長達一尺，練習過武功的人，向照面骨踢去，如果有連踢三年沙包的經驗，準可以一脚就把對方的照面骨踢斷。小腿全靠那一條骨支持。骨頭折斷，這個人就無法再鬥，必然倒下來，換言之，踢中一脚，就此打贏。

普通的功夫，想踢對方小腿照面骨，多數係在正面出擊，這樣子踢出來的一脚，對方很易防範，而且可以俯頭下來，用拳劈落，到時未必打贏，反而有些可慮，假如對方那一拳劈中你踢出去的一脚，那就令到你的小腿照面骨折斷，並非他的骨頭折斷，弄巧反拙，因此之故，李思豪認爲想踢對方小腿，不宜於在正面出擊，最好把身子向橫斜走一步，幾乎跟對方係平排的樣子，所差異者，就係方向不同，你的臉孔跟他的臉孔剛剛在相反的方向，那時，你所踢出來的一脚，仍然可以向橫掃去，踢中他的小腿照面骨，踢中就贏。

雖然一般拳師喜歡用脚踭出擊，日本空手道的脚法喜歡用脚板底的硬骨撑去，可是，李思豪始終認爲最快速的一脚就是用脚尖踢向對方，那種脚法不但快，而且比較踢得長，當然勝過用脚踭去撑。問題在這裏，假定對方小腿的照面骨特別堅硬，你踢出去的一脚雖然踢中他，他的照面骨折斷時，你的脚趾起碼有兩隻折斷，因此之故，他認爲從事脚法研究的人，應該注意到搏鬥之際，所穿的鞋，最好就是用特別粗的皮鞋，在鞋頭之前還有一塊硬皮伸出來，叫做皮邊，皮邊也是比較粗的，照例穿大皮鞋的人，多數是方頭，如果小圓頭，那就比較文雅，不會用很粗的皮去製造，而且皮邊也不會太粗，李思豪認爲他的門人應該穿小圓頭的皮鞋，但却係粗皮製造，鞋頭伸出來的皮邊，也特別粗，好像兩級，憑着硬皮出擊，那就可以保護自己的脚趾不會折斷，而且有機會令對方受傷。

當然他教授門人所踢的脚，不單是專踢小腿照面骨，有時會踢高一點，那就是膝蓋的菠蘿骨，菠蘿骨比較照面骨闊大，而且硬朗，不過，它始終係骨頭，由於骨頭的質素脆弱，不是肌肉，一踢就爆，並非骨頭够硬，够闊，够厚，就不會爆裂，因此之故，如果踢出去的一脚，比較預想的目標更高，並非踢中對方小腿照面骨，而是踢中對方膝頭的菠蘿蓋，仍係一招打贏。

李思豪特別重視彈腿，彈腿又名箭腿，表示射箭的形狀，即是說，踢出去的一脚只係收回一半，就踢第二脚，大腿一直都是伸出去的，沒有收回，所收回的只是小腿，由於大腿一直伸到外邊去，小腿忽然收縮忽然踢出，好像有彈簧一樣，故此稱做彈腿，再又因爲這種脚法特別快速，有如射箭，又名箭腿。南派的拳脚當中，稱做五祖拳的一派就特別喜歡使用這種脚法。

由於西人的身型高大，有時無法在正面或者斜角踢出脚來，那就要施展詭計，好像奔走的模樣，幾乎走到靠近對方背後，然後踢出脚來，那一脚就是白鶴拳裏面著名的釘脚，即是說，整條腿是不用力的，踢中對方然後使勁一壓，有如用釘子釘住對方的骨頭，一釘就有可能使對方骨頭爆裂，白鶴拳裏面的一招白鶴亮翅，就是如此施展的，右手向上一揚，好像用軟掌去打對方的一雙眼，雙脚向前走了一步，左脚在前，右脚在後，然後把右脚略爲提起，向對方膝蓋骨施展釘腿，釘了一下，就此獲勝，此外，釘腿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變化，如果這一脚踢得太遠，過了對方膝頭，仍可向後一撑，剛巧撑中對方前鋒馬膝蓋骨後面的腿彎，對方就會支持不住，整體倒下來，那時，補加一脚，這一脚也是釘腿，趁着對方將跌下來之際，向他的胸部使勁一釘，那就有可能令他身受重傷，原因是靠近胸部有許多個穴道，不堪一擊。

李思豪的脚法研究院除了使用各種高脚，低脚，釘脚，以及專打小腿照面骨的低撑脚之外，還有其他的脚法係倒地之後然後踢出的，他認爲跟身型高大的對手作戰，絕對不能正面出擊，如果向橫踢出各種脚法來，也給對方閃過，最好就是立刻拔脚走開，不必再鬥，萬一那一場係生死決鬥，避無可避，就算對方是仇人或刦匪，步步進迫，根本不能逃避，那就要施展倒地踢出的幾種脚法了，根本上被打倒以至碌在地上，抑或自己跌倒，躺在地上，截然不同，前者只係捱打，後者却可以乘機反攻，故此，倒地之後再踢出來的脚往往是特別凌厲的，可以連踢六七脚，分別向對方小腿照面骨，膝蓋骨，腿彎這幾處出擊，更低的一處還可以撑對方的脚眼，總之，一個人能够站得穩，全靠雙脚支持，其中有一脚受傷，發生劇痛，必然站不穩，那時就會捱打，李思豪認爲倒地踢出來的幾種脚法，亦係一個擊倒對方的戰術，應該苦練。

李思豪當然不是只係用脚出擊，一雙手也可以出擊的，不過，他的攻勢跟普通拳師所採用的招式大不相同，他想盡辦法避免跟對方直接交手，拳來不避，而且不會向對方先行採取攻勢，先要讓對方出擊，在第一招發出而沒有變招出擊之際，隨即搶攻，那就佔了上風。

他最有名氣的就是北派拳說的「腦後生風」，實則伸手抓住對方的頭髮向下一沉，任何一個人的頭髮被抓，頭顱向背後一沉之際，登時失去知覺，陷入迷惘境地，那時無法反抗，同時因爲頭顱向背後沉下來，頸子突出，喉核也就更加突出，一個掌刀斬下去，便會使對方受重傷，甚至會喪命，此外，還可以用釘脚去踢對方腰脊骨，脊椎骨雖然藏在肌肉之內，却是很脆弱的，吃了一脚，別說它折斷了，就算踢歪了一點，這個人就渾身是病，無法醫治，如果踢中脊椎骨最後的一節，稱做尾龍骨，又名「尾閭骨」，那是神經系統轉彎的一個大穴，踢中了就直接危及心臟，隨即倒地昏迷。

另外一種打法就是向對方的肋骨打去，本來用拳頭或手掌去打肋骨，並不容易使人受傷，李思豪認爲用中國南派拳術的鳳眼搥去打肋骨，必有收穫，原因是鳳眼搥係僅有右手食指第一節骨頭屈曲，伸了出來，其他揑緊，有如握拳，由於骨節突出，剛剛打中對方兩條肋骨中間的薄膜部份，便會使該處充血，直接影响到肺和心臟，如果在右邊出擊，還有可能使到肝臟受傷，因此之故，鳳眼搥向肋骨出擊，係南方獨有的招式，配合各種脚法，更加精采。

根本上在美國各地居住的僑胞，有些人係受過西人凌辱的，或者給黑鬼打到仆，他們渴望得到一種比較獨特的拳脚，容易練習，用以自衞，於是投入李氏健身院學習脚法的人愈來愈衆。

現時，他已經有三間分館，分別設在紐約唐人街，舊金山以及洛杉磯三處，由李氏的大徒弟教授，至於他本人，只係在特殊情形之下，然後出來演式，作爲示範表演。

他現時已經係四十六歲，由於年齡漸長，他不願意經常作戰，更不想用毒招出擊，打傷別人，故此他只係在幕後策劃，發展館務。

至於他的抱負，他希望大部份僑胞懂得如何在身型矮細的劣勢之下，仍有絕大的把握擊倒彪形大漢，他說的彪形大漢，並非僅指美國人，包括各種膚色的市民在內，其實，僑胞跟黑人碰頭打鬥的機會很多，比較跟西人相鬥的機會更多，故此，他要研究如何對抗那些特別快又硬的拳術，他認爲最有把握打贏的，始終係脚法，由於一雙脚穿了他特別設計的圓頭硬鞋，等於配備一種武器，用它踢出，當然比較拳頭的威力更大，再又因爲一隻手僅有十幾磅重，一條腿重達三四十磅，故此，由脚踢出去的威力必然更大，再者一隻手打出去，給對方抓住，向手踭下撲上去，很易折斷，如果用脚踢出，根本上沒有人能够把一隻脚折斷的，故此，他認爲用脚出擊，係身型矮細之人搏鬥最佳的一種功夫，爲了研究脚法，他把南北派中國功夫的著名獨特招式，以及泰國膝撞，又或日本空手道的手刀脚刀放在新型拳脚裏面，故此，他的招式特別多，收效神速，學了兩年，便可出擊。

最後，特別談述這一點，李思豪只係把許多種散招併合，讓門人分別學習，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拳脚，因此之故，他只是掛起脚法研究院的招牌，沒有指出那是甚麼門派。

（完）

斬情女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劍門殺手摩里沙，此人來自天竺，其本身武功固屬厲害，更有三條巨蟒相助，其勢實不可當。斬情女盱衡敵我實力，若與摩里沙硬拼，即使能打敗對方，己方亦也付出極大犧牲。她爲避免太多傷亡，於是便向摩里沙施展媚功，摩里沙色迷心竅，竟爲斬情女所惑。終於在神魂顚倒時，猝不及防，死於斬情女刀下，但斬情女亦遭對方臨死反擊重傷。萬壽山即取傷藥予以治療，並令林成方扶她入鏢局內休息。鏢局外，衆人在包天成、萬壽山指揮下，亦已將三條巨蟒殺死。突然丁把總率領一隊兵丁而至，查訊是否殺人……

若非啞羊僧　何故作金人

丁把總道：「你知道，官身不自主，有人報了案，我是奉命而來，因此不得不過問這件事。」

王榮道：「把總的意思是……。」

丁把總道：「這件事，有人報到了衙門裏，我是不得不來問一聲，所以，你王鏢頭如若有空，就跟我到衙門裏去走一趟。」

王榮道：「這個……只怕是不太好吧？」

丁把總道：「爲什麼？」

王榮道：「幹咱們保鏢這一行，接近江湖人物太多，目下又是緊鑼密鼓的時間，萬一雙方面動上了手，是不是會牽連你老身上呢？」

丁把總道：「這個怎麼會呢？」

王榮道：「這個……難說啊！把總如是不相信，在下就跟你到衙門去一趟吧。」

丁把總伸手指一指包天成、萬壽山等，道：「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鏢師麼？」

王榮道：「有鏢師，也有朋友，反正都是給我來帮忙的。」

丁把總道：「這麼說來，他們也該跟我走一趟了。」

王榮道：「到那裏？」

丁把總道：「自然是到衙門裏去一趟。」

王榮笑一笑，道：「咱們和强盜拚命搏殺的時候，不見你們有人來，如今咱們把强盜打退了，諸位剛好趕到。」

丁把總道：「保境安民，捉拿强盜，本來是咱們官兵的事，你們雙方互殺，那就算私自毆鬥。」

王榮道：「這麼說來，你們可以保護咱們了。」

丁把總道：「這叫什麼話，咱們拿的是國家俸銀，負的是保境安民的責任，當然要保護你們了。」

包天成冷冷說道：「把總大人，這話可是當眞麼？」

丁把總道：「自然是當眞，你是什麼人？敢對我如此說話？」

包天成道：「區區在下麼，是四海鏢局的總鏢頭。」

丁把總道：「那很好，你來的正好，也跟我到衙門裏走一趟吧。」

包天成正要發作，王榮急急接道：「總鏢頭，這件事交給屬下辦吧。」

轉臉望着丁把總，道：「把總大人……」

王榮放低了聲音，接道：「你看，這檔子事，要多少銀子才能擺平？」

丁把總道：「這件事就很難辦了，你可知道知府大人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王榮道：「哦！」

丁把總道：「這是他親自批下來的一道令諭，要我帶諸位到知府衙門回話，他說：在府城之中，公然持械搏殺，成何體統，必需要嚴予懲處。」

王榮道：「那是說，把總你也帮不上這個忙了？」

丁把總道：「不錯，這一點，在下確然是帮不上忙了。」

王榮道：「那是說，一定要把人帶回衙門了？」

丁把總道：「不錯，這一次不是化一點銀子就可以消災的了。」

王榮道：「這麼說來，把總大人一定要把人帶入衙門了？」

丁把總道：「對，所以，那就麻煩你跟我去走一趟。」

王榮道：「好，在下跟大人走一趟。」

丁把總道：「怎麼，你一個人麼？」

王榮道：「是啊，四海鏢局子徐州分局，我王某人是頭兒，我一個人去還不行麼？」

丁把總道：「不行，打架鬥毆，殺人移屍，也不是你王鏢頭一個人能够做出來的。」

王榮道：「閣下的意思是……」

丁把總道：「我的意思很簡單，一干人犯，都要帶走。」

王榮道：「咱們鏢局子裏人手不少，不知道你丁大人想帶多少人走。」

丁把總笑道：「越多越好，最好貴局中的人一個也別留下。」

王榮笑一笑，道：「丁大人，咱們保鏢的這一行，可是官府准許開業的行業，雖是守法良民，但是行走江湖，所以……」

丁把總呆了一呆，接道：「所以什麼？」

王榮道：「咱們很可能遇上了江湖中人的偷襲。」

丁把總道：「偷襲？」

王榮道：「對，偷襲。咱們如若要隨大人同赴衙門打官司，萬一在路上遇上了有人偷襲，諸位可要保護咱們的安全啊！」

丁把總一挺胸，道：「笑話，我堂堂國家的官員，我不信誰敢對我動手。」

王榮道：「這個……大人儘管不信，不過，還是要準備一下。」

丁把總道：「哦！」

王榮道：「閣下對付咱們鏢行中人，那不過是舉手之勞，但是，要想對付江湖盜匪，那就有得麻煩了。」

丁把總道：「這個……」

王榮道：「所以大人還是先攷慮一下。」

丁把總道：「攷慮什麼？」

王榮道：「你可以帶咱們去衙門，但咱們決不能讓閣下把兵刃取去。」

丁把總道：「這怎麼行？我帶你們去衙門，決不能讓你們帶着兵刃。」

王榮道：「這個……丁大人，這就有些爲難了。」

丁把總道：「王鏢頭，這件事我無法做主，坦白點說，我當不了家。」

王榮道：「這麼吧！你把我這個罪魁禍首，帶到衙門中去，看看知府大人要如何處置，然後咱們再作打算。」

丁把總笑了一笑，道：「這個麼……只怕不行……」

王榮道：「不行？大人的意思是……」

丁把總接道：「我要把你們一干人犯全數帶走。」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這一個，我看不行。」

丁把總回頭看去，不知何時，身後早已站了一個全身黑衣的人。

那人身佩長劍，雙手上也戴着黑色的手套，臉上也遮着一片黑紗。

右手五指，握在劍把之上。

丁把總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冷冷說道：「我要你留下他們。」

丁把總忽然哈哈一笑，道：「閣下這是在唬我麼？」

黑衣人道：「唬你？」

丁把總道：「是啊，你究竟是什麼人？」

黑衣人：「我是要命的人，我要殺四海鏢局中人。」

丁把總呆了一呆，怒道：「胡說！有本官在此，豈容你們殺人？」

黑衣人道「你要阻止我？」

丁把總道：「這是有王法的地方，你們竟敢明目張胆的殺官不成？」

黑衣人道：「閣下如是一定要攔阻我，我就殺給你看。」

突然拔劍揮出。

但聞兩聲慘叫，四個跟隨丁把總的親兵，倒下去了兩個。

丁把總駭然而退，一面大聲叫道：「過來，把這人給我拿下。」

遠處，還站着十幾個人，手中也執着長槍、大刀，但這些人就是不敢過去。

丁把總怒聲喝道：「你們聽到沒有？」

十幾個兵丁，同聲應道：「是，把總爺，咱們這就過去。」

丁把總道：「快，快！」

口中儘着別人要快，自己却不由自主的又向後退了三步。

這時，他已退到了包天成等人之後，才停下脚步。

兩個沒有受傷的親兵，也跟着他向後退了七八步。

那黑衣人却一直向前逼過來。

王榮閃向一側。

包天成也向一側退去。

十幾個兵丁，揮舞着手中的大刀、長槍，一面大聲叫道：「大胆强徒，還不放下兵刃受死，難道你不怕王法麼？」

聲音喊的震天般响，可就是沒有人過來。

丁把總回頭望去，四海鏢局的鏢師，都向兩側退開。

好像他們已經準備放手，完全不管這件事了。

再退下去，很可能退入鏢局子中，但鏢局中並不安全，因爲四海鏢局中的人，大都站在當場。

黑衣人帶着一股濃重的殺氣，冷厲的笑道：「你們這些官兵，唬唬善良百姓有餘，要你們捨命動手，只怕他們還沒有這個勇氣。」

丁把總抬頭看去，只見那些親兵手中的槍刀，舞的呼呼風響，但却站原處未動。

這一次，心中眞氣了，喝道：「王榮，你們怎麼不出手攔住他。」

王榮道：「把總大人在此，小的怎敢輕舉妄動，藐視法紀？」

丁把總道：「這一次不同，你看到沒有，這小子，楞頭青一般的，什麼都不怕，我担心他眞會殺人。」

王榮道：「哦！」

丁把總道「你們總不能見死不救啊！」

王榮道：「把總大人是來保護我們的，難

道還要我們和人動手？」

丁把總道：「平常時日，是我保護你們，但現在情形不同，一定要諸位保護我了。」

王榮道：「大人，你可知道我們做什麼生意？」

丁把總道：「保鏢的。」

王榮道：「咱們是保鏢的。」

丁把總道：「這個，我知道。」

王榮道：「你知道就好，保鏢的第一件事，是要錢。」

丁把總道：「要錢，要多少錢？」

王榮道：「丁大人，這要你自己算了，你這條命值多少錢？」

丁把總道：「我……」

王榮道：「這錢嘛，還不算太重要，保護大人嘛，咱們也可以賣一份交情，不過，咱們要保護大人，難免就要動手，這刀槍無眼，一動上了手，可能就要殺人，豈不是又要打起官司了？」

丁把總道：「你們保護我們，殺了人，由在下替你們担保。」

王榮道：「大人，咱們在官兵衆目睽睽之下，持械鬥毆，那豈不是太大胆了？」

丁總把道：「這沒有法子，匪徒猖狂，你不殺他們，他們要殺你啊！」

王榮道：「大人的意思，是說殺得了？」

丁把總道：「對！殺得的。」

王榮道：「可是，咱們前案未結，大人奉命拿人……」

丁把總道：「宵小猖狂，胆大妄爲，這是在下親眼所見，府台大人面前有在下担待。」

兩人在談話之時，子母刀吳恆和石一峯，已然擋住那黑衣人。

王榮道：「大人，這話是你親口說的。」

丁把總道：「在下說的話，自然是要負責任。」

王榮道：「那很好，大人既然要担保，在下自然是信得過，你們出手吧。」

吳恆、石一峯大喝一聲，一掌、一刀，攻了過去。

那黑衣人避開了吳恆的子母刀，却避不過石一峯的掌力，被一掌打得向後倒退五尺。

只見他身子一歪，突然飛身而起，向後奔去，轉眼間消失在夜色中。

王榮道：「這小子只是三四流的脚色，想不到也敢現身來對付大人……。」

丁把總冷冷說道：「你們爲什麼不抓住他呢？」

王榮道：「只怕他不肯就範，咱們要強行出手，會造成很悲慘的結局。」

丁把總道：「這些強暴之徒殺之何惜？」

王榮道：「大人可以講這句話，但在下不能講。」

丁把總道：「哦！」

王榮道：「咱們保鏢的，也是一行生意，講究的買賣賺錢，不願輕易和人結怨，更不願隨手殺人……。」

丁把總道：「但你們已殺了不少的人。」

王榮道：「那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們不殺他，他就要殺我們。」

丁把總又神氣起來，冷哼了一聲，道：「你們可以把他抓住的，但却放他逃走了。」

王榮笑一笑，道：「把總大人帶了不少兵丁，怎麼不抓人呢？」

丁把總道：「這，這個……。」

王榮道：「大人，你知道困獸之鬥這句話吧！如若咱們眞的要生擒他，必將激起他拚命之擧，老實說，咱們幹保鏢這一行的，死傷一兩個人算不得什麼？如果他傷了幾個官兵，大人如何向府台交代呢？」

丁把總道：「咱們吃的公糧，拿的皇俸，理應爲皇上效命，死傷之事，算得什麼？」

王榮道：「大人說的是……。」放低了聲音，接道：「那人離大人最近，萬一他情急拚命，首當其衝的，只怕是大人你呀！」

丁把總呆了一呆，道：「這個……。」

王榮接道：「再說，他們來的決不止這一人，只怕還有援手……。」

丁把總重重咳了一聲，打斷了王榮之言，道：「你們都過來。」

十幾個兵丁，應聲奔了過來。

丁把總高聲說道：「我沒有看到四海鏢局的鏢師殺人，你們看到沒有？」

衆兵丁齊聲應道：「大人沒有看到，咱們也沒有看到。」

丁把總又道：「咱們遇上了强盜，被殺了兩個人，是四海鏢局中的人救了咱們，對是不對？」

衆兵丁道：「對！」

丁把總道：「好啦！現在，咱們可以回去覆命了。」

就這麼簡單容易，丁把總帶着官兵走了，抬走了兩具屍體。

王榮望着丁把總人手去遠，包天成笑一笑，道：「這法子還眞靈。」

王榮道：「官兵不怕保鏢，但他們却有些害怕强盜。」

萬壽山道：「黑劍門連遭頓挫，只怕不肯干休，咱們也該回去休息一下了，準備應付黑劍門下一次的攻襲。」

四海鏢局中人，全都退回了鏢局，掩上了大門。

大街上，又恢復了靜寂，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

這時，不遠處一座瓦舍緊閉的大門，却悄然大開，一條人影，閃身而出。

行過了四海鏢局子大門前面，向裏面望了一眼，突然轉身而去。

另一條人影，輕巧如燕一般，忽然由鏢局中翻了出來。

緊追在那人身後而去。

是三尺金童丁盛。

可怕的黑劍門，不論在任何地方，都設有埋伏。

但林成方等也不簡單，處處都有戒備。

再說包天成等回到了鏢局大廳，田昆已改回原裝，笑道：「這法子還眞的靈驗，竟然使他們知難而退。」

萬壽山搖搖頭，道：「想不到官府中的捕快，竟然是如此的無能。」

王榮道：「萬爺，這也難怪，須知他們拿幾兩銀子，只可養家活口，功力深厚，成就極高的人，誰也不願幹這種事情，所以，眞正的江洋大盜，他們是完全無法對付，只能抓一抓一般的毛賊罷了。」

包天成笑一笑道：「萬兄，如果他們眞的能幹，使得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咱們保鏢這一行，那裏還有什麼生意？」

王榮道：「新來的徐州知府，是一個很精明的好官，如果他眞要查問，决不會就此罷手，這一點，倒要留心。」

包天成道：「我還是有些想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去緝盜捕匪，捉拿黑劍門中人，却專以對付咱們開鏢局的。」

王榮道：「他們找不到頭緒。」

這時，一個鏢師匆匆奔入大廳，道：「總鏢頭，那位丁少爺已經追出去了。」

包天成道：「多少時間了？」

那鏢師一躬身，道：「剛走不久。」

包天成霍然站起身子，說道：「咱們追下去。」

萬壽山道：「慢着，包兄請坐鎭鏢局，小弟追下去就是了。」

包天成道：「萬兄地勢不熟……。」

子母刀吳恆站起身子，道：「我陪萬爺走一趟。」

包天成道：「好！那就有勞兄弟了。」

王榮接道：「我也去，多一個人，不但多一份力量，一旦遇上强敵，也好有一個通風報信的人。」

包天成道：「王兄，記着，一旦發覺了什麼，不可輕擧妄動，先回來報個信再說。」

王榮道：「屬下記得了。」

包天成道：「萬兄，黑劍門中人，太過狡猾，還望小心一二。」

萬壽山道：「多謝老兄。」

王榮道：「咱們走吧。」當先站起，向外行去。

三人行出鏢局，問明了丁盛追敵而去的方位，快步而去。

行到轉角之處，已看到丁盛留下的記號。

三個人，一路追了下去。

大出三人意外的是，那人並未行入郊區，却轉向徐州一條很高尙的住宅區中，那地方緊臨知府的衙門。

這時，天尙未明，在一座高大的宅院門前，見到了丁盛留下的暗記。

奇怪的是，却不見了丁盛。

萬壽山皺皺眉頭，打量了那高大的宅院一眼，低聲道：「王兄，這是甚麼人的府第？」

王榮苦笑一下，道：「萬爺，如若兄弟沒有記錯，這地方好像是徐州知府的公館。」

萬壽山呆了一呆，道：「知府宅第，這怎麼可能呢？」

王榮道：「我也覺得不可能！」

吳恆道：「黑劍門中人，手眼通天，說不定和府官中人，也有勾結。」

王榮道：「不太可能，這位王知府，是進士出身，官聲很好，在下也曾見過一面，是一個道地的讀書人，怎麼會和黑劍門中勾結一起呢。」

吳恆道：「那這追蹤暗記……」

王榮接道：「這一點，就是想不通的地方了？」

萬壽山心頭震動了一下，低聲道：「難道丁盛已遭毒手？」

王榮道：「如是丁盛遇害，對方也應該發現了這些暗記才是。」

萬壽山道：「如若丁盛無恙，何以不肯現身相見。」

吳恆伏下身子，仔細查看了地上的暗記，道：「這暗記分明指向這大宅院中，就算丁盛遭襲，也必是在他進入了宅院之後。」

王榮沉吟了一陣，低聲道：「這樣吧！咱們進去瞧瞧，不知萬爺意下如何？」

萬壽山道：「好吧！王兄常年居住徐州，識你之人也不少，我和吳兄進去較好，王兄就請在門外把風。」

吳恆點點頭，一吸氣，當先躍上了屋面，飛身而下。

萬壽山緊隨而入。

大門內是一個很廣大的庭院，緊傍大門後面，有一間小屋，似是守門人的住處。

這時，那小屋之內，忽然亮起了一道火光。似是萬壽山和吳恆躍入庭院中的時候，發出了什麼聲音，驚動了門房。

小屋門呀然而開，一個睡眼惺忪的老人，左手執着一盞燈籠，右手還在扣着上衣的鈕扣，緩緩行了出來，高擧着手中的燈籠，四下照着。

萬壽山和吳恒，不得不隱起來，躲在一處屋角之下。

那老人四面瞧了一陣，不見人影，自言自語的說道：「難道兩隻耗子不成，還是我老人家眞的是太老了，聽錯了不成。」

一面說話，一面退回室中，掩上木門，熄去了燈火。

吳恆心頭震動了一下，低聲道：「萬爺，你聽到他的話麼？」

萬壽山道：「聽到了。」

吳恒道：「萬爺聽出了什麼可疑之處？」

萬壽山搖搖頭，道：「聽不出來。」

他常年住在聽濤院中，江湖上的見識，實在不多。

吳恆道：「在下相信，咱們落入這庭院中，極爲小心，决不會傳出聲息，萬爺輕功高絕，更是聲息全無，那老頭子怎麼聽得出來？」

萬壽山點點頭，道：「嗯！」

吳恆道：「除非他有一身武功，超異常人的靈敏聽覺。」

萬壽山又點點頭。

吳恆道：「聽他剛才的口氣，分明已發覺了有人進來，那也可能早就發覺了我們的藏身之處！」

萬壽山沉吟道：「那他爲什麼不揭穿我們呢？」

吳恆道：「可怕處也就在此了，發覺了我們而不點破……」

萬壽山接道：「那他是別有用心的了？」

吳恆道：「對！他高擧燈籠四下照看，可能就在傳遞什麼消息。」

萬壽山怔了一怔，道：「有道理。」

吳恆道：「這地方不是個簡單的地方。」

萬壽山苦笑一下，低聲道：「這地方如若也是黑劍門的地方，那黑劍門實在是也太可怕了。」

吳恆道：「對，這一個組合，實在很奇怪，他們很富有，住的都是深宅大院，而且，有根有本，就算是你心中懷疑，也是一樣查不出個所以然來。」

萬壽山點點頭，道：「這個組合，不知是甚麼人物所領導，建立起如此深厚的基礎。」

吳恆道：「萬爺，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萬壽山道：「這方面，在下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才好。」

吳恆道：「這樣吧！咱們到裏面去瞧它一遍……」

萬壽山接道：「這不太好吧！萬一是善良百姓之家，咱們闖入私人內宅，這不是……」

吳恆接道：「咱們走一遍，如是沒有人喝問阻攔咱們，咱們就離開此地，如是有人發現喝止，那就證明這是黑劍門的暗舵。」

萬壽山道：「這個……好吧！咱們走一遍看看……」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最重要的是，咱們要找到丁盛。」

吳恆突然長身而起，飛躍上屋面。

萬壽山只好緊隨身後。

兩個人很快在這座大宅院中走了一遍。

由前宅到後宅，穿過了三重廳院。

不但沒有發現了任何可疑之處，而且，連一聲狗叫也未聽到。

萬壽山究竟是正人君子，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實在不便窺探。

吳恆兩度跳入庭院之中，又躍上屋面，仍然不見動靜。

萬壽山道：「吳兄，你看，他們會不會借這個宅院，故意引走了丁盛。」

吳恆道：「也有可能，不過，這間宅院中

，仍有很多的可疑。」

萬壽山道：「吳兄，這些事，在下實在沒有處理的經驗，你看應該如何了？」

吳恆道：「兄弟倒有一策，但不知萬爺是否同意？」

萬壽山道：「吳兄請說。」

吳恆道：「我覺看那門房很可疑，乾脆點，咱們叫他起來，追問他。」

萬壽山道：「這個……」

吳恆接道：「這個……自然不能讓萬爺出面，由王榮出面就行了。」

萬壽山雖然覺得事情有些過份，但那門房太可疑，也就未加阻止。

吳恒招王榮入內，說明內情。

王榮苦笑一下，行近門房口處，道：「老兄，請出來吧。」

小室中又亮起了燈火，木門呀然而開，一個半百老者，舉着燈籠，緩緩行出了門外，舉起燈籠，在王榮臉上照了一照，道：「你們是强盜？」

他的聲音不太高，也很平靜，對這些突如其來的事，一點也不驚異。

王榮淡淡一笑，道：「老兄，不要再裝作了。」

那老者穿着一身灰衣，神情出奇的鎮靜，完全沒有他人見到强盜時那種驚恐。

王榮道：「老兄，你好像一點也不怕强盜嘛。」

灰衣老者道：「不怕。」

王榮道：「哦！為什麼？」

灰衣老者道：「我們這裏，來過很多次的强盜。」

王榮道：「哦！」

灰衣老者道：「但他們從來沒有傷過一個人，也沒有拿走過一草一木。」

王榮道：「看來，强盜對你們不錯。」

灰衣老者道：「我想，他們不是對我不錯，而是怕我們的主人？」

王榮道：「你們主人是什麼人？連强盜都怕他。」

灰衣老者道：「這就不清楚，老夫只管看門的事，別的事一概不問……」

灰衣老者抬頭望望天色，道：「天快要亮了，你們還不離開，等一會天一亮，就不好走了。」

王榮冷冷說道：「老兄，你裝得很好。」

灰衣老者道：「我裝什麼了？」

王榮道：「閣下的裝作，實在並不太好，我這個旁觀的人，看得有些膩了，你這個裝作的人，難道一點也不膩麼？」

灰衣人道：「你閣下既然看不慣老夫這副模樣，不看就是。」

退一步，竟然舉手掩門。

王榮右手一探，抓住了灰衣老人的左腕，道：「老兄，你的戲癮很大呀！唱做起來，就沒有個完。」

灰衣老人道：「小心一些，別碰壞我手中的燈籠。」

王榮冷冷說道：「朋友，難道一定要鬧到血淋淋的，你才肯不做作麼？」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好，你先放開我，我放下燈籠，咱們再談。」

王榮五指加力一壓，另一隻手接過燈籠，道：「交給我吧！」

別說普通人了，就是身具武功之人，王榮這用力一捏，也會痛得他毗牙裂齒。

但灰衣老者竟然無動於中。

王榮心中震動了一下，道：「原來閣下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灰衣老者笑道：「你既然已經感覺到沒有拿住了我的脈穴，還不肯放開手麼？」

王榮放開五指，淡淡說道：「閣下能夠移動穴位……。」

灰衣老者笑道：「這是你抬舉我了，我還未到那種成就。」

王榮道：「哦！」

萬壽山接道：「他練的鐵布衫，已有了九成以上的火候，他早已運氣護住了穴脈，所以，你拿不住。」

灰衣老者道：「高明，閣下是什麼人？」

萬壽山道：「在下姓萬。」

灰衣老者道：「寶通鏢局子有一個姓萬的總鏢頭，武功極高，想來就是閣下了？」

萬壽山道：「不錯，正是我區區在下。」

灰衣老者道：「諸位今夜來此地，用心何在？」

萬壽山道：「咱們找人？」

灰衣老人道：「找什麼人？」

萬壽山道：「一個孩子。」

灰衣老者過：「深更半夜的，一個孩子，大概不會跑出來吧？」

萬壽山道：「那自然不是一個很普通的孩子。」

灰衣老者一笑道：「他有沒有名字？」

萬壽山道：「有。」

灰衣老者道：「可不可以告訴老夫？」

萬壽山道：「他叫三尺金童丁盛。」

灰衣老者歎一口氣，道：「我看諸位可以先回去了。」

萬壽山道：「為什麼？」

灰衣老者道：「如若他還活着，今日午時之前，你們就可以得到消息了。」

萬壽山道：「閣下知道得如此清楚，想必也是參與其事的人了。」

灰衣老者道：「別忘了我只是一個門房，而且，我已經告訴你們的太多了。」

萬壽山道：「咱們既然找到了此地，决不會輕易放手。」

灰衣老者道：「你是準備動强了？」

萬壽山道：「這就很難說了，如若老兄肯合作，據實的回答咱們幾句話，彼此之間，也可以免去一場搏殺了。」

灰衣老者冷冷說道：「老夫還想睡一會，你們滾吧！」

王榮冷笑一聲，道：「你這老小子可是吃了冲藥，講話怎麼如此的難入人耳。」

灰衣老者道：「難以入耳，老夫這把年紀了，聲音是不嬌不脆，自然是不如大姑娘的好聽。」

王榮道：「你這老小子，可是自恃有一身橫練的功夫，有些狂傲了，是麼？」

灰衣老者笑道：「如若講動武，你們未必能奈何我老人家，如是說到公事，你們一個個，都已經犯了法。」

王榮道：「夜入私宅……。」

閣衣老者接道：「你們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王榮道：「不論什麼地方，總不會是閻羅殿吧？」

灰衣老者道：「不是閻羅殿，但這是知府公館。」

王榮道：「知府公館？」

灰衣老者道：「對，知府公館，你們夜犯知府公館，該當你罪？」

王榮道：「知府大人請了你這麼一個高手護院，應該是高枕無憂了。」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老夫是怎麼回事，你們去問問知府大人就是。」

吳恆道：「就算你是知府大人的管家，也不能隨便的殺人、囚人吧？」

灰衣老者道：「你胡說些什麼？」

吳恆道：「咱們也不和你老人家轉彎抹角了，我們是追一個人而來，那人進入了這座宅院失了踪……。」

灰衣老者接道：「他們可以繞上個彎子，再出去。」

吳恆道：「咆們有人追踪他來，那人也在這裏失了踪。」

灰衣老者道：「哦！」

吳恆道：「追丟了敵人事小，我們自己的人如是遇害，咱們就不能不管了。」

灰衣老者道：「哦！」

吳恆道：「老兄不用哦了！咱們要的是一個確實的答覆。」

灰衣老者道：「什麼答覆？」

吳恆道：「咱們的人現在何處？」

灰衣老者道：「老夫確實聽到過有兩個人，一先一後的進了這座宅院，似是停了一下，然後追進來。」

萬壽山道：「以後呢？」

灰衣老者道：「以後，他們就雙雙離去了，不知去向。」

萬壽山道：「有這等事？」

灰衣老者道：「對！就是這樣。」

王榮冷冷說道：「咱們是純善良民，繳糧納稅，恪遵國法，咱們開鏢局，也是憑着一腔熱血，保護善良的百姓，但如官盜勾結……」

灰衣老者厲聲喝道：「知府大人是進士出身，家世清白，為官正直，你怎麼可以含血噴人？」

王榮道：「閣下大概不是進士出身吧？」

灰衣老者冷冷說道：「所以，他能作四品官階，我只配作一個看門的老翁。」

王榮道：「咱們見過很多會裝作的人，咱們也知道黑劍門這個組合，是千百年來，第一個兇險的組合，但咱們還沒有想到，他們的勢力，竟然伸入官府之中。」

灰衣老者搖搖頭，道：「看來你們似是要坐實老夫是黑劍門中的人了？」

王榮道：「至少，閣下表現的叫咱們有些懷疑。」

灰衣老者淡淡一笑，道：「我已追隨知府大人已近十年，老夫倒也聽說過黑劍門的這個組合，計價殺人，算酬取命……。」

王榮道：「更重要的是，他們行止隱密，有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來時無聲無息，去時跡痕不留，但牆無百日不透風，他們行踪雖然詭異，但仍然被咱們找出了一些綫索，發覺了他們一些隱密……」

灰衣老者接問道：「什麼樣子的綫索、隱密？」

王榮道：「他們可以混身在貧民區中，住在大雜院裏，也開着最大的當舖。」

灰衣老者點點頭，說道：「那眞是很可怕了。」

王榮道：「所以，咱們對你老兄的來歷，也有些懷疑了。」

灰衣老者道：「這也難怪……。」抬頭望望天色，接道：「知府大人，一向有早起的習慣，天也快亮了，你們先回鏢局去吧！」

王榮道：「你老兄……。」

灰衣老者道：「老夫在中午時分，自會到四海鏢局子去，給你們一個明確的交代。」

王榮回顧了萬壽山一眼，道：「萬爺的意思……。」

萬壽山道：「他的話是否可信，還有丁盛去了何處？」

灰衣老者沉吟了一陣，道：「不用懷疑老夫，至於丁盛，和那黑劍門中人，老夫倒想到了一個可能的去處。」

萬壽山道：「什麼去處？」

灰衣老者道：「知府衙門的後園中，住了一個幕賓，主管刑案，老夫看得出來，他雖然走着八字步，但却是一個身懷武功的高人，老夫有些想不通，那麼樣的一個人，怎會跑到知府衙門來作刑案師爺。」

吳恆道：「也是這位新任不久的知府帶來的？」

萬壽山道：「不，是原來府衙的師爺。」

吳恆道：「閣下，咱們去看看，希望你老兄沒有騙咱們。」

灰衣老者怒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為什麼要騙你。」

吳恆道：「好！咱們等一會見。」

灰衣老者道：「不用再來了，中午時刻，咱們在四海鏢局中見……」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如果諸位肯接受老夫的意見，我倒主張諸位用不着去見那位老夫子。」

王榮道：「這又為甚麼？」

灰衣老者道：「你們去了，也未必能查出甚麼。」

王榮道：「這話甚麼意思？」

灰衣老者道：「第一，天即將亮，他必須先有一番準備工作，以掩飾去可疑之處。」

王榮道：「他如是逃了呢？」

灰衣老者道：「不打草，怎會驚蛇呢？」

王榮道：「這個……」

灰衣老者道：「兩位不用多心了，他不會跑，他如不是黑劍門中人，用不着跑，他如是黑劍門中人，那實是一個很好的掩護，要他們放棄了，也實在可惜得很。」

王榮道：「嗯！這個也是。」

灰衣老者道：「所以，他非不得已，不會離開這裏。」

、王榮道：「那麼，老兄的意思，咱們應該如何？」

灰衣老者道：「等下你們不妨暗中偵察，也可以白晝拜訪，至少，也應該先行設法佈置好了，再去驚動他。」

王榮道：「好！咱們聽從你老兄的吩咐，先行告辭。」

萬壽山等一行人離開了大宅院，內心之中，都有着沉重之感，臉色一片嚴肅。

萬壽山輕輕嘆息一聲，道：「吳兄，無論如何？咱們都要找到丁盛的下落。」

吳恆點點頭，道：「除非咱們能搜索了一處宅院……」

萬壽山搖搖頭，接道：「就算搜索了那一處宅院，只怕也未必能找出丁盛的下落。」

吳恆道：「奇怪的是，丁盛留下的暗記，只是進入了那所宅院之中。」

萬壽山輕輕歎息一聲道：「王兄，有一件事，咱們必需先行確定。」

王榮道：「甚麼事？」

萬壽山道：「查查看，這座宅院是否徐州知府的公館。」

王榮道：「好像是的，這事不難，天一亮就可以查明了。」

萬壽山道：「我有些想不明白，堂堂知府，怎麼會聘一個江湖高手作為看門之人？」

王榮道：「他們之間，定然有某種原因，既然他說明了今午到鏢局中去，想來屆時他定會有一個交代。」

萬壽山道：「他一定會去吧？」

王榮道：「正如他所言，跑了和尚跑不了廟。」

萬壽山道：「王兄，那人是什麼身份，咱們暫時不談，不過，三尺金童丁盛失去了踪影，這件事咱們又如何向易姑娘交代。」

王榮道：「所以，咱們要早些回去，問問易姑娘。」

萬壽山道：「你是說，丁盛可能回到了四海鏢局中去？」

王榮道：「那是最好不過，他如發覺了這些地方有些問題，而自己又不便應付時，也許他會自行回去。」

萬壽山道：「哦！」

王榮道：「再說，易姑娘對三尺金童丁盛的性格，似比較熟一點，要找他也比較咱們容易。」

三個人匆匆趕回鏢局，天色已經大明。

斬情女似乎也一直關心着丁盛的安危，坐候在大廳之中。

王榮一看情形，就知道三尺金童丁盛尚未回來，吁一口氣，道：「丁盛沒有回來麼？」

斬情女道：「沒有，三位沒有找着他？」

王榮很詳細的說明了經過。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三尺金童的武功，不算太好，但他的輕功和小巧身法，在武林中却是第一流的高手，除非是中了暗算，否則，不會不留下一點痕跡。」

王榮道：「他身中暗算之處，很可能就是那座知府公館了。」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諸位，請去休息一下吧！到了午時，見過那位高人之後再作道理。」

王榮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在下很慚愧。」

斬情女笑一笑，道：「丁盛保護自己的能力很强，我相信，他不會有甚麼意外。」

萬壽山一直沒有講話，他武功高强，但對江湖中的事務，却是瞭解不多。

王榮等走出之後，斬情女却轉身繞到了高空雁住的地方。

表面上看去，高空雁是眼下四海鏢局子中最清閒的人，他一直沒有參與和黑劍門的搏殺事件。

斬情女輕輕敲動門環。

木門呀然而開，開門的是韓二。

這些時日之中，韓二已從高空雁處，學得了不少的手語。

高空雁用文字，替代說明，使韓二學得了不少的手語，對高空雁的手勢，也有了很多的瞭解。

韓二皺皺眉頭，低聲說道：「姑娘來此作甚？」

斬情女道：「找人。」

韓二道：「找什麼人？」

斬情女道：「不是你，自然是高公子。」

韓二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有什麼事，交代一聲就是，高公子不見外客。」

斬情女道：「我見他有重要的事求教。」

韓二道：「甚麼事，姑娘請告訴在下一聲就是。」

斬情女道．「告訴你，你還不是要轉告高公子？」

韓二道：「對！」

斬情女道．「那又何如讓小妹見見高公子呢？」

韓二笑一笑，道 「見見高公子也是一樣，他不願見生面人，也不會答覆你任何事。」

斬情女怒道：「我要見你們主人，你這般推三阻四是何用心。」

韓二好生爲難，又不便說出高空雁是啞吧。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楞住了那裏。

室中突然响了三聲輕响。

韓二明白，這是高空雁同意接見來客的意思。

輕輕吁一口氣，韓二緩緩說道：「姑娘，斂主人已同意接見姑娘，不過，他一向不喜多言，姑娘要請教什麼？只管開口，他自然會給姑娘一個滿意的答覆。」

斬情女笑一笑，忖道：這位高公子，倒會故作神秘。

心中念轉，人却行了進去。

高空雁坐在一張木椅上，站起身子，頷首微笑，一面肅客入座。

斬情女看清楚了高空雁的形貌，心頭頓時泛起了强烈的震動。

這個男人，英俊得使女人心波起伏，無法自禁。

她原想說幾句難聽的說話，讓高空雁受受窘。

但一見到高空雁，心中的恨意完全消失，便很溫柔的點點頭在對面坐下。

高空雁微笑頷首，示意斬情女有話請說。

斬情女道．「我來打攪公子，想請教一件事情。」

高空雁點點頭。

斬情女道 「昨夜三尺金童追敵失踪，不知是否還活着？」

高空雁又微笑着點點頭。

同樣是點頭，但却給人一種不同的感覺。

斬情女也感覺到他這次點頭，給自己一種另外的答覆。

奇妙的是斬情女竟然能領悟這種答覆。

那是讓她再說下去。

斬情女一笑，道．「萬總鏢頭追到了一座大宅院中，遇上了高人，那個人却是現在知府的一個看門老僕。」

高空雁又是點頭微笑。

斬情女心中納悶，暗暗忖道：難道這樣一個人物，眞是啞吧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小妹來請教高兄的是，那三尺金童是否還活在世上？」

高空雁輕輕吁一口氣，閉上了雙目。

韓二行了過來，低聲說道：「家主人知道了，姑娘請吧？」

斬情女道：「我要答覆。」

韓二道：「給家主人一些思索的時間，他會給你一個答覆，頓飯工夫之內，在下把這個答覆送到你的手中。」

斬情女道：「哦！現在，不能立刻答覆我麼？」

韓二道：「不能，姑娘請吧。」

轉頭看去，只見高空雁緊閉的雙目，一直沒有張開。

斬情女緩緩站起身子，福了一福，道：「打擾了高兄，小妹告辭了。」

高空雁緊閉的雙目未睜，韓二却接口說道：「老奴代家主人送客。」

斬情女又回顧了高空雁一眼，舉步向外行去。

韓二送出門外，斬情女突然低聲說道：「老人家，你們公子，爲什麼不開口說話？」

韓二道．「這個……老奴不是早已經說過了麼？他一向不喜歡說話。」

斬情女道．「難道他一天也不說一句話的麼？」

韓二道：「對，有時候，一兩個月也難得開一次口。」

斬情女道：「哦！他對客人，難道吝嗇得不肯開一次金口麼？」

韓二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老奴跟他相處，也是難得聽到他說一句話。」

這一句話，說得婉轉有致，但又叫人揣測不透。

斬情女不死心，又問道：「他如有事招呼你，難道也不肯開口麼？」

韓二道：「不會，老奴跟他久了，只要見到他一舉手，就知道要辦些什麼事？這就叫熟能生巧啊！」

斬情女道：「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咱們見過沒有？」

原來，她忽然發覺了韓二有些地方，十分面善。

韓二搖搖頭道：「老朽從未見過姑娘。」

斬情女點點頭，轉身而去。

韓二送走了斬情女，掩上木門，心中暗道：這丫頭的眼力果然厲害，我毀容改貌，變了不少，他竟然還能看得出來。

就這一陣工夫，高空雁已然書了一封密函，交給了韓二。

他雖然不能言，但文筆流暢，倚馬千言。

韓二接過書，只見上面寫道：書奉斬情姑娘。不禁暗讚一聲：好快。

斬情女離開了小室，却轉到了林成方的房中。

幸好林成方早已起來。

斬情女心中一急，也不顧忌什麼男女的關防，直衝入室內，道：「林兄，我見到了那位高兄了。」

林成方怔了一怔，道：「高空雁？」

斬情女道：「對，我和他見了面。」

林成方急道：「你……」

斬情女笑一笑，道：「我不是衝進去，是他願意接見我的。」

林成方吁口氣，道：「你們談些什麼？」

斬情女道：「聽他一位從僕說，高公子從來不肯開口。」

林成方道：「對！」

斬情女道：「我倒覺得有些奇怪。」

林成方心中一震，暗道：這丫頭閱歷多年，只怕無法瞞得過他。

口中說道：「你奇怪什麼？」

斬情女道：「他眉目靈秀，決不是天生的啞吧？」

林成方道：「你想到那裏去了？」

斬情女道：「但他却不肯說一句，甚至一個字，只是不停的點頭、微笑。」

林成方道：「他對我林成方也是如此。」

斬情女道：「所以，我急急趕來，找你林兄商量，咱們應該帮他個忙。」

林成方道：「帮什麼忙？」

斬情女道：「他一定有一種不能開口說話的原因，咱們要把那個原因找出來。」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他可能被一種誓言，或是一種約束，使他不能開口，咱們只要想法子解除那一種約束，他就可以說話了。」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姑娘之言，倒也有理，只是咱們如何才能查出他不肯輕易說話的原因呢？」

斬情女道．「林兄和他那位身旁老僕認識麼？」

林成方點點頭。

斬情女道：「那老僕能瞭解他的手語，想來一定追隨他的時間很久了。」

林成方心中暗道 只怕他對高空雁的事，還沒有我知道的多。

自然這是心中之言，不能說出口來。

只聽斬情女接道：「林兄，能不能由他口中挖出一些內情出來？」

林成方道：「這件事只怕不太容易。」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林兄，那位高公子雖然很少說話，但他手下俐落，走筆如飛，林兄何以不和他筆談一番？」

林成方心中忖道：這斬情女怎的忽然如此關心起高空雁來，這件事，萬萬不能放任他自作主意，必須得設法阻止這件事才行……。

心中念轉，口中却道：「易姑娘，你能肯定那位高兄是受一種約束，才不肯說話麼？」

斬情女道：「是，我看他不像是先天生具的啞吧。」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這件事，我看咱們不用深究了。」

斬情女道：「爲什麼了？」

林成方道：「以他武功之高，如若無法解去，咱們就算是知道了內情，又如何能帮助他呢？如若他是先天的缺憾，咱們苦苦追問，豈不是傷了他的尊嚴？」

斬情女道：「不！他決不會是先天的缺憾的。」

林成方道：「姑娘怎麼能這麼肯定？」

斬情女笑道：「林兄，江湖上有些事很奇怪，並不是全靠武功能夠解決。」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所以，我覺得高公子解決不了的事，說不定咱們能解決。」

林成方笑道：「嗯！有道理。」

斬情女道：「不過，我和他不太熟，而且男女有別，也不方便常去找他，和他說起太多的事，所以，要請你林兄給我帮忙，去打聽一下了。」

林成方道：「好，我一定去，不過，能不能辦到，我不敢說了。」

斬情女道：「那就有勞林兄了。」

林成方道：「不用客氣，我盡力而爲。」

斬情女站起了身子，臉上泛起了一股很奇異的笑容，道：「林兄，你是不是覺得有些奇怪？」

林成方道：「甚麼事？」

斬情女道：「我管的事情太多了。」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那倒沒有！」

斬情女問道：「我是不是太關心他的事情了？」

林成方道：「唉！我也一樣關心，像他那樣的一個人物，不會說話，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斬情女輕輕歎息一聲道：「林兄，你們究竟是出身正大光明的人，和你們相處，使人覺得有一種沒有負擔的感覺。」

忽然間冒出了這麼一句話，林成方也不禁聽得怔了一怔，道：「這一次，在下眞的不懂姑娘言中之意。」

斬情女道：「就拿你林兄說吧，你照顧我，關心我，別人看起來，你心中可能已經有了我，至少很喜歡我……」

林成方微微一笑，接道：「妳說得不錯啊！妳本來也很討人喜歡。」

斬情女笑一笑，道：「多謝林兄，但我自己心中明白，你們對我如此，換了另外一個人，也是如此，你們心地坦蕩，不存私情，林兄，小妹的話是否說對了？」

林成方笑道：「也不完全如此，在下和姑娘相處這一段時日，覺得姑娘的爲人，並非和江湖上傳言一樣。」

斬情女道：「是更好呢？還是更壞？」

林成方道：「好！好的太多了。」

斬情女道：「那是因爲你林兄的坦蕩胸懷，使小妹也變化了氣質。」

林成方微笑不語。

斬情女道：「過去，男人接近我，帮助我，他們都有一個目的，要佔有我，至少，會在我身上找一點便宜佔佔，但你却沒有，在人前，你好像很關心我，但暗室之中，你却表現的更君子一些。」

林成方道：「姑娘，其實在下也很喜歡和姑娘談談，而且我也不是一個太拘禮的人。」



斬情女道：「你們表裏如一，在人後比人前更爲君子。」

林成方微笑不語。

斬情女道：「哼！你笑什麼？笑的那麼曖昧。」語聲一頓，接道：「有時，你送我回房去，我想，至少你會摸摸我，或是佔點便宜，但你却沒有。」

林成方道：「姑娘可是覺得在下不解風情麼？」

斬情女道：「老實說，有時，我會有些失望的感覺。」

林成方道：「好！咱們該談談高空雁。」

他覺得事情似乎是要進入正題了，有關男女的感情，只好設法避開。

斬情女也知趣，淡淡一笑，道：「林兄，要不要小妹先告訴你一個心中的隱密。」

林成方道：「有幸得聞，幸何如之？」

斬情女道：「高公子是那種叫女人一見就動心的人……」

林成方接道：「高兄人如玉樹臨風，確有動人之處。」

斬情女道：「所以，小妹情不自禁的對他生出了一種特別的關心。」

林成方道：「美好之物，人見人愛，這也是人之常情。」

斬情女道：「林兄，肯不肯坦誠的回答我一句話。」

林成方道：「肯。」

斬情女道：「我如此關心那高公子，你有沒有一點點妬忌？」

林成方笑道：「你自己的看法呢？」

斬情女道：「我就是看不出來，所以，才請教你林兄啊！」

林成方道：「好！我坦誠告訴姑娘吧。」

斬情女道：「小妹洗耳恭聽。」

林成方道：「沒有，一點也沒有，在下覺得，姑娘關心高公子，和在下關心姑娘一樣，完全出乎一種相處的友情。」

斬情女黯然一歎，道：「多謝林兄指教，小妹明白了。」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林成方一晃身攔住去路，道：「你……」

斬情少女道：「我要再去看看他。」

林成方道：「看誰？」

斬情女道：「高公子。」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不行……。」

斬情女接道：「爲什麼？」

林成方道：「再去看他，我就妬忌了。」

斬情女嫣然一笑，道：「林兄，不要這樣對待我好麼？」

林成方道：「又怎麼啦？」

斬情女道：「我雖然有些玩世不恭，聲名狼藉，但我對自己的事情，瞭解得最清楚。」

林成方道：「那好極了，我對姑娘的事，也是關心萬分，希望多知道你一點事情，那就請坐下來，咱們好好的談談。」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她果然又坐了下來，道：「林兄，不要騙我！也不要應付我，眞眞正正回答我的話。」

林成方道：「好，姑娘要問甚麼？」

斬情女道：「你是不是內心中很輕視我，看不起我？」

林成方搖搖頭，道：「沒有。」

斬情女道：「但我是江湖上淫婦、蕩女之一，斷情夫人斬情女，是近兩年聲名最壞的女人。」

林成方道：「聞名雖然如此，但見面之後，却是大不相同了。」

斬情女道：「是不是比聞名更壞一些？」

林成方道：「姑娘說的剛好相反，就在下和姑娘相處這一段時間的感受而言，老實說，我已經不太相信江湖傳言了。」

斬情女道：「衆口爍金，你怎麼可以不相信呢？」

林成方道：「過去，咱們對姑娘的一切，都是聽到的，但目下對姑娘的一切，咱們都是看到的。有道是耳聞是虛，眼見是實。」

斬情女道：「不要太早下斷語，江湖上衆口一詞，豈是無因？」

林成方一怔，暗道：她這是幹什麼？難道她非要說明自己是一個很壞的女人不成？這件事，倒不用和她爭辯了。心中念轉，口中却道：「姑娘，咱們不談這件事了，在下是初入江湖，對姑娘在江湖上的事跡知道不多。」

斬情女笑笑道：「林兄，既然不談小妹了，咱們總該談談高公子吧？小妹直覺的看法，他一定不是先天的啞子，必然是爲了某一種原因，不能開口，這一點，希望你林兄能和小妹合作查出來。」

林成方道：「好！我盡力而爲。」

斬情女起身告辭而去。

林成方望着斬情女的背影，心中思緒起伏，不知道這位名滿天下的姑娘，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是好還是壞？

由於斬情女的武斷、强調，林成方心中也起了一些懷疑，暗暗忖道：看高空雁的形貌、靈慧，决非啞子，但他不能開口，又是事實。

這中間，究竟是爲了什麼？

如若說一個人明明可以開口，但却忍住不言，裝作啞吧，自然也不無可能，但就高空雁目前的處境而言，實在也無此必要。

想一想，林成方也有些不明白了。

但他並沒有立刻去找韓二，這件事，不妨慢慢的談，也不用急在一時。

眼下最重要的事，是三尺金童的生死。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